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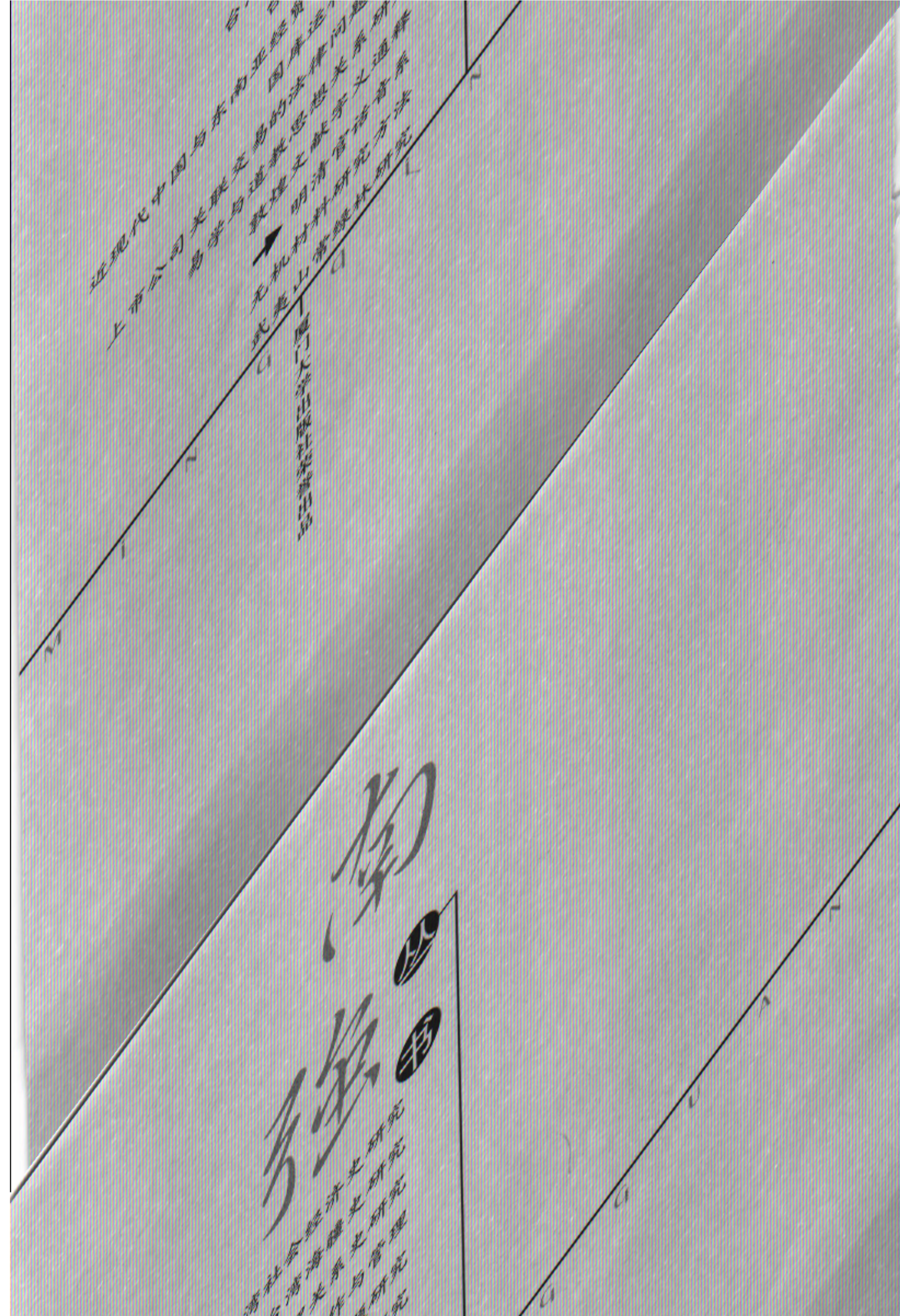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官话音系/叶宝奎著.一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3
（南强丛书）
ISBN 7-5615-1725-4

Ⅰ.明…　Ⅱ.叶…　Ⅲ.官话-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Ⅳ.H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1423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市新嘉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厦门市莲前北路 77 号　邮编:361009）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92 千字
定价: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南强丛书》(第二辑)编委会

主　任:陈传鸿
副主任:吴水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惠霖　邓力平　陈福郎
洪华生　黄鸣奋　蒋东明
廖益新
秘　书:陈福郎(兼)　陈武元

《南强丛书》(第二辑)序

厦门大学自创办以来已走过了80年的光辉历程,今年4月6日是她的八十华诞。为庆贺这一喜庆的节日,在海内外校友和全校教师的支持下,我们编辑出版了《南强丛书》(第二辑)。

《南强丛书》是为庆贺70年校庆而编辑出版的。第一辑《南强丛书》共出版了15本专著,这批专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出版后在学术界和出版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9本书获得了省级以上的奖励。其后,我们又出版了两批《南强丛书》教材系列,同样收到很好的反响。《南强丛书》作为反映学校优秀教学科研成果的载体和形式,已被厦门大学广大教学科研人员所认同。

厦门大学是一所有着优良传统的高等学府,历史悠久,声名远播,素有"南方之强"的美誉。在80年的办学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理想追求。在世纪更替之际,我校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继承和发扬了陈嘉庚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罗扬才

烈士的革命精神、抗战时内迁闽西艰苦办学的自强精神，以及王亚南校长、陈景润教授为代表的科学精神，为把厦门大学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在这过程中，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撰写了一批优秀的科学著作，为丰富全人类的文化事业和科学的进步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值此建校80年之际，遴选出一批优秀之作出版，是一件有着重要文化意义的事情。

《南强丛书》第二辑的出版，同以往一样，以她的权威性受到了广大教师的关注，广大教师踊跃投稿参评，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收到数十部书稿。这些著作都是作者经多年研究的成果，厚积薄发，值此《南强丛书》第二辑出版之际，积极参与角逐。这批入选的10部专著，有的是“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精品，有的是本校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校的学术水平。作者中有的是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是近年来在学界崭露头角

的中年新秀，他们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受到瞩目。

由于入选的数量有限，这批《南强丛书》难免有遗珠之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将继续出版《南强丛书》，使《南强丛书》成为反映我校科研和教学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培养师资队伍的一个重要园地，成为学者与读者互为沟通的一座桥梁。

由于时间急，任务重，无论是在评选还是在编辑出版工作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位校友、老师和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厦门大学副校长
《南强丛书》编委会副主任　吴水澎

2001年3月30日

热点中的热书

——序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

翻开任何一个学科的学术发展史，都会见到热点的存在，当然热点不是固定的、一般地说，多因时而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热点。就以汉语音韵学史而言，南北朝时，“音韵蜂出”，韵书和音义书盛行，至陆法言《切韵》集其大成。晚唐五代至宋，切韵之学兴起，“师法多门”。最值得玩味的是古音学的兴衰。清代自顾炎武《音学五书》开始，古韵之学逐渐成为显学，它是乾嘉之学的光辉的组成部分，乾嘉大师戴段钱王都是古韵学领域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我们打开王重民先生编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就会发现，在清代，一个文士如果没有写过古韵学的文章仿佛就不够学者的资格，可见彼时古音学的盛行和普及。而至20世纪下半叶，出版的数十本诗经注、译、论，于诗韵、诗音或谬误百出，或回避不言，能给予正确阐述者寥寥[1]，细看作者，方知实为汉语史专家之所为，这说明热点的消失居然使得当今的文学史家成了古音盲，真令人有“不堪回首话盛年”的感喟。自清末陈澧《切韵考》起，特别在高本汉学说传入后，中古音的研究大盛。我们在这里更为关心的是，20世纪初年的北音学的崛起和繁荣，使音韵学由今音学、等韵学（按，唐宋夏金元直至明初皆谓之切韵学）、古音学的三元组合变成了四元组合。长期以来北音学的重点在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的研究，诸家并起，成就卓卓。

[1] 我知道这样的诗经注译书有两本：祝敏彻等《诗经译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黄典诚《诗经通译新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我们可以说，近20年来，明清音特别是明清官话音的研究成为音韵学的热点之一，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元代音的研究经过几乎一个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相当充分，很为成熟，学术热点就会转移，一则前移至两宋，一则后徙到明清，“亦势所必至”。明清的音韵学的代表性资料《洪武正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西儒耳目资》《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五方元音》等等专书的研究，在前此的基础上，这20年向纵深发展，更深入，更精密，出了不少专论、专著。我看，这20年明清音的研究有个超乎前人的显著特点，就是更明确地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我在这里插说一句，“官话”一词始自明代，我在1985年发表的《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明确指出：“‘官话’一词在元代尚未出现。”潜台词是，有不少论著将《中原音韵》所代表的元代音称作“早期官话”，严格地说，是不恰当的。时隔十余年，还没有人能举出一则真正出自宋元文献的“官话”一词的用例。近年研究明清音的学者在完成了专项资料的具体论述、分析后，不仅不回避“官话”问题，而且积极地参加讨论，踊跃表态。如今关于明代官话、清代官话的异同、各自时间的起止、有无基础方言、官话的性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因而形成一个热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宝奎同志是这“百家争鸣”热点的参与者、制造者之一，他的博士论文《明清官话音系》于1993年写成，通过答辩，七年来，他又精益求精，反复琢磨，终于成就了这部专著。我国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的追求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依我看来，宝奎同志的这部专著可以“成一家之言”了，因为它是热点中的热书。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地考察研究近代汉语明清音的著作，带有集成的性质，它所论及的明清音代表资料，除了人们熟知的《洪武正韵》、《四声通解》、《等韵图经》等等外，像藏于伦敦的《罗马字官

话新约全书》、藏于台北的《谐声韵学》都是难得的珍贵书籍，前者得自其师黄典诚先生，后者取材于高雄中山大学林庆勋先生的专论。作者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明清官话音作了较为精细的分段描写，将明音和清音分别叙述，明音、清音又各分前后两个阶段。该书描述和考查了明清官话音的基本面貌及其历史沿革；并将官话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北音、南音）作横向共时比较，揭示了二者的差异。作者认为，官话音既非北音亦非南音，而是变化了的传统读书音，官话音与北音、南音同源异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代汉语标准音和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二者原本同源，只是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以及汉语自身发展特殊规律的制约，导致二者逐渐分流。从共时的角度看，官话音声韵调系统与基础方言口语音相比，相同或相似的部分多于差异，即同大于异。这种大同足以证明二者的同源关系，而差异的部分则表明它们又是相互区别的不同音系。从历时的角度看，明清官话音受通俗白话文学和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双重影响，一直跟着口语音的变化而变化，以至二者的差异逐渐缩小，这个事实，同样可以说明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关系的密切。宝奎同志认为，弄清楚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同源异流的关系，可以避免运用分属不同音系的语音材料作类比论证的错误；也有助于对许多语音现象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以往有的学者简单地将汉语近代音当作单一音系处理的做法之所以有错，原因就在于他们未能正确认识这种“同源异流”的关系，他们的考查结果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也无法对一些语音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比方说，明清汉语究竟有无入声的问题，学者们的看法就颇为径庭，主张保留入声者自然可以举出许多材料，主张入声已经消失者亦复如是。后者接触到保存入声的语音材料时，则简单地斥之为“拟古”、“反映某地方音”等等，诸如此类的解释自然难以圆通。探讨明清官话音的基本面貌及其历史沿革，弄清楚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之间“同源异流”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和研究普通话语音的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那种简单地将现代普通话音系看成是明清官话音的延续，或者认为元明以来的北京音一直是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看法，都是可以商榷的。

宝奎同志的这些观点都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我相信，一定会受到其他争鸣者的重视。关于明清音的研究，如果从赵荫棠、陆志韦二位先生算起，历史并不长，近 20 年关于官话音的研究才热闹起来，因而无论在准确度、广度和深度上，还需要大大加强，所以学术争论即争鸣肯定会有的，会持续下去的。只有争鸣，学术才有活力，才有生命，才能逐渐一寸一寸地趋向真理，靠近真理。

我还有一个想法，讲出来请宝奎同志和其他近代音的专家指正。迄今为止所知的近代音的代表性材料的研究，当然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还需要向纵深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可不可以开辟第二战场？即广泛地甚至力图穷尽式地阅读元明清别集、政书、史书、方志、笔记、小说、戏曲等等，甚至域外文献，爬罗剔抉，从这些大量典籍中搜集语音史资料，披沙拣金，我想，皇天不负苦心人，从这些宝贵材料中得出的结论必然具有原始创新性，也许可以使明清音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层面。最近读到平田昌司先生的《清代鸿胪寺正音考》，这篇文章刊于《中国语文》2000 年第 6 期，他从《大清实录》、《学政全书》、《礼部则例》、《科场条例》、《筹办夷务始末》等书里开挖出如许多的第一手材料，能不令人推许、叹服？明清书籍汗牛充栋，可资采择者必多，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想投入，肯投入。

还回到宝奎同志的“热书”上来吧，由于多年从事语言学理论和汉语音韵的教学与研究，理论基础扎实，他凭借熟练的音位学和描写语音学的方法对汉语的许多语音史料做了较为深入的考查、描写，各项材料的音系、音类的描写井然而精细，这也是值得称道的。

我相信，这本“热书”的出版对于汉语近代音的研究和普通话语音史的研究定当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会使“热点”更“热”，谨以此祝。

鲁国尧于金陵

2001 年 2 月

序 言

明清官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以往研究音韵学的人总以为时代太近，不值得用力去研究，研究现代汉语语音的人追寻其源流也常常一起手就同《中原音韵》挂钩，以致有关的研究至今还很不深入，至今还没有一本详尽的专著。对于有三千多年文字记载的信史来说，明清时期的六百年似乎只是短暂的瞬间，不必深究，其实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版图最广、人口最多、社会生活变革最为激烈的时代，是中国从古代社会走进现代社会的时代，语言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也发生着诸多重大变化。要了解从古代汉语演变为现代汉语，考察这一段变革是十分必要的。

相对而言，明清官话音在最近的十来年间还是引起了一些音韵学者的注意。就他们陆续提出的研究报告来看，这六百年间的官话音也

并非那么简单。官方所编的作为标准音的韵书如《洪武正韵》、《音韵阐微》等，究竟是否反映了一种实际存在的口音？现在所能见到的数十种民间或文人所编的官话韵书应如何为他们作时空的定位和分类？现在的北方官话和江淮官话在前此的五六百年间应是各有所本的，那么，当时的北音、南音和官话音是什么样的关系，和后来的北京音和南京音又是什么关系？和其他方言是什么关系？明清时期诗人的用韵和当时的官韵又是什么关系，凡此种种问题，似乎都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定论。

真正下决心去研究这段语音史，应该说可资应用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除了许多韵书和诗人用韵材料之外，还有不少早期北音、南音的记录（包括外国传教士用罗马字所作的记音），传到域外去的各种官话课本。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就是运用这些资料作研究，从而提出新观点的。此外，关于明清官话和各种方言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有丰富翔实的现代方言作凭据，研究起来也有不少方便。

研究明清官话音有多方面的意义。

就直接的意义说，可以让我们了解从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代音到现代音的演变过程并从而加深对近代音和现代音的系统的理解。

我想，对明清官话音研究的更大意义还是理论上方法上的意义。

历来的音韵学研究重古代而轻近现代，重局部而轻整体，重“考古”而轻“审音”，重共时结构的分析而轻历时流变的考察，这就是传统音韵学和现代语音史的不同。音韵学只有用语音史和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充实和改造，才能更好地揭示汉语历史上的各个共时音系结构的规律以及历代音系演变的规律。就近入手把近代官话音弄清楚，把官话音和当时的基础方言及其他方言的语音的关系弄清楚，把六百年间共同语及各方言的语音演变过程和规律弄清楚，想必对于研究中古音、上古音都会有重要的启示。

汉语早就有书面语和口头语的严重分歧，读书音和说话音不论

在共同语或方言里也有相应的明显差异。历代的韵书有官方的、有民间的，究竟是读书音的音系或是说话音的音系？官方颁定的韵书是一时一地音系的反映或是古今南北音的综合？这些音韵学上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也都还没有彻底解决。如果就近入手，先把明清官话及相关问题弄清楚了，同样对于研究中古音和上古音也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叶宝奎博士多年来潜心于明清官话的研究，他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就一部一部韵书作比较研究，一家一家地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次一次的音韵学会都舍不得放过，利用各种机会和同道们讨论问题，交流看法。这本专著就是他反复琢磨而成的力作。他把明清两代官话音各分为前期和后期两段，选取若干本韵书和域外对音材料作分析，对各段发音的声韵调系统的归纳和说明是相当清楚明白的。在考察明清官话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研究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差异，注意南北口音的不同，他的结论是："明清两代的官话音并非一时一地之音，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以传统读书音为基础的，具有十分明显的历史传承性"；官话音"与北音、南音同源异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与基础方言口语音长期并存，这种并存的局面一直维持到 20 世纪 30 年代；官话音与方言口语音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特别是官话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关系至为密切；元明以来汉语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势力与影响不断扩大，官话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俗倾向，逐渐向口语音靠拢，随着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变化而变化，从语音演变的角度看，官话音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比基础方言口语音缓慢些。"

这样的结论是言之成理，也是言之有据的。本书的发表对于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当能起到推动作用。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关于明清官话音与当时南北音的相互影响，似乎还可以联系现今的国音和南北音作一些比较分析。事实上，任何时代的共同语语音和它的基础方言以及其他方言的语音都是必然要发生相互影响的。在各地方音材料已有大量发掘的今天，广泛地运用这些材料去追寻它们的历史轨迹，一定可以获得更多的科学认识。另外所谓"音系"历来都局限于单字的声韵调系统。事实上，自从汉唐之际双音词逐渐占了优势以来，随着唐宋以来虚词、语缀不断增多，和多音词及虚成分相联系的轻声、儿化、连读变调在共同语和许多方言里也形成了新的规律。"音系"者，语音系统也，语音系统不应该只是"字音系统"，也应该包括"词音系统"。就明清官话来说，至少应该有了"轻声"和"儿化"等形态音位的产生。研究明清官话音应该把这方面的现象纳入考察的范围。宝奎同志在方言学方面也有很好的基础，这些事有望于今后把它做得更好，但愿不是苛求和奢望。

整好全稿之后，宝奎见示于我，匆匆拜读之后，有了以上的一些感想，写在这里，聊应作序之托。

李如龙

2000 年 12 月

目　录

总序

序一 ………………………………………………………… 鲁国尧

序二 ………………………………………………………… 李如龙

绪论

0·1　明清语音在汉语语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1)

0·2　官话与官话音 ……………………………………………… (4)

0·3　官话音与方言口语音 ……………………………………… (8)

0·4　南音与北音并存 …………………………………………… (10)

0·5　关于汉语近代音的几个问题 ……………………………… (15)

第一章　明代前期官话音 ……………………………………… (26)

§1·1　《洪武正韵》与明初官话音 ……………………………… (27)

§1·2　《韵略易通》………………………………………………… (45)

1·2·1　《韵略易通》音系 ………………………………………… (47)

1·2·2　本悟《韵略易通》的重×韵 ……………………………… (55)

§1·3　《中原音韵》与北曲韵书 ………………………………… (62)

1·3·1　《中原音韵》音系 ………………………………………… (62)

1·3·2　《中原音韵》之入声韵 …………………………………… (74)

1·3·3　《中州乐府音韵类编》与《琼林雅韵》…………………… (80)

§1·4　《洪武正韵译训》与《四声通解》………………………… (84)

1·4·1　《洪武正韵译训》之正音 ………………………………… (88)

1·4·2 《洪武正韵译训》之俗音 …… (96)
1·4·3 《四声通解》之今俗音 …… (99)
1·4·4 朝鲜对音文献简介 …… (106)
§1·5 《洪武正韵》与《中原音韵》音系比较 …… (109)
第二章 明代后期官话音 …… (114)
§2·1 《西儒耳目资》音系 …… (115)
§2·2 《韵略汇通》音系 …… (132)
§2·3 《等韵图经》音系 …… (140)
§2·4 《书文音义便考私编》和《韵法横图》 …… (153)
2·4·1 《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音系 …… (153)
2·4·2 《韵法横图》音系 …… (166)
2·4·3 明代南音特点 …… (172)
§2·5 《西儒耳目资》与《等韵图经》音系比较 …… (176)
第三章 清代前期官话音 …… (182)
§3·1 《五方元音》音系 …… (182)
§3·2 《音韵阐微》音系 …… (190)
§3·3 《诗词通韵》音系 …… (204)
§3·4 《谐声韵学》与《圆音正考》 …… (212)
3·4·1 《谐声韵学》音系 …… (212)
3·4·2 《圆音正考》与尖团音问题 …… (223)
§3·5 《音韵阐微》与《谐声韵学》音系比较 …… (226)
第四章 清代后期官话音 …… (229)
§4·1 《正音咀华》音系 …… (232)
4·1·1 《正音咀华》的声韵调 …… (233)
4·1·2 《正音咀华》音系基础 …… (239)
§4·2 《正音通俗表》所记官话音 …… (244)
4·2·1 潘逢禧的语音观念 …… (245)
4·2·2 《正音通俗表》的声韵调系统 …… (250)
§4·3 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音系 …… (253)

§4·4 《李氏音鉴》之北京音 …… (265)
§4·5 清代后期的南京音 …… (277)
4·5·1 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之南京音 …… (278)
4·5·2 K. Hemelino《南京官话》…… (281)
4·5·3 劳乃宣《增订合声简字谱》 …… (283)
4·5·4 赵元任记录的南京音系 …… (285)
§4·6 官话音与北音、南音比较 …… (286)
4·6·1 《官话新约全书》与《音鉴》北京音的比较 …… (287)
4·6·2 《官话新约全书》与《通例》南京音的比较 …… (289)
第五章 明清官话音的历史沿革 …… (292)
§5·1 明清官话声母 …… (293)
§5·2 明清官话韵母 …… (298)
§5·3 明清官话声调 …… (304)
§5·4 从入配阳到入配阴 …… (305)
§5·5 老国音与明清官话音的终结 …… (310)
主要参考书目 …… (315)
后记 …… (317)

绪　论

0·1 明清语音在汉语语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语历史悠久，《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说孔夫子诵读《诗经》《尚书》和执行礼仪时都用雅言（音）而不用其家乡方音。这表明春秋时期聚居在以黄河中游一带（中州地区）为中心的北方华夏先民已经有了较为定型较为规范的"区域性共同语"，它就是雅言。何谓雅言？其义有三：（1）雅者，正也，雅言就是规范标准的共同语形式。作为官方语言，雅言自然也包含庄重典雅的意思。（2）雅言亦指雅音（雅言之音），即共同语的标准音，孔夫子诵读《诗经》、《尚书》用的当然是雅言之音。（3）雅者，夏也，雅言即夏言，是华夏部族的共同语。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关于华夏先民史前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他们的语

言状况不得而知。夏商周三代是汉族先民华夏部族逐渐形成的时期。夏朝的历史未见文献，夏人的系属、语言类型不明，但中原先民称"夏"始于夏朝。据传夏人原属北方胡狄系，商人属东南夷越系，而来自西北的周人（姬姓，为黄帝姓，其祖母姜原）大概是氐羌与胡狄的混血后裔。夏人商人周人先后进入中原地区，并都逐步完成了由游牧型向农耕型部族的转化，不同氏族、部族的融合，导致华夏部族的形成与发展。到了春秋时期，华夏族已经具有较高的文明水准了，不仅拥有较为完善的文字体系，而且在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区域性共同语（雅言）。周人自称"有夏"，而没有进入中原地区没有被融合同化的氏族部落（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则被视为"异族"，于是有了夷夏之别。《礼记·王制》："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上古时代处于统治地位的王族语言自然是正宗的官方语言，国都的语音自然也是地位最高最有权威的。禹都王城，商都亳，盘庚迁殷，西周以镐京为宗周，洛邑为成周（周公东征胜利后迁殷之顽民而为成周），东周迁都洛邑。尽管夏商周族系不同，三代更替，但其活动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一带，《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中原一带自古以来就是汉族先民繁衍生息之地，因此春秋时期的雅言应是这一地区多种语言交汇更替融合的产物。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华夏（汉）语与其他部族（少数民族）语言的交汇融合仍是促使汉语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因。从商周直到北宋的两千年里（除南北朝南北分治外），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中原地区。南宋、元、明、清时期尽管由于基础方言区的不断扩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而导致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迁移变化（由中州音到北京音的过渡是逐渐的缓慢的），但中原地区始终是汉语基础方言的中心地带。春秋时期的华夏语（以中州音为标准音的雅言）为后来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语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

近代汉语语音上承中古音下接现代音，是汉语语音史的一个重要阶段。清代音韵学成就卓著，但主要偏重于先秦古音和中古《切韵》、《广韵》、《切韵指掌图》等韵书韵图的反切、音类的考订与探求，极少涉及近代音。现代音韵学由于建立了史的观念并借鉴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理与方法，对近代语音的研究逐渐重视起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人们对近代音的面貌已有初步的了解，对近代音在汉语语音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于近代音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杨耐思、李新魁、宁继福、薛凤生等人的专著都运用音位结构分析法对《中原音韵》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对《中原音韵》音系的语音基础和入声性质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见解，从而引起了较六十年代初更为热烈的讨论。比《中原音韵》略晚的《中原雅音》，近年来也为大家所关注，亦有专著和多篇论文发表。对于《古今韵会举要》和《蒙古字韵》的研究，也有所加强。通过元曲用韵、金元诗词用韵研究近代音系，近年来也比较活跃。可是对明清汉语语音的研究却仍显得十分薄弱。一些学者所作的工作一般只限于对明清时期部分韵书所代表的音系的探索，属于专书研究一类。此外，就某一种音变现象作纵向的历史考查，也有一些成果，但尚未见到综合性的全面系统地考查明清汉语语音的专著面世。

明清两代尽管去古未远，但明清两代音在汉语语音史上，特别是近代汉语语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个重要环节。考查研究明清两代汉语语音对于研究隋唐以来汉语语音的演化，探讨《中原音韵》与现代音之间的关系，研究汉语普通话的历史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罗常培、吕叔湘（1955）曾经说过：“前人在汉语史方面做过的工作侧重在古代，我们现在要多用力量在近代，要首先弄清楚普通话形成的历史。”要弄清楚普通话形成的历史，考查研究明清官话自然是十分重要的。明清语音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薄弱环节，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明清语音包含官话音（共同语标准音）和各地方音。本书考查对象为明清官话音系，旨在通过对明清官话音的分段描写与纵向比较，说明其历史沿革，通过对各个阶段官话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横向共时比较，揭示二者的联系与区别，使我们对明清官话音有个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本书以考查描写官话音为主，以考查描写基础方言代表点的口语音（北音、南音）为辅，介绍北音、南音是为了跟官话音作横向共时比较，以便更好地认识官话音的特点。

明清两代历时五百多年，各种语音材料很多。由于本人学识水平和时间的限制，本书只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材料作为分析考查的对象，其余材料有待今后继续探讨。汉语方言复杂、方音分歧，明清两代亦不例外。本书未能顾及众多的地方韵书，分析研究地方韵书实非本书主旨，亦非本人目前的水平在短时间里所能做到的。

0・2 官话与官话音

明清时期汉民族共同语称为官话。“官话”一词产生于明代，一直沿用到 20 世纪 40 年代，民国时亦称“国语”。官话一词后来亦用作北方话的统称，凡属于基础方言的次方言，甚至地点方言均可称为“ ××官话”，如“西南官话”、“兰银官话”、“下江官话”、“桂林官话”等等。这是“官话”的引申用法，与其本义已有区别。“官话”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普通话”。据查“官话”一词于文献始见于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四十一年九月》（1483 年），当时已现于域外文献，由此推测大概明初“官话”一词已经通行。明人张位（1550—1625）《问奇集・各地乡音》：“大约江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基础方言中较有代表性的北音与南音都是官话中的乡音，至于各处土语与官话的差别就更大了。

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关于官话的最早记录，可惜语焉不详。

在明末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Kicci）编著的《葡汉辞典》正文里已有“官话”的条目：“ Falla Mādarin cuō cua cin yin 官话正音”。这里的 Falla 指语言，Mādarin 是指挥和命令的意思。葡语 Falla Mādarin 意指“官员的语言”，葡萄牙人用以指称中国官员所使用的语言。由于这些官员大多不是出生于他们任职的省份，于是在办公之际就要使用一种能为各地人都听得懂的语言，所以他们讲的话就是官话。Mādarin 一词于是流行开来。英文术语 Mandarin（中国官话）实来自葡语 Mādarin（Mādarin 释义参见吴孟雪 1993）。《利玛窦中国札记》更为具体地记述了明代官话的情况。利玛窦指出，中国各省口语也大不相同，即各有方言乡音。此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参见鲁国尧 1985）《利玛窦中国札记》明确地记叙了明代官话，说明官话是高于方言的共同语，通行于各地，尤其是在官员和知识阶层中很流行，外国人学汉语学的就是这种官话。

利玛窦自明万历 10 年（1582 年）来中国，先到澳门，后至肇庆、韶关、南京、南昌等地传教，1601 年到北京（直到 1610 年 5 月逝世），在中国生活近 30 年，熟练掌握了汉语，而且能用汉文写作，著述甚丰。还编制了历史上第一个用罗马字拼写汉语的方案，撰写了许多用罗马字拼写的文章。他 1589 年初到韶州，拜访当地官员时曾自诩实际上比他们更懂得汉语，认为自己对官话及汉文的熟

悉程度已经超过了自己的母语。1625 年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vigault,1577-1628）把利玛窦等人的拼音方案加以补充修订，写成了一部完整的罗马字注音专书《西儒耳目资》，详细记录了明代中后期的官话音系。

汉语方言复杂，方音分歧而词汇语法方面的差异相对较小，共同语形式历来注重语音标准，故“官话”又常指官话音。清俞正燮《癸巳存稿》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嘉庆十一年，奉旨：上书房行走者，粤东口音于授读不甚相宜。谨案诗书执礼，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齐鲁音。而经史各有方音，学者贵知之。然必立一雅言为之准而后方言可附类而通也。”所谓必立一雅言为之准，就是要树立标准音，这种标准音不但在授读诗书时是必要的而且在“宣道训谕、审断词讼”等场合也是必要的。学习官话，实际上主要是学习官话音。

汉语标准音，明清时期也有称为“雅音、正音、汉音”的。明初《洪武正韵》：“复恐拘于方言”，“一以中原雅音为定”。“何者为正声？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斯为正音也。”明人梅膺祚《字汇》后附的《韵法直图·梅序》：“读韵须汉音，若任乡语，便致差错”。清人张祥晋《七音谱》卷三云：“庄重之音曰雅音，即正音也。今吾儒讽诵经典，肃对大宾，固必用庄重之音。”福州学者林守超乾隆 18 年（1753 年）为琉球官话课本《白姓官话》所作的《较正序》云：“予今年登七十有四，间尝考究天下言语，各有不同，俱系土音，难以通行，惟有正音官话，所以通行天下，学习者唇喉齿舌，须当辨别清明，方得正音官话。”清人高敬亭《正音撮要》：“正音者，俗所谓官话也。”汉语标准音历来称为雅音、正音，官话乃明清时期特有的称呼。

明清时期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官话音）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近年来有些研究汉语近代音的学者对于这种既成的事实总是感到

心里不踏实，甚至极力加以否定。他们的理由不外乎（1）官话音没有明确的语音规范，（2）近代的“正音”不是以哪个具体的方言为依据的，没有一定的语音实体和它对应，（3）近代汉语的“正音”不能等同于今天的“标准音”。比如张玉来（2000）说：“我们已经感觉到近代汉语虽然存在着共同语，但这种共同语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标准语，它缺乏明确的语音规范。”“这种‘正音’跟所谓的标准音显然不是一个概念。今天语言学意义上的标准音是有方言点作依据的，而近代的‘正音’显然不是以哪个具体的方言为依据的。”耿振生（1992）认为，“正音是文人学士心目中的标准音，它纯粹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没有一定的语音实体和它对应，因此，它只存在于理论上，而不存在于实际生活中。”

认为明清官话缺乏明确的语音规范，是不客观的。历代韵书尤其是官修韵书，其目的就是要确立明确的语音标准，所谓必立一雅言为之准，就是要树立标准音。明初的《洪武正韵》，清代前期的《康熙字典》、《音韵阐微》都是为了确立标准音而制作的。至于规范化的程度如何，是要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制约的。就是现代普通话的语音标准也还不是那么规范，何况近代音呢？当然近代汉语标准音和现代汉语标准音是有差别不可同日而语的。一方面，近代汉语标准音和规范的读书音紧密相联，具有超方言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社会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制约，特别是教育极不普及，读书识字只是少数人的事，因此能真正掌握标准音的人是很少的，甚至许多饱读诗书的文人官话也说不好，这也是事实，但不能以此否认标准音的存在。何况文人的雅音，北方老百姓是听得懂的，“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关系密切，二者都存在于实际生活中。

袁家骅（1989）说：“汉语和它的方言的发展史的突出特点就是书面语言的统一，书面语言和口语的脱节，方言处于半独立状态而同时从属于书面语言。这种状态跟汉族人民的经济政治生活是分不开的。”文言文一直到20世纪初（五四运动时）都处于官方文学语言的位置，只有读书音是雅的，而各地方音都是俗的，具体地点的方音（即便是都城的方音）都不可能通行全国。以读书音为基础由官修韵书所确定的代代相传的“正音”不只是文人学士心目中的标准音，而且是他们在官场上及各种庄重场合所使用的标准音。至于说，近代汉语的“正音”不能等同于今天的“标准音”，这实在不成什么理由，我们总不能因为张三不同于李四而否定张三的存在吧。

0·3 官话音与方言口语音

苏联汉学家龙果夫教授（A.A.Драгунов 1900—1955）在《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一文中谈到，“八思巴字碑文所代表的‘古官话’的声母系统绝不是靠古韵书的帮助来臆造的，而是由实际的读音反映出来。”“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官话的语音组织是纯一的。在另一方面，我们的这些材料使我们可以说有两个大方言。从声母系统来看，它们是极端彼此纷歧的：一个我们叫做甲类，包括八思巴碑文、《洪武正韵》、《切韵指南》；那一个我们叫做乙类——就是在各种外国名字的对音和波斯对音里的。并且甲类方言（就是八思巴碑文所代表的）大概因为政治上的缘故，在有些地方拿它当标准官话。可是在这些地方的口语是属于乙类的。结果这些地方有些字有两种并行的读音——一种是官派的，象八思巴文所记载的；另一种是近代的土话，象波斯的对音所记载的。”罗常培（1959）先生说：“我对于他这种解释相当地赞成，这两个系统一个是代表官话的，一个是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说一个是读书音，一个是说话音。前一个系统虽然不见得是完全靠古韵书构拟出来的，可是多少带一点儿因袭的和人为的色彩，它所记载的音固然不是臆造的，却不免凑合南北方言想作成‘最小公倍数’的统一官话”。罗先生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官话音系与方言音系并存的情况不但元代如此，明清两代亦是如此。正确区分以读书音为基础的共同语标准音（官话音）和代表方言的口语音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区分不仅符合汉语的实际而且对

于深入考查和正确描写近代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至少可以避免用不同音系的材料做类比论证的错误。罗先生的意见现在已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不过，如果简单地认为“近代汉民族共同语存在两种标准音，一个是口语标准音，一个是书面语标准音”，还是不够准确，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1) 口语音是代表方言的，尽管元明以来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势力和影响不断扩大，但是它的使用范围只限于一定区域并不是各地通用的标准音。比如以基础方言口语音为基础的《中原音韵》音系只是作曲的规范，还不是通行全国的语音标准，而以读书音为基础的《洪武正韵》音系才是“天下万国所宗”的正音标准。事实上，14 世纪《洪武正韵》音系的通用范围是《中原音韵》无法相比的。北京音系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被定为国语的标准音，在这之前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从来就不是北京音。(2) 以读书音为基础的官话音系不单是书面语标准音同时也是五方之人通用的语音标准。明清时期这种标准音也称为“正音”或“正声”以区别于代表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北音”。事实上明清时期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只有一种而不是两种，因为官话的口语音标准与读书音标准是合一的，基本一致的。

明清两代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官话音）与方言口语音长期并存，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特别是官话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关系更为密切。共同语标准音不可能脱离基础方言口语音而孤立存在。二者原本同源，只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以及汉语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导致二者逐渐分流。就总体情况而言，它们是同大于异。大同表明它们同源，关系密切，而差异则表明二者异流，是不同的音系。明清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同源异流，两种音系长期并存的局面一直维持到 20 世纪 30 年代。因此简单地将明清语音当作单一音系处理的做法，显然也是不妥的。

0・4　南音与北音并存

吕叔湘(1985)说：“现代的官话区方言，大体可以分成北方(黄河流域及东北）和南方（长江流域和西南）两系。我们或许可以假定在宋、元时代这两系已经有相当分别，……现在的北方系官话的前身只是燕京一带的一个小区域的方言。到了金、元两代入据中原，人民大量迁徙，北方系官话才通行到大河南北，而南方系官话更向南引退。”吕先生关于燕京一带方言成为北系代表的时限以及南系的分布范围的意见还值得商榷，而关于宋元时代南北两系已有相当区别以及燕京方言的崛起逐步取代中州音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近代汉语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呈现多极化的局面，南京音与中州音、北京音并存，这是汉语近代音区别于古音的一个重要变化，值得注意。

从历史上看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在华夏先民聚居的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称为“雅言”的区域共同语。中原一带自古以来就是汉族先民繁衍生息之地。三代以降，秦汉魏晋（南北朝除外）以至唐宋，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区域。其间虽伴随着改朝换代、国都的迁移而导致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迁移变化和基础方言区的扩大，但中原地区始终是汉语基础方言的中心地区。“中原之音”或曰“中州音”一直是基础方言中最有代表性的音系。秦汉至魏晋时期，汉语语音（汉语标准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大体上是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缓慢演化的，而魏晋以后情况有了较大变化，由于外力的推动（与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多次交汇融合以及后来通俗白话文学的蓬勃发展），语音变化明显加快并导致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逐渐显现“多元化”的局面。其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中原之音”变速加快。西晋末“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间长达近 300 年。汉语北方方言长期与少数民

族语言交汇融合，北方话深受影响。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云："说者谓自五胡乱华，驱中原之人于江左，而河淮南北间杂夷言。声音之变或自此始。"尔后又经金、蒙古及满清入主中原，累计时间更长。一千多年来北方方音几乎都是在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的。这就是汉语北方方言较其他方言距古汉语音韵远、差别大的主要原因。

2. 南音的形成与发展。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板荡，大批中原士民南下江淮，将中州音带到江淮地区，中州音与吴楚方音交汇融合，南下的中州音借助政治的影响力逐渐同化当地土音，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方言逐渐北方化，使北方方言的范围扩展到江南。"东晋时期先后在建康地区设立的侨郡和侨县有二十多个，最早设立的侨县叫怀德县，后改名费县。……县城约在今鼓楼一带(今南京市中心)。位于建康都城东北的江乘县，因为最靠近江边，就安排了南东海、南琅琊、南东平和南兰陵四个侨郡，以及临沂、阳都和即丘等侨县。后来在都城范围内又加设了魏郡、广川、高阳、堂邑等侨郡，肥乡、元城、广川、北新城、博陆和堂邑等侨县。这样一样，建康都城的内外都挤满了北方南来的人群，他们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土著人口，因而大大改变了建康的传统风俗和习惯，从此，建康城不再是单纯的江南城市，逐渐形成融会南北风格于一体的新的全国性大城。"（蒋赞初《南京史话》P48）据不完全统计，前后渡江南来的汉人约在百万以上，这不仅大大改变了建康的传统习惯，也对当地的语言产生重大影响。

不仅建康话受北方话的极大影响，建康周围的方言也受到极大影响。《晋书·地理志》卷十五云："自中原乱离，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在广陵、丹徒南城，非旧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325—342）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又于寻阳侨置松滋郡，遥隶杨州。咸康四年（338），侨置魏郡、广川、高阳、堂邑等诸郡，并所统县并寄居京邑……是时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郡为四县，

寄居芜湖。又司州之弘农，扬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寻阳，人户杂居，并宜建督，安帝（397-418）从之。后又省松滋郡为松滋县，弘农郡为弘农县，并属寻阳郡。"可知寻阳、芜湖、建康、丹徒都迁来大量的北方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长江南岸九江至镇江一带，正好是现在属于北方方言之江淮次方言的南沿，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宋书·州郡志》卷三十五："南徐州刺使，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今常州）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淮南者于南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江北既设侨郡县，南来人口定当不少。这样，大江南北大片地区的语言都受北方话的影响，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转化为北方话。北方话南下，形成后来以建康为中心的所谓南方官话，实自东晋南朝始。（江淮方言的形成，可参看鲍明炜《南京方言历史演变初探》）当然这种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汉族政权南迁金陵，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北分治的局面为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新方言(江淮方言)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加上江南地区的顺利开发，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利于南音地位的提高。一千多年来基础方言南北音的对立实源于西晋末年的"衣冠南渡"和南北朝的对立。而南宋时期汉族政权再度南迁，南北对峙的局面不仅促使江淮方言的进一步北方化也再次强化了南音的地位。少数民族人主中原，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所及主要限于北方地区。南北分治加上长江"天堑"之阻，限制了外族语言对江南方言的直接影响。因此，尽管南音逐渐向北音靠近，但变化明显慢于深受外族语言影响的北音。

3. 北京音崛起并逐渐取代中州音而成为北音的代表，成为基础方言中最有代表性的音系。这种演变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经历了较长的历史阶段才逐渐完成的。朱星先生（1982）认为，"燕代方音又称东北方音音系，在上古不得势，直到晋代五胡侵入，匈奴鲜卑二大族从东北辽河流域侵入内蒙，再从和林一带进入云中大

同，后又侵入燕赵，鲜卑族慕容氏成立四个燕国：前燕、后燕、南燕、北燕，最后由鲜卑族拓跋氏建北魏，统一了北中国……从此燕代方音抬头……说到元代，只需说政治中心的国都变了，本属东北方音的燕代方音抬头了，它取代了西北方音音系。"朱先生恐怕是说得过早了，北魏时的燕代方音在北方话区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与地位，说它受鲜卑语的影响当是真的。就是到了元代，燕代方音取代中州音的条件也还不具备。北京唐代属幽州，是唐代北方的军事重镇。公元 936 年石敬塘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北京地区从此脱离汉族政权的管辖，时间长达 300 年。北京方言与外族语言长期密切接触，和中原地区的汉语反而关系疏远。这种特殊的语言背景对北京音的演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得北京音在辽金时代就可能已经成为汉语方言中发展最快、结构最简单的音系（林焘 1987）。到了元明时期虽然政治中心已由中州的汴梁迁到了北京，可是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迁移转变却没那么快。这是因为：（1）北京音长期与中原汉语关系疏远；（2）北京音的汉文化底蕴尚嫌浅薄（至少在元明以前不如中州音），北方人对北京音还缺少心理认同；（3）元代以前北京城规模不大，人口不多。经济文化水平均不能与开封、洛阳等大都市相比。元明时期北京人口变化很大，北京音正经历着与北方方音交汇融合的回归过程，只有融入北方话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北音的代表。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 年）抄籍数，整个"大都路"仅有 147，590 户，401，350 人。估计当时"大都"人口不过十万左右。后来人口有了大幅增长，除了大批蒙古人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外地移民，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民众和大批文化人进入大都，对于北京音与中州音的融合起了重要作用。明洪武元年（1368）顺帝及有关人众俱退往北方，"大都"改名"北平"，明太祖把"大都"残留的居民迁到河南开封。据残存《永乐大典》引《图经志书》所载，明初北平城近郊区人口的情况是："洪武二年初报户一万四千九百七十四，口四万八千九百七十二。洪武八年实在户八万六百六十六，口三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北平人口七年间净增 27 万多，可见移

民之多。洪武三十五年（1402）明成祖即位后更加频繁地向北京大量移民，为迁都做准备。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大批官吏及眷属人等从南京移居北京，加上守卫京城的大量军队以及陆续从全国各地征召来京的各行各业工匠，数量也相当可观。明初五十多年，全国各地移居北京的人口当有几十万，再次大大改变了北京的人口结构。这一时期与北京话接触最频繁的已不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语言而是来自中原和江南各地的汉语方言了。元明两代北京音处于回归北方话区、与汉语方言频繁接触融合、不断调整渐趋稳定的时期，其影响力与地位也在逐渐提高，但尚未超过中州音。

1644 年明亡，八旗入京，大批满族人和东北汉人移居北京，但清初带来的东北方音与北京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差异不大，二者的融合恰好促使北京话与东北方言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包括东北方言在内的北京方言区开始形成（林焘先生称之为"北京官话区"），为现代北京音以及"北京官话区"奠定了基础。数百年间北京音借助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从元至清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有较长时间，到了清代，中原古都开封、洛阳的地位与北京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元明以来白话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使得北京音的地位不断提高。于是有了"国朝建都于燕，天下语音首尚京音"的呼声（清陈镱庆《古今音韵通转汇考》）。清代北京音取代中州音成了基础方言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音系，这是北京音自辽金以来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经历数百年逐渐自然演化的结果。

上述情况表明，在近代汉语基础方言中，南北差异由来已久，不过江淮方言（南音）是后起的，是北音南移的产物，其主要趋势是逐渐向北音靠近但一直与北音保持一定区别（南音的变化慢于北音）；在南北音并存的同时还伴随着北音内部中州音与北京音的交汇并存、北京音逐渐取代中州音成为北音代表的过程。这一复杂现象很值得注意，它是我们正确认识近代音的基本前提。

0·5　关于汉语近代音的几个问题

（一）明清官话音是历史的产物，并不代表一时一地之音

汉语历史悠久，汉语语音尤其是标准音具有十分显著的历史传承性。纵观历史，从春秋时期的“雅言”到两汉“通语”到随唐以来的《切韵》《广韵》音系到明清时期的官话音，它们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内在联系十分明显。明清官话音是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代代相传不断变化的产物，并不是在当时某个地点方音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正确认识汉语近代音应有的历史观点。近年来有些学者却有意无意地将共同语标准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的口语音等同起来并极力为官话音寻找特定的“基础方言”。以往许多学者认为近代汉语的标准音就是北京音，也有人认为是中州音，近年来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南京音。他们往往过分地强调社会的变动（如改朝换代，国都的迁移，民众的流动等）对标准音的影响。以为政治中心的迁移必然导致标准音的迁移转换。改朝换代、国都的迁移、民众的流动，当然会影响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变化，但语音的交汇融合迁移变化需要时间，体现为一个缓慢的过程；共同语标准音具有超方言的特点，政治中心的迁移对标准音的影响则是间接的，更需要假以时日了。那种以为国都的迁移、民众的流动马上就会导致标准音的更替转换的看法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有些学者同时还犯了另一错误，那就是将现代汉语同近代汉语做简单的比照，以为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音，明清官话音也一定要以某个地点音系为标准。他们不认识或忽视了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重要区别。促使北京音系上升为普通话标准音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有语言的，也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我国文言文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如果文言文做为官方文学语言的地位不被白话文所取代，那么也许直到现在北京音仍然成不了共同语的标准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一般地说，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是在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共同语标准音一旦形成便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较强的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音与代表点的口语音之间必然出现差异，时间越长差异越大。同时，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它不同于表音文字，而具有较强的超方言的特点，使得传统字音具有较强的相对独立性。而汉语长期言文严重脱节的情况更加剧了官话音所具有的超方言特点。明清官话音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在明代或清代某一方音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考查明清官话音的语音基础只能沿着历史的线索去查寻而不能只是根据当时某地方音跟官话音较为相近来确定其语音基础，甚至不顾差异而作勉强的接合。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也不同意李新魁先生关于莎氏所描述的正音仍是中州音的意见。《切韵》音系固然是在“中州音”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一千多年来，传统读书音和中州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清官话音是在传统读书音的基础上形成的，莎氏所描述的是清代中后期变化了的传统读书音而不是当时的中州音。

在考查明清官话音时学术界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意见值得商榷，那就是认为唯有地点方音才是具体的实在的，而官话音则是凑合的甚至是没有一定标准的。比如罗常培先生认为：“我们可以断定金、利二氏所据的声音乃是一半折衷各地方言，一半迁就韵书的混合产物。用明代韵书的术语说，我们可以叫它作中原雅音；用近代习用的术语说，也可以叫它作明末的官话。”（1930）许多人赞同这种观点。我们以为，如果单就某一份材料，孤立地看，似乎有道理，但若是着眼于语音的历时状态，面对许多不同时期的语音材料所呈现出来的系统性和内在的一致性，又当如何解释呢？为什么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作者会有“不约而同”的感受呢？难道就没有一个较为确定的标准吗？其次，所谓“一半折衷各地方言，一半迁就韵书”的说法，实际上看到的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明清时期的官话音与北京音、南京音均很相近，甚至可以说是大同

京音南京音以及各地方音均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包含相同的语音成分说明它们同源，而差异部分则是它们在各自的演变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而产生的。历史上传统读书音与南京音、北京音关系尤为密切，受它们影响较多，因此在各地方音中南京音、北京音与官话音比较相近是不奇怪的。其实不仅北京音、南京音是具体的音系，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以传统读书音为基础的官话音也是实在的音系，也有自已发展演变的历史。明清官话音直接的历史源头是《切韵》《广韵》音系。

至于说“官话到了不同的地方，会在不同程度上接近当地的方音，吸收一些当地的语音成分，这样就形成地区性的官话变体，在不同地区不同的社会集团中讲的不是完全一致的一种官话。”（耿1992）更是不足为奇。现在早已明确规定北京音为普通话的标准音，而且经过多年的推普，情况不也还是如此吗？因此，我们必须把语音标准与不同地区人们的实际发音区别开来，不同地区不同集团的人们的语音差异并不能否定标准音的存在。同时，我们应该承认明清时期汉民族共同语还很不成熟，标准音也不普及。

我国的封建社会从秦汉到清末，延续了二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间，儒家思想一直被尊奉为文化思想的正统，这种正统的思想观念反映在语言问题上，就是以“雅言”为贵，鄙视方言俚语，认为方言俗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对此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喭，夫子病之，鴃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书》谓‘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又谓‘长沙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世说》言‘刘真长见王丞相，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答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又言‘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项乌，但闻唤哑哑声。’《北史》谓‘丹阳王刘昶呵骂僮仆，音杂夷夏，虽在公座，诸王每侮辱之。’夫以创业之君，中兴之相，不免时人之议，而况于士大夫乎？北齐扬愔称裴谳之曰：‘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其所贱可知矣。至于著书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若乃讲经授学，弥重文言。是以孙详、蒋显曾习《周官》，而习乖楚夏，则学徒不至；李业兴学问渊博，而旧音不改，则为梁人所笑。邺下人士音辞鄙漏，风操蚩拙，则颜之推不愿以为儿师。是则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矣。”（《日知录集释》卷29“方音”）。

这段话告诉人们，古人崇尚雅言（音）之风是何等浓重，古人说话带有方音历来为正统文人士大夫所鄙视，雅言、正音地位之高自不待言。事实上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代代相传的雅言之音就是通过历代上层文人士大夫来体现来传播的，他们在诵读诗书时，在官场上，在比较庄重的场合所使用的典雅规范的语音就是标准音。《切韵·序》所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为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这决非虚妄之说。凭借萧颜等八人的身份地位、学识素养，由他们来讨论决定音系，应该是非常合适的。自从有了《切韵》以及后来的官修韵书，使得“正音”更为具体化，也更便于学习和传播，而使官韵音系变成实际语音的也主要还是文人士大夫。因此，近代汉语标准音所依据的基础与其说是基础方言中的某一次方言或地点方言不如说是由文人士大夫所体现的特定的社会方言。胡明扬（1987）说：“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不是哪一个地点方言，也不是泛泛的北方话，而是一种在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影响下通行于北京地区和知识阶层的社会方言。因此，普通话既不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也不是作为一个地点方言的‘北京话’。”胡先生的看法是十分大胆的，有一定道理。明清官话更不是以哪一地点方言为基础的。官话音并不代表一时一地之音，既不同于中州音也不同于北京音、南京音。

（二）南音、北音是共同语标准音吗

关于近代汉语标准音，张九林（1991）认为，“一到元代，燕

代方音就正式取代了自古以来秦洛方音在全国的地位，一跃而为全国通语。”林焘（1999）说：“到了元代，蒙古族统一了中国，在北京地区兴建了世界闻名的元大都，取代了过去的长安和洛阳，成为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元大都话也就取代了长安、洛阳一带的中原方言，成为具有新的权威性的方言。”“到了明代……，实际上这种全国都能通行的官话已经是以当时最具权威性的都城方言北京话作为标准。”李葆嘉（1998）认为，“北宋都东京（开封），正音基础音系又东移汴洛，形成了近古河洛音系，称中原正音或中原雅音。南宋南迁临安，官方语言承袭北宋汴洛正音，或受江浙吴音影响。蒙古元都大都（北京），但中国士人并不以大都音为正音…明初太祖都南京，以当时的南京音为标准音……成祖迁都北京，将大量江淮人带往京津，仍以南京音为标准音……”“直至清代中叶以后，京音地位才逐步上升，但此时的京音已是北迁的江淮话在当地发展几百年形成的后裔。由此可见，明清官话经历了一个从南京标准音到北京标准音这样的演变过程。”张卫东（1998）认为，“有明一代至清末的汉语官话分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江淮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南京话为标准且长期处于主导地位，通行全国。”“这‘南京音’既是狭义南方官话（江淮官话）的标准音，同时也是通行于全国的官话标准音。”李新魁（1980）说：“从汉语发展的具体历史事实来考察，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实际上一直表现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书面共同语的标准音，一个是口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书面语的标准音就是历代相传的读书音，这种读书音在南北朝以至唐代大体上就是《切韵》和《广韵》所反映的读音系统……而口语的标准音就一直以中原地区的河洛语音（一般称之为‘中州音’）为标准。”直到“清代中叶以后北京音才逐渐上升为正音。”还认为，“《洪武正韵》这个官音系统与《中原音韵》音系是相当接近的。它们所表现的都是中原之雅音。”以上几种意见均值得商榷。我们认为：（1）共同语标准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不是一回事。共同语标准音是通行全国的，具有较强的稳固性，而基础方言代表点的口语

音是代表方言的，通行范围只限于一定区域且变化的速度相对快一些。尤其是南北朝以来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变化更为显著。尽管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变化也会影响和带动共同语标准音的变化，但二者的演化实际上是不同步的。因为口语音的某些变化只有经过较长时间成为普遍公认的事实之后才有可能为标准音接纳而导致标准音的变化。我们不能因为“中原之音”（中州音）自古以来一直是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而认为“作为这一中心的中原汉语方言，自然便取得了通语或称凡语的资格”，认为“中原之音”就是雅言之音（张启焕 1991）。那种以为国都的迁移、民众的流动马上就会导致标准音的更替转换的看法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改朝换代、国都的迁移、民众的流动，当然会影响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变化，但语音的交汇融合迁移变化需要时间，体现为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政治中心的迁移对标准音的影响则是间接的，更需要假以时日了。李新魁先生虽然注意到以传统读书音为基础的标准音与方言口语音的区别，但他认为标准音包含书面语标准音和口语标准音并将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提升为口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事实上还是把基础方言代表点的口语音等同于共同语标准音。（2）汉语近代音是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考查汉语近代音除了注意社会历史变化的因素之外还应当注意各种文化因素对语音的制约作用。汉语自古以来方言复杂、方音分歧，近代弥甚。而文字和书面语却是全国统一的，古人历来注重文字，读书音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汉字不是表音体系的文字。汉字和反切具有超时空超方言的特点。官修韵书便于传播学习，使五方之人学习正音有了统一的依据，而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试不仅强化了正音的权威性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正音的推广普及。汉语书面语和口语长期脱节，导致共同语标准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分离，文言文的使用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其间虽有伴随北方通俗文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白话文，但直至清末民初还未取代文言文成为全国性文学语言。落后的封建经济、教育不普及、交通不便等也使得一地方音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

由于读书只是少数人的事，因此就是官韵所定的语音标准也难以真正在全国范围推广普及。《洪武正韵》的编撰原则是“一以中原雅音为定”，旨在确定新的统一的语音标准。其凡例云：“何者为正声？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斯为正音也。”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自然不是一时一地之音。在当时情况下能在较长时间为五方之人（主要是全国各地的文化人）所共识通用的音系，只能是规范的书面语读书音（字音），只有传统的读书音才有可能具备超时空的功能，成为通行全国的标准音。朝鲜《成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页二十五，成宗十四年（1483）九月条：“我国至诚事大，但语音不同。必学得字音正，然后语音亦正。”雍正六年上谕：“五方乡语不同，而字音则四海如一。”（乾隆三十九年《学政全书》卷六十五页一）。（3）说共同语中书面语标准音与口语标准音并存。这在理论上也许是对的，但据我们的考查，近代汉语的情况并非如此。比如，代表方言口语音的《中原音韵》只是制作北曲的规范而不是通行全国的标准音，而以读书音为基础的《洪武正韵》才是“天下万国所宗”的正音标准。且二者音系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它们所代表的并不都是中原雅音。建立在传统读书音基础上的标准音代代相传，在知识阶层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广泛的心理认同。正音不单纯是读书人读书应试时所遵奉的标准，同时也是官场上以及各种社交场合所使用的规范典雅的语音。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说：“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看来颜氏早已为我们勾勒出了认识当时语音状况的基本框架。当时基础方言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是金陵（南音）和洛下（北音），但是南音与北音并不相同，南音“轻举而切诣”，北音“沉浊而鈋钝”，且“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都不是共同语的标准音。它们与“雅俗共赏，以为典范”的《切韵》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看来近代汉语标准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格局早在南北朝时就奠下基础了。

明代张位《问奇集·各地乡音》：“大约江北人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张氏所云，意谓入声已消失的北音和齿音不清的南音都是官话中的乡音而不就是官话（音）。有些学者根据张位的话而推论南音是共同语的标准音或南音和北音都是共同语的标准音，实是大谬也。《老朴集览》引《音义》云：“南方人是蛮子，山西人是豹子，北京人是呔子。”“呔”是“说话带外地口音”之义。可见那时的朝鲜学者并不认为北京音是标准音，北京音与正音是不同的。

清人莎彝尊《正音咀华·十问》说得更清楚：“何为正音？答曰：遵依钦定《字典》《音韵阐微》之字音即正音也。何为南音？答曰：古在江南省建都，即以江南省话为南音。何为北音？答曰：今在北燕建都，即以北京城话为北音。”《正音咀华》（1853）是作者专为广东人学习正音而编撰的，书后还列举正北音异的材料，莎氏的意见十分明确。就具体音系而言，《正音咀华》音系与李汝真《李氏音鉴》（1810）之北京音、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1866）之南京音相比均有明显差异，可见莎氏关于《字典》《音韵阐微》之字音即正音，正音既不同于北音也不同于南音的意见是正确的。

清末切音字运动的代表人物王照曾明确提出应以“京语”来统一全国的语言，他于《官话合声字母·凡例》（1901）中说：官话的代表“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与京语略通。是以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最多者。”王照的意见很有道理，不过当时要以京语来统一汉语，以北京音为共同语的标准音，条件尚不具备。这也表明直到清末，北京音还不是共同语的标准音，否则王照也无须为此而大声疾呼了。此外，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的“老国音”实际上还是明清官话音的延续而不是北京音，亦可为证。当时对是否应该以北京音为标准音曾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最后只好以投票的方式

来确定。为什么到了民国初年北京音还不能成为共同语的标准音？表面上看好象是南北之争、实际上是因为以传统读书音为基础的官话音仍有影响力，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更为深远，同时北京音上升为标准音的条件还不充分。当时文言文仍是官方文学语言，言文脱节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老国音”自然跳不出官话音的旧圈子。

近代汉语标准音（正音、官话音）与北音、南音同源异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演化的情况来看，北音（尤其是北京音）变化速度明显快于南音和正音。元明以来不仅南音跟着北音走，而且官话音受北音和通俗白话文学的双重影响，变俗倾向愈来愈明显，也一直是跟着北音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总是慢一两步，直至清末官话音与北京音仍有区别，北京音还不是共同语标准音，这是历史事实，我们不应回避。如果北京音早在元明时期就已经是通行全国的标准音了，那么我们现在推广普通话也就不必这么费力了。果真如此，岂不善哉。

（三）正音与基础方言的关系如何

正音与基础方言的关系如何？这也是考查汉语近代音时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如果认识不当，亦不免步人误区。北方方言自古以来一直是汉语的基础方言，是共同语标准音赖以生存的基础，共同语与基础方言关系密切，这是毫无疑问的。共同语高于基础方言，共同语标准音不等于基础方言代表点的口语音，这也是既成事实，尤其是汉语近代音的情况更是如此。然而有许多学者在考查近代汉语标准音时却不顾以上基本情况而总是试图寻找与之对应的地点方音来确定某一时期共同语的“基础方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加以缩小以便确定更加具体化的“基础方言”。比如关于明代官话，就有“北京方言说”（认为历史上北京是元明清三代的国都，北京话当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中州方言说”（元明一直到清代中叶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仍然是中州音），“安徽方言说”（因为明朱氏皇权发迹于安徽，又徙民不少于北京，明代北京话是在安

徽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京方言说”（明初奠都南京，确立了南京方言的优势地位，永乐迁都后，成祖又携大批南京人北上，南京话在北京城区扎下根来，南京方言当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等（见邓兴锋 1992）。我们认为：（1）以上几种意见若是立足于考查某一时期基础方言内部某次方言或地点方言语音的演化以及对基础方言及其代表点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等，那将是十分有益的。然而他们力图将某一地点方音提升为共同语标准音的想法是不足取的，因为那不符合近代汉语的实际情况。（2）共同语（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而不是建立在某个次方言或地点方言的基础上的。承认某个次方言或地点方言是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就等于否定北方方言作为基础方言的地位。（3）近代汉语标准音是历史的产物，是两千多年来代代相传逐渐演化而形成的，具有显著的历史传承性，它不是在当时某个地点方音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代表一时一地的方音。假如我们对于共同语与基础方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状况缺乏正确认识，片面强调地点方音与共同语标准音的对应关系，结果只能是否定标准音的存在。比如耿振生（1992）就认为，“莎氏所说的正音是一个极其空洞的口号，纯粹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没有一定的语音实体和它对应，它只存在理论上而不存在实际生活中。”并主张“研究近代汉语语音史，应当放弃标准音观念。”事实上与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标准音完全对应的地点方音确实难以找到，但难道真的就可据此否定标准音的存在吗？近代汉语就真的没有标准音了吗？

参考文献

罗常培、吕叔湘（1955）《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载《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
吕叔湘（1985）《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P58-59。
朱 星（1982）《汉语古音研究的过程与方向》，《天津大学学报》第一期。
林 焘（1987）《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第二期。
张清常（1992）《移民北京使北京音韵情况复杂化举例》，《中国语文》第四期。
张九林（1991）《汉语两大方言音系串说》，《古汉语研究》第三期。
林 焘（1999）《从官话、国语到普通话》，《福建省推广普通话宣传手册》。
李葆嘉（1998）《当代中国音韵学》，广东教育出版社，P18。
张卫东（1998）《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第四期。
李新魁（1980）《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第一期。
张启焕（1991）《略论汴洛语音的历史地位》，《古汉语研究》第一期。
邓兴锋（1992）《明代官话基础方言新论》，《南京社会科学》第三期。
耿振生（1992）《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P116。
袁家骅（1989）《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P6。
吴孟雪（1993）《明清欧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文史知识》第一期。
鲁国尧（1985）《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
罗常培（1930）《耶苏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三分。
（1959）《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中国语文》第十二期。
张玉来（2000）《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构成特点及其发展》，《古汉语研究》第二期。
胡明扬（1987）《北京话初探》，商务印书馆。

第一章 明代前期官话音

本章介绍明代前期官话音。官话音以《洪武正韵》音系和《韵略易通》音系为代表，基础方言口语音以《中原音韵》音系为代表，并以明代朝鲜对音韵书所记之正音、俗音、今俗音为参照。

《洪武正韵》的语音基础是 14 世纪的读书音。尽管《正韵》音系可能带有一些因袭的成分和人为的色彩，但并非杜撰拼凑的产物。《正韵》基本上如实地记录了自隋唐至明初变化了的读书音的现状。《正韵》之后许多与《正韵》音系相近的韵书韵图可以为证，同时《正韵》既迥别于《切韵》系韵书，又与代表基础方言口语音的《中原音韵》存在一定差别的事实亦可为证。这也是为什么《正韵》成书比《中原》晚 50 年，其音系反而比《中原》更接近中古音的主要原因。作为官修的韵书，它是明代应试诗文的准绳，在读书人中间存在着广泛深远影响，并直接制约着明代的读书音。

§1·1《洪武正韵》与明初官话音

《洪武正韵》是明洪武八年(1375)编成的一部官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洪武正韵》——明洪武中奉敕撰。时预纂修者为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淑允、编修朱右、赵壎、典薄瞿庄、邹孟达、典籍孙蕡、荅禄舆权;预评定者为左御史大夫汪广洋、右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刘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陶凯。书成于洪武八年,濂奉敕为之序。大旨斥沈约为吴音,一以中原之韵正其失。併平上去三声各为二十二部,入声为十部,於是古来相传之二百六部併为七十有六。其注释一以毛晃增韵为稿本,而稍以他书损益之。盖历代韵书自是而一大变。"

南宋时期南北分治,北方为少数民族政权;元代虽然南北统一,但也是少数民族政权,而且是不懂汉语的蒙古族,并以蒙古语为国语。在这两百多年里国家没有编撰用以确定新的规范的语音标准的官韵,一直沿用《礼部韵略》。"迨李唐声律设科,韵略下之礼部,进士词章非是不在选,而有司去取决焉。一部礼韵遂如金科玉律,不敢一字轻易出入。"(元熊忠《古今韵会举要·自序》)"宋之礼部韵略,自宝元讫于南渡之末,场屋用之者逾二百年。……然历朝官私所修改惟在增字增注,至于韵目之分合,则无敢妄议者。金韵亦然。"(见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2,P475)官韵所确定的语音标准借助科举的力量变得更加稳固,可是实际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宋元以来,由于通俗白话文学的蓬勃发展,白话文逐渐盛行,基础方言口语音借助新文学的力量不断扩大影响。受口语音和白话文学的双重影响,传统读书音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变俗倾向,逐渐向基础方言口语音靠拢。明初的读书音同礼部旧韵已有很大差异。明代恢复汉族政权,汉语地位提高,为了适应国家文化教育、

科举考试的需要,为了解决读书音与官韵脱节的矛盾,迫切需要制定新的官韵以为标准。《洪武正韵》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洪武正韵·序》:皇上"亲阅韵书,见其比类失伦,声音乖舛,召词臣谕之曰:'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有独用当并为通用者,如东冬、清青之属;亦有一韵当析为二韵者,如虞模、麻遮之属。若斯之类不可枚举,卿等当广询通音韵者重刊定之。'"如何重刊定之,按什么标准重刊定之?《正韵·凡例》做了相当清楚的说明:"按三衢毛居正云:'礼部韵略独用当并为通用者平声如微之与脂,鱼之与虞,欣之与谆,青之与清,覃之与咸,……也有一韵当析而为二者,平声如麻字韵自奢字以下,上声如马字韵自写字以下,去声如禡字韵自藉字以下是也。至于诸韵当并者不可概举。'……今并遵其说以为证据。其不及者补之,其及之而未精者以中原雅声正之。"编纂者知道许多语音变化早在南宋时期已经发生,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礼部韵略》已经大不相同,他们惟有"研精覃思,一以中原雅音为定"。雅音就是雅言之音,就是当时通行的读书音。这可从《正韵》本身的实际情况得到证实。首先,《正韵》在分韵上明显承继了代表读书音的毛晃《增韵》,甚至音切也基本相同,同时又突破了传统韵书的框架,与《切韵》系韵书大不相同。其次,从《正韵》跟《中原》的区别与联系来看,二者同中有异,关系密切,相互间存在着相当整齐的对应关系。从汉语语音史的角度着眼,《正韵》音系区别于《中原》之处,就在于许多方面的演变正好比《中原》慢一步。既然《中原》代表的是当时基础方言的口语音,那么,这种差别与联系正好证明《正韵》的语音基础是14世纪的读书音。《正韵》如实记录了自隋唐至明初变化了的读书音,自然既迥别于《切韵》系韵书,又与代表基础方言口语音的《中原音韵》存在一定差别。

《正韵·凡例》指出,"何者为正声?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斯为正音也。"依照这个标准,《正韵》所依据的中原雅音也就是当时通行全国的共同语标准音。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自然不是一时一地之

音，而是能在较长时间里为五方之人所共识通用的音系。也只有规范的读书音（字音）才有可能具备这种超越时空的功能，成为五方之人通用的标准音。元明以来官场上南北士人交往中使用的正是这种统一的读书音。《正韵》把当时的读书音和五方之人皆能通解的共同语标准音（官话音系）统一起来了。编纂《正韵》的目的在于确定新的统一的语音标准，《正韵》记录和保存了 14 世纪书面语读书音，而明初官话音系则借助《正韵》得以确立，借助这一官韵的权威地位得以传播普及。

下面分析描写《正韵》音系。

（一）*声母*

关于《正韵》的声母刘文锦先生（1931）曾做过相当细致的考订。"尝取《正韵》反切上字依陈澧《切韵考》同用互用递用可以相联之例试加缀系。顾有反切上字不相系联而声实同类者，以《正韵》於一字两音者并不互注切语，故不能沿用陈氏系联《切韵》声类之变例。然考正纽四声相承之字声必同类。《正韵》部居虽与《广韵》不同而其四声相承则一，故凡《广韵》同纽四声相承者，《正韵》亦必同纽四声相承，今於《正韵》反切上字声实同类。而因两两互用不能系联者，即据此以证之。遍考全书，凡得三十有一类。"为了便于分析比较，兹将刘先生所考定的 31 声类拟加注国际音标描写如下：

k　古类（见母）：公姑柯规佳厥葛经举吉。
k'　苦类（溪母）：孔康丘驱曲空口窥欺乞克。
g　渠类（群母）：求逵祈其忌具巨臼竭极。
ŋ　五类（疑母）：五阮吾讹语偶。
x　呼类（晓母）：荒忽虎火毁许休香吁黑。
ɣ　胡类（匣母）：洪弦雄侯华户下河曷。
ø　乌类（影母）：汪委於衣安鸦遏因益。
j　以类（喻及疑母一部分）：养尹于余云鱼越移。
tʃ　陟类（知照）：珍竹之支止章朱庄阻侧。

tʃ'　丑类（彻穿）：昌齿尺敞抽初创测。
dʒ　直类（澄床及禅一部分）：仲呈丈除持裳石助状。
ʃ　所类（审母）：疏山师升书商始赏实色。
ʒ　时类（禅母）：辰神尚殊视士上承。
ʑ　而类（日母）：如儒日人仁忍尔乳汝。
ts　子类（精母）：宗祖再作节遵将津资。
ts'　七类（清母）：戚且逡趋仓促取此。
dz　昨类（从及床 4 字澄 1 字）：靖疾徂雏坐才情慈。
s　苏类（心母）：孙先桑息私司相悉。
z　徐类（邪母）：席祥旬似词隋象。
t　都类（端母）：东德典多当妬丁。
t'　佗类（透母）：台汤天土通惕托。
d　徒类（定母）：同杜堂荡独敌达亭田。
n　奴类（泥娘）：农宁那驽年乃女尼。
l　卢类（来母）：良龙两里力劣郎洛。
p　博类（帮母）：搏伯布邦兵比奔边必
p'　普类（滂母）：铺滂丕匹僻篇披
b　蒲类（並母）：步弼毗皮避婢
m　莫类（明母）：末母弭美蒙忙密
f　方类（非敷）：芳敷妃府甫抚
v　符类（奉母）：扶逢房冯防
ɱ　武类（微母）：罔文微亡无巫

"综此三十一声类与等韵三十六字母相较，则知彻澄娘与照穿床泥不分，非与敷不分；禅母半转为床，疑母半转为喻；而正齿音二等亦与齿头音每相涉入，（如床母'鉏锄查'与从母'徂丛坐'系联；《广韵》鱼韵'菹沮'两字本作侧鱼切，属照母，《正韵》鱼韵改作子余切，转为精母。）此其大齐也。"（刘文锦　1931）《正韵》而类 ʑ 与时类 ʒ 并存，而类当是 ʑ，尚未变为 ʒ（日母ȵ→ʑ→ʒ→ʐ）。武类与符类并存，武类还是 ɱ，尚未变作 v（微母m→ɱ→v

→w)。

《正韵》声母的突出特点在于保存全浊声母。虽然《正韵》对《广韵》的声母或宋代的三十六母已有所归并,但仍保存 10 类全浊声母。刘文锦认为“其反切上字尚只沿袭前人之说，未能悉以时音为据也”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正韵》声母并非一味拟古所为。笔者认为《正韵》保存全浊声母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正韵》代表的是读书音，其变化明显慢于口语音。尽管元代北方话口语音清浊对立已经消失，但传统读书音由于书面语的制约仍有可能保留浊音声母。其次，《正韵》音系中保持传统的平上去入四个调位，延缓了浊音清化的进程。调位没有分化，则声母的清浊依然是区分不同音节（对比辨义）不可缺少的功能性差别。调位分化以后新产生的音高差别就可能取代清浊的辨义作用，导致清浊对立的消失。如“拖”（歌韵透母平声）与“驼”（歌韵定母平声）的区别原先在于声母的清浊，后来变成声调阴平与阳平的对比。在汉语语音史上，声母清浊对立的保留与否同调位的分化与否是互为因果的。声母清浊是调位分化的重要条件,调位分化又成了清浊对立消失的主要原因。《正韵》以后，李登《书文音义便考私编》及杨选杞《声韵同然集》皆沿用 31 声类，然李登以“仄声纯用清母似为直截”，因谓“平则三十一母，仄则二十一母”。看来当时全浊声母已与清音相混，只是因为平声没有分成两个调位，声母清浊的对立仍是区分平声字的主要依据。

跟《中原音韵》相比，差别也主要在于保留全浊声母，如果减去 10 类浊音声母，余下的 21 类与《中原音韵》21 声母就比较相近了。当然由于《正韵》音系而类与时类并存，武类与符类并存，因此就音值来看，《正韵》的而类、武类与《中原》的日母、微母也是有差别的。

关于《洪武正韵》的 31 声类，国内学者大都只知道是 1931 年由刘文锦考定的。确实,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研究归纳出的 31 字母。其实，早在 1517 年崔世珍的《四声通解》序中就有《洪武韵三十一字母之图》，图中把洪武韵的声母按照角徵羽商宫五音，木水火金土五行和牙、舌头、重唇、轻唇、齿头、正齿、喉七音，分为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音，考订出三十一字母，并且用谚文给每个声类标注了对应音和对应字母。

崔世珍考订的洪武韵三十一字母是：见溪群疑、端透定泥、帮滂並明、非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影晓匣喻、来日。在字母图下加注云：“时用汉音，以知并于照，彻并于穿，澄并于床，娘并于泥，敷并于非而不用，故今亦去之。”（参见《四声通解》序中的《洪武韵三十一字母之图》,[韩国]韩国学研究院影印本,1985）。1972 年 6 月，韩国发现《洪武正韵译训》（一册一、二卷落帙）以后，朴炳采先生复原时把《洪武韵三十一字母之图》添入该书序中（高丽大学校影印丛书第二辑，1974 年）。朝鲜学者用三十一字母表示洪武韵的反切上字，但是《训民正音》只有二十三个辅音字母，比洪武少八个，因此他们采取变通造字的方法给轻唇音、正齿音和齿头音等朝鲜语里所没有的汉语音注音。轻唇音在唇音字“ㅂ、ㅃ、ㅁ”下连书一个表示轻唇音的“ㅇ”，齿音则用拉长齿音字“ㅈ ㅊ ㅉ ㅅ ㅆ”左右笔画的方法分为两套,拉长右笔为正齿,拉长左笔为齿头,等等。

崔世珍所归纳的三十一字母与刘文锦的分类大同小异。

刘文锦《洪武正韵声类考》中的“以类”与《四声通解》略有不同。刘氏把“以类”看作“喻母及疑母的一部分”，但在崔世珍的三十一字母里刘氏的“以类”被分为疑母、影母、匣母、喻母。

《洪武正韵》声母表

方法＼部位			双唇	齿唇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叶	舌面前	舌面后
塞音	清	不送气	p			t			k
		送气	p'			t'			k'
	浊		b			d			g
鼻音			m	ɱ		N			ŋ
边音						l			
塞擦音	清	不送气			ts		tʃ		
		送气			ts'		tʃ'		
	浊				dz		dʒ		
擦音	清			f	s		ʃ		x
	浊			v	z		ʒ	ʑ	ɣ
半元音								j	o

（二） 韵母

《正韵》根据“其音谐韵协者并入之，否则析之”的原则，将《广韵》206 韵重新归并为 76 部，平上去各 22 部，入声 10 部。《正韵》虽然四声分立，但看得出来，平上去三声是一一相承的，如果不计声调的区别，其舒声韵实只 22 部。

《正韵》韵母的特点在于大胆改定《礼部韵略》的韵部，以“中原雅音”为标准进行大刀阔斧的归并；同时又保存入声韵及入声韵尾-p -t -k，保持入声韵配阳声韵的传统模式。

平声

一东 二支 三齐 四鱼 五模 六皆 七灰 八真 九寒 十删 十一先 十二萧 十三爻 十四歌 十五麻 十六遮 十七阳 十八庚 十九尤 二十侵 二十一覃 二十二盐

上声

一董 二纸 三荠 四语 五姥 六解 七贿 八轸 九旱 十产 十一铣 十二筱 十三巧 十四哿 十五马 十六者 十七养 十八梗 十九有 二十寝 二十一感 二十二琰

去声

一送 二置 三霁 四御 五暮 六泰 七队 八震 九翰 十谏 十一霰 十二啸 十三效 十四箇 十五祃 十六蔗 十七漾 十八敬 十九宥 二十沁 二十一勘 二十二艳

入声

一屋 二质 三曷 四辖 五屑 六药 七陌 八缉 九合 十葉

“《洪武正韵》的归并旧韵，与刘渊、王文郁、黄公绍的归并旧韵大不相同。刘渊等只是把整个的韵部归并起来，例如整个的支韵字与整个的脂之两韵字归并；《洪武正韵》却是把每一个字都重新估价，重新归类，例如二支所收的只有支脂之微四韵中一部分的字，而旧时支韵的‘离、弥’，脂韵的‘尼、肌’，之韵的‘基、欺’，微韵的‘机、几’都归入三齐，又支韵的‘规、危’，脂韵的‘追、推’，微韵的‘归、挥’都归入七灰。这种极端自由的归并法，与《中原音韵》同；但何字归何部，则与《中原音韵》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王力《汉语音韵学》1956，P508），可见《正韵》审音是相当严密的。

《正韵》的分部为我们分析描写其韵母提供了方便。

同部的韵母，其韵腹韵尾相同，不同部的阴声韵主元音肯定不同，不同部的阳声韵其韵腹韵尾至少有一样不同，入声韵的主元音与相配的阳声韵相同或相近而且二者洪细开合关系基本一致。兹将《正韵》韵母对照《广韵》分析描写如下（韵目以平赅上去）：

一东 uŋ iuŋ 屋 uk iuk

uŋ［合一东冬、合三东钟（唇音）］，蒙东公冬农宗风冯封。

iuŋ［合三东钟］：隆嵩中终绒弓浓龙从松重钟恭。

东部只含通摄阳声韵。合口三等东钟（唇音）由细变洪，其余

声母字保持细音。中古庚耕清青登韵的一二等唇音字和喉牙音合口字，三、四等喉牙音合口字《中原》有的归入东钟，有的归入庚青，又有“崩烹荣”等 29 字两韵重出。《正韵》只有“兄”（庚合三）进入东部。

uk［合一屋沃、合三屋（唇）］：卜木秃鹿谷督酷福目。

iuk［合三屋（唇外）、烛］：畜祝肉育烛束局玉。

合口三等屋（唇音）变成洪音，此外三等屋烛两韵亦有部分字转为洪音，如：六陆绿录，卢谷切；肃，苏谷切；促，千木切（反切取自《正韵》，下同）。

二支 ɪ ［开三支脂之微、合三微（唇）］：皮知差支儿悲资师伊兹持之而嬉医希衣非肥微。

其中原支韵的“离弥”，脂韵的“尼肌”，之韵的“基欺”，微韵的“机几”等字归入齐部。

支部中开口三等韵精庄章组字（相当《中原》支思韵），其舌面元音由于受声母的影响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变作与舌尖元音相近的音；其余声组字的韵母大体保持接近 i 的音，但与齐部有别。《正韵》支部收字比《中原》支思韵宽得多，情况也较复杂，为了与齐部相区别，支部不妨也用 ɪ 表示。《韵略易通》支辞韵只含开口三等支脂之（精庄章日），其余声组字被并入西微韵。看来，《正韵》支部刚从止摄分化出来，与齐韵的界限尚不很分明，支部元音还不是舌尖元音。

三齐 i ［开四齐、开三祭、合三废（唇音），及部分止摄开口三等字］：批迷低泥妻敝例制世废肺。

合口三等废（唇音）变成开口韵。

四鱼 iɯ［合三鱼（庄组外）、虞（非庄组外）］：庐蛆猪书如居虚余缕趋须蛛朱区迂。

五模 u［合一模、合三鱼（庄）、虞（非庄）］：补蒲模都奴鲁祖姑吴污、初锄梳、夫符巫雏数。

合口三等鱼（庄）、虞（非、庄）转为洪音并入模部，如：初，

楚徂切；锄雏，从租切。其余声组的三等韵保持细音。

杨耐思（1981，P39）认为“《中原音韵》鱼模韵的韵母应当订为 u　iu。这 iu 类的 u 元音可能比较靠前，所以能跟尤侯韵不混，也不能通押。”《正韵》将鱼模分做两部，已经不是一三等的区别，两部主元音应有区别，鱼部当是接近 iɯ 的音（iɯ→iʉ→y）。

六皆　ai　uai

ai［开一咍、开二皆佳夬］：台来乃灾该埋揩衔败。

uai［合二皆佳夬］：乖怀拐歪蛙快。

蟹摄开口一、二等混并，开口二等韵（喉牙音）尚未腭化。

七灰　uəi［合一灰泰、合三祭、废（非组外）、合四齐霁、合三支脂、微（非组外）以及开三脂韵明母字“眉楣”］：杯梅堆盔兑最脆税卫秽圭桂随吹规为虽追龟归挥。

合口三、四等与合口一等混并：魁奎亏，枯回切；虽绥，苏回切；危，吾回切。

八真　ən　iən　uən　iuən　质　iət　uət　iuət

ən［开一痕］：吞跟恳很恩。

iən［开三真殷］：彬贫邻津珍真人银斤芹欣。

uən［合一魂、合三文（唇音）］：奔敦论村昆温分坟。

iuən［合三谆、文（喉牙）］：沦遵荀春均允君训云。

iət［开三质迄］：笔密栗七失日吉乙讫乞。

uət［合一没、合三物（唇）］：勃没突卒骨忽佛物。

iuət［合三术、物（喉牙）］：律戌术出橘屈倔。

合口三等物（唇）与合口一等没韵混。

九寒　ɔn　uɔn　曷　ɔt　uɔt

ɔn［开一寒（喉牙）］：干看刊鼾寒旱安。

uɔn［合一桓］：般半漫断乱钻官贯宽欢碗。

ɔt［开一曷（喉牙）、合一末（唇）］：割渴喝钵泼沫。

uɔt［合一末（唇音外）］：掇脱夺捋撮括阔活。

十删　an　uan　辖　at　uat

an〔开二山删、开一寒（舌齿）、合三元（唇）〕：扮盼盏产艰限眼班攀删奸颜丹滩难拦餐残翻烦晚。

uan〔合二删山〕：撰闩关还湾鳏顽幻。

开口二等韵（喉牙音）没有腭化，合口三等元韵（唇）变成开口洪音并入一、二等：翻番，孚艰切；烦繁，符艰切。

at〔开二黠鎋、开一曷（舌齿）〕：八札嘎铡瞎达辣撒。

uat〔合二黠鎋〕：滑猾挖刷刮。

《正韵》寒删分立两部表明来自合口一等桓韵的韵母与来自合口二等删山韵的韵母主元音不同。但开一寒（喉牙音与舌齿音）分属两部，看来两部主元音差别不会很大，这可能与声母的影响有关。

十一先 iɛn iuɛn 屑 iɛt iuɛt

iɛn〔开四先、开三仙元〕：边天年千肩便连煎展建言轩。

iuɛn〔合三仙、元（喉牙）、合四先〕：全专川权员劝原犬渊。

iɛt〔开四屑、开三薛月〕：憋铁捏结揭歇别列哲舌。

iuɛt〔合三薛、月（喉牙）、合四屑〕：绝说悦厥曰决穴。

开口三四等韵混：先仙，苏前切。合口三四等韵混：员缘袁援元原，于权切。

十二萧 iɛu〔开三宵、开四萧〕：苗燎焦朝烧骄刁条尧。

开口三四等混并：萧箫消宵，先雕切。

十三爻 ɑu〔开一豪、开二肴〕：保毛刀老早高包抓交效。

开口二等喉牙音没有腭化。从反切下字看一二等韵略有区别，一等字切一等韵，二等字切二等韵，但也有交叉：袍跑，蒲交切；茅（谟交切），毛（莫褒切）同属一小韵。《中原》萧豪韵除了喉牙音一二等重出外，唇音和“泥娘”母字也有一二等重出现象，但不规则。《韵会》和《蒙古字韵》都将一二等并成一类。

十四歌 ɔ uɔ

ɔ〔开一歌〕：多驼挪罗左哥我河阿。

uɔ〔合一戈〕：波磨朵坐锁果课和倭。

合口一等戈韵少数字变开口：螺，郎何切；蓑梭，桑何切。

《中原音韵》歌戈韵除喉牙音小韵还保持原来的开合对立外，其他小韵都合并了。《正韵》中来自开口一等歌韵和来自合口一等戈韵的字基本上仍保持开合对立。

十五麻 a ua

a〔开二麻〕：巴爬拿茶沙家牙下丫。

ua〔合二麻〕：髽要瓜夸瓦花蛙。

开合对立保持，开口二等韵（喉牙）没有腭化：疤，帮加切；霞，何加切；牙，牛加切；鸦，於加切。

十六遮 iɛ iuɛ

iɛ〔开三麻、戈〕：姐写爹车蛇惹也茄。

iuɛ〔合三戈〕：瘸靴。

合口三等戈并入遮部，保持合口细音。

十七阳 ɒŋ iɒŋ uɒŋ　药 ɒk iɒk uɒk

ɒŋ〔开一唐、开二江〕：帮忙当郎冈康邦棒攮。

iɒŋ〔开三阳〕：娘凉将张章商羌香羊。

uɒŋ〔合一唐、合三阳、开三阳（庄）〕：光荒黄汪匡狂王庄床霜。

开三阳（庄）变成合口洪音；合口三等阳（唇音）变开口洪音，喉牙音字变合口洪音；开口二等江，帮组字与一等唐混（邦帮，博旁切），知庄组变合口（霜双，师庄切，疮窗，初庄切），见组字韵母腭化与开口三等阳韵混（羌腔，驱羊切；疆姜江，居良切），个别字保持洪音：扛，居郎切。

ɒk〔开一铎、开二觉（唇）〕：博莫托诺作各鹤剥雹。

iɒk〔开三药、开二觉（喉牙）〕：略鹊着酌若脚确学。

uɒk〔合一铎、合三药〕：郭扩霍镬镯朔。

开口二等觉韵唇音字与开口一等字混，喉牙音字与开口三等字混。其余声组字并入合口一等。合口三等药（喉牙）并入合口一等韵。

十八庚 əŋ iəŋ uəŋ iuəŋ　陌 ək iək uək iuək

əŋ [开一登、开二庚耕]：朋等腾能曾肯烹生亨争耿幸。

iəŋ [开三蒸庚清、开四青]：冰陵称仍兴平京英名精丁形。

uəŋ [合一登、合二庚耕]：弘矿横轰宏。

iuəŋ [合三庚清、合四青]：兄荣永泳倾琼莹迥。

喉牙音开口二等韵只有耕韵影母字变成细音并入开口三等韵：莺鹦樱英应，於京切。

ək [开一德、开二陌麦]：北得则刻黑白泽格脉责革。

iək [开三职陌昔、开四锡]：逼力极戟逆壁惜石觅的。

uək [合一德、合二陌麦]：国或惑虢获划。

iuək [合三昔职]：疫役域。

十九尤 əu　iəu

əu [开一侯]：剖某斗偷楼走勾口后欧。

iəu [开三尤幽]：纽流酒修抽愁周丘尤彪谬幼。

庄组三等尤韵保持细音：邹，侧鸠切；愁，锄尤切；搜，疏鸠切。唇音三等尤韵变洪：谋矛，莫侯切。

二十侵 im　缉 ip

im [开三侵]：林心寻沉参森深壬今琴音。

ip [开三缉]：立集习蛰涩十急吸

二十一覃 am　合 ap

am [开一覃谈、开二咸衔、合三凡]：耽南惨感含暗担兰惭甘喊斩杉减咸搀衫监岩帆范泛。

ap [开一合盍、开二洽狎、合三乏]：答踏纳拉杂蛤喝塌蜡磕插夹恰甲匣鸭法乏。

喉牙音开口二等韵没有腭化：咸衔函，胡岩切。合口三等凡乏（唇音）变成开口洪音：凡帆，符咸切；乏，扶沓切；法，方甲切。

二十二盐 iɛm　叶 iɛp

iɛm [开三盐严、开四添]：粘尖占钳严掂甜兼嫌。

iɛp [开三叶业、开四帖]：聂猎妾涉页劫怯胁跌贴协。

《洪武正韵》韵母表

韵部	舒声韵				入声韵			
	开		合		开		合	
	洪	细	洪	细	洪	细	洪	细
东（屋）			uŋ	iuŋ			uk	iuk
支	ï							
齐		i						
鱼		iɯ						
模			u					
皆	ai		uai					
灰			uəi					
真（质）	ən	iən	uən	iuən		iət	uət	iuət
寒（曷）	ɔn		uɔn		ɔt		uɔt	
删（曷）	an		uan		at		uat	
先（屑）		iɛn		iuɛn		iɛt		iuɛt
萧		iɛu						
爻	ɑu							
歌	ɔ		uɔ					
麻	a		ua					
遮		iɛ		iuɛ				
阳（药）	ɒŋ	iɒŋ	uɒŋ		ɒk	iɒk	uɒk	
庚（陌）	əŋ	iəŋ	uəŋ	iuəŋ	ək	iək	uək	iuək
尤	əu	iəu						
侵（缉）		im				ip		
覃（合）	am				ap			
盐（叶）		iɛm				iɛp		

（三）声调

《正韵》保持传统的平上去入四个调位。/平/：都奴掂肩藩 /上/：堵杜点茧反 /去/：妒怒店见贩 /入/：跌蝶结嗑发。平声尚未分成阴阳两调，浊上字也未并入去声。

《正韵》平声尚未分化与保存全浊声母有关，而浊上尚未归去则是传统读书音的保留。浊上变去的现象在基础方言口语音中早已出现，在唐李涪作刊误时已经觉得《切韵》以言辩之辩及舅甥之舅

列在上声不免为知音所笑；到了南宋以后越发明显。张麟之《韵镜·序例》指出："凡以平侧呼字至上声多相犯。古人制韵间取去声字参人上声者，正欲使清浊有所辨耳。或者不知徒泥韵策分为四声，至上声多例作第二侧读之，此殊不知变也。若果为然，则以'士'为'史'，以'上'为'赏'，以'道'为'祷'，以'父'为'甫'可乎？今逐韵上声浊位，并当呼为去声。观者熟思，乃知古人制韵端有深旨。"

刘鉴《切韵指南·序》也说："时忍切'肾'字，时掌切'上'字，同是浊音皆呼如去声。却将'上'字呼如清音'赏'字。其蹇切'件'字，其两切'强'字，亦如去声。又以'强'字呼如清音'磱'，丘仰切字，然则亦以时忍切如'哂'字，其蹇切如'遣'字，可乎？倘因碍致思而欲叩其详者，止是清浊之分也。"因此《中原音韵》将全浊上声字改列去声，符合当时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实际情况；《洪武正韵》大部分浊上字仍旧列在上声，说明它反映的是读书音，而少数浊上字上去复见的情况则表明读书音已有"浊上归去"的倾向。

（四）《韵法直图》音系

此处简述《韵法直图》音系以为旁证，以此证明《正韵》确是基本上如实地反映了十四世纪的读书音。产生于明代后期的《直图》音系与明初《正韵》音系十分相近的事实说明传统读书音的势力之大，影响之深远。

《韵法直图》附于梅膺祚所作的《字汇》之后，作者及撰作年代不详，大概是明代后期的作品。梅氏为此图作序云："壬子春从新安得是图，乃知反切之学，人人可能者。图有经有纬，经以切韵，纬以调节。一一切一一调彼此凑合。盖有增之不得，倒置之不得。出自天然，无容思索。稍一停思，竟无声续矣。图各三十二音，上下直贯，因曰《韵法直图》"。以《字汇》成书的时间推度，壬子当是明万历 40 年（1612 年）。梅氏得到此图后，将它与李嘉绍所撰《韵法横图》一起收录在《字汇》中。

《直图》对韵类的划分已经超出传统韵书的羁绊而以当时读书

音为依据。梅膺祚在序言中说："读韵须汉音。若任乡语，便致差错。"他以"汉音"与"乡语"对举，说明该书音系是规范的读书音。它使用的韵母标目也与传统韵书不同，它用见母字为韵目。共有 44 个舒声韵和 23 个人声韵（入声韵与阳声韵相配，韵尾仍是-p -t -k）：

公uŋ　谷 uk　冈ɑŋ 各ɑk　骄iɛu 基i 吉iʔ 居iu 弓iuŋ 庚əŋ
格ək　根ən　京iŋ 戟ik　巾in　金im　急ip　簪əm 戢əp
钧iun　橘iut　扃iuəŋ 瞁 iuək　裩un　骨ut　光uan 郭uɑk
觥uəŋ　围uək　江iɑŋ 觉iɑk　规ui　姑u　赀ï　乖uai
该ai　皆iai　瓜ua　嘉ia　拿a　迦iɛ　㵃 iuɛ　戈uo　歌o
官uon　括uot　涓iuɛn　厥iuɛt　干an　葛at　坚iɛn　结iɛt
兼iɛm　颊 iɛp　关uan　刮uat　艰ian　戛 iat　甘am　阁ap
监iam　夹iap　高ɑu　交iau　钩ou　鸠iou

《直图》韵母表（见下页）

此书韵母保存了-m尾闭口韵，而且保持了官—关、坚—艰、兼—监、骄—交，等韵的对立，同时还保留扃 iuəŋ 韵和觥 uəŋ 韵。《直图》虽然沿袭《正韵》以入声韵配阳声韵，可是已经不能严守-k 配-ŋ，-t 配-n，-p 配-m 的条理，业已出现错乱，并且根巾两韵不配入声，甚至自乱其例地把吉韵列在基韵底下（吉韵可能已是 iʔ），入声谷韵里却出现平声字"租"。作者还在阴声韵底下注明入声跟"阳韵"某韵相同，更可见以"入"配"阳"的局面已经难以维持了。这些情况主要是语音的历时变化造成的。《直图》的韵母系统与《正韵》基本相同，只是《正韵》喉牙音开口二等韵尚未腭化，《直图》出现腭化韵，但仍与三、四等细音相区别，且从庄组三等侵、缉中分出 əm、əp 两韵。《直图》声母分为 32 类，与《正韵》的 31 类基本相同。三十六母中的"知彻澄娘"四母被并到"照穿床泥"中去了。《直图》声调也跟《正韵》一样，保持平上去入四声。

舒声韵				入声韵			
开		合		开		合	
洪	细	洪	细	洪	细	洪	细
		uŋ公	iuŋ弓			uk谷	iuk菊
ɿ 赀	i基				iʔ吉		
		u姑	iu居				
ai该	iai皆	uai乖					
		ui规					
ən根	in巾	un裩	iun韵			ut骨	iut橘
		uon官				uot括	
an干	ian艰	uan关		at葛	iat戛	uat刮	
	iɛn坚		iuɛn涓		iɛt结		iuɛt厥
au高	iau交						
	iɛu骄						
o歌		uo戈					
a拿	ia嘉	ua瓜					
	iɛ遮		iuɛ 靴				
aŋ冈	iaŋ江	uaŋ光		ak各	iak觉	uak郭	
əŋ庚	iŋ京	uəŋ觥	iuəŋ扃	ək格	ik戟	uək国	iuək阒
ou钩	iou鸠						
əm簪	im金			əp戢	ip急		
am甘	iam监			ap閤	iap夹		
	iɛm兼				iɛp颊		

有的学者认为《洪武正韵》保留入声和入声韵是遵从南音，这种意见值得商榷。元明之际不仅南方方音保存入声和入声韵，就是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入声和入声韵也还没有最后消失。《中原音韵》入派三声还不是入变三声，入声与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以及入声韵与阴声韵依然有别；何况读书音的变化明显慢于基础方言口语音，这是公认的事实。因此《正韵》保留入声和入声韵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有的学者根据《正韵》编撰者多为南方人，因而认定《正韵》音系杂糅南北方音。笔者以为按作者的籍贯来确定韵书的性质，其理由是不充分的。《正韵》是集体奉诏编撰的，在编写过程中“复恐拘于方言，无以达于上下”，曾多次请人审查，几经修改，目的就是为了能以雅音为正。关于如何避免和减少掺杂方音成分，编撰者当时的认识已经十分清楚。

那么所谓“北主《中原》，南宗《洪武》”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南北语音不同，南北曲的用韵也不同，故曲有南北之分。《中原》只是北曲曲韵专书，和南方语音并不吻合。南曲本来没有专门的韵书，《洪武正韵》面世以后，南曲作家和艺人觉得这部韵书跟南方语音较为接近，就把它当作主要的参考。《正韵》音系只是与南音相近，并不是完全相同，且《正韵》到底不是曲韵专书，因此后来才有专为南曲用的韵书出现。清人刘禧延《刘氏遗著》说：“明人论曲，多有南从《洪武》北叶《中原》之说。《正韵》分部，平上去各二十二（犹今《中州韵》之二十一韵、独萧爻两分，故有二十二），入声十部（词韵入声分为五部，较此又宽）……与《中原音韵》入叶三声，其有无适相反。”明清戏曲界流传的“北主《中原》，南宗《洪武》”之说，只能说明南北方音不同（南北曲用韵不同），《洪武正韵》音系与《中原音韵》不同；并不能证明《正韵》的语音基础是南音，因为《正韵》原本不是南曲韵书。

《洪武正韵》声韵调基本情况如上所述。那么《正韵》的语音基础是什么呢？它所代表的究竟是何种音系呢？笔者认为《正韵》的语音基础是 14 世纪汉民族共同语的读书音，它代表的是明初官话音系，比较准确地说，是 14 世纪以读书音为基础的官话音系。

14 世纪以后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影响日益扩大，官话音的变俗倾向愈发明显。口语音平分阴阳，全浊声母消失，入声韵尾-p　-t　-k 混并为喉塞音-ʔ，入声韵改配阴声韵，喉牙音开口二等韵腭化等特点逐渐为读书音吸收。同《正韵》音系相比，明代中期的读书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在古典诗词等文学创作领域，由于传统势力过于强大，已经变化了的《正韵》音系，又不敌传统的平

水韵，而受到排挤。这便是《正韵》不能流传久远的原因，并非因为它是人为的杂糅的音系。如何看待这部官修的韵书？前人的评价贬抑多于褒扬，我们认为，《正韵》虽有不足之处，但它记录了明初官话音的实况，是一份认识和了解明初官话音的重要材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宁忌浮先生新近发现 80 韵本《洪武正韵》，吴沉作序，于洪武十二年（1379）修订完成。80 韵本比 76 韵本多出“微尾未术”四韵。此书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不易得见。关于 80 韵本《洪武正韵》的考查，可参看宁忌浮先生有关文章。

§1·2《韵略易通》

赵诚先生《中国古代韵书》将《韵略易通》、《韵略汇通》和《五方元音》纳入《中原音韵》系统的韵书，我们以为不甚妥当，因为这三部韵书所反映的音系与《中原》并非一个系列，它们与《中原》音系及徐孝的《等韵图经》等所代表的基础方言口语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语音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实属《正韵》系统的韵书。

《韵略易通》的作者兰茂（1396？—1476），云南嵩明人，字廷秀，号止庵。《嵩明州志》：“兰茂，字廷秀，杨林人。性聪慧，过目成诵，年十三，通经史，长益嗜学，于濂、洛、关、闽之学焕如也。赋性简淡，不乐仕进，尝颜其轩曰止庵，因自号焉。留心经济，正统时，大司马王骥征麓川，咨其方略，遂底于平。所著有《元壶集》、《鉴例折衷》、《经史余论》、《韵略易通》、《止庵吟稿》、《安边条策》、《声律发蒙》诸书行于世。与安宁张维齐名，一时学者崇之。年八十，崇祀乡贤祠。”明正德间修撰的《云南志》云：“兰茂、字廷秀，杨林千户所籍，河南洛阳人。年十六，凡诗史过目辄成诵。既冠，耻于利禄，自匾其轩曰止庵，号和光道人，自作和光传，又称玄壶子。所著有《玄壶集》，……《韵略易通》、《中州韵》、《声律

发蒙》、《四言碎金》等书，滇人多传之。其余医道、阴阳、地理、丹青无不通晓……年七十四而卒。”与《嵩明州志》相比，正德《云南志》记述更为详细。

《韵略易通》成书于明正统七年（公元 1442），比《洪武正韵》迟 60 多年。它是第一部以“应用便俗”为宗旨的韵书，也是第一部利用韵书形式编的童蒙识字课本。该书“凡例”中说：

《玉篇》见字之形始知其音，《广韵》即字之声而寻其文，深有便于学者。然其间有古文、籀文、通用等字，又有形同音异、形异音同，数十万言，难于周览。此篇只以应用便俗字样收入，其音义同而字形异者，止用其一，故曰“韵略”。（凡例一）

《篇》、《韵》之字，或有音切隐奥、疑似混淆，方言不一，览者不知孰是。且字母三十有六，犯重者十六，似有惑焉。此编以《早梅诗》一首，凡二十字为字母，标题于上，即各韵平声字为子，叶调于下；得一字之平声，其上声、去声、入声字一以贯之，故曰“易通”。一切字音皆可叶矣。（凡例三）

《易通》打破了一些因袭的思想，努力适合当时通行的实际音读。《四库全书提要》说它“尽变古法以就方音”，也说明它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读音。陆志韦（1947）认为，“他虽然是云南人，也许是明初北方移民的后裔。他所传的音显而易见的是官话系统，也可以说是当时的普通官话。”

兰书在体例上也改变了传统韵书的作法，它横列早梅诗代表声母，下隶以平上去人各字，不注反切或直音而音可自现。用韵图的方式编制韵书，删繁就简，条理清楚，开创了声韵调拼合的新体例。兰氏使用“早梅诗”二十字以为声母代表字，亦可谓独具匠心，领风气之先。

关于《韵略易通》的研究，已有张玉来《韵略易通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考之甚详，可资参考。

1·2·1《韵略易通》音系

（一）声母

此书声母已有明确的划分，共 20 类。作者用一首《早梅诗》来概括："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

p（冰）（帮、並仄）：帮榜谤薄

p'（破）（滂、並平）：滂旁胖璞

m（梅）（明）：忙莽漫莫

f（风）（非敷奉）：方仿放缚

v（无）（微）：亡网望袜

t（东）（端、定仄）：东董洞督

t'（天）（透、定平）：通桶痛秃

n（暖）（泥娘）：难赧难捺

l（来）（来）：郎朗浪落

ts（早）（精、从仄）：煎剪箭节

ts'（从）（清、从平）：千浅欠切

s（雪）（心邪）：先跣霰屑

k（见）（见、群仄）：公巩贡谷

k'（开）（溪、群平）：空孔控哭

x（向）（晓匣）：荒恍晃霍

tʃ/tʂ（枝）（知照、澄仄、床<部分>）：周淳中治责

tʃ'/tʂ'（春）（穿彻、澄平、床禅<部分>）：嗔陈愁策

ʃ/ʂ（上）（审、禅床<部分>）：烧少梢圣石

ʒ/ʐ（人）（日）：穰壤让若

ø（一）（影喻疑）：乌雍英危

《易通》声母与《正韵》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差别在于：（1）清浊对立消失，10 个全浊声母并入相应的清音。（2）《正韵》的五类、乌类、以类混并为一母。（3）所类时类混合，而类由 ʐ 变为 ʒ 。(4)方类符类合并，武类 ɱ 变为 v。

此书声母系统跟《中原音韵》相近，唯一的分别是中古疑母已消失，并入影母。看来明初以来读书音受基础方言口语音影响而向口语音靠拢的倾向是十分显著的。

另外，本悟本《易通》"江阳"韵见母：江讲虹角脚觉，注"重精下"；精母：将蒋将爵雀，注"重见下"；溪母：腔羌强弶却确，注"重本前"；以及该书前面"五音轻重例三十六母"有"见溪若无精清取，审心不见晓匣"的话；是否意味着见精两组（细音）已露腭化的端倪，还有待考查。

（二）韵母

《韵略易通》韵分二十部。

一东洪　二江阳　三真文　四山寒　五端桓　六先全　七庚晴　八侵寻　九缄咸　十廉纤　十一支辞　十二西微　十三居鱼　十四呼模　十五皆来　十六萧豪　十七戈何　十八家麻　十九遮蛇　二十幽楼

前十部平上去入四声俱全（入声韵配阳声韵），后十部无入声。此书二十韵同《洪武正韵》、《中原音韵》都比较相近。陆志韦(1947)认为，"他的'音有出入'，'韵有阴阳'，也不见得辨音精确，可是他的系统简洁了当。跟《中原音韵》、现代官话，两方面一比较，极容易明了。所可惜的，他还是遵照等韵，把入声配-m　-n　-ŋ以至他的方言的入声究竟是什么音值，有些含糊。"此书舒声韵较为简单明了，而入声韵情况则比较复杂。《易通》仍按-ŋ -k、-n　-t、-m -p 的传统模式归韵，但本悟本(《云南丛书》载题为"真空本悟禅师集""嵩明兰茂止庵著"本），配入声的前十部均注以"重×韵"或"重××韵"，看来入声韵尾混并的趋势已成。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拟将入声韵尾拟作-ʔ(入声韵根据本悟本拟音），不再严格按照-p　-t　-k 来区分入声韵，并将入声韵作适当归并。兹将韵母分析如下：

一东洪　uŋ　iuŋ　uʔ　iuʔ

uŋ [合一东冬、合三东钟（非、精组、泥来）]：公空东通农浓

琫蓬蒙风宗忽松烘翁龙笼。

iuŋ [合三东钟]：恭穹中充凶邕戎。

uʔ [合一屋沃、合三屋（非、精组、泥来）、烛（精组、泥来）]：谷哭督秃卜朴目福足促宿俗斛屋六鹿陆绿。（多数字重三韵）

iuʔ [合三屋烛]：菊局竹畜束叔旭玉育辱肉。（多数重三韵，部分重七韵）

东洪韵与《正韵》东屋两韵相当，但精组及泥来的三等韵已转为洪音。

二江阳 ɒŋ iɒŋ uɒŋ ɒʔ iɒʔ uɒʔ

ɒŋ [开一唐、开二江（唇）、合三阳（唇）]：岗康当汤囊邦滂忙方臧仓杭昂郎。

iɒŋ [开三阳、开二江（喉牙）]：江姜腔娘张昌商将枪相香良穰央。

uɒŋ [合一唐、合三阳（喉牙）、开三阳（庄）、开二江（知庄）]：光匡亡庄窗床霜荒汪王。

ɒʔ [开一铎、开二觉（唇）]：阁铎托诺薄璞莫缚作错索鹤萼落。（部分重五韵，部分重四、九韵）

iɒʔ [开三药、开二觉（喉牙）]：角却确着绰芍鹊削学药略若。

uɒʔ [合一铎、合三药、开二觉（知庄）]：郭扩廓卓擉朔霍镬[illegible]。

江阳与《正韵》十七阳部基本相同。

三真文 ən in un iun əʔ iʔ uʔ iuʔ

ən [开一痕、开三臻（庄）]：跟根恳痕恩榛臻衬

in [开三真殷]：巾勤宾贫民真身津亲欣因邻人，品（寝韵）

un [合一魂、合三文（唇）]：昆坤敦屯奔喷门分文尊村孙昏温，吞（痕韵）

iun [合三谆、合三文（喉牙）]：伦遵皴旬春唇君群熏云。

əʔ：

跟：扢 忔 犵 䯘（重七韵）

臻：栉（重七、八韵）

衬：齣剩（重七、八韵）

痕：龁 麧 纥核（重七韵）

恩：阣 嗌（重一、七韵）

iʔ [开三质迄]：吉乞诘契笔匹蜜质叱室疾七悉迄一栗日。（大部分重七八韵）

uʔ [合一没、合三物（唇）]：骨窟咄突讷不没弗率蟀卒忽兀。（大多数重一韵），率蟀（生母质韵）

iuʔ [合三术、物（见）]：橘屈术出述焌戌欻聿律。（重一、七韵）

此部与《正韵》真部相当。

四山寒 an ian uan aʔ iaʔ uaʔ

an [开二山删、开一寒、合三元凡（唇）]：干看丹坛难班攀蛮番烦凡晚产残珊寒兰安。

ian [开二山删（喉牙）]：艰间悭闲颜眼

uan [合二山删]：关纶跧撰篡拴环弯

aʔ [开一曷、开二黠鎋、合三乏，合三月（唇）]：葛渴达捺八袜乏发札察杀刺遏。（多数重九韵）

iaʔ [开二黠鎋（喉牙）]：戛辖鎋轧（重六九十韵）

uaʔ [合二黠鎋]：刮茁　刷滑　刖（重五韵）

此部与《正韵》删部相当，但喉牙音开口二等已分出腭化韵：ia　iaʔ。

五端桓 uɔn uɔʔ

uɔn [合一桓]：官宽端湍暖般潘酸欢栾剜。

uɔʔ [合一末]：括阔掇脱拨末，撮豁活斡捋。（大部分重二韵，部分重四韵），该书帮母（般……半……拨……）下注"入二平四韵"，可能就是指阳声韵似四韵 uan，入声韵似二韵入声 uaʔ。《易通》端桓韵只含合口一等桓（末），不包括开口一等寒（曷）（喉牙音）。

六先全 iɛn iuɛn iɛʔ iuɛʔ

iɛn［开四先、开三仙元］：坚牵乾颠天年边眠毡缠羶煎千先轩连然烟。

iuɛn［合三仙、元（喉牙）、合四先］：娟圈专川船镌诠宣挛渊。

iɛʔ［开四屑、开三薛月］：结挈迭铁涅别折彻舌节切颉谒列热。（大多数重十韵）

iuɛʔ［合三薛、月（喉牙）、合四屑］：蹶阙拙啜说绝雪血月劣。（“拙啜说”重二韵）

此部与《正韵》先部基本相同。

七庚晴 əŋ　iŋ　uəŋ　iuəŋ　əʔ　iʔ　uəʔ　iuʔ

əŋ［开一登、开三庚耕］：庚坑登滕能崩萌争生曾僧享楞罂。

iŋ［开三蒸庚清、开四青、部分开二庚耕（喉牙）］：京耿轻丁宁冰平明贞升精青行幸杏灵仍英。

uəŋ［合一登、合二庚耕］：觥矿薨轰横宏弘。

iuəŋ［合三庚清、合四青］：扃璟炯倾琼兄迥荣荧永。

əʔ［开一德、开二陌麦、开三职（庄）］：格刻德特白北拍麦陌责册色贼塞黑勒厄。（部分重三八韵）

iʔ［开三职陌昔、开四锡］：急喫狄剔溺碧辟汨职赤石寂戚昔力益疫役。（大多数重三韵，其中部分重三、八韵），疫役（合口三等昔韵）

uəʔ［合一德、合二陌麦］：国蝈掴馘虢或惑获画。（重一韵）

iuʔ［合三昔职］：鶪阒洫域蜮。（重一、三韵）

此部与《正韵》庚部相当。

八侵寻　im　əm　iʔ　əʔ

im［开三侵］：今针琛深浸心歆林壬阴。

əm［开三侵（庄）］：簪参岑森渗。

iʔ［开三缉］：急给级（重见七韵）、泣汁十集习吸立揖（重三、七韵）

əʔ［开三缉（庄）］：戢蕺㻴，涩（重三、七韵）

侵寻相当《正韵》侵部，《正韵》庄组保持细音，《易通》庄组

转为洪音分出əm　əʔ两韵。

九缄咸　am　iam　aʔ　iaʔ

am［开一覃谈、开二咸衔］：甘堪聃南斩衫参三酣庵婪。

iam［开二咸衔（喉牙）］：监减嵌咸衔岩。

aʔ［开一合盍、开三洽］：阁蛤磕答塌纳闸扦霎杂郃拉（重四韵），合盍部（重二韵）

iaʔ［开二洽狎（喉牙）］：甲夹恰掐匣押压（重四、十韵）

缄咸相当于《正韵》覃合二部。《易通》喉牙音二等已分出iam、iaʔ两韵，原属《正韵》覃部的合口三等凡韵已并入山寒。

十廉纤　iɛm　iɛʔ

iɛm［开三盐严、开四添］：兼点添拈占詹尖纤冉染廉淹。

iɛʔ［开三葉业、开四帖］：颊怯喋帖聂涉接妾协业猎。（大部分重六韵）

廉纤与《正韵》盐葉基本相同。

十一支辞　ɿ　ʅ

ɿ［开三支脂之（精组）］：资兹雌此思司辞。

ʅ［开三支脂之（庄章日）］：支脂之止差齿师史士而儿耳二。“枝春上”三母下注“重十二韵”。

十二西微　i　ui

i［开三支脂之（庄章日外）、微祭、开四齐、合三废（唇）］：几鸡溪欺堤梯尼比披迷知疵世济妻西希衣黎。春母：疵……池……耻……炽（重十一韵），上母：世逝势（重十一韵）。

从西微 i 韵（枝春上），即来自支脂之祭（知章日）与十一支辞ʅ韵的情况来看，当时支脂之（知庄章日）正处于分化演变的重要关头，i　ʅ界限尚不很分明，支辞韵（枝春上人）尚不是典型的舌尖后元音，可能只是与ʅ相近的音。

ui［合一灰泰、合三祭废支脂微、合四齐霁］：归圭魁悝堆颓内飞肥微尾追吹谁催岁灰威雷绥，以及开三“支脂”部分唇音字：碑卑被悲辔丕眉楣美媚寐。

《易通》支辞、西微两部与《正韵》支、齐、灰三部相当，但内部已发生很大分化，《易通》支辞只含《正韵》支部中的一部分：支脂之（精庄章日），大体与《中原音韵》支思韵相当，支部其余声组字并入西微。这种分化显然有助于舌尖元音的形成，而且还影响和带动支脂之（知组）及祭韵（知章日）发生同样的变化。

十三居鱼 iʉ［合三鱼（庄外）、虞（非庄外）］：居区朱除枢书且趋须虚於迂驴如。

十四呼模 u［合一模、合三鱼（庄）虞（非庄）］：姑枯都图奴逋铺模夫无武诅初梳租呼炉乌。

居鱼、呼模与《正韵》鱼、模两部基本相同。

十五皆来 ai　iai　uai

ai［开一 咍、开二皆佳夬］：该开歹台乃摆埋斋钗哉腮咍来哀。

iai［开二皆佳（喉牙）］：皆街揩鞋谐挨崖。

uai［合二皆佳夬］：乖夬蒯快怀坏歪外。（挂卦画话）归家麻 uɑ。

十六萧豪 ɑu　iɑu

ɑu［开一豪、开二肴（舌齿唇）］：高考刀铙包宝抛毛抄糟操蒿劳敖。

iɑu［开二肴（喉牙）、开三宵、开四萧］：交娇浇雕鸟标苗昭超烧焦爻尧辽铙扰。

喉牙音开口二等腭化韵与三、四等混并。

十七戈何 ɔ　uɔ

ɔ［开一歌（喉牙）］：歌珂何贺阿我。

uɔ［开一歌（舌齿）、合一戈］：戈果科多拖挪波磨左梭禾罗窝倭。

此韵只有喉牙音保持开合对立，其他小韵都混并了。情况与《中原音韵》同，《正韵》歌部基本上仍保持开合对立。

十八家麻 a　ia　ua

a［开二麻（舌齿唇）］：巴麻查茶沙，以及"大那（箇）、打（梗）、傻耍（合二麻）。

ia［开二麻（喉牙）］：加搭虾夏雅亚。

ua［合二麻］：瓜夸挝花华哇，以及（卦夬）：挂卦画话。

喉牙音开口二等已分化出 ia 韵。

十九遮蛇 iɛ　iuɛ

iɛ［开三麻戈］：爹乜遮车赊嗟且些耶惹，茄伽，瘸（合三戈）

iuɛ［合三戈］：靴啤

二十幽楼 əu　iəu

əu［开一侯、开三尤（庄）］：勾斗耨剖邹搜走叟侯欧楼。

开三尤韵唇音字部分归 əu：浮否覆阜谋矛，部分归模 u：妇负富副。《正韵》庄组三等尤韵仍保持细音。

iəu［开三尤（庄非组外）、幽］：鸠丘丢纽彪缪周抽收湫酒秋休刘柔由尤，矛əu　iəu 重见。

（三）声调

《韵略易通》承《正韵》平上去人四声。平声字根据清浊分列，当中用○隔开：㊥仓苍沧○藏　㊤苍　㊦刱　㊨错　㊥腔椌痓䅝羌○强　㊤勥𧬈　㊦弶　㊨却卻确　㊥通炵○同铜峒……㊤桶捅统侗　㊦痛　㊨秃鵚 诱

平声清浊已有区别，只是名义上尚未分成两个调位。

《韵略易通》与《洪武正韵》相比，声母方面的变化主要在于10个全浊声母及疑母的消失。韵母方面的变化主要有：（1）喉牙音开口二等韵已普遍腭化，其中萧豪韵变得快一些，二等腭化韵已与三、四等混并。（2）侵寻、幽楼庄组三等韵转为洪音。此外，《易通》"东洪、端桓、支辞、居鱼、戈何"几部与《正韵》相比，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易通》虽然仍保持"平上去入"四声，但其全浊声母已消失，平声事实上已经分成两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韵略易通》："尽变古法，以就方音；其凡例称'惟以应用便俗字样收入，读经史当取正于本文音释，不可泥此'，则亦自知其陋矣。"这种评语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公平的。兰氏告诉读者读经史当取正于本文音释，不可泥此，并没有错，古

今音异，当然不可用后代的语音去释读古代的经史文献。兰茂的意思是，《易通》代表的是当代的时音，与古音是不同的，而《四库全书》的作者思想守旧，以古律今，才有“尽变古法，以就方音”的评语。其实当是尽变古法，以就时音。关于《易通》音系的性质，后来亦有许多学者认为此书记录的是云南方音，同样是不符合实际的，光凭作者的籍贯来确定音系的性质，是不可靠的。

李新魁（1979）认为：“本书所反映的云南地区的官话，事实上与元明时代的中原共同语的语音很接近，几乎完全一致。”陈振寰（1986）：“《韵略易通》音系接近《中原音韵》，说明明代西南地区方音已逐步接近北方话。”李先生的意见亦不够准确，而陈先生的仍是“方音说”，事实上《韵略易通》与《中原音韵》是不同的系统，它既不代表西南方音也不代表北音。

赵荫棠（1936）说：“在我考察起来，兰书是他特为当时云南人所写的官话读本，也就是当时的标准音，并不是记载该地的方言……”陆志韦（1947）：“他所传的音显而易见的是官话系统，也可以说是当时的普通官话。”从《易通》所记的音系来看，显然是《正韵》一系的，我们赞成赵、陆的观点。

1·2·2　本悟《韵略易通》的重×韵

考查兰茂《韵略易通》音系，不可忽略本悟本的“重×韵”。较早注意本悟“重×韵”的是赵荫棠先生（1936），他认为“所谓重×韵的意思，即是与某韵同音。”本悟所注重韵大部分“与现在之国音深相符合”，部分“系该地当时之方音”。陆志韦先生（1947）对此也作过分析，认为“重的意义不能确定，测度“那些注也许单为禅门作偈之用”。邵荣芬先生（1979）认为本悟的书“根据的是云南方言。”龙庄伟先生（1988）认为重×韵“只是表明某韵某声的入声字与某韵某声的入声字同音（十一支辞、十二西微除外，那是反映西微里舌尖元音已经出现）”。沈建民、杨信川二位（1995）对

龙文的观点进行了驳难，且赞成邵荣芬的看法，认为重×韵是根据云南方言批注的，其性质是指小韵之间的同音关系。以上诸位对本悟批注的“重×韵”所作的考查，对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本悟的批注和《韵略易通》音系及其特点均有一定启发，但尚未触及本质。本悟批注重×韵的真谛何在，仍然值得探讨。

我们认为，本悟批注重×韵是为了较为准确地反映当时官话音的实际情况，这只要将兰茂《韵略易通》（1442）的韵母系统和毕拱辰《韵略汇通》（1642）作个比较就清楚了。《韵略汇通》是毕氏为了“童蒙入门”之便，以兰茂的书为基础进行“分合删补”而编的，两书内在的联系十分明显，时间相距约 200 年，而本悟本正好介于二者之间，不仅编撰时间处于中点而且就音系而言也处于中间过渡状态。

兰茂《韵略易通》韵分二十部：

一东洪 uŋ iuŋ（uk iuk），二江阳 ɒŋ iɒŋ uɒŋ（ɒŋ iɒk uɒk），

三真文 ən in uən iun（ət it u(ə)t iut），

四山寒 an ian uan（at iat uat），五端桓 uɔn (uɔt)，

六先全 iɛn iuɛn(iɛt iuɛt)，

七庚晴 əŋ iŋ uəŋ iuəŋ (ək ik uək iu(ə)k，

八侵寻 im əm （ip əp），九缄咸 am iam （ap iap），

十廉纤 iɛm （iɛp），十一支辞 ʅ ʅ，十二西微 i ui，

十三居鱼 iʉ，十四呼模 u，十五皆来 ai iai uai，

十六萧豪 ɑu iɑu，十七戈何 ɔ uɔ，十八家麻 a ia ua，

十九遮蛇 iɛ iuɛ，二十幽楼 əu iəu。

《韵略易通》韵母系统保持开合洪细、入声韵配阳声韵的传统格局。而代表基础方言口语音的《中原音韵》，其入声韵早已改配阴声韵，入声韵尾 -p -t -k 已弱化混并为-ʔ。受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影响，官话音的入声韵也已发生了一定变化，兰茂生活的时代官话音入声韵尾弱化混并的趋势已经较为明显。兰氏《韵略易通·凡例》云：“古韵中有四声全者，有止有三声者，有入声字相似而不知所宗

者，学者有未便焉。”兰茂为了便于学者分辨，使入声字各有所宗而作的归类未能准确地反映当时入声韵变化的实际情况。

《韵略汇通》将《韵略易通》的二十部并为十六部，其分合删补的情况，该书《凡例》作了具体说明：

《韵略》旧编止为求蒙而设，故前十韵“东洪”等四声全者，后十韵“支辞”等为无入声者，较诸韵书至为简便。然“真文”之与“侵寻”，“先全”之与“廉纤”，“山寒”之与“缄咸”，有何判别而更立一韵乎？今悉依《集成》例，合并为一，用省检览之烦。（凡例一）

“真文”前三声虽同，而文韵入声特异，旧混为一，一韵两呼，参差无当。今以文韵入声归“东洪”，仍易“真文”为“真寻”焉。（凡例二）

“庚晴”二韵入声亦各异，今以晴韵入声并归“真寻”韵内。（凡例三）

“端桓”前三声与“山寒”相同，入声与“江阳”相同，亦各分割，并归同声焉。（凡例四）

四声全者旧为十韵，今约为六。无入声十韵，尚仍其旧。但“西微”二韵亦自各异，今以西韵诸字并归“居鱼”，复易“西微”为“灰微”，如《集成》之目。（凡例五）

以上几项变化（除居鱼、灰微的分合外）本悟本批注均有反映。本悟重×韵批注所反映的语音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入声韵的混同

由于入声韵尾的弱化混并，导致入声韵的混同，这是本悟批注重×韵的重点所在，具体情况如下：

(1)一东洪 uk iuk与三真文合口入声韵 uət iut重，并作 uˀ iuˀ。

(2)一东洪 uk　iuk 与七庚晴合口韵 uək　iu(ə)k 重，并作uˀ iuˀ。根据本悟的批注和《韵略汇通》归并的情况来看，当是合口庚韵并入东洪。

（3）二江阳 uɒk 与五端桓 uɔt 重，并作 uɒˀ。

（4）三真文 ət　it 与七庚晴 ək　ik，八侵寻 əp　ip 重，并作 əˀ　iˀ。

（5）六先全 iɛt 与十廉纤 iɛp 重，并作 iɛˀ。

（6）四山寒 at　iat 与九缄咸 ap　iap 重，并作 aˀ　iaˀ。

（7）四山寒 at iat，九缄咸 ap　iap 与六先全 iɛt 十廉纤 iɛp 部分重韵（限牙喉音与知照组声母字）。牙喉音开口二等腭化韵 iat（山寒）、iap（缄咸）进一步与三、四等细音 iɛt（先全）、iɛp（廉纤）混同为 iɛˀ 。知照组三等韵 iɛt、iɛp 由于 i -介音的丢失，主元音舌位降低，由 ɛ 变 a，与 at　ap 混同为 aˀ。

此外，仅限于少数小韵混同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1)二江阳（部分见组字）与四山寒、九缄咸重韵，例如：二江阳“阁”（重 4、9），四山寒“葛”（重 2、9），九缄咸“閤”（重 2、4），部分见组入声韵出现主元音 ɒ与a 混同的趋向。

（2）二江阳、五端桓、四山寒，明母入声韵混同，如：江阳“莫”（重 4、5），端桓“末”（重 2、4），山寒“帓”（重 2、5）。

(3)照组江阳韵与先全合口韵重，如：二江阳“卓”（重 6），六先全“拙”（重 2）；二江阳“ 擉 ”（重 6），六先全“啜”（重 2）。从音理上说，江韵开口二等（知照组）出现 u-介音，主元音受介音影响舌位升高，由 ɒ变 ɔ（ɒk→uɔˀ），而先全 iuɛt（章组）由于 i- 音的丢失，转为合口洪音也变读 uɔˀ。

本悟关于入声韵重韵的批注与毕拱辰《韵略汇通》的归类基本一致。

（二）阳声韵的混同

本悟重×韵的批注虽重在入声韵，但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阳声韵的分化改组。《韵略易通》音系严守入配阳的模式，入声韵与阳声韵关系密切，阳声韵与相应的入声韵不仅主元音相同而且具有共进退的连动关系。部分入声韵混同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主元音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相应阳声韵的变化是一致的。关于阳声韵的混同主要有两种：

1．部分同韵尾的阳声韵混同

（1）合口庚韵 uəŋ　iu(ə)ŋ并入东洪 uŋ　iuŋ，这与入声韵的混同相一致。

（2）端桓（uɔn→uɒn→uan）并入山寒 uan。端桓入声韵虽然并入江阳，但由于二者阳声韵尾不同而不能合并，端桓（阳声）只能并入山寒。本悟本于五端桓帮母“般拨”后注“入二平四韵”，意思就是入声韵与二江阳重，阳声韵与四山寒重。还有，文韵入声并入东洪而其阳声韵并未与东洪混同也是这个道理。

（3）山寒（缄咸）与先全（廉纤）部分混同也是因为主元音变化的缘故。

2．-m 尾韵并入 -n 尾韵

这是近代汉语韵母系统的一项重大变化。-m 尾的存亡与入声韵尾-p　-t　-k 的消变密切相关，二者互相影响互为条件。本悟关于“真文”与“侵寻”，“山寒”、“先全”与“缄咸”、“廉纤”重韵的批注实际上同时反映了入声韵和阳声韵的变化，二者都根据主元音的异同与变化重新分合归类。例如：六先全“煎节”（重 10 韵）、十廉纤“尖接”（重 6 韵），节 iɛt 与接 iɛp 重，并作 iɛ^{ʔ}，相应地煎 iɛn 与尖 iɛm 也混同。此项变化主要表现为：侵寻 im　əm 并入真文 in ən，缄咸 am　iam 并入山寒 an　ian，廉纤 iɛm 并入先全 iɛn（知照组并入山寒 an），牙喉音开口二等韵（缄咸、山寒）与先全 iɛn 重。

（三）支辞与西微重韵

本悟关于十一支辞与十二西微重韵的批注仅限于“枝春上”三母字。《韵略易通》音系开口三等支脂之（庄章日精）属支辞韵，开口三等支脂之（庄章日精除外）、微祭、开口四等齐、合口三等废（唇音）属西微韵。开口三等支脂之（庄章）与开口三等支脂之（知）保持区别，这两者的混同也是近代音的一项重要变化。本悟关于十一支辞（枝春上）“重十二韵”和十二西微（枝春上）“重十一韵”的批注，表明官话音止摄开口三等韵（知组）已有变 ʅ 与支辞韵混

同的趋势（当时的基础方言口语音“知”与“支”已经完全混同）。尽管《韵略汇通》承继《韵略易通》的分类，没有反映这一变化，其“居鱼” i 韵（知组）并没有与“支辞” ʅ 韵混同，恐怕本悟的批注还是对的，因为他及时地反映了官话音的实际变化。

此外，在二江阳韵中还有一项较为特别的批注，见母“江角”后注“重精下”，溪母“腔却”后注“重清下”，相应地精母“将爵”后注“重见下”，清母“枪碏”后注“重溪本前”，但晓母“香学”后，心母“相削”后没有批注。赵荫棠先生（1936）认为这是见系与精系声母腭化的证据。我们以为仅此孤证尚难确定当时的官话音见系与精系已经腭化，因为从许多相关的语音材料来看，官话音见系与精系普遍腭化大约是清代中后期的事。本悟的批注最多只能看作腭化的先兆，或许只是初露端倪，然由此亦可见本悟审音的敏锐。

阴声韵中本悟仅在十一支辞、十二西微（枝春上）批注重韵，余皆未注。这与《韵略汇通》“无入声十韵，尚仍其旧”的情况基本一致。

以上分析表明本悟“重×韵”的批注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官话音韵母系统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既然如此，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本悟的批注与云南方音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只根据作者籍贯和云南方音来推论本悟批注的性质，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加注方音显然与兰茂的主旨相左，而且本悟并无明确的说明。

沈、杨二位（1995）认为“重×韵注实际上是本悟根据云南方言而作的，不然就无法解释这些重韵与现代云南方言何以有如此整齐而有规律的对应现象”。事实上沈、杨文章只就阳声韵做了比较，入声韵、阴声韵未做比较，而入声韵的对应可能更重要、更能说明问题。且阴声韵（除十一支辞、十二西微外）本悟未做批注，是否也与云南方音相一致呢？其实现代云南方音与本悟本《韵略易通》音系之间存在较为整齐的对应关系并不是无法解释的。云南方言属西南官话，与南京话也有一定渊源关系。云南方音与明代官话音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实在是很自然的事，并不奇怪，而且与明代

官话音有着较为整齐的对应关系的又岂止云南方音。如果将现代南京音与明代官话音相比较，那么它们之间的对应就更整齐，能否以此证明本悟的批注反映了南京音呢？只根据现代云南方音来推论本悟“重×韵”的性质，理由是不充分的。

“本悟和兰茂是同乡，两人相隔的年代又不远，他们的语音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吗？怎么解释那么多的同音现象呢？”（沈、杨1995）我们的看法是：（1）从兰茂《韵略易通》到本悟本的语音变化并没有沈、杨二位所认为的那么大，阳声韵之间的混同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主要是-m尾韵与-n尾韵的混同以及部分同尾阳声韵内部因主元音的变化而导致的分合。沈、杨的文章显然是将本悟批注“重×韵”的范围扩大化了。（2）兰茂本与本悟本时间相隔百余年。官话音发生一定变化实属正常现象。事实上明初以来官话音受基础方言口语音和通俗白话文学的双重影响，变化是比较显著的，我们只要将《洪武正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五方元音》作一比较，其间的变化显而易见。如果说本悟与兰茂两人相隔时间不远，那么毕拱辰与本悟相隔的年代也不远，又何以解释其间的变化呢？其实关于入声韵与-m尾韵的变化，明初已见端倪，这与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影响很有关系。兰茂已有觉察，所谓“有入声字相似而不知所宗者”（《韵略易通·凡例》），是说当时已经有些不同类的入声字变得相似了。又，兰茂《声律发蒙》于-m尾韵中已有“重先天”、“重仙寒”的批注。大概到了本悟时，这两项变化已经较为普遍，因此本悟的批注实在只是顺势而为，反映了当时语音的实际变化而已。本悟并没有改变兰茂的语音框架，也没有象毕拱辰那样动大手术重新编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本悟根本就未做任何有关改动音系的说明。如果本悟意在加注云南方音，那么他一定会有所交代的，因为加注方音与兰茂旨趣明显相左，与其“存雅求正”的性质格格不入。何况到了本悟生活的时代，兰氏的书已经广为流传，范围不限于云南一省，那么加注云南方音，又有什么意义呢？

沈、杨文章（1995）最后说：“本悟的重×韵注既然是根据当时云南方言的实际而作的，那么兰茂的《韵略易通》就不会是根据云南方言来写的。”这个结论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于逻辑上也不大通。因为兰书与本悟本的差异是历时的而不是共时的，过分强调本悟与兰茂两人的年代相距不远，硬是把这两位同乡扯在同一时点上，将他们对立起来，这于情于理都不甚相宜。我们以为换一种说法也许更合适些，那就是，既然兰茂的《韵略易通》是根据当时官话音的实际来写的，那么本悟重×韵的批注就不会是根据云南方言而作的。

§1·3　《中原音韵》与北曲韵书

1·3·1《中原音韵》音系

成书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的《中原音韵》是作者为规范当时北曲曲律的混乱现象订正字音所作的一部曲韵。作者周德清（1277—1365）字日湛，号挺斋，江西高安人。史书无传，生平不详。同时人虞集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他“工乐府，善声律”，是一位创作和研究北曲的曲律家。因感世之作乐府者颇多失误，作《中原音韵》“以为正语之本，变雅之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原音韵》二卷，元周德清撰。德清字挺斋，高安人。是书成于泰定甲子，原本不分卷帙；考其《中原音韵·起例》以下即列诸部字数，《正语作词起例》以下即列作词诸法，盖前为韵书，后为附记，畛域显然。今据此厘为二卷，以便省览。其音韵之例，以平声分为阴阳，以入声配隶三声，分为十九部……盖全为北曲而作。……北音舒长迟重，不能作收藏短促之声，凡入声皆读入三声，自其风土使然。乐府既为此调，自应歌以北音。德清此谱，盖亦因其自然之节，所以作北曲者沿用至今。言

各有当，此之谓也。至于因而掊击古音，则拘于一偏，主持太过。夫语言各有方域，时代递有变迁、文章亦各有体裁。……词曲本里巷之乐，不可律以正声。其体创于唐，然唐无词韵，凡词韵与诗皆同。唐初《回波》诸篇，唐末《花间》一集，可覆按也。其法密于宋，渐有以入代平，以上代平诸例；而三百年作者如云，亦无词韵。间或参以方音，但取歌者顺吻，听者悦耳而已矣。……至元而中原一统，此曲盛行，既已别立专门，自宜各为一谱。此亦理势之自然。……然德清轻诋古书，所见虽谬，而所定之谱，则至今为北曲之准绳。或以变乱古法诋之，是又不知乐府之韵本於韵外别行矣。"

《中原》汇集了当时著名北曲大家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白朴等人作品中的韵字，并以"中原之音"为正音标准，所记录的是当时北方基础方言的口语音。此书一变向来韵书体制，改革了《广韵》一系韵书陈陈相因的分韵定切标准，是一部富有创造性的著作。诚如钱玄同所说："《中原音韵》一系之韵书，皆根据当时北方活语言之音而作，故其分声分韵与《切韵》一系之韵书大异，而在音韵史上实为极有价值极可宝贵之一段史料。"（见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卷首所载钱玄同《中原音韵研究审查书》）

《中原音韵》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学者们运用历史比较法和音位结构分析法已基本上弄清楚了《中原音韵》音系的面貌。而且认识也逐渐趋于一致。底下介绍《中原音韵》的声韵调系统。

（一）声母

近几十年来考订《中原音韵》声母的人都是从古今对比的关系中推求的，也就是从《中原音韵》的小韵内部来考察中古音系声母的分合，再参照其他资料以及现代北方话各方言来确定《中原》声母系统。《中原》的声母，书中没有明确标出，但它的韵谱是按"每空定一音"编排的，即声韵调完全相同的字合为一组，声韵调有一项不同的则分开排列。声调的不同，韵谱已标明，每个韵部下所收的字都已按不同声调分列，同声调情况下只有声母和韵母的不同。

因此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每个韵部下的同音字组，不仅能了解它的韵母系统也能求出它的声母系统。

罗常培先生最先根据等韵 36 母来考订声类，提出"凡一音之中而括有等韵 36 母二组以上者，即可据以证其合并，偶有单见，不害其同；此一例也。""凡全浊声母去声混人全清者，则平声虽与阴调分组，声值实与次清无别；此二例也。"根据这两个条例，他考订出《中原音韵》20 声类。接着赵荫棠著《中原音韵研究》，除了引罗氏所考的结果外又加上自己的意见，订出 25 声类。后来陆志韦以《切韵》音系声类为出发点用同样的方法，订出 24 声类。各家所订的声类，差别只在中古"知庄章"三组字的变音该不该分立，中古"见"组细音的变音该不该分出一组以及一部分疑母字变音要不要别立一类。（杨耐思 1981）

《中原音韵》声母，我们赞同杨耐思先生的意见，定为 21 个：

唇音：帮[p]：邦榜棒边贬便比
　　滂[p']：滂旁胖篇骿谝片劈
　　明[m]：忙茫莽眠免面觅
　　非[f]：方房访放非肥费吠
　　微[v]：亡网忘维惟尾味
舌音：端[t]：当党宕颠典电滴
　　透[t']：汤唐傥趟天田殄踢
　　泥[n]：囊娘酿年碾你匿
　　来[l]：郎朗浪连练里利立
齿音：精[ts]：赃奖葬煎剪箭疾
　　清[ts']：藏墙枪千前浅七
　　心[s]：桑嗓丧先涎鲜线昔
　　知[tʃ]：章张庄桩展战质
　　蚩[tʃ']：昌常疮床蝉耻尺
　　世[ʃ]：商伤双霜扇善势失
　　日[ʒ]：瓤壤儿而然人

喉牙音：见[k]：刚江光坚茧件角吉

　　　溪[k‘]：康狂强牵虔遣气乞

　　　疑[ŋ]：昂仰敖傲我虐

　　　晓[x]：杭香黄轩贤显现学

　　　影[ø]：央阳王盎烟延演砚恶

和中古《切韵》音系比较，《中原》的声母少十几个。其中最突出的是 10 个全浊声母（並奉定澄从邪床禅群匣）消失了。原来的全浊声母与相应清音混并。原浊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因声调的不同分别并入同部位的送气清音（平声）和不送气清音（仄音），浊擦音变为同部位的清擦音。

例如：並[b]｛p‘(平声)：旁朋平盘皮排婆，
　　　　　　p（仄声）：奉并笨伴备败部｝

从[dz]｛ts‘(平声)：墙从情残曹才矬
　　　　ts（仄声）：匠静赠尽造在｝

匣[ɣ]→x ：航黄巷红形幸很寒玄胡霞

中古影云以三类在《中原音韵》已并为一类。疑母字大部分跟影云以的变音合流，在有些小韵里疑母与娘母混并，但仍有一部分疑母字自成小韵并跟影云以的小韵对立，如：仰—养、傲—奥、虐—约。

中古唇音在等韵 36 母系统里分化为重唇音帮滂並明和轻唇音非敷奉微。《中原》音系“非敷奉”已混并，而微母仍然自成一类。

中古“知彻澄、章昌船书常、庄初崇生俟”三组字在《中原》里已经合并。大部分情形是同一个小韵里的“知”组三等字和章组混或知组二等字与庄组混。在少数几个小韵里章组和庄组合并或知章庄三组合并。关于《中原》知庄章组声母的拟音我们赞同杨耐思

（1981）先生的意见，“这一组声母拟作 tʃ tʃ‘ ʃ，是最为合理的，它的后面既可以接 i或带 i 介音的韵母，也可以接其他韵母。

（二）韵母

《中原音韵》共分十九部：东钟、江阳、支思、齐微、鱼模、皆来、真文、寒山、桓欢、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青、尤侯、侵寻、监咸、廉纤。韵部的名称是作者参照《广韵》系韵书的韵目制定的。十九个韵部的划分是我们拟音的基本依据。从语音学的观点看，同一个韵部里各个韵类的韵腹（主元音）和韵尾一般都相同（可以押韵），区别主要在于介音（韵头）。入声韵情况比较复杂些，它与相应的阴声韵的主元音相同或相近，韵尾不同（入声韵保留较弱的喉塞音-ʔ）。兹将十九部韵母分析描写如下：

一东钟

uŋ［合一东冬、合三东钟（唇音）］：蒙通同公空翁冬农宗风封冯逢。

另有少数合口登庚耕韵字进入 uŋ：“瞢彭猛”等，部分庚耕登（喉牙唇）字又入庚青 uəŋ：“烹孟觥棚轰宏崩肱弘”等。

iuŋ［合三东钟］：中虫终弓穷雄龙纵松重蛊恭凶雍容。

［合三庚清、合四青］：“兄荣詠倾莹”等，重见东钟 iuŋ 与庚青 iuəŋ（其中“倾莹”入庚青 iəŋ）。

二江阳

ɑŋ［开一唐、开二江（唇）、合三阳（唇音）］：当汤堂郎赃仓桑刚康邦庞棒方房芒。

iɑŋ［开二江（喉牙）、开三阳］：江腔降项章昌党商娘良香响央羊。

uɑŋ［合一唐、开二江（知庄组）、合三阳（喉牙）、开三阳（庄组）］：光黄汪椿撞双匡狂庄床霜。

知章组三等阳韵保持细音，庄组转为合口洪音。

三支思

ï [开三支脂之（精庄章日）]：雌斯施儿资私师脂司史诗时而耳。《中原》支思人声只有“塞涩瑟”，而且注明，“塞音死”，“涩瑟音史”，情况比较特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原音韵》：“德清乃以后来变例，据一时以排千古，其傎殊甚。观‘瑟’注音‘史’，‘塞’注音‘死’，今日四海之内宁有此音？”

清人王鵕《中州全韵辑要》(1781)“涩”字注曰：“洗日切，北音史，不滑也”；“塞”字注曰“僧则切，北音死，填也，又皆韵”。薛凤生(1999、P85)：“《中原音韵》的支思韵里只收了三个人声字。臻摄的‘瑟’跟深摄的‘涩’都是这一类字，收入支思韵是顺理成章的事。‘塞’是曾摄心母字，出现在支思韵里自然是例外了(应人齐微)。‘瑟、涩’两字在今天的北京话里不属咬齿呼而读作/sɤ/，那自然是顺着读书音发展的结果。”看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批评并不准确。

四齐微

i [开三支脂之（精庄章日外）、微祭、开四齐]：疲弥离奇戏义比尼利伊基欺你里几气希衣敝励艺。

uəi [合一灰，合三微（喉牙）、支脂、祭废，合四齐，开三支脂（唇）]：杯胚梅堆回归挥威嘴吹亏水位岁卫秽圭奎皮丕。……以及泰韵“贝沛最兑蜕”等。

开口三等支脂（唇音）变合口：(支)披皮彼婢臂避縻，(脂)丕邳鄙痞縻，但《等韵图经》又变成开口 i。

iʔ [开三质迄职陌昔缉、开四锡]：必匹七吉乞讫力息极戟逆碧积夕立习急邑壁的敌击质尺失。

əʔ [开一德]：德得勒肋贼黑劾。

uəʔ [合一德、开一德（唇）]：惑国墨北，《等韵图经》人拙摄合口，念 uɛ。

五鱼模

u [合一模，合三鱼（庄）、虞（非、庄），尤侯（唇音）]：普补部土奴苏初梳础夫符甫雏数妇负母亩。

iʉ [合三鱼（庄外）、虞（非庄外）]：疽徐驴去诸庶如取拘区朱厨儒乳

uʔ [合一屋沃、没（唇外）、合三屋物（唇音）]：卜木独谷哭毒酷不卒窟忽物勿福目

iʉʔ [合三烛术屋物]：续绿局玉律恤橘，菊育屈倔。

合口三等没韵（唇）字归歌戈韵。鱼模 u 与 iʉ 主元音略有差别，《中原》鱼模合韵主要是由于叶韵的缘故。

六皆来

ai [开一咍泰、开二皆佳（舌齿唇）夬]：台待态乃来灾才该孩哀太奈盖艾排埋斋牌派买差晒败迈寨。

iai [开二皆佳（喉牙）]：阶介界谐街解鞋。

uai [合二皆佳夬、合一泰（喉牙）]：乖怪块怀拐歪快会哙……以及（支）揣，（脂）衰帅。

æʔ [开二陌麦（唇齿）、开三职（庄）、开一德（个别字）]：白拍宅泽帛脉摘责册擘色仄测则

iæʔ [开二陌麦（喉牙）]：格客额吓革厄。

uæʔ [合二陌麦、合三术（生母）]：画划掴摔。

中古开口二等耕 ɐŋ、庚 aŋ 在《中原》里与开口一等登韵并为 əŋ，但相应的陌麦两韵并没有跟德韵一起归到齐微韵而是派入皆来韵。二等陌麦和三等职（庄）合流后的主元音应是与 a 比较接近的 æ。从共时的观点看，它必须与齐微入声 əʔ 家麻入声 aʔ 相区别，同时 æ 音延长似 ai，ai 读得急促象 æ，æʔ 与 ai 音相近可通押。从历时着眼，中古的陌 ak 麦 ɒk 到元代尚不可能是 ai 或 aiʔ，-i 尾的出现当是舒化以后的事，而且从进一步演变的事实来看元代皆来开口入声韵也不可能是 ai 或 aiʔ。《中原》皆来入声，《等韵图经》没有归在蟹摄 ai，而是并入拙摄 ɛ，可以为证。此韵字今天北京话只一部分读 ai，另一部分则读为 [ɤ] 或 [o]，有的字则有两读。æʔ的喉塞音丢失以后变 ai，变 ɤ（唇音变 o）都很顺当，假如元代已是 ai 后来又变做 ɤ/o 则与音理不合。

其合口韵是 uæʔ 而不是 uai 或 uaiʔ。从现代音来看，“画划”读 ua “摔”读 uai “掴”读 uo，也可以说明此韵是 uæʔ。舒化后 uæ变 ua uai uo 都很方便，而 uai 要倒回去变成 ua uo 却是困难的。

七真文

ən [开二痕、开三臻（庄）、合三文（唇）]：根肯狠恨恩榛衬莘分坟奋。

iən [开三真殷、侵（唇）]：宾贫民邻亲辛斤芹近隐品。

uən [合三魂]：敦屯顿尊村孙昆昏温。

iuən [合三谆、文（喉牙）]：俊询巡均匀允君军群训云韵

八寒山

an [开一寒，开二删、山（唇齿），合三元、凡（唇）]：丹旦滩难兰残干汉安班栈讪汕办盼潺盏产翻烦饭帆泛范犯。

ian [开二删山（喉牙）]：奸谏颜雁晏间艰拣闲限眼。

uan [合二删山]：撰拴关还弯鳏纶幻顽。

九桓欢

uon [合一桓]：般潘端湍钻酸官宽欢剜

桓欢韵陆志韦拟作 uɔn，杨耐思拟作 on，从来源来看它是合口一等韵，从往后演变看，《等韵图经》桓欢与寒山合口并为 uan，我们以为拟作 uon，较为合适。

十先天

iɛn [开三仙元、开四先、开三盐（唇）]：编偏变勉碾连煎钱线乾件演建宪偃边骈眼天电年千贤砚贬。

iuɛn [合三仙、元（喉牙），合四先（喉牙）]：全宣传专川拳员缘劝原冤袁犬玄渊。

十一萧豪

ɑu [开一豪、开二肴（舌齿唇）]：褒抱毛刀桃道劳早扫告好袄，包抛锚抓炒稍

iɑu [开二肴（喉牙）、开三萧、开四宵]：交巧孝咬刁挑鸟吊尿

了叫尧　标飘苗小笑娇乔妖姚。

ɒʔ [开一铎、开二觉（舌齿唇）、合三药（唇）]：薄泊度凿诺洛鹤恶　浊镯剥桌朔缚。

iɒʔ [开二觉（喉牙）、开三药]：觉角学岳略鹊削着芍虐脚

uɒʔ [合一铎]：郭扩霍镬

开口一等豪与二等肴虽略有差别但可并为 ɑu，开口二等肴[喉牙音]与三、四等韵并为 iɑu。如将二等韵拟作 iɑu，三、四等拟作 iɛu，主元音不同似觉不妥。萧豪合韵表明二等韵与三、四等韵可以通押，主元音应是相同或是比较相近的。

此部入声韵主元音拟为 ɒ，既与中古宕 ɒŋ、江 ɔŋ 两摄主元音相承又与《中原》萧豪、歌戈两部舒声韵相近（相当一部分字两韵兼收）。这个略带圆唇的 ɒʔ 舒化后，变 o （uo） 或 ɤ，iɒʔ 变 iɑu io，uɒʔ 变 uo 都是顺理成章的。从语音演变的情况看，从 ɒk 变作 ɑu，不可能一蹴而就，其间必然经过由 ɒk→ɒʔ 的阶段；从《中原》萧豪、歌戈两韵兼收的情况看，开口一等铎只能是 ɒʔ 不可能是 ɑuʔ 或 ɑu，因为 ɑu 与歌戈 o 差别太大，是不能通押的。萧豪入声字《等韵图经》大部分归在果摄 o io 韵，而不是归在效摄 ɑu iɑu 韵，可以为证。

合口一等铎韵保持合口，拟作 uɒʔ，而效摄只有开口韵，因此没有与之相应的舒声韵 uɑu。

十二歌戈

o [开一歌（喉牙）]：歌轲娥呵河阿。

uo [开一歌（舌齿），合一戈]：多拖驼挪罗左搓波磨螺坐过科讹和倭。

oʔ [开一铎、合盍曷（喉牙），开二觉（知庄），合一没（唇），合三物（唇）]：铎度薄泊鹤恶盒蛤盍葛割渴浊濯勃渤，佛（物）。

ioʔ [开三药、开二觉]：略掠着杓若虐学岳乐

uoʔ [合一末、开一铎（明泥来）]：钵泼夺脱撮括阔活，莫幕诺落洛络，镬。

来自咸摄开口一等合盍和山摄开口一等曷的喉牙音字由于喉牙音声母的影响，主元音舌位往后抬高变作 o，其他声组字的主元音仍是前低元音 a。开口二等觉（喉牙）与三等药并为 io?（实际上应是 iɒ?），因为 io? 韵字全部重见萧豪 iɒ?，而且歌戈没有与之相应的舒声韵 io。歌戈入声韵《等韵图经》归果摄。

歌戈韵"薄缚铎浊凿着杓学萼略若式岳幕诺落"等 16 个小韵又见于萧豪韵。杨耐思（1981）认为，"《切韵》觉铎药末（只'末沫'二字）等韵的字互见于《中原音韵》的萧豪和歌戈。《蒙古字韵》一律归萧部（萧豪），但'末沫'二字归歌部（歌戈）。卓书两韵并收的又只限于次浊声母字，其余（全浊声母字）只收入萧豪。看来，《中原音韵》两韵并收，也是由于叶韵的关系。可以推知，在《中原音韵》时代，这些字是可以两韵并收的，并不一定在口语里为一字两读。"可见觉铎药等韵拟为 iɒ? iɒ? uɒ? 是对的，它们既与萧豪相近也与歌戈相近，左右逢源，两韵均可通押。

十三家麻

a［开二麻（舌齿唇）、佳］：巴杷麻拿查叉沙，罢洒。

ia［开二麻（喉牙）］：家加假价虾霞雅牙……以及佳韵的"佳涯"。

ua［合二麻、佳、夬］：抓要瓜夸花华瓦、蛙卦挂画，话。

a?［开一曷合盍（舌齿）、开二黠洽（舌齿）、合三月乏（唇）］：达獭辣撒萨，答踏纳拉杂飒，塔榻腊蜡，八抹察杀扎，闸插霎，发伐罚袜法乏。

ia?［开二黠鎋洽狎（喉牙）］：戛轧，瞎辖，夹侠恰峡，甲匣鸭压。

ua?［开二黠鎋］：滑猾刮刷。

十四车遮

iɛ［开三麻］：爹嗟且些遮车奢惹爷冶。

iuɛ［合三戈］：靴瘸

iɛ?［开三薛月葉业、开四屑帖］：别灭列泄杰曳歇谒聂猎接妾

劫怯业迭铁臬节切结噎叠跌帖挟协。

iuɛ?［合三月（喉牙）、薛，合四屑］：蕨阙越月绝雪悦拙辍说劣，决缺阕。

十五庚青

əŋ［开一登、开二庚耕，冬］：灯腾等能楞增层憎冷瞠生亨等争橙恒，疼。

iəŋ［开三庚清蒸，开四清，开二庚（喉牙）、耕（影母）］：兵平丙明京卿迎英，并聘名令精情劲贞呈正婴盈，冰陵澄征称升仍兴应，瓶铭丁宁灵星经形，庚梗更坑行杏，莺鹦樱。

uəŋ［合一登、合二庚耕、开一登、开二庚耕（唇音）］：弘矿横轰宏崩朋烹彭盲迸棚萌。

iuəŋ［合三庚清、合四青］：兄荣永詠顷琼莹萤迥扃。

十六尤侯

əu［开一侯、开三尤（庄）］：抔剖偷斗搂勾口后讴，邹皱搜瘦。

iəu［开三尤幽］：牟周抽收纽刘秋酒秀九又彪缪纠幽幼。

"尤侯韵入声只有'轴逐熟竹烛粥宿肉褥六'十字，除'肉六'外，又见於鱼模韵。《蒙古字韵》这一韵部（尤部）不配入声，曲韵这韵也极少入声字。卓从之'轴逐熟竹六'等字，皆注为'收'。看来，跟鱼模韵重出的入声字，在外韵当是周氏所称'外来'字。"（杨耐思　1981）

十七侵寻

əm［开三侵（庄）］：参岑涔潛森碜谶渗，怎。

iəm［开三侵］：您林浸沁金钦阴钦针琛深壬任。

十八监咸

am［开一覃谈、开二咸衔（舌齿）］：耽贪潭南簪惨堪含庵担坍谈蓝三甘蚶站斩杉谗搀衫。

iam［开二咸衔（喉牙）］：缄减咸陷，监嵌鉴衔岩。

十九廉纤

iɛm［开三盐严、开四添］：粘帘脸尖歼潜纤钳炎厌占瞻蟾闪，

剑欠枕严，掂甜点念兼谦嫌。

《中原音韵》同《切韵》音系相比，韵母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二等洪音混并，三四等细音合流，喉牙音开口二等韵腭化，庄组开口二等韵变合口，庄组三等韵由细变洪，轻唇音合口三等韵变开口洪音以及入声韵的变化等。

我们以为《中原音韵》将入声韵改配阴声韵，这是自《切韵》以来韵母系统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它打破了传统模式，意味着入声韵及其与舒声韵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塞音韵尾 -p -t -k 的弱化混并为-ʔ，引起相关入声韵的变化，使入声韵变得接近阴声韵了。当然《中原》入声韵的分派归类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大体上臻曾深梗开口三四等入声韵归齐微，通臻合口入声归鱼模，梗摄二等入声归皆来，宕江两摄入声归萧豪（大部重见歌戈），咸摄开口一等（喉牙）、山臻合口一等入声归歌戈，咸山一、二等入声归家麻，咸山三四等入声归车遮。看得出来入声韵的演变是有规律的，它与阳声韵的历史渊源关系也是明显的。

《中原》韵母系统仍保持洪细开合的格局，开齐合撮的局面尚未形成。

（三） 声调

《中原音韵》音系共有/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五个调位。

中古的平声，《中原音韵》分为阴阳两调。平分阴阳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古平声字声母是清音的读阴平，声母是浊音（包括全浊和次浊）的读阳平。全浊声母上声字变读去声。古入声字被派入三声，分别“作平声阳”、“作上声”和“作去声”。例如鱼模韵中，入声作平声阳的有“仆复佛伏独读族鹄……”入声作上声的有“卜不暴扑福幅腹督秃卒簇缩谷哭忽屋……”入声作去声的有“木沐睦没牧目物勿讷禄鹿……”

从《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情况看，其入声调位至少存在三个音高略有区别的调位变体，即音高分别接近平上去的三个变体。

它是周德清入派三声的依据。全浊归平，次浊归去既同现代音的变化相似也与元代中原之音吻合，但现代清入声变调漫无规则的情况跟《中原》清入声（除“影”母字外）一律分派上声的情形不合。这种情况表明元代中原之音全浊入声的实际音高可能比较接近阳平，次浊入声的实际音高可能比较接近去声，而清入声的实际音高可能不很一致，只有部分音节的音高接近上声，也可能与上声并不很相近。把清入声列到上声也许只是为了将它同全浊入声、次浊入声相区别而作的简单处理。

1·3·2《中原音韵》之入声韵

《中原音韵》音系有无入声，学术界至今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见解。有主张元代“中原之音”本有入声的，也有坚持当时入声已经消失的。我们认为《中原音韵》“入派三声”还不是入变三声，入声还没有消失。《中原音韵》作者周德清说得很明白：“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起例》）关于《中原音韵》入声及入派三声的性质等问题，陆志韦、李新魁、杨耐思诸位先生已经作了许多很有力的论证。本节旨在通过对《中原音韵》入声韵的分析描写来揭示入声韵与阴声韵的区别；并将其与明末代表北京音的《等韵图经》音系相比较，探寻二者的联系与区别，证明《中原音韵》音系入声韵的存在。

《中原音韵》共分十九韵，其中阳声韵十部，阴声韵九部，入声韵根据主元音（韵腹）的不同被分别派入阴声韵。入声韵改配阴声韵标志着汉语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入声韵到元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切韵》系韵书中历来是入声韵承阳声韵，入声韵的韵头韵腹与相应的阳声韵相同或相近，只是韵尾不同。它们配搭的关系十分严整：-m：-p，-n：-t，-ŋ：-k。导致入声韵改配阴声韵的主要原因在于入声韵塞音韵尾 -p -t -k 弱化混并为喉塞音-ʔ，而阳声韵仍然三套韵尾 -m -n -ŋ 并存，打乱了阳声韵尾与入声

韵尾相对应的传统模式，以及入声韵主元音的变化，使入声韵变得与阴声韵相近了（入声韵如去掉韵尾-ʔ，则与相应的阴声韵相同或相近）。《中原音韵》将入声韵配阴声韵也与它的性质以及词曲的特点有关。作为曲韵，《中原音韵》反映了元曲押韵的情况。元曲押韵较宽，四声可以通押，且词曲是用来演唱的，把入声韵拖长就可以和相应的舒声韵通押了。元曲入声韵与阴声韵通押的情况表明元代口语音入声韵尾-ʔ 已经变得比较微弱，跟先前的塞音韵尾不大相同了。

尽管入声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毕竟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变化，入声韵主元音（韵腹）以及介音（韵头）与相应的舒声韵相同或相近而韵尾仍然有别的格局并没有变，而且入声韵的演变也不是孤立的。我们考察入声韵应在讨论阴声韵和阳声韵的基础上进行，既根据《中原音韵》的归类也考虑入声韵与阳声韵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原则上肯定入声韵与相配的阴声韵二者主元音应该相同或相近，同时参考先前与之配搭的阳声韵的情况，所拟定的主元音应该既与原先的阳声韵相承又与当时的阴声韵相吻合。《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仍保持传统的洪细开合的格局，主元音确定之后，具体的韵母只要根据洪细开合关系就都可以描写了。

明末顺天人徐孝编定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6）（简称"等韵图经"）记录的是当时的北京音，跟《中原音韵》音系同属基础方言口语音系统，它们之间的相承关系有助于认识和描写《中原音韵》音系，尤其是《中原音韵》之入声韵。

兹将《中原音韵》的入声韵描写如下：

三支思

ɿʔ [开三缉栉、开一德]：塞涩瑟。

《中原》支思入声只有"塞涩瑟"，而且注明，"塞音死"，"涩瑟音史"，情况比较特殊。"塞"《蒙古字韵》属佳部，与"贼德"同音，《等韵图经》归在拙摄 ɛ 韵。

四齐微

iʔ [开三质迄职陌昔缉、开四锡]：必吉讫质尺失壁的。

əʔ [开一德]：德得勒肋贼黑劾。

uəʔ [合一德、开一德（唇）]：惑国，墨北。

中古深臻曾梗四摄的开口三、四等细音入声韵混并为 iʔ。《中原》音系中原开口一等登韵已与二等耕庚混并，照理一等德也应与二等陌麦合并，但实际上它们却分道扬镳，德韵只有个别字与陌麦混，多数字并入齐微韵。əʔ 韵舒化后，既可变成 ei，也能转化成 ə（ɤ）。与之相应的合口韵是 uəʔ。开口一等德（唇音）变成合口韵，这种变化与登韵相同。əʔ uəʔ 可与 əi uəi 通押，但还不是 əi uəi，也不是 eiʔ uəiʔ，因为在喉塞音韵尾尚未消失的情况下不可能滋生韵尾 -i 并且两种韵尾并存。əʔ 转化为 ei 当是 ʔ 尾丢失以后的事。《中原》 əʔ 韵《等韵图经》归垒摄 ei 韵又见拙摄 ɛ 韵，uəʔ 韵《等韵图经》归拙摄 uɛ 韵。

五鱼模

uʔ [合一屋沃、没（唇外），合三屋物（唇）]：卜独谷不卒忽勿福目。

iʉʔ [合三烛术、屋物（唇外）]：绿局玉恤菊育屈。

合口一等没韵（唇音）字归歌戈韵，其余声组字与合口一等屋沃合流，合口三等屋物（轻唇音）由细变洪与一等韵合。中古通摄合口一、三等韵《中原》归东钟 uŋ、iuŋ，臻摄合口一、三等韵归真文 uən、iuən，它们与 uʔ、iʉʔ 的渊源关系仍很明显。《中原》uʔ 韵《等韵图经》归祝摄 u 韵，iʉʔ（tʃ组）归止摄 ʉ 韵，其余声组字归止摄 y 韵。《等韵图经》止摄合口韵与祝摄只有照组有一定区别，止摄照组 ʉ 来自《中原》 iʉ、iʉʔ，祝摄照组 u 大部来自《中原》u uʔ，少数来自 iʉ iʉʔ（畜辱）。

中古屋烛等韵的字互见于鱼模与尤侯，《中原》尤侯韵入声只有"轴逐熟竹烛粥宿肉褥六"10 字，除"肉六"外，又见于鱼模韵。杨耐思先生（1981，P59）认为，当时的《蒙古字韵》一律归入鱼部（鱼模），尤部（尤侯）不配入声，卓书两韵并收的，只限于全浊声

母字，其余一概归鱼模，注为“与尤韵通”。早期曲子用韵，如关汉卿，这类字多半叶鱼模，只有少数叶尤侯。看来，这类两韵并收的字“本声”在鱼模，能跟尤侯叶韵。周氏归纳曲韵，所以两韵并收是由于叶韵的关系。杨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

六皆来

æʔ〔开二陌麦（唇齿）、开三职（庄）、开一德（个别字）〕：白宅泽帛脉摘责色则。

iæʔ〔开二陌麦（喉）〕：格客额吓革厄。

uæʔ〔合二陌麦、合三术（生母）〕：画划掴摔。

中古开口二等耕庚与开口一等登韵合并，但相应的陌麦两韵并没有跟德韵一起归到齐微韵而是归到皆来韵。二等陌麦和三等职韵（庄）合流后的主元音应是与 a 比较相近的 æ。从共时的观点看，它必须与齐微入声 əʔ 、家麻入声 aʔ 相区别，而且 æ 音延长似 ai，ai 读得急促象 æ，æʔ 与 ai 音相近可通押。从历时着眼，中古的陌麦到元代尚不可能是 ai 或 aiʔ，-i尾的出现当是舒化以后的事，而且从进一步演变的事实来看皆来开口入声韵也不是 ai 或 aiʔ。

开口二等陌麦（喉牙）同其他开口二等韵一样变为腭化韵。但梗摄开口二等入声韵（喉牙）的演变过程与蟹摄开口二等韵（喉牙）的演变过程并不相同。

其合口入声韵当是 uæʔ 而不是 uaiʔ。

十一萧豪

ɒʔ〔开一铎、开二觉（舌齿唇）、合三药（唇）〕：薄凿剥卓缚。

iɒʔ〔开二觉（喉牙）、开三药〕：觉学岳略削若脚约。

uɒʔ〔合一铎〕：郭扩霍镬。

宕摄合口三等韵（轻唇音）变成开口洪音，合口三等药韵（唇音）与开口一等铎、二等觉（舌齿唇）混同；开口二等觉（喉牙）与开口三等药合流。此部入声韵主元音拟为 ɒ，即与中古宕 ɒŋ、江 ɔŋ 两摄主元音相承又与《中原》萧豪、歌戈两部舒声韵相近（相

当一部分字两韵兼收）。《中原》萧豪舒声韵《等韵图经》归在效摄，入声韵却大部分归在果摄 o　io 韵，而不是归在效摄 au　iau 韵，亦可证明《中原》萧豪舒声韵与入声韵原本是有差异的。

合口一等铎韵保持合口（个别字重见歌戈）。

十二歌戈

oʔ〔开一铎，合盍曷（喉牙）、开二觉（舌齿）、合一没（唇）、合三物（唇）〕：铎恶盒盍渴勃佛。

ioʔ〔开二觉（喉牙）、开三药〕：角学岳略若脚约。

uoʔ〔合一末、开一铎（明泥来）〕：钵夺括莫诺洛，镬。

来自咸摄开口一等合盍与山摄开口一等曷的喉牙音字由于喉牙音声母的影响，主元音舌位后移升高变作 o，其他声组字的主元音仍是前低元音 a。开口二等觉（喉牙）与三等药并为 ioʔ（实际上应是 iɒʔ），因为 ioʔ 韵字全部重见萧豪 iɒʔ，而且歌戈没有与之相应的舒声韵 io。开口一等铎韵（明泥来）与合口一等末韵混同。

（中原）歌戈入声韵《等韵图经》归果摄。

十三家麻

aʔ［开一曷合盍（舌齿）、开二黠洽（舌齿）、合三月乏（唇）］：达辣纳杂塔杀间插发法。

iaʔ〔开二黠鎋洽狎（喉牙）〕：戛轧瞎夹恰甲压。

uaʔ〔合二鎋黠〕：滑猾刮刷。

合口三等月乏（轻唇音）变成开口洪音，开口二等韵（喉牙音）腭化。中古假摄二等韵与咸摄一二等、山摄一二等主元音本来就比较相近。《中原》家麻阴声韵与入声韵主元音相同。《等韵图经》假摄将家麻入声韵并入阴声韵，但主元音基本没变。

十四车遮

iɛʔ［开三薛月葉业，开四屑帖］：别列歇聂劫切协。

iuɛʔ［合三月（喉牙）薛，合四屑］：越月绝拙劣决缺。

车遮阴声韵与入声韵主元音相同，《中原》车遮韵主元音与《等韵图经》拙摄也基本相同。

以上分析表明，虽然部分入声韵的韵头韵腹已与相应的阴声韵混同，如鱼模、歌戈、家麻、车遮，但仍有部分入声韵的主元音同相应阴声韵的主元音只是相近并非完全相同，如齐微、皆来、萧豪。这种差别足以证明《中原音韵》入声韵的存在。

语音的演变是渐进而有规律的。考查宋元以来汉语语音演变的情况亦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原音韵》音系的特点及入声韵的实际情况。

《中原音韵》同《切韵》音系相比，韵母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以为《中原音韵》将入声韵改配阴声韵，这是自《切韵》以来韵母系统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它打破了传统模式，意味着入声韵及其与舒声韵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又是很有规律的。入声韵与阳声韵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也是明显的。同时，一二等洪音混并，三四等细音合流，喉牙音开口二等韵腭化，庄组开口二等韵变合口，庄组三等韵由细变洪，轻唇音合口三等韵变开口洪音，等等，入声韵都和舒声韵发生同样的变化。

《等韵图经》与《中原音韵》相比，韵母系统又有了较大变化。《等韵图经》音系入声韵已与阴声韵完全混同，且其中部分入声韵并入阴声韵的情况和《中原音韵》的归类不同。如，将《中原》皆来阴声韵归蟹摄而将其入声韵并入拙摄，将萧豪阴声韵归效摄而将其入声韵大部并入果摄，齐微 əʔ、uəʔ 并入拙摄（少数并入垒摄）。这种情况再次表明《中原音韵》的入声韵与相应的阴声韵确有区别，而且这种区别还不仅仅在于喉塞音韵尾的有无，相当一部分韵母的主元音也不相同。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入声韵在《等韵图经》音系中会发生这样的分化改组。倘若皆来入声韵元代已是 ai　iai，那么到了明末《等韵图经》为什么不把它们归在蟹摄，反而并入拙摄呢？倘若《中原》萧豪入声韵已与阴声韵 au、iau 混同，那么《等韵图经》为什么不归在效摄，反而大部分并入果摄呢？

《中原音韵》作为元曲韵书，它将能够通押的字分类归并在一起，并将入声派入三声。主张“中原之音”入声已经消失的人把它

当作入声消失，入声韵并入阴声韵的证据；而有些主张“中原之音”存在入声的人也以为入声韵与阴声韵已经混同。实在都是误解。

1·3·3《中州乐府音韵类编》与《琼林雅韵》

《中原音韵》作为第一部北曲韵书，对当世及后代的影响很大。在它行世以后，一直有人加以补订或改作，出现了一批大同小异的韵书。比较著名的有《中州乐府音韵类编》、《琼林雅韵》、《词林要韵》、《中州音韵》、《中州全韵》、《中州全韵辑要》、《曲韵骊珠》以及《增订中州全韵》等。本节简要介绍《中州乐府音韵类编》、《琼林雅韵》，以为了解《中原音韵》之补充。

（一）《中州乐府音韵类编》

此书又名《中原音韵类编》、《北腔韵类》、《中州音韵》，杨朝英简称之为《韵编》，一卷，是元人卓从之于至正十一年（1351）根据《中原音韵》改编的，成书较《中原音韵》晚 27 年。

卓氏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是燕山人。此书与《中原》分韵及撰作体例均相同。只是把周书“歌戈”改为“哥戈”，“侵寻”改为“寻侵”，“皆来”改为“皆莱”。周书“东钟”、“庚青”两韵兼收的字，《韵编》只收入“东钟”。《切韵》“庚耕清青登”诸韵的一、二等唇音字和牙喉音合口字，三、四等牙喉音合口字，《中原》有的归入东钟，有的归入庚青，又有“崩绷迸艋蜢孟烹肱觥轰薨泓棚鹏甍盲萌宏纮 横弘横倾兄荣永詠莹”等字东钟、庚青两韵重出。归人东钟的字，周氏称为“外来”字，而卓从之归入东钟韵部，注为“收”，跟周氏两韵并收的处理不同。又，《中原》萧豪部“末”小韵收“末沫”二字，又见于歌戈，卓从之只收在哥戈韵；《中原》歌戈韵“薄缚铎浊凿着杓学萼略若虐岳幕诺落”等 16 个小韵又见于萧豪韵，《蒙古字韵》只一读，收在萧部，卓从之入声作去声的小韵两韵互见，入声作平声阳的小韵只见于萧豪韵。卓书的改动可能是因为实际语音有所变化。

卓氏《韵编》“东钟”等8韵，有35处53个字注“收”。这些字与其同音字来源不同。注“收”的字在《中原》里往往排在“本声”字的后头。《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第七条云：“平声如尤侯韵浮字、否字、阜字等类，亦如鞞字，收入各韵平上去字下，以别本声外来，更不别立名头。”“本声”指本韵的主体，如“鱼模”韵中来自《广韵》鱼虞模三韵的字；“外来”指来自其他韵的字，如“鱼模”韵中来自“尤侯屋沃烛没物术”等韵的字。卓氏对这些“外来”字都一一注以“收”字，从而标示出周氏排列同音字的规则。

卓氏把平声分为“阴字、阳字、阴阳字”三类，恐与《中原》的原写本有关。周德清在《正语作词起例》中说：“《中原音韵》的本内‘平声阴如此字，阳如此字’，萧存存欲锓梓以启后学，值其早逝。泰定甲子以后，尝写数十本，散之江海，其韵内平声‘阴如此字，阳如此字，阴阳如此字’。夫一字不属阴则属阳，不属阳则属阴，岂有一字而属阴又属阳也哉？此盖传写之谬。今的本刊行，或有得余墨本者，幸毋讥其前后不一。”周氏的“墨本”也是分为三类，只是到后来刊行“的本”的时候才改订为阴阳两类。可见周德清对于平声分类的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卓氏的三分，可能是据《中原》墨本而来的。卓书的体例除分平声为三类外，大抵与周书相同，各小韵之下也不加切语。而且它所收录的字较《中原》少一千多个，卓书收而不见于周书的，约有四五十个。李新魁（1986）：“通过全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卓氏此书与《中原音韵》有很密切的关系，大概是根据《中原音韵》的传抄本写作的。”

此书原刊明《朝野新声太平乐府》（铁琴铜剑楼藏书）卷首，中华书局据此影印，附于讷菴本《中原音韵》之后。

（二）《琼林雅韵》

《琼林雅韵》一册，明朱权撰。朱权（1378—1448），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自号臞仙，别号涵虚子，又号丹丘先生、大明奇士。封宁献王，初封大宁，永乐初改封南昌，卒谥献。长于戏曲理论，尤精音律。另著有《太和正音谱》。事迹见《明史》卷一一七，

《明史稿》卷一〇九。

此书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小学考》：“《浙江采集书目》云：《琼林雅韵》一册，明宁献王权撰。删并卓氏《中州韵》，存十九字母，各系于四声下。”《琼林雅韵·自序》：“卓氏著为《中州韵》，世之词人歌客，莫不以为准绳久矣。予览之，卓氏虽工，然颇多舛误脱落；一日因琴书清暇，操翰濡墨，审音定韵，凡不切于用者去之，舛者正之，脱者增之，自成一家，题曰《琼林雅韵》，庶使作者有所持循，而不失之纡远也。”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序》里说：“余因清燕之余，集为二卷，目之曰《太和正音谱》；审音定律，辑为一卷，目之曰《琼林雅韵》；搜猎群语，辑为四卷，目之曰《务头集韵》。以寿诸梓，为乐府楷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书为十九韵，……与《中原》十九韵大略相似，特异其名耳。”

《琼林雅韵》十九部韵目如下：

一穹窿　二邦昌　三诗词　四丕基　五车书
六泰阶　七仁恩　八安闲　九鶬鸾　十乾元
十一箫韶　十二珂和　十三嘉华　十四砗磲
十五清宁　十六周流　十七金琛　十八潭岩　十九恬谦

这些韵目代表字颇有庙堂之气，比周、卓两书的“典雅”得多。《琼林雅韵》不同于周、卓二书的，还有（1）平声不分阴阳，（2）字数增加，（3）添加注释。

平声不分阴阳，大约与《洪武正韵》有关。此书在《正韵》之后不久，且以朱权的特殊身份、地位，欲以此书为乐府楷式，编撰时带有明显的求雅倾向，因此在调类方面以《正韵》为准，向标准音靠拢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曲韵毕竟不能超越通俗文学范围，它不可能以雅音为标准，因此韵部，甚至小韵的排列顺序基本上与卓氏《中州乐府音韵类编》一致。

当然，由于平声不分阴阳，则声母自当清浊有别，这样声母系统也与保存浊音的《正韵》相似了。

《琼林雅韵》是《正韵》以后，第一部取消阴阳的曲韵，后来

王文璧《中州音韵》等书也合阴阳于一类，沿袭了《琼林雅韵》的做法。此书除"穹窿"残阙上去和"邦昌"残阙平声不计外，共收录八千一百六十七字，比周、卓两书增加了很多。周、卓两书均无注释，而此书于每字之下都加注字义，这一点也为后来王文璧的书所仿效。

关于《琼林雅韵》音系的性质，意见不大一致。罗常培（1936）、李新魁（1986）都将《琼林雅韵》看作是《中原音韵》一系的曲韵。而赵荫棠（1936）则强调该书"是《洪武正韵》以后，取消阴阳的第一部曲韵"，"它们的背景是南曲。"张竹梅（1988）认为《琼林雅韵》记录了元明之际，当北方话语音发生重大演变时，江南方言的

学者太田斋先生所赠之复印件。

§1・4《洪武正韵译训》与《四声通解》

明代前期朝鲜学者所著译音系韵书，最有代表性的是《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和《四声通解》。

《洪武正韵译训》十六卷八册，申叔舟等奉命撰，刊于 1455 年，今存十四卷七册（缺第一册一、二卷），藏于高丽大学华山文库。该书在完整地保持原本《洪武正韵》的体例和内容的基础上，把原文的反切音译成谚文（正音），并同时用谚文标注时音（俗音）。

申叔舟在《洪武正韵译训》序文中写道：

"洪惟皇明太祖高皇帝愍其乖舛失伦，命儒臣一以中原雅音定为《洪武正韵》，实是天下万国所宗。我世宗庄宪大王，留心韵学，穷研底蕴，创制训民正音若干字，四方万物之声，无不可传。吾东方之士，始知四声七音，自无所不具，非特字韵而已也。于是以吾东国世事中华，而语音不通，必赖传译，首命译洪武正韵。令今礼曹参议臣成三问、典农少尹臣曹变安、知金山郡守臣金曾、前行通礼门奉礼郎臣孙寿山，及臣申叔舟等稽古证阅，……今以训民正音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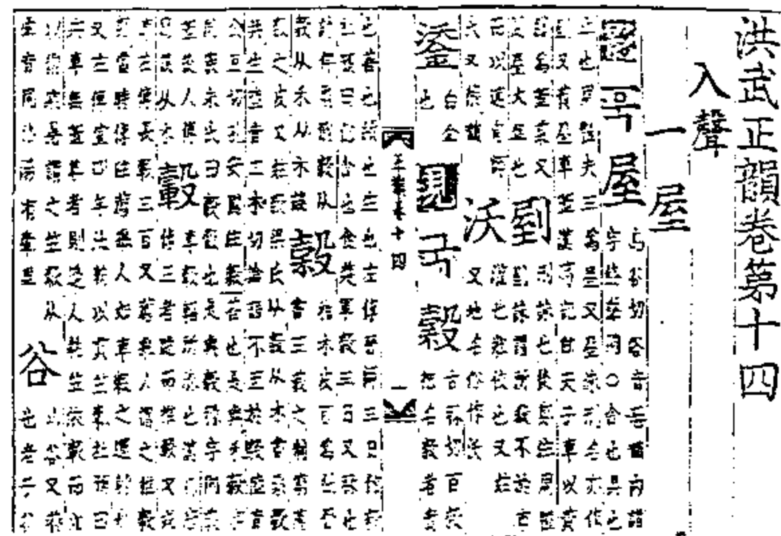
"语音既异，传讹亦甚。乃命臣等就正中国之先生学士，往来至于七八，所与质之者若干人。燕都为万国会同之地而其往返道途之远，所尝与周旋讲明者，又为不少。以至殊方异域之使，释老卒伍之微，莫不与之相接，以尽正俗异同之变。且天子之使至国而儒者则又就而正焉。凡謄十余稿，辛勤反复，竟八载之久，而向之正冈缺者，似益无疑。文宗恭顺大王自在东宫，以圣补圣，参定声韵。及嗣宝位，命臣等及前判官臣鲁参、今监察臣权引、副司直臣元濬，重加雠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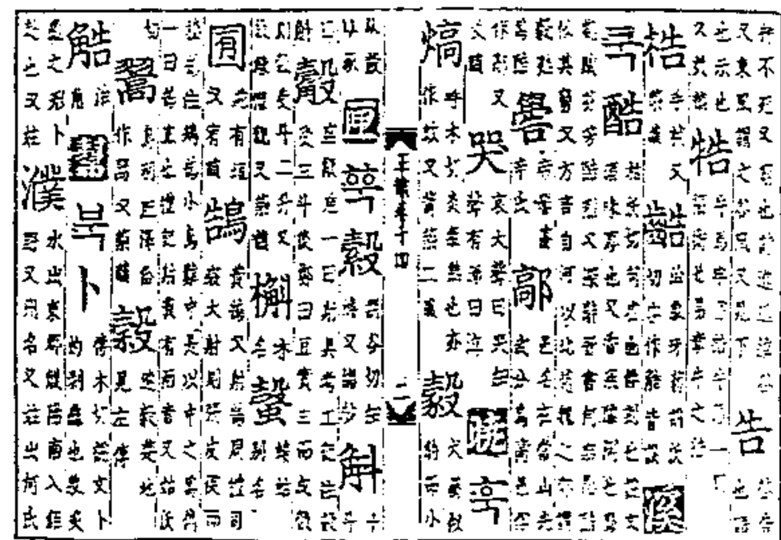
《四声通考》今已不传而仅存其《凡例》。此书实为《洪武正韵译训》的简略本，《译训》和《通考》同为朝鲜世宗朝翻译《洪武正韵》的详略两种译本。而《通解》一书，盖就《通考》而润之者也。

《四声通解·序》：

“世宗庄宪大王，至诚事大，恪谨侯度，凡干咨奏必经睿览。始究学译，当先声韵，创制训民正音，命译洪武正韵。又虑其浩穰难阅，而览者病焉，乃命高灵府院君申叔舟，类稡诸字会为一书，……赐名曰四声通考。夫始肄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以为学语之阶梯。初学二书者，必观四声通考，以识汉音之正俗。然其二书训解承讹传伪。通考诸字，有音无释。承讹传伪，则虽经老译莫能就正；有音无释，则一字重出无所适从。臣即将二书谚解音义，书中古语，裒成辑览，陈乞刊行，人便阅习。今将通考一书亦已转闻于朝，证据古韵，抄著音解。焚膏继晷，誊稿七易，迄今四载，方克就绪，厘之为上下二卷，名之曰四声通解。庶令新学，便于检阅，音释源委，开卷瞭然，一字数音，不至误用矣。”

《四声通解》，崔世珍编，正德十二年（1517）。该书是为了适应十六世纪朝鲜人学习汉语的需要，参考《蒙古韵略》、《古今韵会举要》、《集韵》、《中原音韵》等韵书，补充《四声通考》而编纂的韵书。该书谚文注音分为正音、俗音和今俗音，其中今俗音是崔世珍所听取的十六世纪的中国北方音，因此对考察近代音演化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证价值。


洪武正韻卷第十四
入聲
一屋



《洪武正韵译训》（高丽大学影印丛书本）



《四声通解》（大提阁据 1614 年重刊本之影本）

1·4·1　《洪武正韵译训》之正音

申叔舟《译训·序》云："夫洪武韵用韵併析，悉就於正而独七音先后不由其序。然不敢轻有变更，但因其旧。而分入字母於诸韵各字之首。用训民正音以代反切。其俗音及两用之音，又不可以不知，则分注本字之下。若又有难通者，则加注释以示其例。且以世宗所定《四声通考》，别附之头面，复著凡例，为之指南。"

（一）声母

《四声通解》卷首之《洪武正韵三十一字母图》，其下注曰："时用汉音以知併於照，彻併于穿，澄併於床，娘并於泥，敷併於非而不用。故今亦去之。"

又《四声通考·凡例》云："凡舌上音以舌腰点腭，故其声难而自归於正齿。故《韵会》以知彻澄归照穿禅而中国时音独以娘归泥，且本韵混泥娘而不别。今以知彻澄归照穿床，以娘归泥。"（第三条）

"唇轻声非敷二母之字，本韵及蒙古韵混而一之。且中国时音亦无别。今以敷归非。"（第四条）

由此可知《译训》、《通考》、《通解》三书所订《洪武正韵》之声母均为三十一类。

《四声通考·凡例》云："凡齿音，齿头则举舌点齿，故其声浅；整齿则卷舌点腭，故其声深。我国齿声ㅅ ㅈ ㅊ，在齿头、整齿之间，於训民正音无齿头、整齿之别。今以齿头为 ᄼ ᅎ ᅔ，以整齿为 ᄾ ᅐ ᅕ，以别之。"

汉音齿声有齿头、正齿之别，而朝音无之。因此齿音分为齿头音与正齿音，实为标注汉音而设耳。

兹将《四声通解》卷首所载《洪武正韵三十一字母图》抄录如下：

五音	角	徵	羽		商		宮	半徵	半商
五行	木	火	水		金		土	半火	半金
七音	牙音	舌頭	脣重	脣輕	齒頭	正齒	喉音	半舌	半齒
全清	見 ㄱ k	端 ㄷ t	幫 ㅂ p	非 ㅸ f	精 ᅎ ts	照 ᅐ tʃ	影 ㆆ ?		
次清	溪 ㅋ k'	透 ㅌ t'	滂 ㅍ p'		清 ᅔ ts'	穿 ᅕ tʃ'	曉 ㅎ x		
全濁	群 ㄲ g'	定 ㄸ d'	並 ㅃ b'	奉 ㅹ v'	從 ᅏ dz'	床 ᅑ dʒ'	匣 ㆅ Y		
不清不濁	疑 ㆁ ŋ	泥 ㄴ n	明 ㅁ m	微 ㅱ ɱ			喻 ㅇ ø	來 ㄹ l	日 ㅿ z
全清					心 ᄼ s	審 ᄾ ʃ			
全濁					邪 ᄽ z	禪 ᄿ ʒ			

兹以《正韻》之反切上字与《译训》所注三十一声母，试列表如下：

译训	反切上字	正韻
见 k	古公攻姑沽柯规圭斤佳厥葛经举嘉居俱涓各圣九吉讫激	古类
溪 k'	苦孔康丘驱祛区墟曲空口犬牵去枯可欺叶弃窥诘乞克	苦类
群 g	渠求逵祁奇其琦忌具巨臼竭极	渠类
疑 ŋ	五阮吾讹偶语 鱼牛牙虞宜越	五类 以类
端 t	都东德得典董多当睹丁	都类
透 t'	佗他台汤天通土吐逖惕託托	佗类
定 d	徒同杜堂唐荡独敌达亭待度田大	徒类
泥 n	奴农宁囊那驽年乃昵女尼	奴类
帮 p	博搏伯补布邦彼兵比陂逋晡弃卑班悲边必壁北	博类
滂 p'	普铺滂丕匹僻篇纰披	普类
並 b	蒲弼步簿薄毗皮裴备避部婢	蒲类
明 m	莫末谋母弭美蒙绵觅忙眉弥靡	莫类
非 f	方芳斐敷孚妃府甫俯抚	方类
奉 v	符扶逢房冯防	符类
微 ɱ	武罔文微亡无巫	武类
精 ts	子宗祖再作即节则租笺遵斋将津积资兹咨纵臧足	子类
清 ts'	七戚且逡趋仓苍促千村寸此雌取采迁	七类
从 dz	昨靖疾族徂丛坐才财墙尽情秦慈前在齐	昨类
心 s	苏孙先桑素损雪写息昔思私司相想悉耸新须	苏类
邪 z	徐席祥详旬似词随象 松	徐类 苏类

译训	反切上字	正韵
照　tʃ	陟珍竹职直之甾支展知质旨止征肿章主诸朱株 专莊壮阻侧　　/缁	陟类 子类
穿 tʃʻ	丑昌齿敕尺敞抽称枢　蚩耻楚初创测	丑类
床 tʒ	直仲呈柱治长丈杖除持池驰陈重助状床 时士	直类 时类
审　ʃ	所疏山沙师尸诗施申升书舒输商数始矢式赏失 朔色	所类
禅　ʒ	时辰神寔丞尚承殊视善是士上仕 石食常裳 实	时类 直类 所类
影　ʔ	乌汪委於迂衣依隐安鸦妪阿伊倚邬遏因益乙 纡萦渊	乌类 /以类
晓　x	呼荒旋　忽霍虎火毁许　诩休香馨虚晓黑吁	呼类
匣　ɣ	胡洪弦雄侯亥华狭辖获乎奚户下形刑湖何河寒 曷叶茨	胡类 以类
喻　ø	以养尹于馀余为云爰王俄寅移夷延弋研逆羽庾 禹羊鄂	以类
来　l	卢良龙两里力鲁历劣郎落洛邻凌灵离犁闾连	卢类
日　ʑ	而如儒日人忍尔乳汝	而类

（二）韵母

《译训》把《正韵》之二十二部七十六韵分平声 46 类，上去声各 45 类，人声 25 类，总共 161 类。如下表：

韻次	平 上 去 入	韻部所用韓文字母及音值
1	東 董 送 屋	ㅜ(u)，ㅠ(ju)
2	支 紙 寘	ㅡ(ï)，ㅣ(i)
3	齊 薺 霽	ㅖ(jəj)
4	魚 語 御	ㅠ(ju)
5	模 姥 暮	ㅜ(u)
6	皆 解 泰	ㅐ(aj)，ㅒ(jaj)，ㅙ(oaj)
7	灰 賄 隊	ㅟ(uj)
8	真 軫 震 質	ㅣ(i)，ㅡ(ï)，ㅜ(u)，ㅠ(ju)
9	寒 旱 翰 曷	ㅓ(ə)，ㅝ(uə)
10	刪 產 諫 轄	ㅏ(a)，ㅑ(ja)，ㅘ(wa)
11	先 銑 霰 屑	ㅕ(jə)，ㆊ(jwə)
12	蕭 篠 嘯	ㅕ(jə)
13	爻 巧 效	ㅏ(a)，ㅑ(ja)
14	歌 哿 箇	ㅓ(ə)，ㅝ(wə)
15	麻 馬 禡	ㅏ(a)，ㅑ(ja)，ㅘ(wa)
16	遮 者 蔗	ㅕ(jə)，ㆊ(jwə)
17	陽 養 漾 藥	ㅏ(a)，ㅑ(ja)，ㅘ(wa)
18	庚 梗 敬 陌	ㅣ(i)，ㅢ(ïj)，ㅟ(uj)，ㆌ(juj)
19	尤 有 宥	ㅡ(ï)，ㅣ(i)
20	侵 寑 沁 緝	ㅡ(ï)，ㅣ(i)
21	覃 感 勘 合	ㅏ(a)，ㅑ(ja)
22	鹽 琰 豔 葉	ㅕ(jə)

说明：

（1）本表所录朝文译音，仅取其中声（元音）而未录其终声（辅音韵尾）。阳声韵尾应加ㅇ[-ŋ]、ㄴ[-n]、ㅁ [-m]，入声韵尾应加ㄱ[-k]、ㄷ[-t]、ㅂ[-p]，此外，十二萧、十三爻、十九尤三部之译音应加终声[-w] 。

（2）《通解》韵内未标入声韵尾，仅于各韵部之目录下括注ㄱ[k]、ㄹ[l]、ㅂ[p]（将《译训》之[-t]韵尾改为舌尖边音[-l] ，而药韵字却标注终声[f]。

（3）十六遮韵，上去声仅 ㅕ [jə]一类。

（4）此表引自朴秋铉《韩国韵书与中国音韵学之关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1.6）。

《四声通考》凡例第七条："大抵本国之音轻而浅，中国之音重而深，今训民正音出于本国之音，若用于汉音则必变而通之，乃得无碍。"据此《译训》正音之韵母可用音标转写如下：

阳声韵：

1. 东懂送屋　uŋ juŋ uk juk

《译训》分洪细两类，以合口一等韵并成一类而注为uŋ/uk，以通摄合口三等韵并成一类而注为联 juŋ / juk（唇音及部分舌齿音韵母已转为洪音）。

2. 阳养漾药　ɑŋ jɑŋ wɑŋ ɑk jɑk wɑk

《正韵》阳部含宕、江两摄诸韵，江摄二等牙喉音已併入三等阳韵。《译训》将阳部分为 ɑŋ / ɑk 、jɑŋ/ jɑk、wɑŋ / wɑk 三类。庄组三等阳、二等江仍注开口韵，（而《译训》俗音注为合口洪音）。《译训》所注之音，牙喉音江摄开口二等韵大部分已有 j 介音。合口三等韵注同合口一等韵。

3. 庚梗敬陌　iŋ əŋ uəŋ juəŋ ik ək uək juək

《正韵》之庚部含梗曾二摄诸韵，而《译训》所注韵母分为四类。朴秋铉拟为 iŋ/ ik（开口细音）、ɣŋ/ ɣjk（开口洪音），ujŋ/ ujk（合口洪音）、jujŋ/ jujk（合口细音）。此种拟音与汉语音节（韵母）结构不相吻合。

《译训》注音，牙喉音开口二等韵已转为细音。

4. 真轸震质　in ən un jun it ət ut jut

《正韵》真部含臻摄诸韵（上声中混入寝韵唇音字）。《译训》依开合洪细分为四类，唇音合口三等韵注为合口洪音。

5. 寒旱翰曷　æn wæn æt wæt

《正韵》寒部并一等寒桓二韵（寒韵之舌齿音已转入删韵）。寒桓保持开合之别，《译训》亦分开合二类，唇音合口韵保持合口。

6. 删产谏辖　an jan wan at jat wat

《正韵》删部含山摄删、山二韵及寒韵（舌齿音）、元韵（唇音）。《译训》分为三类：开口洪音及合口洪音（唇音）注为开口洪音，牙喉音开口二等韵（删山）注为开口细音，合口洪音及合口三等元韵（唇音）注为合口洪音。

7. 先铣霰屑　jɛn jwɛn jɛt jwɛt

《正韵》先部包括先仙及元韵（唇音外），三、四等韵已混同，但开合有别。《译训》亦分二类。

8. 侵寝沁缉　əm im əp ip

《正韵》侵部与中古深摄同，只含开口三等韵。《译训》则分两类，庄组字注为 əm/əp，其余注为 im/ip。

9. 覃感勘合　am jam ap jap

《正韵》覃部含咸摄开口洪音覃谈咸衔四韵及合口三等凡韵（唇音）。《译训》分为二类，牙喉音开口二等韵注为 jam/jap，其余一律注为 am/ap 。

10. 盐琰艳葉　jəm jəp

《正韵》盐部含开口三、四等盐严添三韵。《译训》一律注为 jəm/jəp。

阴声韵：

1. 支纸寘　ɣ i

《正韵》支部以止摄开口三等韵“支脂之”为主，加上微齐（唇音）及祭废（部分）。《译训》分为二类：精庄组支脂之注为 ㅡ，其余注为 i。精组当为舌尖前元音，庄组可能是接近舌尖后元音的音。《译训》注为［ㅡ］类字中，如“支施时儿　纸始市耳　试世侍二”等字下另注其俗音，以韩文一［ㅡ］中声下加△（ʑ）终声来表示其元音已是舌尖元音，这些都是章组及日母字。这表明止摄开口三等韵转化为舌尖元音的过程中，精组、庄组走在前，章组则慢一点，知组又比章组慢一步。

2.齐荠霁 jəj

《正韵》齐部与支部均为开口细音，语音较为相近。《译训》一律注为 jəj，其俗音则注为 i。

3.鱼语御　jʉ

4.模姥暮　u

《正韵》鱼部含鱼虞二韵（唇音、庄组外），《译训》注为 jʉ　。《正韵》模部含一等模及三等鱼虞（唇音、庄组），《译训》注为u。鱼模分部主元音应当有所区别。

5.皆解泰　aj jaj　waj

《正韵》皆部含蟹摄皆佳咍泰夬诸韵。《译训》分为三类：开口二等牙喉音注为 jaj，其他开口洪音为 aj，合口洪音注为 waj　。

6.灰贿队 uj

《正韵》灰部含蟹摄止摄合口韵，《译训》一律注为 uj（唇音下所注俗音，皆已变为开口音）。

7.萧篠啸　jɛw

《正韵》萧部含开口三等宵、四等萧，《译训》一律注为 jɛw（其俗音为 jaw）。

8.爻巧效　jaw　aw

《正韵》爻部含开口一等豪、二等爻，《译训》分为二类：牙喉音开口二等爻注为 jaw，其余注为 aw。《洪武正韵》萧爻尤三部韵母之音值皆为主元音加圆唇韵尾-u，而《译训》之译音皆为中声（元

音）加ㅸ终声（辅音韵尾）。这是因为训民正音未能以单音节注 -au -ɛu　-əu 等复合元音，因此《译训》不得已而加ㅸ终声，以示圆唇韵尾。ㅸ本属轻唇鼻音［ɱ］，然《译训》仅用以表示圆唇韵尾，因此可拟为半元音 w。

9.歌哿箇 ɔ wɔ

《正韵》歌部含开口一等歌、合口一等戈，韵母保持开合之别。《译训》亦分开合二类，唯合口一等戈之舌音全部及齿音之部分字，如“朵妥裸惰剉唾”等不拘《正韵》反切而注为开口音。

10.麻马祃　a ja　wa

《正韵》麻部含开口二等麻、合口二等麻，开合有别。《译训》注音分为三类：牙喉音开口二等韵注为 ja，其他开口洪音注为 a，合口二等韵注为 wa。

11.遮者蔗　jə　jwə

《正韵》遮部含开口三等麻、合口三等戈。《译训》注为二类，开口三等韵为 jə 合口三等韵为 jwə。

12. 尤有宥　iw əw

《正韵》尤部含流摄尤侯幽诸韵。《译训》分为二类：三等尤幽注为 iw，候韵及尤韵（唇音、庄组）注为 əw。

如上所述，《译训》以《正韵》之七十六韵分为 161 类，除少数例外，盖参酌中古来源并考《正韵》之实际情况而定。《译训》与《正韵》音系较为明显的差异在于多出一组牙喉音开口二等韵的腭化音。

1·4·2　《洪武正韵译训》之俗音

俗音声母系统与正音大体相同。所异者唯疑母略有不同。《译训》疑母之反切上字尚有“鱼牛牙虞宜越”等 6 字，《译训》以此 6 字作反切上字之小韵，皆注疑母，但其下所注俗音却多半为喻母。《通考·凡例》：“全浊上去入三声之字，今汉人所用初声，与清声相近，而亦各有清浊之别，独平声之字初声，与次清相近，然次清则其声

清，音终直伍，浊声则其声浊，故音终稍厉。”

《通考・凡例》曰：“以图韵诸书及中国人所用定其字音。又以中国时音广用而不合图韵者，逐字书其俗音于反切之下。”《译训》关于俗音的说明及音注主要有以下几项：

(1) 入声之俗音韵尾（ʔ、f）

《通考・凡例》云：“入声诸韵终声，今南音伤于太白，北音流於缓驰。《蒙古韵》亦因北音，故不用终声。……平上去入四声，虽有清浊缓急之异而其有终声则固未尝不同。况入声之所以为入声者，以其牙舌唇之全清为终声而促急也。其尤不可不用终声者明矣。本韵之作，并同析异而入声诸韵牙舌唇终声皆别而不杂。今以 p t k 为终声。然直呼以 p t k 则又似所谓南音。但微用而急终之，不至太白可也。且今俗音虽不用终声，而不至如平上去之缓驰。故俗音终声于诸韵用喉音全清 ʔ，药韵用唇轻全清 f，以别之。”

《译训》将《正韵》之入声韵尾译为 -k -t -p，然于俗音之入声韵尾皆以喉塞音 -ʔ 译之而药韵韵尾却注为轻唇清擦音 -f。《通解・凡例》云：“通考于诸韵入声则皆加影母为字，唯药韵则其呼似乎效韵之音，故蒙韵加 -ɱ 为字，通考加 -f 为字。”药韵似乎效韵之音，何也？看来中古药韵主元音应是圆唇的 ɒ，iɒk → iɒʔ→iɒ^{w}，塞音韵尾丢失，发音舒缓，圆唇的 ɒ 变 ɑ^{w} 是十分自然的事。唯药韵率先丢失塞音韵尾也许跟舌位低后圆唇的 ɒ 也有一定关系。而出现在圆唇元音后的 f，其音实与 w 相近，与喉塞音大不相同。

(2) 支韵之俗音韵尾△

《译训》为注《正韵》支部，特在 -（ï）或者 l（i）之后加注△（ʑ），以示区别于舌面元音，表明支部（精组、庄组）之韵母已是舌尖元音。章组、知组也向舌尖元音转化。支部实含 ɿ ʅ iʅ i 四个韵母。《四声通解》于支纸寘韵注曰：“三韵内齿音诸字初呼口舌不变而以 ʑ 为终声，然后可尽其妙。如赀字呼为 tsiʑ，知字呼为 tʃiʑ，余仿此。牙音唇音则否。”

(3) 东韵细音，《译训》所注俗音多半为洪音 uŋ/uʔ，如：（平声）龙纵从松充中戎虫弓穹、（上声）恐肿重竦宠怂、（去声）纵众仲颂共、（入声）夙鹭叔祝逐足，等字下所注俗音皆为洪音。

(4) 阳韵开口三等（庄组）及开口二等江韵（庄、知）部分字，《译训》俗音注为合口洪音 waŋ，如：霜壮床爽创撞。而开口二等觉韵（庄、知）部分字也注为合口韵 waʔ，如：朔捉浊。

(5) 真韵唇音合口韵，《译训》俗音为开口音 ən/əʔ。

(6) 寒韵 æn，《译训》俗音为 an。唇音合口韵 wæn，《译训》俗音为 an。

(7) 删韵唇音合口韵（除晚、万二纽外），《译训》俗音由合口变开口。

(8)《译训》将齐韵一律注为 jəj，而其俗音则注为 i。齐韵之第一小韵从纽下注曰：“俗音 dzi，韵中诸字中声并同。”

(9) 皆韵平声（皆楷谐）上声（解锴蟹）去声（戒械）等字下所注俗音为 jɛj。

(10) 灰韵唇音字，《译训》所注俗音，皆变为开口韵。如：“杯丕枚裴美背配妹旆”等字下注俗音 əj。

(11) 萧韵之第一小韵萧纽下注曰：“俗音 sjɑ^{w}，韵中诸字中声并同。”与二等爻韵（牙喉音）混同。

(12) 歌韵“阿那佗婀娜”等字下所注俗音为 a。

兹将《译训》俗音之韵母系统归纳如下：

(1) 东懂送屋　uŋ juŋ u^{ʔ} ju^{ʔ}

(2) 阳养漾药　ɑŋ jɑŋ wɑŋ ɑ^{w} ja^{w} wɑ^{w}

(3) 庚梗敬陌　iŋ əŋ uəŋ juəŋ i^{ʔ} ə^{ʔ} uə^{ʔ} juə^{ʔ}

(4) 真轸震质　in ən un jun i^{ʔ} ə^{ʔ} uə^{ʔ} ju^{ʔ}

(5) 寒旱翰曷　an wæn a^{ʔ} wæ^{ʔ}

(6) 删产谏辖　an jan wan a^{ʔ} ja^{ʔ} wa^{ʔ}

(7) 先铣霰屑　jɛn jwɛn jɛ^{ʔ} jwɛ^{ʔ}

(8) 侵寝沁缉　im əm i^{ʔ} ə^{ʔ}

(9)覃感勘合　am jam aʔ jaʔ
(10)盐琰艳葉　jəm jəʔ
(11)支纸寘　ʅ ʅ iʅ i
(12)齐荠霁　iʔ
(13)鱼语御　jʉ
(14)模姥暮　u
(15)皆解泰　aj jɛj waj
(16)灰贿队　uj əj（唇音）
(17)萧筱啸　j ɑʷ
(18)爻巧效　j ɑʷ ɑʷ
(19)歌哿箇　ɔ (a) wɔ
(20)麻马祃　a j a wa
(21)遮者蔗　j ə jwə
(22)尤有宥　iw əw

与正音系统相比变化是比较大的。

1·4·3 《四声通解》之今俗音

《四声通解》的作者崔世珍（1465-1542），曾於司译院习汉语而精通吏文与汉语。史籍称之“文臣晓解吏文及汉音，独崔世珍一人而已。”历任御前通事、讲隶院（司译院）汉学教授等职，又以“质正官”身份数次来往中国。

崔世珍研究汉语的著作尚有《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老·朴集览》、《韵会玉篇》、《训蒙字会》等。

《四声通解》分上、下二卷，书成于朝鲜中宗十二年（1517）。崔氏虑《通考》一书“有音无释”且“一字重出无所适从”，乃就《通考》而润之者也。

《四声通解·凡例》云：

“《洪武韵》及《通考》其收字取音，与古韵书及今俗之呼有大错异者多矣。其可辨出而分之者则移入该摄之母；其或疑之者则仍旧存之而只著辨论，以待知者之去取焉。”

“字之取捨，音之正俗，专以《洪武正韵》为准。但以俗所常用之字而《正韵》遗阙者多矣。故今并增添，或以他韵参补之……”

“《蒙古韵略》元朝所撰也。胡人入主中国，乃以国字翻汉字之音作韵书，以教国人者也。其取音作字，至精且切。《四声通考》所著俗音，或同《蒙韵》之音者多矣。故今撰《通解》必参以蒙音，以证其俗音之同异。”

“反切之式，古有法门。立成等局，不相通融。虽老师大儒，鲜能通解也。今但取其上字为声，下字为韵；而声谐韵叶则音无不通矣。不必拘拘泥古也。故今撰《通解》，只著谚音不取反切也。”

“注内只曰俗音者即《通考》元著俗音也。曰今俗音者，臣今所著俗音也。今俗音，或著或否者非谓此存而彼无也，随所得闻之音而著之也”。

崔世珍《四声通解》用谚文记录了汉语的三种音系。即保存了《洪武正韵译训》的“正音”和“俗音”，又把自己观察得来的16世纪中国北方音“今俗音”记录下来。今俗音在《通解》中虽或著或否，但在崔氏翻译的《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二书中，今俗音的记录是全面的。它们同样用“训民正音”来加注汉字音，在所有汉字下面均用左右两种字音记录。左侧音是《洪武正韵译训》的“俗音”，右侧音即崔氏所记之“今俗音”。《四声通解》的正音和俗音基本上是沿袭《洪武正韵译训》而来，没有大的变化，能够显示语音新变化的是崔氏当时所记的今俗音。

（一）今俗音之声母

《四声通解》卷首列“洪武正韵三十一字母之图”，据序文交待，《四声通解》沿用了这三十一字母。较为明显的变化有：

（1）《通解》虽然用谚文全浊声母注音，但当时全浊声母清化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据申叔舟《洪武正韵译训》序：“全浊之字，平声近于次清，上去入近于全清，世之所用如此。然亦不知其所以

至此也。”这说明早在15世纪中期，全浊声母已经清化。而崔氏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中亦云：“今反译，平声全浊群定並从床匣六母诸字初声，皆借次清为字，邪禅二母，亦借全清为字……唯奉母易以非母……微母则作近似於喻母而四声皆同。”

《通解》仍采用全浊声母注音，可能是迁就《译训》、《通考》而来，因为《洪武正韵》是明代官韵，他们都不愿意轻易改变它。

（2）《通解》沿用三十一字母，保留疑母，然其实际注音中，大部分疑母字已注为喻母。又《通考・凡例》：“本韵疑喻母诸字多相杂，今于逐字下从古韵；喻则只书 o 母，疑则只书 ȯ 母，以别之。”北音中疑母渐趋消亡。

（3）知彻澄与照穿床合流，发音方法由“舌尖抵下齿龈”到“舌腰点腭”、“卷舌点腭”。知组已是舌叶音，庄组及部分章组字已是舌尖后卷舌音了。

今俗音声母：

p　p‘　m　f　(w)　t　t‘　n　l

k　k‘　(ŋ)　x　Ø　ts　ts‘　s

tʃ/tʂ　tʃ‘/tʂ‘　ʃ/ʂ　ʒ/ʐ

（二）今俗音之韵母

《四声通解》卷首又列“韵母定局”，共80个韵部，其中平上去各23部，入声11部。因为真文分部，这样就比《洪武正韵》多了4个韵。

与俗音相比，今俗音韵母的变化主要有：

（1）入声韵消失，原入声韵整合归并，逐渐并入相应的阴声韵。《四声通解・凡例》云：“入声诸字，取《通考》所著俗音则依《通考》作字加影母於下。若著今俗音及古韵之音则只取初中声，作字不加影母。或以入声而读如平上去三声者，必加平上去一字为标。”

“入声 p t k 三音，汉俗及《韵会》、《蒙韵》皆不用之。

唯南音之呼多有用者，盖韵学起于江左而入声亦用终声。故从其所呼类聚为门。此入声之所以分从各类也。‘古韵’亦皆沿袭旧法，各收同类而已。然今俗所呼穀与骨、质与职同音而无 p t k 之辨也。故今撰《通解》亦不加终声。《通考》於诸韵入声则皆加影母为字。唯药韵则其呼似乎效韵之音。”

（2）-m 尾韵併入 -n 尾韵

《四声通解・凡例》：“诸韵终声 n ŋ m 之呼，初不相混，而直以侵覃盐合口终声，汉俗皆呼为 n，故真与侵、删与覃、先与盐之音，多相混矣。”又《通解》中“侵寑沁缉”韵注文：“今俗皆呼为 -n，而闻有用口呼之者亦多，故不著俗音如通考也，后仿此。”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中，-m 尾韵全部并入-n 尾韵。

（3）牙喉音开口二等韵与三四等韵合流。

（4）歌韵开合混同。

今俗音韵母：

1.东懂送屋　uŋ　（əŋ）　iʉŋ　u　iʉ

2.支纸寘　ʅ　ʃ　iʅ　i

3.齐荠霁　i

4.鱼语御　jʉ　ʉ/u

5.模姥暮　u

6.皆解泰　aj　jɛj　waj

7.灰贿队　uj　əj

8.真轸震质　in　i

9.文吻问物　ən　un　jʉn　ə　u　jʉ

10.寒旱翰曷　an　wæn　a　wa

11.删产谏辖　an　jɛn　wan　a　ja　wa

12.先铣霰屑　jɛn　jwɛn　jɛ　jwɛ

13.萧筱啸　jɛw　ɛw

14. 交巧效　jɑw　ɑw

15. 歌哿个　o　（a）

16. 麻马祃　a　ja　wa

17. 遮者蔗　jə　jwə

18. 阳养漾药　ɑŋ　jɑŋ　wɑŋ　ɣ　io　o

19. 庚梗敬陌　iŋ　əŋ　uəŋ　juəŋ　i　ɣ　uə　jtt

20. 尤有宥　iu　əw

21. 侵寝沁缉　in　ən　i　ə

22. 覃感勘合　an　jan/jɛn　a/ɣ　ja/j ɛ

23. 盐琰艳葉　jɛn　jɛ

（三）声调

《四声通解·凡例》：

“《四声通解》各韵诸字，一母四声，各著谚音。平声无点，上声二点，去声入声一点。今撰《通解》，只於平声著其谚音，上声去声则其音自同而平仄之呼，可从本声。故更不著其谚音及加点而只书上声去声也。今俗呼入声诸字，或如全浊平声或如全清上声或如去声，其音不定。若依《通考》加一点则又恐初学之呼一如去声，故亦不加点。”

“上声全浊诸字，时音如全清去声呼之也。……浊音上声诸字之音，或如去声，或如清音，或如次清，其音之难定如此。”

《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

“平声全清、次清之音，轻呼而稍举，……全浊及不清不浊之音，先低而中按，后厉而且缓，……上声之音低而安，……去声之音直而高，……入声之音如平声浊音之呼而促急。”

“上去入三声，各依三声之等而呼之，大抵呼清浊声势之分在平声则分明可辨，余三声则固难辨明矣。”

译音系韵书之声调系统，大抵《译训》、《通考》之正音含“平上去人”四声，俗音含“清平、浊平、上声、去声、人声”五个调位（浊上已变去），今俗音含“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四个调位。

《四声通解》今俗音的考查，可参考李得春（1988）《四声通解今俗音初探》和胡明扬（1963）《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

译音系韵书之正音、俗音、今俗音，情况大致如上所述。根据音系实际状况来看，正音系统与《洪武正韵》音系基本相同；俗音系统与《韵略易通》音系十分相近，反映的当是15世纪中叶的时音，它既不同于《正韵》音系也与当时的北音不尽相同，代表的是明代前期的官话音；今俗音则是16世纪的北方语音，很可能是当时的北京音。有些学者根据俗音保留入声韵和全浊声母而认为俗音代表的是明代南京音，其理由是不充分不可靠的。《译训》、《通考》的作者对于俗音人声韵的说明十分清楚，“入声诸韵终声，今南音伤於太白，北音流於缓驰。”“然直呼 -k　-t　-p 则又似所谓南音。但微用而急终之，不至太白可也。”“故俗音终声於诸韵用喉音全清 ʔ，药韵用唇轻全清 f，以别之。”药韵入声韵尾已丢失。这种状况既不同于北音也不同于南音。俗音中全浊声母的保留更多的是由于《正韵》的影响，“全浊之字，平声近于次清，上去入近于全清，世之所用如此。”实际情况显然已不同于南音。《通考·凡例》：“以图韵诸书及今中国人所用定其字音，又以中国时音所广用而不合图韵者，逐字书俗音于反切之下。”说正音是符合韵书的，俗音则是当时中国广用而不合韵书的“时音”，实际上是当时的汉语标准音（官话音），只是因为不合于《洪武正韵》，所以只好称为俗音。

《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正俗音”条曰：“今见汉人之呼，以一字或从俗音或从正音，或一字之呼有两三俗音而《通考》所不录者多焉。今之反译，书正音於左，书俗音於右。”又其“谚音”条曰：“在左者即《通考》所制之字，在右者今以国俗撰字之法而作字者也。《通考》字体，多与国俗撰字之法不同。其双字为切声及 ŋ f 为终声者，初学虽资师授，率多疑碍。故今依俗撰字体而作字……”（《通考》所制之字指《通考》之俗音）。崔世珍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中称《通考》元著之俗音为“正音”，亦是相对于他所记录的北方音（今俗音）而言的。

以上事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韵略易通》成书只比《洪

武正韵》晚 60 余年，可是二者音系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

关于《四声通解》俗音、今俗音的性质，孙建元（1989）作了很好的探讨。他认为，“我们可以说申叔舟所谓‘中国时音’便是当时的‘官话’读书音。”“高丽中期以来，科举的考试诗赋以《韵会》作为用韵规范，《韵会》一书也就在彼广为流传。所以申叔舟以这类韵书反映的官话读书音作为‘中国时音’的代表是可以理解的。”“从崔世珍对‘今俗音’的这些直接或间接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俗音和今俗音之间，至少有两个显著的差异：（1）俗音里，入声韵还有一个-ʔ 韵尾，还自成一个调类；今俗音入声韵同阴声韵合流，并且派入平、上、去声。（2）俗音还保留有 -m 韵尾；今俗音 -m 韵尾全部变为 -n 韵尾。这种差别不可能是时间先后的原因。请看下面的事实：1443 年制定《训民正音》，1446 年颁布，这才有了拼音文字，亦即转写符号。1455 年《洪武正韵译训》刊行。《四声通考》本是由于《洪武正韵译训》‘浩穰难阅’而编定的一个简本，当在《洪武正韵译训》编成之后，但不晚于 1455 年，因为这一年申叔舟在《洪武正韵译训》序文中提到了《四声通考》。从这些情况看，《四声通考》的编定当在 1446 年至 1455 年之间。《四声通解》书成于 1517 年。同《四声通考》相距仅六七十年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语音发生这许多重大变化，恐怕不太可能。如上所引，申叔舟说，南音入声流于太白，北音入声又过于缓驰……他把‘北音’、‘俗音’对举，说明它们不是一个音系。北音入声过于缓驰，大概当时就已经变成舒声。这与《四声通解》‘今俗音’里入派三声的现象正相吻合。《四声通解》和《老乞大、朴通事谚解》同出于崔世珍之手，从今俗音的语音系统来看，同《老乞大·朴通事谚解》‘右音’基本一致，许多地方都同现代北京音的面貌一样了。同《中原音韵》比较，它更加接近现代北京音一些。因此，我们认为《四声通解》里的‘今俗音’就是十六世纪初期的北京音。”

1·4·4　朝鲜对音文献简介[1]

1443 年朝鲜文字（训民正音）创制以后，朝鲜李氏王朝刊行了一系列汉朝对音韵书、辞书及会话读本。训民正音是拼音文字，它克服了汉字传统表音法的局限性，能较准确地给汉字注音。在这些文献中，申叔舟、崔世珍等朝鲜汉学家对汉语语音做了较全面、精确的描写论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考查研究朝鲜对音文献，可弥补国内近代音资料的遗缺，为汉语近代音的研究提供新的较为可靠的参证。

训民正音创制之后，用谚文翻译或注音的各种汉朝对音韵书、辞书、汉语会话读本相继问世。朝鲜对音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用谚文注音的朝鲜汉字音韵书

（1）《东国正韵》（六卷六册），崔恒、朴彭年、申叔舟等编，申叔舟作序，世宗二十九年（1447）。（2）《华音正韵通释韵考》（二卷），朴性源编，英祖二十三年（1747）。（3）《华东叶音通释》（一卷），朴性源编，正祖十二年（1788）；（4）《三韵声汇》（二卷补一卷），洪启禧编，英祖二十七年（1751）。（5）《奎章全韵》（二卷），李德懋、徐明膺编，正祖二十年（1796）。

（二）以汉语学习为目的的汉朝对音韵书

（1）《洪武正韵译训》（十六卷八册，第一册一、二卷落帙），申叔舟、成三问等编，端宗三年（1455），序文保存在申叔舟的《保闲斋集》里。（2）《四声通考》，申叔舟编，端宗三年（1455），今佚，只存凡例附在《四声通解》卷末。该书是李朝世宗翻译刊行《洪武正韵》时，“虑其浩穰难阅，以览者病”，特命编纂的简本韵书。（3）《四声通解》，崔世珍编，正德十二年（1517）。该书是为适应朝鲜人学习汉语的需要，补充《四声通考》而编的韵书。

---

[1] 本节内容参考金基石（1999）《朝鲜对音文献浅论》，《民族语文》第 5 期。

（三）辞书类

（1）《译语类解》（二卷二册），慎以行、金敬俊等编，肃宗十六年（1690）。该书收录汉语词语四千七百条左右，并用谚文标注正音和俗音。（2）《译语类解补》，金弘喆编，英祖五十一年（1775）。该书新补充汉语词语一千一百多条，体例没有变化。（3）《方言集释》（四卷），洪命福编，正祖二年（1778）。（4）《汉清文鉴》（十五卷），李湛等编，英祖末年（1776）。该书是汉语、满语、朝鲜语对音辞书，它的底本可能是清朝（1772）刊行的《御制增订清文鉴》（四十六卷四十八册）。该书收录汉语词语一万二千多条，谚文注音没有正音和俗音之分，但注音非常细密准确，收词规模和语音转写的准确性超出朝鲜历代编纂的同类对音辞书。（5）《古今释林》（四十卷），李义凤编，正祖三年（1789）。（6）《华语类抄》（一卷），作者和刊行年代不祥，英祖二十四年（1478）。

（四）教科书类

（1）《老乞大》、《朴通事》，作者和刊行年代不祥，这两本书是高丽、朝鲜两朝最具权威的汉语教材，被当作科试用书。纯汉语本《老乞大》，代表元代燕都地方白话语法及词汇，没有注音，纯汉语本《朴通事》至今没有发现。（2）《翻译老乞大》（上下卷）、《翻译朴通事》（只存上卷，中、下卷今佚），崔世珍编，一般认为成书于正德十二年（1517）的前几年。崔世珍在原本《老乞大》和《朴通事》的每一个字下加上谚文注音和旁点（声调标记），并且把汉语句子译成朝鲜语。

谚文注音首次分左音（《四声通考》俗音）和右音（当时的汉语北方音），因此该书是第一部可以研究明代汉语口语音的朝鲜汉语读本，也是《老乞大、朴通事》系列中两种有声调标记的版本之一。这两本书过去一直失传，《翻译老乞大》上卷韩国人白淳在所藏，于1972年影印出书，下卷韩国人赵炳舜所藏，于1974年影印出书，《翻译朴通事》上卷韩国人赵诚穆所藏，于1959年影印出书。（3）《老乞大谚解》（上下卷），显宗十一年（1670）。（4）《朴通事谚解》（上中下卷），肃宗三年（1677）。从崔世珍的《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到《老乞大、朴通事谚解》时隔一百六十多年，从中可以考察十六世纪初到十七世纪汉语音的演化过程。（5）《旧刊老乞大谚解》（平安监营重刊本），英祖二十一年（1745）。（6）《老乞大新释》，边宪等编，英祖三十七年（1475）。（7）《朴通事新释》，金昌祚等编。《老乞大新释》和《朴通事新释》把旧版《老乞大、朴通事》中的不合乎当时汉语实际的内容改成当时通行的汉语，但没有注音和翻译，因此其主要的价值在于汉语内容的修改即语汇和语法方面的变化。（8）《朴通事新释谚解》（三卷），金昌祚等编，英祖四十一年（1765）。该书是《朴通事》系列中第三次谚文注音的版本，也是两种有（分点）声调标注的版本之一。书中注音中开始出现见晓字的腭化，是研究十八世纪汉语音的珍贵资料。（9）《重刊老乞大》，没有序和跋，卷末有检校官李洙、张濂等人名，刊记上有“乙卯仲秋，本院重刊”的字样，本院指司译院，乙卯是正祖十九年（1795）。（10）《重刊老乞大谚解》（上下卷），没有序、跋和刊记等，很可能与《重刊老乞大》同年或稍晚。该书是《老乞大》系列中第三次谚文注音的版本，其语法和语音与《朴通事新释谚解》基本一致。（11）《伍伦全备谚解》（八卷五册），景宗一年（1721），它的底本可能是中国明代丘浚的《新编劝化风俗雅曲伍伦全备记》。这本书的翻译与编纂从肃宗二十二年（1696）开始着手到景宗一年完成，历时25年。谚文注音也分左音和右音，是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12）《华音启蒙谚解》（二卷一册），是李应宪于1883年所撰的《华音启蒙》的谚解本，一般认为与《华音启蒙》同时刊行，该书是李朝最后的常用汉语读本。

这些文献所著录的是明清时期的汉语音，并随着汉语音的演变而得到多次增补和修订，因此无论是共时层面还是历时角度都是研究近代汉语各阶段语音状况及演化过程的珍贵文献。但是，以往朝鲜的对音文献并没有引起我国音韵学界应有的重视。尽管我国学者对朝鲜对音文献也进行了一些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还未进行全面系统的发掘研究。汉朝语言文字的差异，也给学者们带来不便。欣闻延边大学金基石先生等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明清时期朝鲜的翻译韵书中所反映的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研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早日面世，让更多的学者了解汉朝对音资料的学术价值，为明清汉语音的研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1·5　《洪武正韵》与《中原音韵》音系比较

（一）声母系统

系 / 音 / 发音部位		洪武正韵	中原音韵
唇	双唇	p　p‘　b　m	p　p‘　m
	唇齿	f　v　ɱ	f　v
舌	舌尖中	t　t‘　d　n　l	t　t‘　n　l
齿	舌尖前	ts　ts‘　dz　s　z　j	ts　ts‘　s
	舌　叶	tʃ　tʃ‘　dʒ　ʃ　ʒ　ʑ	tʃ　tʃ‘　ʃ　ʒ
喉牙	舌面后	k　k‘　g　ŋ　x　ɣ　ø	k　k‘　ŋ　x　ø

《正韵》与《中原》相比最显著的差别就在于《正韵》保留全浊声母，如果减去10个全浊声母则二者基本相同。《正韵》完整保存全浊音声母正好说明它的语音基础是传统的读书音。比《正韵》早几十年的《韵会举要》、《切韵指南》以及比《正韵》晚出的《韵法直图》的声母系统都保留全浊声母，可以为证。其次，《正韵》非（敷）f、奉v、微ɱ 并存而《中原》的“非敷奉”已混并，微母已是

v且已有进一步演化成 w的趋势。第三，《正韵》禅 ʒ 日 ʑ 并存，日母还不是 ʒ，而《中原》禅母已并入审母，日母已是 ʒ。

（二）韵母系统

韵	洪武正韵			韵	中原音韵		
	阴声	阳声	入声		阴声	入声	阳声
1东（屋）		uŋ　iuŋ	uk　iuk	东钟			uŋ　iuŋ
2支	ʅ			支思	ʅ		
3齐	i			齐	i　uəi	iʔ　əʔ　uəʔ	
7灰	uəi			微			
4鱼	iʉ			鱼	u　iʉ	uʔ　iʉʔ	
5模	u			模			
6皆	ai　uai			皆来	ai　iai　uai	æʔ　iæʔ　uæʔ	
8真（质）		ən　iən　uən　iuən	iət　uət　iuət	真文			ən　iən　uən　iuən
9寒（曷）		ɔn　uɔn	ɔt　uɔt	桓欢			uɔn
10删（辖）		an　uan	at　uat	寒山			an　ian　uan
11先（屑）		iɛn　iuɛn	iɛt　iuɛt	先天			iɛn　iuɛn
12萧	iɛu			萧	ɑu　iɑu	ɒʔ　iɒʔ　uɒʔ	
13爻	ɑu			豪			
14歌	ɔ　uɔ			歌戈	o　uo	oʔ　ioʔ　uoʔ	
15麻	a　ua			家麻	a　ia　ua	aʔ　iaʔ　uaʔ	
16遮	iɛ　iuɛ			车遮	iɛ　iuɛ	iɛʔ　iuɛʔ	
17阳（药）		ɒŋ　iɒŋ　uɒŋ	ɒk　iɒk　uɒk	江阳			aŋ　iaŋ　uaŋ
18庚（陌）		əŋ　iŋ　uəŋ　iuəŋ	ək　iək　uək　iuək	庚青			əŋ　iəŋ　uəŋ　iuəŋ
19尤	əu　iəu			尤侯	əu　iəu		
20侵（缉）		im	ip	侵寻			əm　iəm
21覃（合）		am	ap	监咸			am　iam
22盐（叶）		iɛm	iɛp	廉纤			iɛm

汉语音系到了元明时期，韵母大大减少，呈大归并趋势。一二等洪音混并，三四等细音合流，在《正韵》和《中原》中都已是既成事实。表面上看《正韵》的韵部和《中原》比较相近，实际上差别还是明显的。二者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正韵》入声韵配阳声韵，保留韵尾 -p -t -k 基本上保持《广韵》以来的传统模式，归并配搭都相当整齐。《中原》入声韵尾已是较弱的-ʔ，入声改配阴声，打破了《广韵》音系入声配阳声的传统模式，预示入声韵行将消亡。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它促使韵母系统内部相互关系的调整，导致整个系统发生变化。

2.《中原》喉牙音开口二等韵已普遍腭化，新出现的喉牙音二等腭化韵和来自开口三 四等的细音韵并存。其中江阳韵变得快一些，喉牙音二等韵已经跟三等韵合流，如江和姜、腔和羌同一小韵。《正韵》中出现腭化的只有开口二等江韵（尚不完全）和开口二等耕韵影母字，别的喉牙音开口二等韵均未腭化。

3.《中原》庄组三等韵已普遍转为洪音。《正韵》庄组三等韵由细变洪尚不普遍，尤侵两部庄组三等韵仍保持细音。

4. 合口三等凡韵，《正韵》归覃部 am 韵，《中原》已并入寒山韵 an。

此外，《正韵》支部与《中原》支思韵，鱼部与鱼模韵，寒部与桓欢韵，萧爻与萧豪韵，歌部与歌戈韵之间也有一定差别。从语音史的角度着眼，《正韵》韵母的变化正好比《中原》慢一步。

（三）声调系统

音系	调				位		
切韵	平		上	去	入		
正韵	平		上	去	入		
中原	阴平	阳平	上	去	入		
					似阳	似上	似去

《正韵》基本上保持传统的平上去入四声，平声尚未分化，全

浊上声字大部分仍旧列在上声。《中原》已平分阴阳、阳上归去，不过，入派三声尚不是入变三声。倘若元代中原之音的入声已经消失，入变三声已成事实，那么为什么与《等韵图经》以及现代北京音的分派不一致呢？王力先生（1987）认为，“《等韵图经》入声派入阴阳上去，和《中原音韵》入声派入平上去很不一样，可见声调的转化比韵部的转化快得多。”我们认为，把这种差异归结于声调转化快，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声调的演变也是渐进的有规律的，并不是可以说转就转或者可以随便转的。

《正韵》与《中原》在声韵调诸方面均有一定差别，说明它们代表的音系不同。《中原》代表的是 14 世纪汉语基础方言的口语音。而《正韵》代表的是 14 世纪以规范读书音为标准的官话音，也是五方之人皆能通解的共同语标准音。《正韵》将明初官话音系以官韵的形式确定下来，明初官话音则借助官韵的权威优势向全国传播普及。明清两代官话音及 20 世纪初读音统一会制定的老国音均与《正韵》音系相近，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正韵》是一部旨在制定规范的读书音标准的官韵，不免带有一些因袭的色彩，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成分，比如全浊声母的保留，维持入声韵配阳声韵的传统格局并全套保留塞音韵尾-p -t -k,以及平声不分阴阳，浊上尚未归去，等。因此，严格地说《正韵》音系与当时通行的读书音可能又略有差别。正如《交泰韵》的作者吕坤所说：“高庙召诸臣而命之曰：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须以中原雅音为定。而诸臣自谓从雅音矣，及查《正韵》，未必尽脱江左故习。如序叙象像尚丈杏棒项受舅等字，俱作上声，此类颇多，与雅音异。万历中余侍玉墀，见对仗奏读，天语传宣，皆中原雅音。”《西儒耳目资》的情况却不同。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学习汉语，他们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也没有传统的负担，完全出自实用的目的如实地记录当时语音。因此《西儒耳目资》音系可以作为明代中后期官话音的代表。

参考文献

刘文锦（1931）《洪武正韵声类考》，史语所集刊三本二分。
陆志韦（1947）《记兰茂韵略易通》，《燕京学报》第三十二期。
李新魁（1979）《论近代汉语照系声母的音值》，《学术研究》第六期，
（1986），《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
陈振寰（1986）《音韵学》，湖南人民出版社。
赵荫棠（1936）《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
邵荣芬（1979）《汉语语音史讲话》，天津出版社。
龙庄伟（1988）《本悟〈韵略易通〉之重×韵辨》，《中国语文》第三期。
（1991）《再论琼林雅韵的性质》，汉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
沈建民、杨信川（1995）：《也谈本悟（韵略易通）之重×韵》，《中国语文》第三期。
杨耐思（1981）《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薛凤生（1999）《汉语音韵史十讲》，华语教学出版社。
罗常培（1936）《旧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东方杂志33卷第1期。
张竹梅（1988）《试论琼林雅韵音系的性质》，《陕西师大学报》第一期。
胡明扬（1963）《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中国语文》第三期。
李得春（1988）《四声通解今俗音初探》，《民族语文》第五期。
孙建元（1989）《四声通解俗音、今俗音的性质》，《广西师大学报》第一期。
金基石（1999）《朝鲜对音文献浅谈》，《民族语文》第五期。
朴秋铉（1991）《韩国韵书与中国音韵学之关系》，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张玉来（1999）《韵略易通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王力（1987）　《王力文集》十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第二章　明代后期官话音

本章以《西儒耳目资》和《韵略汇通》为代表介绍明代后期官话音系，通过《耳目资》音系与《等韵图经》音系的对比，揭示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区别与联系；通过纵向历时比较，考查从明初至明代后期汉语读书音的主要变化。考查《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韵法横图》以为补充。

罗常培先生(1930)认为，“照张问达刻《西儒耳目资》序说：‘其书一遵洪武正韵’。其实，据我‘兑考’的结果，觉得利金二氏的注音，同《广韵》固然是两个系统，就是同《洪武正韵》也不完全相合。拿梅膺祚《字汇》后附刊的《韵法直图》跟康熙字典前附刊的《字母切韵要法》互相比较，我断定利金二氏的‘字母’正可以代表明清之交普通音的韵类；并且有许多地方已然比音韵学的分类精密，而同近代语音学的记音相合。”我们认为，从《耳目资》与

《洪武正韵》的联系和它与《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五方元音》都比较相近的情况来看，将《耳目资》音系当作明代后期官话音的代表是适宜的。

§2·1　《西儒耳目资》音系

明朝万历天启年间，一班耶稣会士带着他们特有的精神和学养相继来到中国，对明清之交的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在天文算法等方面的成绩自不待说，对中国音韵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很大的。诚如罗常培先生（1930）所说：“自从印度文化东来，一班译经的沙门，受了梵语‘体文’的启示，归纳切韵和唐韵里头的反切上字，造成见溪群疑等三十六母，辨别七音，分‘转’列图，以为沙门‘唱韵’的准则，这是中国音韵学接触外来文化后的第一度演进。但是直接用罗马字母注音，使后人对于当时各个字的音值比较得到清晰的印象，并且给音韵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蹊径的，明季的耶稣会士要算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臣了。”“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跟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在中国音韵学史上跟以前守温参照梵文所造的三十六字母，以后李光地音韵阐微参照满文所造的‘合声’反切，应当具有同等的地位。”

利玛窦（N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万历10年（1582）来中国，先到澳门，后至肇庆、韶关、南京、南昌等地传教。1598年从南京到北京，因传教受挫，只住了两个月就返回南京。1601年他第二次到北京，从此在北京定居，直到1610年5月逝世。利玛窦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也是一位博学的学者。从明末程君房编的墨谱《程氏墨苑》中四篇利玛窦写的罗马字注音文章里归纳出的拼音方案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罗马字拼写汉语的方案。罗常培曾根据这四篇文章中387个不同音的字的注音归纳出一套声韵调系统，并与《西儒耳目资》音系相比较，认为二者除去几处小的出入，音系大体相同。具体材料分析可参见罗常培（1930年）《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一文。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意大利天主教耶苏会传教士。明万历38年（1610）来中国，先到澳门，第二年去南京学习汉语。后来到南昌、建昌、韶州、杭州以及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传教。晚年居住杭州。1628年卒于杭州。

1625年金尼阁把利玛窦等人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加以修改补充，写成一部完整的罗马字注音专书《西儒耳目资》。《西儒耳目资·自序》说：“幸至中华，朝夕讲求，欲以言字通相同之理。但初闻新言，耳鼓则不聪，观新字目镜则不明。恐不能触理动之内意。欲救聋瞽，舍此药法，其道无由，故表之曰耳目资也。然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利玛窦），郭仰凤（郭居静）、庞顺阳（庞迪我）实始之；愚窃比於我老朋而已。”韩云序亦云：“四表金先生，利先生之后进，哲人萎矣，尚有典型。”

《西儒耳目资》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叫《译引首谱》，是总论，讲的是编撰经过、编撰意图和音韵学的基本知识；第二部叫《列音韵谱》，是从音查字（汉字按音序排列）；第三部叫《列边正谱》，是从字查音（汉字按部首排列）。《耳目资》张緟芳的序说：“未睹字之面貌，而先聆厥声音者，一稽音韵谱则形象立现，是为耳资；既睹字之面貌而弗辨其谁何者，一稽边正谱，则名姓昭然，是为目资。而《译引首谱》则以图例问答阐发音韵边正之所以然，以为耳目之先资者也。”金氏自己也说：“首谱图局问答，全为后来二谱张本。其第二《列音韵谱》，正以资耳，第三《列边正谱》，正以资目。盖音韵包言，边正包字。言者可闻，字者可览。是耳目之资，全在言字之列也，言既列，则分音韵；字既列，则分边正；故书虽分为三谱，总表之为耳目资也。”（译引首谱列音韵谱问答）。此书所分三谱跟音韵直接相关的主要是《列音韵谱》和《译引首谱》的一部分。

《耳目资》所用的字母分为三类：一类是“自鸣”字母，共5

个，即5个元音：a e i o u（中字为：Y土音、额土音、衣、阿、午）。二类是“同鸣”字母，共20个，即20个辅音：ç则 ‘ç 测 ch者 ‘ch 撦 k格 ‘k克 p百 ‘p魄 t德 ‘t忒 j日 v物 f弗 g额 l勒 m麦 n搦 s色 x石 h黑。三类是“不鸣”字母，共4个，即“他国用，中华不用”的辅音：b d r z。所以实际上用的是五个元音和20个辅音。整个音系靠这25个字母的相互结合，再配上5个声调的记号，就把汉字的读音——拼切出来了。金氏将声母称为字父，韵母称为字母，“欲切某字，先察其父，后察其母”，“父母相会”，“字子”（就是声韵合成的单字音）自然孳生出来。

底下分析《耳目资》音系：

（一）声母

《耳目资》的声母，金氏已经分出，即20个同鸣字母（字父）加上零声母共计21个。20个字父里边有轻重的不同。照金氏自己解释，“重音者，自喉内强吹，而出气至口之外也”。其实所谓轻重，大体上就是“不送气”与“送气”的分别。

21个声母采用国际音标排列如下：

p（百）：巴百备波布不标傍

p‘（魄）：琶拍皮坡铺平偏颇

m（麦）：马麦米木母美面貌

f（弗）：法非福父佛

v（物）：袜未无万物

t（德）：大德地多都敦道

t‘（忒）：他忒题佗徒推陶唐

n（搦）：纳搦尼诺怒嫩女娘

l（勒）：蜡勒理六路恋良累

k（格）：格已歌古该干敬改过

k‘（克）：客奇轲枯开刊考勤恳

ŋ（额）：额我梧爱安昂伟

x（黑）：黑喜火湖害寒恍忽

tʂ/ tʃ（者）：楂者知竹主真正壮

tʂ‘/ tʃ‘（撦）：差车驰绰初耻差舛

ʂ/ ʃ（石）：沙蛇是熟书慎升赏

ʐ/ ʒ（日）：惹肉儒人仍忍让

ts（则）：杂宅祭左租尊酒醉

ts‘（测）：擦栅妻磋楚忖前情

s（色）：撒色西俗数细梭巡

ø（零声母）：伊阿午鸦岳药鱼应音

《耳目资》声母系统与《洪武正韵》的差别有以下几点：

1．全浊声母（渠胡以直时昨徐徒蒲符）消失。平声音节的浊声母变入次清（送气）声母，仄声的变入全清（不送气）声母。旧来清浊的分界完全混淆，只有送气的平声音节分成“阴阳”两类，由声母的对比演变成声调的对比。因此金尼阁把 b、d 等浊音也列入中华所无的“不鸣元音”。

2．《正韵》轻唇音方（非敷）f、符（奉）v、武（微）ɱ 三类并存，《耳目资》符方并为 f（弗），武类变成 v（物）。v母而且已有从浊擦音进一步变成半元音 w 或纯元音 u 的倾向。在利玛窦的注音里，v 行收入喻母的“往”字，并且微母的“万”有 van 和 uan 两种拼法。金尼阁的音韵经纬全局里，微母的“微尾未“三字复见 ui，vi 两处，喻母的“汪”复见 vam、uɑm 两处。微母的“问”字，利氏拼作 vuɛn，金氏拼作 uɛn，喻母的“往”利氏拼作 vam，金氏拼作 uam，彼此参差不齐。金氏说：“微之一，乃同鸣之七曰物，然亦有他音，略轻之亦属自鸣之五曰午。”（《列音韵谱问答》）正可见对于 v u 两音的混合。樊腾凤《五方元音》的蛙母已把影微疑三母混而为一，把“乌（影）无（微）五（疑）雾（微）”派为四声，则表明微母已经与“影云以”混同。

3．《正韵》所（审）ʃ、时（禅）ʒ、而（日） ʑ 并存，《耳目资》时类已消失，并入相应清音，而类已变成 ʐ/ʒ。原与日母相

配的三等细音到了《耳目资》多数已由细变洪：柔肉 jeu 儒如 ju 仍 jem 润闰 jun，只有真部字仍保持细音："人仁忍认" jin。《耳目资》日母已演化为接近 z 的音。

4.《正韵》中部分疑母字已与喻母并为以类 j，但五类与以类相区别，保持 ŋ（浊鼻音）。《耳目资》额类除了疑母字还包含影母字："厄、哀、霭、爱、鏖、袄、奥、奄、安、按、欧、沤、恩、痿"等以及少数喻母字："为伟"等。而且疑与喻影之间已出现混读，疑母鼻音色彩减弱（疑母消亡的征兆已经显露）。根据罗常培分析，在利玛窦的注音里，g nh ng 分为三类：用nh拼的"疑、宜、毅、业、艺、仰"都属于疑母的齐齿呼，还算没有什么例外；至于用g拼的"艾梧吾卧"等字属疑母，"秽"属影母，"为"属喻母；用ng拼的"碍我"属疑母，"爱阉"属影母，已经混淆不清，毫无规则。并且利氏把疑母的"涯元月"等字列入纯韵，这是[ŋ]音逐渐丢失的佐证。金尼阁单留 g 声一类，而把利氏所分的 nh 并入 n 行和 i 摄的纯韵；把 ng 并入 g 行和纯韵。但他在《等韵三十六字母兑考》的 g 行底，既然没有对照守温字母，并且"吾误"复见 u gu 两处；"痿为"复见 uei goei 两处，可知金氏对 g 声母的读音已经不是很有把握，难怪他说："同鸣之九曰额，则无之（指无守温字母对照），致其所属之字，如'安恩偶'之类，乱排他行而为螟蛉焉。"（列音韵谱问答）

5.《正韵》知章组三等韵仍保持细音，庄组尤侵两韵也保持细音。《耳目资》知章组"遮、佡、蔗"已由细变洪，只有"梢稍哨"等字洪细两读（xao xiao），知章组其余三等韵仍读细音，如 chi（知）、chin（真）、chien（毡）。这种情况表明部分知章组字的声母已与庄组完全混同为 tʂ tʂʻ ʂ，另一部分与细音拼合的仍是 tʃ tʃʻ ʃ。

6.少数庄组字变入精组：尤ɔu（tʃ tʃʻʃ）→ts tsʻ s，如：邹篘 搜；模u（ʃ）→s，如：梳疏数所。"阻组助" chu—çu两读，"楚础" ʻchu — ʻçu两读。

《耳目资》的声母系统虽与《正韵》的 31 声类存在一定差别，可是跟兰茂早梅诗的二十字母以及樊腾凤五方元音的二十字母都大致相同。

（二）韵母

金书将韵母（字母）分成 50 摄、入声未独立设韵。其中第五u摄又分"甚次中"三等，第二 e 摄、第四 o 摄、十四 ie 摄、十五 io 摄、二十四 uo 摄的入声各分"甚次"二音。该音系的韵母实际不止 50 个。

金氏在五声之外又分出"甚次中"三等。照金氏自己解释："甚者，自鸣字之完声也。次者，自鸣字之半声也。减甚之完则成次之半。如药甚欲次。同本一音而有甚次之殊，又如叶甚一次。中者，甚于次，次于甚之谓也。假如数甚也，事次也，其中有音不甚不次，如胥诸书是也。盖数 su，午 u 在末者粗也。事 sŭ，午 ŭ 在末者细也。书 xụ，午 ụ 在末者比於甚略细，比於次略粗，故曰中耳。"金书采用加点的方法标示韵母（元音）的甚次中，次者点在元音上如 ŭ，中者点在元音下如 ụ，甚者不加点。他又说："开唇而出者为甚，略闭唇而出者为次，是甚次者，开闭之别名也。"（均见《列音韵谱问答》）其实这只是金氏对于不能用罗马字母标注的汉语语音想出来的补救方法。

《耳目资》记音相当精确，特别是韵母，作者是按严式标记的，只要实际读音不同都加以区别。金氏的描写已经超出音韵学范围而涉及语音学的领域。根据金氏自己统计"母有字者 104，子有字者 1403，其余无字。"带调音节"共计 5585，此是全局隔方之密。"（列音韵谱问答）即韵母单独成音节的有 104 个，声母韵母拼合的音节有 1403 个，再加上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声调，则声韵调俱全的音节共计 5585 个。如果根据音位学原理加以处理，其中一部分韵母是可以减省归并的，因此实际音节数可以不必这么多。比如 ua 与 oa，uai 与 oai，ui、uei 与 oei，uan 与 oan，un、uen 与 oen，uam 与 oam，iao 与 eao，iam 与 eam，它们所收的字在

《洪武正韵》里同属一韵，从音韵沿革跟宽式标音来看，本来没有什么差异；他们的音值所以稍有不同，完全是受了“字父”（声母）发音部位的影响。

关于金氏的分韵，熊士伯认为，“开衣之外又有额，合午之外又有阿，遂致开合不能均齐。三十九无切（oei）似高威（uei）一等，然分‘悲’於‘归’未当也。三十八阿盖（oai）当高歪（uai）一等，然所填‘衰’、‘坏’即乖韵，亦非一等之‘猥’也。二十七无切（un）与恩（en）不相蒙，自是又有阿根（oen）与温（uen），一若与恩吻合者，所填‘昆昏’，其能外‘尊村’而另韵邪？况‘昆’与‘昏’本难分者。弯（uan）之外另有阿干（oan），填‘擐还’，必不外弯而另韵矣。瓦（ua）外又有阿答（oa），果从官关分调耶？所填‘花华’仍瓜韵也。午格（ue）外又增阿德（oe）不能外国而另韵也。阳（iam）上二十九无切（eam）填‘良’一如二十八无切（eao）填‘聊’，殊难分！王（uam）上又增阿刚（oam）所填‘窗双’止二等字，‘荒光’亦同韵，且‘双愯樁截’彼此错出何邪？”（节录《等切元声》卷八（阅西儒耳目资）P9—11），熊氏用等韵的标准来评判金氏的分韵，自然觉得诸多不合。其实金氏注音关于这几韵的分立，已经超出音韵学的范围，若是从音韵沿革上分辨他的韵类，自然很难索解。

《耳目资》音系根据我们的归纳整理，共有韵母 56 个，其中入声韵 17 个。兹对照《正韵》韵母说明如下（为了便于分析比较，将其韵摄顺序做适当调整，前面数码为原书韵摄序号）：

（1）　ɑ [a]　[麻a　歌ɔ]：巴马嗟楂茶麻沙拿他。

ɑʔ [aʔ]　[辖at　合ap]：杂札八达袜法蜡杀。

（13）　iɑ [ia] [麻a（喉牙）]：家加伽霞下牙亚。

iɑʔ [iɑʔ] [辖at　合ap（喉牙）]：甲恰瞎鸭轧。

（21）　uɑ　[ua] [麻ua]：tʂua挝，kua瓜蜗寡卦，k'ua夸姱胯髁，ua 蛙洼娃瓦凹。

uaʔ [uaʔ] [辖uat]：kuaʔ 刮刖，uaʔ 嗗袜。

（19）oɑ　[ʊa] [麻ua]：xoɑ 花化华划踝桦画话，ʂoa耍傻

oɑʔ [ʊaʔ] [辖uat]：xoɑʔ猾滑，ʂoɑʔ刷。

麻　a 喉牙音腭化分出　ia，辖　at 合　ap 并作　aʔ，喉牙音分出 iaʔ。19 摄与 21 摄互补分布可并作　ua、uaʔ。a、ia、ua 来自《正韵》十五麻部，“他大那”来自歌韵。aʔ　iaʔ　uaʔ　来自入声四辖九合。

（2）　e　[ɛ]　[遮　iɛ（知章日）]：遮车奢惹

eʔ [ɛʔ] [屑　iɛt（知章日），陌　ək]：宅哲格白德热厄勒陌搦塞舌赫。

ėʔ [ʅʔ] [陌iək　质iət　缉ip（知章日）]：尺叱赤日人实失适十质郅直汁。

金氏把入声“质赤实日”等分出一个次音 ėʔ 韵，而“知止致鸱驰耻诗时矢侍”等字归在　i 摄，没有单立　i 的次音。《耳目资》第二　e　摄只入声分甚次，且次音只　ch　ch　x j　四母有字；第三　i 摄不含入声，且不分甚次。

（14）ie [iɛ]　[遮　iɛ]：姐且茄爹些爷。

ieʔ [iɛʔ] [屑 iɛt　　葉 iɛp]：　楖 切 挈 蹩 铁 列 灭 屑 协 葉。（“劣”复见ieʔ　iueʔ）

iėʔ [iəʔ] [陌　iək 质　iət 缉　ip]：疾七吉乞必匹的慄蜜逆悉。

（35）iue [iuɛ] [遮iuɛ]：xiuɛ 鞾　k ʻ iuɛ茄瘸

iueʔ [iuɛʔ] [屑　iuɛt]：绝厥掘缺律雪血月曰。

遮　iɛ 韵（知章日）分出　ɛ 韵。

（3）i　[i] [齐　i、ï 支（精庄章组外）]：知机碑堤微非离麋泥而诗羲。

（4）o [ɔ]　[歌ɔ　]：左波多我罗摩娜梭诃。

oʔ [ɔʔ] [药ɔk　曷ɔt，药iɔk（tʃ组），药uɔk曷uɔt（舌齿唇）]：昨葛剥夺弱缚谔落抹诺。

ȍʔ　[oʔ/uʔ] [屋uʔ质uət]：族竹谷不笃肉勿福禄木速忽。

（15）ioʔ [iɔʔ] [药iok]：爵鹊脚縠略虐削学。

ió? [io?/ iu?] [屋iuk（喉牙）]：菊局曲畜欲玉。

（24）uo [uɔ] [歌uɔ]：戈果过科禾火货锅。

uo? [uɔ?] [药uɔk曷uɔt（喉牙）]：郭括聒阔扩廓兀抓刖获活豁斡。

uó? [uo?/uɔ?] [屋uk 陌uək]：国蝈掴郭虢毂斛鹄忽核屋沃媪

（20）oe? [uə?] [质uət]：物勿佛弗不芾拂划或惑。

（22）ue? [uə?] [屋uk 陌uək]：拙掇辍啜吷说刷国馘蝈帼郭虢。

ùo? ue? oe?互补，其中部分字两读，可并成一韵。

（5）u [u] [模u]：租初孤逋都夫苏。

u? [u?] [质uət]：卒 崒 踤（焌u?复见iu?）

ụ [ʉ] [鱼iɯ（tʃ组）]：诸朱樗除书殊儒如。

《耳目资》知章日后的三等鱼韵已由 iɯ 变为 ʉ。

ụ? [ʉ?] [质 iuə?]：tʂʉ? 术 怵，tʂʻʉ? 黜怵绌出，zʉ? 人（缉），ʂʉ? 述秫术，sʉ? 戍怵 訹，恤（复见 siʉ?）

ù[ʅ] [支 （精）]：资紫子此次磁斯私思。

ù?:只有 sù? 率帅蟀，色师切（质韵生母），质韵生母本应读成 ʂʅ?，但由于声母转为舌尖前音 s，所以这三字被归到 ù?，实际上 u 韵并无入声。金书虽将第五 u 摄入声分成甚次中三等，但字数不多，只含部分质 uət iuət 韵字，实际上只 u? ʉ? 两个入声韵，ú? 是由 ʅ? 变来的，可不必单独立韵。“率蟀”《韵略易通》归在真文 u? 韵。

（16）iụ [iʉ] [鱼iɯ（tʃ组外）]：疽趋居渠旅女须虚迂。

iụ? [iʉ?] [质iuət 陌iuək]：茁屈律恤域役疫。

《正韵》中合口三等鱼（庄）、虞（非、庄）已转为洪音并入模部，其余声组的三等韵保持细音，归鱼部。《耳目资》中合口三等鱼虞（知章组）转为 ʉ，与 u 相区别。第十六 iụ 摄只有中音，无甚

次。

（6）ai [ai] [皆ai]：载斋该摆逮哀来埋乃。

（30）iai [iai / iæi] [皆ai（喉牙）]：街解介 绁楷鞜 骇邂埃涯矮隘。

（43）uai（38）oai [uai ʊai] [皆uai]：kuai 蜗乖拐夬挂怪卦，kʻuai 快哙蒯块，uai蛙娃哇歪外聩，xoai 怀淮槐胚夥坏，ʂoai 衰榱。两摄互补可并为一韵。其中部分字与 21 摄 ua 重读。

ai iai uai与《正韵》皆部相当，只是《正韵》皆部喉牙音开口二等韵尚未分出 iai。“哀埃唉”等在《耳目资》中[ŋai iai]两读。

（7）ao [ao] [爻au，萧iɛu（tʃ组）]：遭招高包刀饶熬劳茅挠骚烧蒿。

（31）iao（28）eao [iao ɪao] [爻au（开口二等喉牙音）、萧iɛu]：焦锹交乔标瓢貂苗鸟小梢哮幺，leao聊了料。第 28 eao摄只有来母字，31 iao 摄没有来母字，二者可以并为一韵。

来自见组开口二等的腭化韵已同三等细音合流。部分爻部 ao（ʃ母）字在《耳目资》中xao xiao两读：“梢捎蛸鞘稍哨”等。

（8）am [aŋ] [阳ɒŋ、iɒŋ（知章日）]：章昌冈邦当穰汪方昂郎忙桑商杭。

（32）iam（29）eam [iaŋ ɪaŋ] [阳 iɒŋ]：将枪江羌娘祥香央，leam良两量。eam只与来母拼合，iam不与来母拼合，二者互补，可并成一韵。

（45）uam （40）oam [uaŋ ʊaŋ] [阳uaŋ]：oam 庄奘壮窗撞抢创双爽戗荒黄恍况；uam 桩奘窗床创霜爽戗光广诓筐狂旷汪王往旺。知庄组字两韵重见，其余声母字互补，它们可并为一韵。少数零声母字 uaŋ、vaŋ 两读。

am iam uam三韵与《正韵》阳韵相当，只是知章日三等韵已变成洪音。

（9）an [an] [寒 ɔn 删 an 覃 am]：簪詁干班丹晚番安阑蛮南三山寒。

（34）ien [iɛn] [先 iɛn 盐 iɛm，删 an 覃 am 二等（喉牙）]：笺千展蝉坚乾边偏颠天眠闪轩烟。

（46）uan（41）oan [uan　ʋan] [删uan]：kuan 关鳏纶惯贯掼，k'uan瘸，uan弯湾顽碗腕玩 忨 ，xoan还环寰患丸桓纨缓莞浣澴，患宦豢幻。两摄互补，可合为一韵。

（49）uon [uɔn] [寒uɔn]：钻官宽般潘端团鸾漫酸欢剜。

（50）iuen [iuɛn] [先iuɛn（知章组外）]：镌全鹃卷权挛瑄玄冤。

《正韵》删覃二部中喉牙音开口二等韵尚未分出腭化韵 ian　iam，《耳目资》从中分出的腭化韵已经与三四等细音合流。

《耳目资》虽然仍保持山摄合口一等（uon）与合口二等（uan　oan）的区别，但已有一些一等字混入二等，如："桓缓碗腕贯"等，而且"碗腕"二字 uon　uan 两摄并收。

《耳目资》中- m尾韵已并入相应的 -n 尾韵。

（10）eu [əu] [尤əu、iəu（tʃ组）]：邹周抽勾掊（裒）斗柔浮欧娄谋搜收厚。iəu（ʃ母）字，əu iəu两读，如："收手兽"等。

（33）ieu [iəu] [尤iəu（tʃ组）]：啾秋鸠丘彪丢留牛脩收休忧。

《正韵》庄组三等尤韵保持细音，《耳目资》中三等尤韵知庄章组（含日母）除 ʃ 母字洪细两读外，全部转为洪音 əu。

（11）em [əŋ] [庚əŋ]：曾争更崩登仍硬冷萌生亨。

（17）im [iŋ] [庚iəŋ、əŋ（喉牙音）]：精贞京兵钉令明宁惺升形幸莺。

（47）uem [uəŋ] [庚uəŋ]：kuem 肱觥矿 犷 犷磺，'kuem 鞃，复见um。

《正韵》庚部 əŋ 韵中部分二等韵（喉牙音）与 iəŋ 韵已被并为 im韵，此韵知章组仍配细音。

（12）en [en] [真ən、uən（微母）、先iɛn　盐iɛm（知章日）]：臻琛展阐根恳然文恩森扇痕。

（18）in [in] [真iən　侵im]：津真巾宾邻民纫辛申欣因。此韵

tʃ组仍配细音。

（27）un（42）oen（48）uen [un　oen　uen] [真uən、iuən（tʃ组）、先 iuɛn（tʃ　tʃ'）]：un 尊村谆椿敦屯润沦论嫩孙纯，hoen 昏婚荤魂浑溷绲慁，uen 专穿昆坤奔盆阮分门温。oen 只有 h 母字，un（ts　ts' s　tʂ tʂ' ʂ ʐ t　t' l），uen（k　k' p　p' f　m　tʂ　tʂ'　ʂ　ʐ）。uen韵（tʂ　tʂ'）来自先部 iuɛn 韵，un（tʂ　tʂ'）来自真部，un、uen 两韵 ʐ 母字部分重读，其余声母字互补。除 uen 韵 tʂ　tʂ' 两母字来自先 iuɛn 外，un　oen　uen三韵合起来相当于真部 uən 加上 iuən 韵 tʃ 组。

（37）iun [iun] [真 iuən（tʃ 组外）]：逡俊钧窘郡群沦论荀巡熏训氲云。来母字："沦伦论纶轮抡蜦"重见第 27 摄 lun。

（23）ui（39）oei（44）uei [ui　ʋei　uei] [灰uəi]：ui 嘴催追吹堆推绥雷眉捼虽谁微，oei 悲邳为眉美昧回，kuei归鬼媿，'kuei 恢葵跬馈。mui与moei重读，如"眉梅枚美昧"等，ui　oei　uei三韵声母（除m外）互补。三者并为一韵与《正韵》灰 uəi 相当，唇音字仍保留合口介音 u-。

（25）ul [ɚ] [支ï（日母）]：而儿 洏尔迩耳 珥饵二刵。

支部日母字从支部分出，单独一摄，其音已与 ɚ 相近。关于中古止摄开口三等韵日母的消亡和 ɚ 的产生，黄典诚先生曾做过很好的解释。他认为，中古日母之值为[ȵ]，后来日母有了变值变类两方面的发展。自变值方面而言，日母在止摄开口三等诸韵以外，都是循着如下过程发展的：ȵ→nʑ→ʑ→ʒ→ʐ；自变类方面而言，日母在止摄开口三等诸韵下，因韵母的卷舌化而变为零声母，出现 ɚ 韵，其过程为：ȵi→nʑi→ʑi→ʒi→ʒï→ʐʅ→ɚ。《中原音韵》里，这些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还放在"支思"韵里。到了 ɚ 韵出现，本来应该在它前头出现的 ʐ 因性质相近而归于省并消亡。这个时期大约在明末，有两个证明：（1）利玛窦、金尼阁注"儿耳二"等的音为 lh、ul。（2）方以智《通雅·切韵声原》："儿在支韵，独字无和。"（参见黄典诚《汉语语音史》P155）。金氏用 ul 注音虽然不十分切

合，可是比方以智明知道“儿在支韵，独字无和”，还“姑以人谁切”附在支韵，要强得多。

（26）um [uŋ] [东uŋ、iuŋ（舌齿）]：宗葱中冲（弓）空蓬东通戎风龙蒙农嵩春红翁。又庚 uəŋ 韵字（喉牙音）um uem 两读。

（36）ium [iuŋ] [东 iuŋ（喉牙）、庚 iuəŋ]：扃冋穹穷顷恐凶雄雍融拥用。

《正韵》东 iuŋ 知章组保持细音，《耳目资》里原通摄合口三等韵，除喉牙音外，全部转为洪音。

就总体情况而言，金氏采用罗马字母标记当时的官话音是相当精确的。然而汉语中几个比较特殊的音却没有适当的字母可以表示，因此金氏只好使用变通的方法（当时尚无国际音标）。金氏给某些音划分甚次中或甚次，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标记的音难免不够精确。比如金氏把“赀雌私”等字的韵母标作 -ù，作为 u 的次音，只能表示接近[ɿ]的音，实际上明代中后期舌尖前元音[ɿ]已经形成。他把“质赤实日”等字的韵母标作 e，作为 e 的次音，这与舌尖后元音[ʅ]尚有相当距离，如果单是根据金氏记音我们无法确定当时[ʅ]韵是否已经完全形成。还有“儿耳二”等字，利氏用 lh 金氏用 ul 表示，也不是十分准确，为什么不用 er 标记？是不是当时的实际读音与现代音“儿”韵还有一些差别，并非完全相同。至于金氏采用次音标记的一些入声韵的音值，罗常培先生（1930）的解释可供参考：“入声屋韵的‘族竹蓄谷哭仆福禄木讷速熟’等字，沃韵的‘笃秃’等字，物韵的‘不勿’等字，没韵的‘忽’字，现在国音都变成 u 韵，可是方音里还有读作 o 韵（如上海）的；明末的普通音或者读作 o u 之间的音，所以金氏把它们标作 o 的次音 -ò 韵。入声质韵的‘疾七吉必匹慄蜜悉’等字，锡韵的‘的逖’等字，迄韵的‘乞’字，陌韵的‘逆’字，现在国音都变i韵，可是方音里还有读作 iə 韵的（如山西）；明末的普通音或者读作 iə 与 i 之间的音，所以金氏把它们标作 ie 的次音 -iė 韵。入声屋韵三等的‘菊畜’两字跟烛韵的‘曲’字，现在国音都变成 iu[y]韵，可是，方

音里还有读作 io 韵的（如上海）；明末的普通音或读作 io 与 y 之间的音，所以金氏把它们标作 io 的次音 -iò 韵。”“平心而论，金氏分出 ɿ ʅ ɥ 或 ʮ，几音独立，从语音学的观点看，自然应当承认他的相当价值；但是被符号所限，不得已附入 e u 两摄；并且 ò iė iò uò 几韵的读音也都疑似不明，难怪后人对他误会了！”

韵　母　表

开		合		开		合	
洪	细	洪	细	洪	细	洪	细
a	ia	ua		aʔ	iaʔ	uaʔ	
ɛ	iɛ		iuɛ	ɛʔ	iɛʔ		iuɛʔ
ʅ ɚ	i	uəi		ʅʔ	iəʔ		
ɔ		uɔ		ɔʔ	iɔʔ	uɔʔ	
				oʔ	ioʔ	uoʔ	
		u				uʔ	
		ʉ	iʉ			ʉʔ	iʉʔ
ai	iai	uai					
ao	iao						
ɑŋ	iɑŋ	uɑŋ					
an		uan					
	iɛn		iuen				
		uɔn					
əu	iəu						
əŋ	iŋ	uəŋ					
		uŋ	iuŋ				
en	in	uen	iun				

以上分析表明《耳目资》音系的韵母系统与《正韵》的联系是明显的，但也不完全相合。明初以来以读书音为基础的官话音变俗倾向愈发明显，受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官话音系又有了较大变化。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正韵》闭口韵“侵　覃　盐”三部，《耳目资》已并入 in en an ien 等摄。

《直图》虽然沿袭《正韵》也立了“甘　兼　监　簪　金”五韵，但是金韵底下的附注说：“京巾金似出一音，而潜味之，京巾齐齿呼，金闭口呼。京齐齿而启唇呼，巾齐齿呼而旋闭口，微有别耳。”可见 -m 跟 -n 的分界，已经若明若昧了。毕拱辰改定的《韵略汇

通》也已把《韵略易通》的侵寻、监咸、廉纤三部并入真寻、山寒、先全三部。

（2）《正韵》入声承阳声韵，保留-p -t -k 塞音韵尾。《耳目资》入声改配阴声韵，入声韵尾已弱化归并为喉塞音-ʔ，部分入声韵混并，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自从北方语音丢掉了入声-k -t -p 的“收势”，入声分配已然成了音韵学上的一个问题。《广韵》以入声配“阳韵”的系统，到刘鉴作《切韵指南》的时候，已经渐渐打破。所以他拿屋沃烛兼承通遇流三摄，铎药兼承果宕两摄，觉兼承江效两摄，没质迄兼承臻止、蟹（三四等）三摄，曷末鎋薛月兼承山假、蟹（一二等）三摄；后来等韵家所谓“借入”之说，即由此起。《韵略易通》的情况与《正韵》大体相同。《直图》虽然也沿袭《正韵》以入声配“阳韵”，可是已经不能严守-k 配-ŋ，-t 配-n，-p 配-m 的格局，所以公韵[-ŋ]下误列收-t 的没韵字，京韵[-ŋ]下误列收-t 的质韵字，光韵[-ŋ]下误列收-t 的末韵字，昆韵[-n]下误列收-k 的麦韵字，坚韵[-n]下误列收-p 的帖韵字，艰韵[-n]下误列收-p 的狎韵字，甘韵 [-m] 下误列收 -t 的曷韵字；而且根巾两韵不配入声，并自乱其例地把吉韵列在基韵底下，等等。《韵略汇通》虽然入声韵仍配阳声韵，但情况已有很大不同。伴随-m 尾韵与-n 尾韵的混并，入声韵尾已完全混同：侵寻入声、庚晴中睛韵入声和真韵入声混并，真文中文韵入声与东洪入声混并，先全入声与廉纤入声并，山寒入声与缄咸入声并，端桓入声与江阳入声合流。《韵略汇通》的入声韵尾已经并为-ʔ。《五方元音》入声韵改配阴声韵，情况与《耳目资》大体相似。

明代中后期，入声韵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实与闭口韵的消失有关。阳声韵尾 -m -n 的混并，促使入声韵尾-p -t -k 的混并，打乱了原有的配搭关系。随着入声韵尾的逐渐弱化，入声韵慢慢变得接近阴声韵了。金氏的记音注重当时的实际读音，对于迂就音韵沿革的以入配阳说自然不大了解，所以金氏说：“入声无字者，常借他字以足之，如‘公䪼贡谷’，‘空孔控哭’，之类。夫‘公、䪼、贡、空、孔、控’此三者俱同韵。若‘谷’与‘哭’自有本声，奈何强借於此乎？”（《列音韵谱问答》）。在他的《音韵经纬全局》）里也只有阴声韵 ɑ e o u iɑ ie iu oɑ uɑ uo iue 十一摄入声有字，并且特别分出 io oe ue 三摄跟次音 ó iė ió uȯ 四韵专收独立的入声。

（3）《正韵》中喉牙音开口二等韵（除江韵外），尚未分化出腭化韵。《耳目资》中来自中古喉牙音开口二等的腭化韵已与相应的三四等韵合流，比如金氏注音已将《正韵》爻部开口二等（喉牙音）和萧部并作 iɑo 摄。

《韵略易通》已出现腭化韵，但与三四等韵保持区别，如山寒 ian 与先全 iɛn 并立，缄咸 iam 与廉纤 iɛm 并存；萧豪韵中喉牙音开口二等肴韵已与三四等合流，并作 iɑu。《直图》虽然交骄分立两韵，可是一律注为“齐齿呼”，而且“巧孝效”三字复见两韵，可见那时已经不能分得很清楚了。到了《韵略汇通》喉牙音开口二等则与三四等韵完全混同。

（4）《耳目资》把官关分为 uon、uɑn 两摄，与《正韵》大体相同，但“碗腕”两摄并收，而且已有一些一等字混入二等，如：“桓缓贯”等。可见金氏审音已有些含混。《韵略易通》、《直图》沿袭《正韵》分类，但《韵略汇通》已将《易通》的端桓 uɔn 与山寒 uan 合并。

（5）《耳目资》um、uem 两摄相当于《正韵》东 uŋ、庚 uəŋ 两韵，但《耳目资》已将《正韵》东 iuŋ、庚 iuəŋ 两韵并作 ium 摄。

（6）《耳目资》从《正韵》遮部 iɛ 韵中分出 ɛ 韵，把“遮者蔗车奢蛇舍惹”等字跟来自中古陌韵的“宅格客白柏陌赫”，麦韵的“厄搦”，德韵的“德忒勒塞”，薛韵的“哲撤热舌”等字合并，另立 e 摄（ɛ ɛʔ）。

（7）从《正韵》鱼部 iɯ 韵中分出 ụ 韵。金氏 ụ 韵里所收的“诸枢除儒书殊主杵汝暑薯处茹恕”等字，从沿革上讲，都属三等

鱼虞(知章组)，《正韵》属鱼部 iɯ 韵。金氏从 iu 摄里特别提出 ch ‘ch x j 四类字列在 u 与 ú 之间，其音当是 ʉ（知章组鱼部 iɯ →iʉ→ʉ)。

（8）《耳目资》从《正韵》支部中分出 ul 摄。中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儿尔而耳饵”等字的读音已与卷舌音 [ɚ] 十分相近。

（9）《正韵》知章组三等韵保持细音。《耳目资》ch 组三等韵虽然没有完全变成洪音，但“毡(chien　chen)、展(chien　chen)、战(chien　chen)、闪(xien　xen)、善(xien　xen)、收(xieu　xeu)”等字各有洪细两种读法，已表示了变洪的倾向。

（三）声调

《耳目资》音系共有/清平、浊平、上、去、入/ 5 个调位。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样描写当时官话的声调系统：共有 5 种声调，“非常难以掌握，区别很小而不易领会。”欧洲语言的一个音节，在汉语由于声调的不同，就至少具有 5 个不同的意义，“并且彼此由于发音时的声调不同而可能相去有如南极和北极”，“我要冒昧地说，没有一种语言是像中国话那样难以被外国人所学到的。”该书第四卷还谈到利玛窦等传教士 1598 年首次去北京活动未成，南返途中编成了《平常问答词意》等几套汉语字词表，为了标注汉语的“五声”，他们还创造了 5 种标记声调的记号。我们可以在现存的利玛窦写的那四篇罗马字注音文章中看到，清平、浊平、上、去、入 5 声的调号分别为：¯ ˆ ˋ ˊ ˇ，位置在元音上。《西儒耳目资》袭用之，其《译引首谱·列音韵谱问答》云：“音韵之学，旅人之土产；平仄之法，旅人之道听。音韵敢吐，平仄愿有谱焉，何也？平仄清浊甚次，敝友利西泰（利玛窦）首至贵国，每以为苦。惟郭仰风（郭居静）精于乐法，颇能觉之，因而发我之蒙耳。”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郭居静神父对这个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他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善于分辨各种细微的声韵变化，能很快辨明声调的不同。善于聆听音乐对于学习语文是个很大的帮助。这种以音韵书写的方法是由我们两个最早的耶稣会传教士所创作的，现在仍被步他们后尘的人们所使用。”《耳目资》完全继承了这种方法，并对明代官话的五声有所申述：“中华所用之音极少，而字则极多，……音少必难免同音之乱，故中华先圣，出巧法以救之，每种音乘五声，则音虽少而能多矣。”“平声有二：曰清，曰浊。”“余曾见有一书，分称阴阳者，则与清浊之义相合也。”“清平不高不低，如钟声清远，浊平则如革鼓冬冬之音，旅人所知如是，恐于五方未免有一二不相合耳。”“正音如是，或有不合，土音而已。”“仄声有三：曰上，曰去，曰入。五者有上下之别：清平无低无昂，在四声之中，其上其下每有二，最高曰去，次高曰入，最低曰浊，次低曰上。”我们将这些文字说明与暗示调型的记调法结合起来研究，可以推测出明代官话 5 个调位的大致音高：清平（中平调）33，去声（高升调）35，上声（低降调）31，浊平（低升降调）121，入声（高短促降升调）434。（参见鲁国尧·1985）

《洪武正韵》声调保持传统的平上去入四声，平声尚未分清（阴）浊（阳）。《韵略易通》声调系统与《正韵》相同，平声已有-○-加以分别，《韵略汇通》则已将平声分成上平和下平。《洪武正韵》全浊上声字大部分留在上声，有的上去复见，并未明确将全浊上声并到去声。《耳目资·音韵经纬全局》把“豸栈盾疆琲隽奉厚悻骇泫”等字，仍旧列在上声。改列去声的，只有“善道”两字。

§2·2《韵略汇通》音系

作者毕拱辰，字星伯，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明史》不载，据《掖县志·忠节》（清嘉庆修）及《掖县乡贤祠考记》（清毛式玉撰）载：

毕拱辰，字星伯，万历乙卯（1615 年）举人，丙辰（1616 年）进士，喜著书。官辙所至，缥缃之富充栋宇。初试盐城县，以海内

艰改补陕西朝邑大纲，不亲细事，擢吏部主事，以不善事大吏，左迁浙江知事，弃官归里，益以诗文自豪。……

毕氏一生大致以1616年为界，前期就读家乡，一度“出就塾师”。其后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28年间先后于盐城、陕西、北京、晋阳、太原等地为官。

他的仕途并不通达，一生东奔西颠，最后因抗拒李自成起义军被杀。毕氏热心学问，喜欢著述。著有：《珠船斋集》、《凫溪存稿》、《旅味瓿余》、《系曜近草》、《莱乘》、《蝉雪咙言》六卷，又更定《韵略汇通》二卷。

《韵略汇通》是毕拱辰为了“童蒙入门”之便，以兰茂的书为基础进行“分合删补”而编成的。成书于明崇祯15年（1642），距《韵略易通》已200年。

“音韵之道，雕虫绪技也。然而有悟有不悟焉。得其解者，片言便自*然。反是则白首章句者依然怅怅莫之。何相去径庭哉！余戏竹马之年，出就塾师，受业无何面命，以对类四声，即为针芥之投，视同砚席。十余儿皆以莛撞钟也。此时反切之学尚未暇及，迨垂髫补博士弟子员，始留意焉。与同人辈致志劝学，间有二三言下立解，竟成麟角，而余则了了于口，复了了于心，余多如舌人九译，终作侏儒相视，即再回提撕，犹规瑱也。此岂天分有限，盖亦学力是靳也焉耳。每怪今人视此道为不急之务，唔咿时信口读过，一遇操觚，平仄悉乖，骈偶失叶，只为识者窃笑。先儒于诸子经史诸书，字稍僻者，明注某字反切某音，以省检阅。如果为不急之务，先儒亦属多事矣。尝读北史载齐废帝为太子，时年六岁，初学反语，于跡字下注云：自反。侍者未达其故。太子曰：跡字足旁，亦为跡，岂非自反也？夫古帝王甫离襁褓潜处深宫，有何关要，辄能潜心此道。若是学者反局外置之，展卷茫如，殊可叹已。正统中，兰止庵先生编《韵略易通》一书，汰繁归简，披览如列眉，嘉惠后学甚殷。吾莱宿太仆二山先生付之剞劂，二东人士家购而户诵之。见南中亦有刻本，谓之《山东韵略》。壬申岁，辽左叛逆围莱，原板散失，每用惋惜。今秋余持冀宁节诘之暇，捡得原帙，僭为分合删补，较原编更定者什之四五，具悉凡例中。期于简便明备，为童蒙入门嚆矢。稍易其名曰《韵略汇通》，汇者，取水回而复合之义。兹编虽分流别派，疏沦惟勤，然总合于原韵之渊源者近是矣。因寿梓而弁数语如左。崇祯壬午涂月莱人毕拱辰题于晋阳槐香亭。”（《韵略汇通·序》）

《韵略汇通》是继《易通》之后又一部反映官话音系的重要韵书。此书虽是在《易通》的基础上改编的，但由于时间先后已隔200年，官话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因此两书在定音归部方面自然会有差异。比如取消闭口韵，就是当时实际情况使然。有人认为“兰茂是云南人，毕拱辰是山东人。云南话和北方话虽有很近的亲属关系，但和山东掖县的口语却有一定差别，分韵上就必须重新调整，即要另行分合。”（赵诚《中国古代韵书》，中华书局，1980，P93。）“该书虽然在《韵略易通》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但由于两书作者的籍贯一南一北，他们著书时必然依据自己最熟悉的语言，这就使两书之间在定音归部方面有了差异，可以说是两种方言音系的反映。”（钱曾怡、刘聿鑫《中国语言学要籍解题》，齐鲁书社，1991，P59。）我们不赞同这种意见，因为：第一，不好简单地根据作者的籍贯来定韵书的语音基础，其实它们反映的都是通行的官话音而不是一地方音，一地方音难以在各地流行。从它们能在全国流行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情况来看,它们所代表的绝非一地方音，况且无论是云南嵩明还是山东掖县的口语音，当时在国内都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第二，两书音系的差异主要是历时的变化造成的，而不是地区间的差异。

张玉来《韵略汇通音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对《韵略汇通》音系及版本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资参考。张玉来认为《韵略汇通》代表的是“存雅求正的普通话”，所谓“存雅”就是“存当时官话之雅”，所谓“求正”就是“求语音演化规律之正”，此言极是。

（一）声母

《韵略汇通》的声母代表字仍袭用“早梅诗”20 个字。《韵略汇通·凡例》云：

“切韵书旧用三十六母，足称详备。但溪群同母，因上下二平，遂分为两；彻澄穿床亦同母，而分为四，初学恒苦其重复。早梅约繁就简，并为二十母，赅裹无遗，习者便焉。若欲析其音开合清浊之精微，则有等韵诸书在。此篇筌蹄置之矣。归并三十六母附后。”

[东]并端	[风]并非敷奉	[破]并滂並
[早]并精	[梅]并明	[向]并晓匣
[暖]并泥娘	[一]并疑影喻	[枝]并知照
[开]并溪群	[冰]并帮	[雪]并心邪
[无]并微	[人]并日	[见]并见
[春]并澄彻穿床	[从]并清从	[天]并透定
[上]并审禅	[来]并来	

毕氏认为，中古三十六字母虽然详备，但失于繁琐，且平声已分上下二平（阴平、阳平），因此可以把群归溪、澄归彻、床归穿……（当然这仅是平声字的情况，若是仄声字则全浊声母清化变读同部位的不送气清塞音、塞擦音，浊擦音变清擦音）。

《韵略汇通》也有少数不合浊音清化一般规律的，如：

（1）　船母读上母：舐神唇舌甚顺

（2）　禅母读春母：垂辰臣晨仇

（3）　崇母读上母：士仕柿事

（4）　邪母读从母：囚泅

《韵略汇通》知庄章三组声母合流，内部仍有一些小的差异，“枝春上”既能跟洪音韵母相拼也能与细音韵母相拼（一部分三等韵尚未转为洪音），仍是 tʂ/ tʃ　tʂʻ/tʃʻ　ʂ/ ʃ。

此书声母系统与《韵略易通》基本相同，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 韵母

此书韵部由《韵略易通》的二十变为十六：

一东洪　二江阳　三真寻　四庚晴　五先全　六山寒　七支辞　八灰微　九居鱼　十呼模　十一皆来　十二萧豪　十三戈何　十四家麻　十五遮蛇　十六幽楼

前六韵为上卷，有入声；后十韵为下卷，无入声。

《韵略汇通》对韵部分合删补的情况，该书《凡例》作了清楚的说明：

《韵略》旧编止为求蒙而设，故前十韵“东洪”等四声全者，后十韵“支辞”等为无入声者，较诸韵书至为简便。然“真文”之与“侵寻”、“先全”之与“廉纤”、“山寒”之与“缄咸”，有何判别而更立一韵乎？今悉依《集成》例，合并为一，用省检览之烦。（凡例一）

“真文”前三声虽同，而文韵入声特异，旧混为一，一韵两呼，参差无当。今以“文”韵入声归“东洪”，仍易“真文”为“真寻”焉。（凡例二）

“庚晴”二韵入声亦各异，今以“晴”韵入声并归“真寻”韵内。（凡例三）

“端桓”前三声与“山寒”相同，入声与“江阳”相同，亦各分割，并归同声焉。（凡例四）

四声全者旧为十韵，今约为六。无入声十韵，尚仍其旧。但“西微”二韵亦自各异，今以“西”韵诸字并归“居鱼”，复易“西微”为“灰微”，如《集成》之目。（凡例五）

其分合情况大致如下：

《韵略汇通》	《韵略易通》
真寻	真文（阳声）+ 真（入声）+ 侵寻 + 晴（入声）
东洪	东洪 + 合口庚韵 + 文（入声）
先全	先全 + 廉纤
山寒	山寒 + 缄咸+端桓（阳声）
江阳	江阳 + 端桓（入声）
居鱼	居鱼 +“西”韵
灰微	“微”韵

虽然《汇通》承《易通》入声韵仍配阳声韵，但在入声的分配

上已有很大不同。《易通》基本上仍按 -ŋ：-k，-n：-t，-m：-p 的传统模式分韵，《汇通》则不然，它已突破了这种旧格局。由于-m 尾与-n 尾合并引起 -p 与-t 合流，且该书中又-ŋ：-t 互见，-n：-k 互见，可以肯定，《汇通》的入声韵尾已经混并为喉塞音-ʔ。

兹将韵母描写如下：

一东洪 uŋ iuŋ uʔ iuʔ wəʔ

此部与《易通》东洪大体相同，庚晴 uəŋ 韵已并入 uŋ 韵，真文合口入声并入 uʔ iuʔ，还有《易通》中与 uəŋ 相配的入声韵 wəʔ 也带来了。如冰 p：崩一白 pwəʔ，破 pʻ：烹一柏 pʻwəʔ，梅 m：蒙一麦 mwəʔ，见 k：公一国 kwəʔ，向 x：薨一或 xwəʔ。可是东洪本身已经有从"屋沃烛没物"变来的入声 uʔ，现在再加上这"德麦陌"变来的 wəʔ，就得配双套入声了。书里见母 kuŋ 下配入声 kuʔ，又收 wəʔ 而不配平声；冰母 puŋ 下配入声 puʔ，又收 pwəʔ 而不配平声。（参见陆志韦，1946）

二江阳 ɒŋ iɒŋ uɒŋ ɒʔ iɒʔ uɒʔ

此部与《易通》基本相同，"端桓"入声韵并入此部。此部主元音陆志韦认为，"据所配的入声字看来，好象是 ɒ，然而阳还是得作 iɑŋ"（陆 1946）。江阳入声韵主元音应是 ɒ 不是 a，因为它们不是山寒的入声，至于阳韵是 iɒŋ 还是 iɑŋ 倒是问题不大。江阳入声字差不多全在《等韵图经》的果摄，作 o io uo，有几个字在效摄作 ɒu。

三真寻 ən in un iun iʔ iʉʔ

《易通》的真文与侵寻并为真寻。枝母之下还是"针" tʃin 簪tʂən 谆tʂun分列。知章组三等韵仍保持细音。

ən 的入声同 əŋ 的入声，注"见庚晴"，un 的入声同 uŋ 的入声，注"见东洪"。

iʔ 含《易通》真、侵、晴三韵入声，《等韵图经》归入止摄开口i。iun 的入声来自"术物"合口三等，它与东洪入声 iuʔ 相区别。《汇通》 iʉʔ 韵字《等韵图经》见于止摄合口作 ʉ iʉ。

《汇通》在人母"人"字下注："人字当见东洪一目之下，列此未详。"看来"人"字是读 ʒiʉʔ 还是 ʒiuʔ 已不是很清楚。

四庚晴 əŋ iŋ əʔ

《易通》uəŋ　iuəŋ已并入东洪。

iŋ 的入声跟 in 的入声相同，韵里注明"见真寻"。与 əŋ 相应的入声 əʔ 含"德麦陌₌，职栉缉（庄）"，《等韵图经》在拙摄作 ɛ，在垒摄作 ei，在蟹摄作 ai。

五先全 iɛn iuɛn iɛʔ iuɛʔ

《易通》的先全 iɛn、廉纤 iɛm、山寒 ian、缄咸 iam 混并为 iɛn。iɛʔ 来自开三葉业薛月、开四帖屑，iuɛʔ 来自合三薛、月（唇音外）、合四屑。《等韵图经》归拙摄的第二、三栏 iɛ iuɛ。

六山寒 an uan aʔ uaʔ iaʔ

an 含《易通》山寒 an 与缄咸 am，uan 含《易通》山寒 uan 与端桓 uɔn。

aʔ 来自开口一等曷合盍二等黠鎋洽（喉牙音外）以及合口三等月乏（唇音），相当于《易通》 an、am 两韵的入声。《等韵图经》归在假摄。

uaʔ 与《易通》uaʔ 相同。另收一"欻"字，"欻"属合三薛，不入先全而入山寒，比较特殊。

iaʔ 只有从"黠鎋洽狎"变来的喉牙音二等字。此韵没有相应的阳声韵，它不配 iɛn 也不配 iɒŋ。

七支辞 ɿ ʅ

八灰微 ei uei

九居鱼 i y

以上三部来自《易通》的支辞、居鱼、西微。《易通》把西微的 i 韵移作居鱼的开口，同时改西微做为灰微。看来居鱼的合口韵已与《易通》的 iʉ 不同，可能已是接近 y 的音。

支辞与《易通》相同，其中的"日"母字也还没有分出来自成一韵，不象《等韵图经》已把"而二"等列在影母下，也不象《耳

目资》拟作 ul。居鱼 i 韵（知组字）也还是跟《易通》一样作 tʃi 等，还没有并入支辞作 tʂʅ 等。

灰微是合口韵，它不象《等韵图经》那样 nei　nuei 重出，只有唇音字“飞悲肧梅”转为 ei。

十呼模 u

此韵与《易通》呼模相同。另有尤侯韵的唇音字“副富妇负母戊”归入此韵。

十一皆来 ai iai uai　此部与《易通》皆来相同。

十二萧豪 ɒu iɑu

与《易通》萧豪相同，而且肴韵（庄）和宵韵（知章组）仍然有别：肴韵的作 tʂɒu 等，宵韵的作 tʃ iɑu 等。《等韵图经》把肴韵（庄）和宵韵（知章组）合而为一，均作 tʂɑu等。

十三戈何 ɔ uɔ　与《易通》戈何相同。

十四家麻 a ia ua　与《易通》家麻相同。

十五遮蛇 iɛ iuɛ　与《易通》遮蛇相同。

十六幽楼 əu iəu

与《易通》幽楼相同，且“枝春上”母之下 tʂəu 与 tʃiəu 分列，还是《易通》的形式。

在韵书里，毕氏对“怎、耍、滮”三字作了特殊处理，分别属于“真寻、家麻、幽楼”三韵。

真寻　早母　租昆切　尊撙……[附上声]怎（ən）

家麻　上母　师加切　沙砂……[附上声]耍（ua）

幽楼　破母　蒲侯切　抔瓿　　[附平声]滮（iəu）

这三个字在《切韵》系韵书中没有音韵地位。又《汇通》音系中无 tsən、ʂua、pʻiəu 这样的音节，没有地方可以归并，只好作为“附音”处理了。

（三）声调

《韵略汇通》共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位，平声已分阴阳。

张玉来（1994）：“据宿度本《韵略易通》统计，共收单字 8300 个，舒声音节 492 个，附音 3 个，入声音节 259 个，共有不带调音节 754 个。光绪本《韵略汇通》收字 8600 个，舒声音节 422 个，入声 158 个，三个附音，共有不带调音节 583 个，两者相差 171 个不带调音节。”

根据以上分析，《韵略汇通》与《韵略易通》相比，声母系统基本相同，韵母方面变化大些。主要变化在于：-m尾韵并入-n尾韵，端桓并入山寒，西韵归入居鱼，庚韵合口并入东洪。入声韵的分配上也多有不同：晴韵入声并入真寻，文韵入声并入东洪，端桓入声并入江阳，而且《易通》的入声韵似乎还有收尾的不同，而《汇通》的入声韵尾已并为一个喉塞音。《易通》声调承《洪武正韵》保持平上去入四声，平声尚未明确分阴阳两调；《汇通》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平声已分阴阳。

§2·3《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音系

明万历丙午年（1606），惠安伯永城张元善编了一部《合并字学篇韵便览》。这部书分为字书和韵谱两部分。韵谱就是《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简称“等韵图经”），是张元善的门客徐孝参酌释门的见解而编定的。《等韵图经》未见单刻本，《合并字学篇韵便览》有明历万 35 年（1607）张元善刻本，不易见到。《燕京学报》32 期陆志韦《记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中附有全部韵图。

张元善序云：“余暇时涉猎诸书，日与通晓字义者互相阐发，稍知（篇）（韵）。於是博访韵轩徐子暨诸名士之工于《篇》《韵》者，殚精抽思，溯流穷源，删昔一十六摄为十三摄，改三十六母为二十二母。令母必统於摄，声必属于母，分摄宜而子母定。”

金台布衣韵轩居士徐孝（1573—1619），明末顺天人。

陆志韦先生（1945）说：“徐氏是顺天人。在他前面的周德清、

卓从之，以及元朝等韵，（洪武正韵）等书，全没有传给我们古北平音的系统。在他后面的金尼阁、樊腾凤、年希尧等人，虽然都记载了某种官话方言，可惜也不是北平音。这卷书的组织在小节上当然免不了旧等韵的拘执，然而遮盖不住一种跳跃着的活语。”

王力先生（1987 P476）认为，“徐孝是明万历年间（1573—1619）人。我们在这章里所讲述的明清声母和韵部，基本上是依照他的《等韵图经》的二十二母、十三摄。徐孝讲的是顺天府（今北京）的音，所以本章讲的明清音系以《等韵图经》为准。”

《等韵图经》所代表的音系大概就是当时的北京音。

《等韵图经》并16摄为13摄，将“平上去入”四声改为“平上去如”，十三摄依“通止祝蟹垒效果假拙臻山宕流”的顺序分布在25图中，除祝摄独图外，其余12摄都以开合分图。每图下分三格，第一格列洪音，第二格列知照系字，第三格列细音；每格内按“平上去如”四声列字　下面是第一图：

通攝第一開口篇　　韻登等贈能

見	溪	端	透	泥	幫	滂	明	精	清	心	心	影	曉	來
								照	穿	稔	審			
庚	抗	登	膯	䳾*				增	𢒉	○	僧	吉	亨	拐*
耿	硻	等	鼟*	𫩍				噌	○	○	○	鞥	𠹭	冷
亙*	堩	鄧	蹬	䲍				贈	蹭	○	鬙	嚶	婷	蕶
𠸷	○	○	滕	能				○	層	○	○	𪏑	恒	楞
								征	稱	○	生			
								整	逞	𢵌	省			
								正	秤	扔	勝			
								○	𣆶	仍	繩			
京	輕	丁	廳	寧*	兵	砯	○	旌	青	○	星	英	興	○
剄	頃	頂	挺	頷	丙	瓶	茗	井	請	○	醒	郢	擤	領
敬	罄	定	聽	寗	並	砯	命	淨	倩	性	性	硬	幸	令
○	繫	○	亭	寧	○	平	名	○	情	○	餳	盈	行	伶

兹将《等韵图经》音系介绍如下：

（一）声母

《等韵图经》的二十二母是：见溪端透泥帮滂明非敷微精清心心照穿稔审影晓来。其中心敷微三母，有母无字，实际上只有十九母。

《凡例》：“复考音义以别刚柔，惟心母脱一柔音，见居吴楚之方。予以口字添心字在内为母。……又立思 腮 洗 性 松 苏 宣 须 八形，以为一百九十六音之领率。”

敷母字只有第九图的非、第二十五图的纮，微母字只有第十九图的纹。《凡例》：“查敷微二母分别轻重，亦系无影。”

十九母分述如下：

k（见）（见、群仄）：该皆鸡及
kʻ（溪）（溪、群平）：欺奇盔葵
t（端）（端、定仄）：低狄登邓
tʻ（透）（透、定平）：脱陀滔陶
n（泥）（泥、娘）：　乌内女你
p（帮）（帮、並仄）：兵并比鼻
pʻ（滂）（滂、並平）：铺苹丕陪
m（明）（明）：　迷米名命
f（非）（非敷奉）：夫福扶非
ts（精）（精、从仄）：增赠栽在
tsʻ（清）（清、从平）：猜才妻齐
s（心）（心邪）：西席须徐苏三
tʂ（照）（照知、澄仄、床（部分）：中众支直主逐追坠
tʂʻ（穿）（穿彻、澄平、床禅（部分）：称呈充虫初锄钗柴
ʐ（稔）（日）：戎辱芮仍
ʂ（审）（审、禅床（部分））：生绳诗时梳水瑞
Ø（影）（影喻微疑）：乌威歪文晚雍英尧容
x（晓）（晓匣）：呼虚红喜

l（来）（来）：李冷卢禄吕

《等韵图经》的声母系统里，中古的照系二、三等合而为一了，全浊声母消失，微影合并，疑母分化后并入影母（部分并入泥母），邪心合并，禅母消失，部分日母字“耳二而”并人影母，显示 ɚ 韵母的产生。

同《中原音韵》相比，声母系统大体相同，变化只在于微母、疑母消失，知照系声母不论等第全都卷舌化了：

(1) 微母并入影母。《中原音韵》里微母 v 仍是个独立的声母，尚未与影母以及由喻母疑母变来的零声母合流。例如：忘亡（微）—王（喻）、网罔（微）—枉（影）往（喻）、望忘妄（微）—旺（喻）、微薇维惟（维惟《广韵》属喻母，《中原音韵》已读同微 v）—围违为（喻）危（疑）、尾（微）—委（影）伟（喻）隗（疑）、未味（微）—胃位（喻）慰畏（影）魏（疑）、无芜巫诬（微）—吾吴（疑）、武舞鹉侮庑（微）—五午（疑）、务雾骛（微）—误悟（疑）恶污（影）、吻刎（微）—稳（影）、问紊（微）—揾（影），晚挽（微）—绾（影）、万蔓（微）—腕（影），等等。在《等韵图经》里，微母字已与喻母字疑母字一道都列在影母下，例如：威（影）委（影）味（微）桅（疑）、温（影）稳（影）问（微）文（微）、氲（影）允（喻）运（喻）云（喻）、汪（影）往（喻）望（微）王（喻）。

(2) 疑母字在《中原音韵》里大部分已经变为零声母字（和影喻合流），如：倪宜沂蚁艺危五午悟鱼艾挨雁言元愿牙硬严验”等。但还有少部分字保持 ŋ 声母，如：“仰昂卬傲鳌敖嗷遨哦蛾娥峨鹅俄我饿额业邺虐”等。《等韵图经》已将“敖我蛾雅牙昂仰”等字置于影母之下，表明这些字已变为零声母。

（3）“知庄章”三组声母在《中原音韵》已相互合并为一类，但二等韵知庄组与三等韵知章组略有区别，三等韵中支思韵庄章组与齐微韵知章组亦有不同。《等韵图经》中“知庄章”三组全部卷舌化合为 tʂ tʂʻ ʂ ʐ 以“照穿审稔”为代表，如：

照[tʂ]：征正中众（通），支止至直主住逐（止），菹阻祝轴（祝），

斋窄债翟（蟹），追棰坠（垒），照沼兆焯（效），酌灼卓浊（果），楂鲊闸（假），遮者哲宅（拙），真轸振准稕（臻），占展湛专转撰（山），章掌丈庄奘撞（宕），邹肘纣（流）。

穿[tʂʻ]：称逞秤呈充宠铳虫（通），蚩齿尺池褚出除（止），初楚畜锄（祝），钗瘥柴（蟹），吹炊垂（垒），抄炒钞晁（效），绰擉戳（果），叉查察茶（假），车扯册（拙），嗔碜趁陈春蠢唇（臻），站产忏蝉川喘钏船（山），昌厂唱肠窗闯创床（宕），抽丑臭紬（流）。

审[ʂ]：生省胜绳（通），诗史世时书署庶术（止），梳疏蜀（祝），筛晒（蟹），水瑞谁（垒），稍少邵韶（效），烁杓所朔（果），沙厦杀蛇（假），奢舍色舌（拙），申矧慎神顺纯（臻），山闪扇拴涮（山），商赏上裳双爽（宕），收手受熟（流）。

稔[ʐ]：扔仍冗戎（通），日乳褥如（止），辱（祝），蕊芮蕤（垒），扰饶（效），若（果），惹热（拙），忍刃人闰（臻），冉然软（山），嚷让（宕），肉柔（流）。

从以上例字可以看出来自“知庄章”的声母已完全混同。再比如《等韵图经》中“支止至直”同列，“蚩齿尺池”同列，“诗史世时”同列，表明《中原》支思韵庄章组与齐微韵的知章组在《等韵图经》中已合流混并为[tʂ tʂʻ ʂ]了，而且知章组齐微韵的 i也同时演化为 ʅ。因此徐氏在《合并篇韵字学便览引证》上说：“声音由于自然，如平声‘梳书’之音，‘生申’之音，‘商山’之音，‘中迍’之音，分别自然也。至於‘生升’一音，‘森深’一音，‘诗师’一音，‘邹舟’一音，举世皆以为：韵图重见，析为二音。但言一音者，则有舌音不清之诮。通不知此由‘宕’、摄‘莊疮’不应入‘章昌’开口同篇，更兼燕冀重浊，乖於正齿，以致诸篇效尤此例，故有“抵腭”“点齿”之说，以惑於人。归於‘精’一之母者，亦有之矣；谓以‘淄’为‘资’，以‘邹 ’为‘奏’之类，岂不谬乎？又言淄支之音，居近者呼声轻，点齿自然也，居远者呼声重，未必不抵腭也。不但《洪武正韵》‘师’‘诗’二字可考，较之经史直音内，‘淄锱’二式俱音‘支’之字者是也。其理若不剖判明白，则是衅端复起於

后世矣。”

赵荫棠（1936 P217）认为，“他的理论虽然有毛病，但他所表现的事实是可注意的。因为‘生升’，‘森申’，‘诗师’，‘邹舟’俱是二等与三等的关系。他将它们合而为一，齐齿呼当然取消，因之（tʂ），（tʂʻ），（ʂ）诸音也正式成立。这是徐氏最大的贡献。毕拱辰及樊腾凤辈，俱没有注意到这个开齐的问题上。利玛窦与金尼阁仍然承认这一系有齐齿呼者，足见他们所依据的不是北音。”赵先生所言极是。

（二）韵母

《等韵图经》韵分十三摄，除祝摄独图外，其余十二摄均以开合分图，共 25 图。十三摄二十五图标目如下表：

摄	开口	合口	摄	开口	合口
	平上去如	平上去如		平上去如	平上去如
通	登等蹭能	东董动同	假	他打纳拿	诗把骂麻
止	资子次慈	居举句局	拙	遮者哲宅	靴木曲 厥掘
祝		都睹杜独	臻	根艮恨痕	昏 惛混浑
蟹	咍海亥孩	乖拐怪槐	山	干敢炭谈	湍疃彖团
垒	盃垒类雷	灰悔会回	宕	当党搨唐	光广晃黄
效	蒿好皓豪	包保泡袍	流	齁 吼厚侯	捊剖歆裒
果	诃岢贺何	多朵惰夺			

兹将十三摄韵母对照《中原音韵》分析如下：

1. 通摄 əŋ iŋ uŋ yŋ

əŋ［庚青 əŋ、iəŋ（tʃ 组）］：庚耿坑登滕能增层僧亨恒冷征整称呈生省

iŋ［庚青 iəŋ］：京轻丁厅宁兵并平名井青兴令

uŋ［东钟 uŋ、iuŋ（tʃ组），庚青 uəŋ］：公空东同崩烹蒙宗从松翁红拢中宠冗封

yŋ［东钟 iuŋ、庚青 iuəŋ］：扃炯芎穷雍永兄雄陇龙

《中原》东钟、庚青二部并为通摄，uŋ　uəŋ 合流，iuŋ、iuəŋ 混并，iəŋ（tʃ 组）变读 əŋ。

2. 止摄 ʅ ʅ ɚ　i ʉ y

ʅ［支思 ï（ ts 组）］：资子自雌此次慈思四

ʅ［支思 ï　齐微 i　iʔ（tʃ 组）］：支止至直蚩齿尺池诗史世

ɚ［支思 ï（ʒ）］：尔耳二而。

i［齐微 i　iʔ］：鸡及欺狄梯泥比皮米密挤妻席以希利

ʉ［鱼模 iu　iuʔ（tʃ组）］：珠主住逐褚出除书署庶术乳褥如

y［鱼模 iu　iuʔ］：居举句局去女聚取须玉许吕律

止摄含《中原》支思、齐微及鱼模细音。齐微 i　iʔ（tʃ 组）与支思 ï（tʃ 组）并为 tʂʅ 等，支思 ï（ʒ）变成 ɚ。

陆志韦（1945）认为，“i 的合口应当是 y。所可疑的，‘珠 愣乳书’要是也作为 y，跟现代北平音不能联络。那么徐孝的方言就不能是国音的祖语。这韵的元音也许跟《西儒耳目资》的‘u 中’相同。‘珠’是 tʂʉ，不是 tɕy。国语的 tʂu 是更后起的。第三排仿（耳目资）作 iʉ。”我们认为第三排与 i 相应的合口韵应是 y。第二排知照组韵来自《中原》鱼模 iu　iuʔ（tʃ 组），同意陆先生的意见拟作 ʉ。（tʃiʉ→tʂʉ→tʂu）这种变化不但符合汉语语音的演变规律，而且把 ʉ 当作 ʅ 的合口也勉强说得过去。

《等韵图经》中来自《中原》齐微 i　iʔ（tʃ 组）和支思 ï（tʃ 组）字已经混并为 tʂʅ 等，其中齐微　i　iʔ（ʒ 母）也已转为 ʐʅ，

而支思 ï（ʒ 母）则进一步变成 ɚ。“儿尔迩二而耳”等字《中原音韵》属支思韵（ʒ 母）作 ʒï，“儿”类字音由 ʐʅ 进一演变为 ɚ，是由于卷舌声母 ʐ 和卷舌韵母 ʅ 音相近，互相影响，声母 ʐ 的辅音性减弱与韵母 ʅ 结合，变为混元音 ə 带一个卷舌尾音 ʅ。此韵字数很少，算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而来自齐微 i、iʔ（日母）字虽然也已变成 ʐʅ 但为了与“二耳儿”等相区别，则保持 ʐʅ 音未能变作 ɚ。《西儒耳目资》用 ul 记“儿尔二”，即用 u 和 l 的连读表示 ɚ 韵，已是难能可贵的辨析。

看来北京话 ɚ 韵的产生不晚于明代后期。从一些对音材料看，ɚ 韵的产生也许更早一些。元末编修的《辽史》（1344 年）和明初撰写的《元史》，都用“儿”、“耳”、“尔”等对译外语里不作音节开头的 r。例如“起儿漫”（Kerman，地名，见《辽史》卷 69），“畏吾儿城（Uighors，“畏吾儿”，族名，同上书），“可失哈耳”（Caschar，地名，即今“喀什噶尔，《元史》卷 53），“马八儿”（Maabar，国名，《元史》卷宗 80），“阿尔斯兰汗”（Arslankhan，人名，《元史》卷 1）。更早一个世纪的《蒙古秘史》以汉字对译蒙语，也用“儿”字对译不作音节开头的辅音 r。例如：“抹儿”（mor，道路，足迹），“兀都儿”（üdür 日、天）“速勒迭儿”（sulder 吉兆，标记），“秃速儿格”（tusurge，瓮）（例子转引自唐作藩《普通话语音史话》（十），《语文建设》，1986）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代表北京口语音的《等韵图经》出现 ɚ 韵，而且反映官话音的《西儒耳目资》也出现 ɚ 韵的原因。

3. 祝摄 u［鱼模 u uʔ］：孤枯都徒奴逋普母夫租粗素午虎鲁阻畜梳辱

止摄合口韵与祝摄，只有照组有一定区别，止摄照组 tʂʉ 来自《中原》iʉ iʉʔ，祝摄照组 tʂu 大部来自《中原》u uʔ，少数来自 iʉ iʉʔ（畜辱）。

祝摄第三格“夫府福扶”应是 fu，另还有“衄育倏”为 iu，与止摄合口“女玉旭”略有区别。

4. 蟹摄 ai iai uai

ai［皆来ai］：该开歹泰乃宰才腮哀咍来债钗筛

iai［皆来iai］：皆解揩椰谐

uai［皆来uai、ai（唇）］：乖快催歪槐枳揣衰擘派买

蟹摄与《中原》皆来相当，但 ai（唇音）《等韵图经》放合口uai，陆志韦认为，“唇音嘬口，作 pwai 等。”

5. 垒摄 ei uei

ei［齐微ɔʔ、uei（唇及泥来）］：给得馁北贝配梅贼黑雷飞肥

uei［齐微uei］：归葵堆退诿最崔虽委回追吹芮水瑞

《中原》齐微 əʔ 又见拙摄 ɛ，齐微合口 uei（唇及泥来）变成开口 ei。徐图“飞匪沸肥”放在合口三格，陆志韦认为，“飞匪沸肥”作合口，泥於旧等韵。当时的语音已经是 fei。”

6. 效摄ɑu iɑu（uɑu）

ɑu［萧豪ɑu、iɑu（tʃ组）］：高考刀讨闹早凿草骚敖好老昭焯杪饶少包保泡毛缚

iɑu［萧豪iɑu］：交巧吊条鸟标票眇焦梢小妖肴料

uɑu：此韵仅“剿 䦔”二字。

效摄来自《中原》萧豪阴声韵。仅少数入声字进入效摄，《中原》萧豪入声大部分归在果摄。

7. 果摄 o io uo

o［歌戈 o oʔ、ioʔ（tʃ组），萧豪 ɒʔ、iɒʔ（tʃ组）］：哥渴诺阿我何络缚酌灼绰若杓

io［萧豪 iɒʔ、歌戈 ioʔ］：角却爵雀削约学略

uo［歌戈uo uoʔ］：果科朵夺拖脱娜波博颇抹莫左错梭卧火活罗卓浊戳朔

《中原》uoʔ（泥来）归在 o 韵，如：no诺，lo络洛。

8. 假摄 a ia ua

a［家麻 a aʔ］：搭打答达他纳巴拔怕麻发杂擦萨阿哈拉辣楂乍叉沙蛇（“他”《中原》uo 韵，“蛇”《中原》iɛ 韵）

ia［家麻 ia iaʔ］：加贾架掐恰雅牙虾下匣些

ua［家麻 ua uaʔ］：瓜卦夸跨瓦娃花滑萏刷

9．拙摄 ɛ iɛ uɛ yɛ

ɛ［车遮 iɛ iɛʔ（tʃ 组）、齐微 əʔ、皆来 æʔ、iæʔ（tʃ组）］：革刻德特忒则塞塞厄黑勒百白拍者宅车册热奢色舌

iɛ［车遮iɛ iɛʔ］：迦结怯茄爹帖捏别瞥乜灭姐妾些屑野协列

uɛ［车遮 iuɛʔ（tʃ 组）、齐微 uəʔ］：国或惑啜说拙

yɛ［车遮 iuɛ iuɛʔ］：厥掘缺瘸绝雪曰月靴血穴劣

拙摄除了《中原》车遮外，还加入齐微、皆来两部的大部分入声字。“些写斜”《等韵图经》ia、iɛ 两韵重读。

10．臻摄 ən in un iun

ən［真文 ən、iən（tʃ 组），侵寻 əm、iəm（tʃ 组）］：根恳恩狠真陈忍人申怎本盆门分

in［真文 iən、侵寻 iəm］：巾近钦您纫宾品贫民津侵辛寻因欣林

un［真文 uən、iuən（tʃ 组）］：棍坤敦吞屯嫩尊寸孙温昏准春闰顺

iun［真文iuən］：君群俊旬笋氲云训论伦

《等韵图经》第 10 臻摄仍保持合口细音 iun。陆志韦认为，“来母下还是分一、三等的，所以我猜想第三排的音大概还是 iun，不是 yn。因为‘论’假若已经是 lyn，好象不能再变为今音的 lun（或是俗音 lin）。（参《耳目资》‘论’字 lun 跟 liun 重读）。”

11．山摄 an iɛn uan yɛn

an［寒山 an、监咸 am、桓欢 uon（唇）、先天 iɛn 谦纤 iɛm（tʃ组）］：敢坎丹谈南赞残三安酣寒览占蝉然山闪扇班潘满慢番凡

iɛn［寒山ian、监城iam、先天iɛn、廉纤iɛm］：坚欠典忝碾边片面践钱言险连

uan［寒山uan、桓欢uon、先天iuɛn（tʃ组）］：官宽短湍暖镌窜酸弯欢乱专川船软拴涮

yɛn［先天iuɛn］：涓犬全宣院喧玄恋

韵尾 -m与-n 的区别已经消失，《中原》桓欢与寒山混并。寒山 ian、先天 iɛn、监咸 iam、廉纤 iɛm 混并为 iɛn 韵。

12．宕摄 ɑŋ iɑŋ uɑŋ

ɑŋ［江阳 ɑŋ、iɑŋ（tʃ 组）］：冈康宕唐囊邦胖忙方臧仓桑盎杭郎章昌让商上

iɑŋ［江阳 iɑŋ］：江羌娘桨枪想阳香两

uɑŋ［江阳 uɑŋ］：光狂往黄庄床双爽

“邦庞忙方”等唇音字，《等韵图经》列在合口篇，应当移作开口。宕摄合口篇第三排还有一“泷”字音 liuɑŋ。

13．流摄 əu iəu

əu［尤侯 əu，iəu（tʃ组）］：狗叩斗头耨剖谋否走辏叟讴厚楼邹纣抽柔肉收受

iəu［尤侯 iəu］：九求牛彪谬酒秋秀幽休流，丢（萧韵）。

此外，徐图还收了几个三等字像 iei、iuei、liuŋ 之类，都是零星的，《中原》、现代音都没有这样的音节。

《中原音韵》与《等韵图经》相比韵母系统发生了较大变化，比较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m 尾韵并入-n 尾韵。侵寻并入真文（合为臻摄），监咸并入寒山，廉纤并入先天（寒山、监咸、先天、廉纤及桓欢五部并作《等韵图经》的山摄）

2．喉牙音开口二等韵与相应的三四等细音混并（假摄除外）。如《中原》ian、iɛn、iam、iɛm四韵并作《等韵图经》山摄 iɛn 韵，唯有假摄 ia 与拙摄 iɛ 仍然不同，但“蛇”列在 a 韵，“些写斜” ia iɛ 两读。

3．入声韵消失，并入阴声韵，而且部分入声韵的归类与《中原音韵》不同。如，《中原》的皆来舒声韵归蟹摄而入声进入拙摄，萧豪舒声韵归效摄而入声字大部分并入果摄，齐微 əʔ uəʔ 进入拙摄。入声韵与阴声韵完全混同。这种情况再次表明，《中原音韵》入声并未消失，入声韵与相应的阴声韵尚未混同。倘若“皆来”入声

韵元代已是 ai　iai 而不是 æʔ　iæʔ，那么到了明末《等韵图经》为什么不归在蟹摄，反而并入拙摄呢？倘若《中原音韵》萧豪入声已与阴声韵 ɑu　iɑu 混同，那么《等韵图经》为什么不归在效摄，反而大部分并入果摄呢？

4.《中原》桓欢与寒山 uan 韵混同（桓欢唇音变作 an）

5.《中原》东钟与庚青合为通摄。

6.《中原》三等细音（tʃ 组）转为洪音。

7.从《中原》车遮 iɛ　iɛʔ（tʃ 组）及齐微 əʔ、皆来 æʔ、iæʔ（tʃ组）中产生 ɛ 韵。

8.齐微 i　iʔ（tʃ 组）与支思 ï（tʃ 组）混同为 ʅ。

9.支思 ï（ʒ 母）从支思韵中分化出 ɚ 韵。

《等韵图经》韵母表

摄\韵母	开	齐	合	撮
通	əŋ	iŋ	uŋ	yŋ
止	ɿ ʅ ɚ	i	ʉ	y
祝			u	（iu）
蟹	ai	iai	uai	
垒	ei		uei	
效	ɑu	iɑu	（uɑu）	
果	o	io	uo	
假	a	ia	ua	
拙	ɛ	iɛ	uɛ	yɛ
臻	ən	in	un	iun
山	an	iɛn	uan	yɛn
宕	ɑŋ	iɑŋ	uɑŋ	
流	əu	iəu		

《等韵图经》韵母四呼基本配齐，十三摄与现代曲艺十三辙基本一致，只是具体归字稍有不同。

等韵图经十三摄	曲艺十三辙
1 通摄	1 中东
2 止摄	3 衣期
3 祝摄	4 姑苏
4 蟹摄	5 怀来
5 垒摄	6 灰堆
6 效摄	7 遥迢
7 果摄	10 梭波
8 假摄	11 麻沙
9 拙摄	12 乜邪
10 臻摄	9 人辰
11 山摄	8 先天
12 宕摄	2 江阳
13 流摄	13 由求

（三）声调

《等韵图经》音系共分四个调位/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徐图每四字一组：第一平声，第二上声，第三去音，第四如声。如声相当于现代的阳平，其平声实际上是阴平。

如声字包含三种情况：（1）中古的次浊声母平声字（明微来日泥娘疑），（2）喻母匣母平声字，（3）其他全浊声母平声字变读送气如声，全浊声母入声字变读不送气如声。平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分成两类，浊上变读去声，入声分别归入“平上去如”四声。因此，“平上去如”实际上与“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相当。

徐图凡例说：“设如声者，谓如平声也。谓以‘同农模卢’之音取‘胡斛霞匣’之例，与‘夺簹局轴’相并，为后学易见，捷於影响。”

又书后所附〈引证〉里说：“其清入声‘谷质’类平去声‘顾至’之类，而不究浊入声长音，皆以入声为短音，由是往往又分别於一音者是也，……或曰，古今文章平仄已成，尔今移平换入，其谬已

甚。不然，四声分析音韵而已。沈约创为平仄之设，其不知入声亦有隐互於平声者。更兼诗人忽略於长短之别，虽尽其美，而未尽其善也。切以入声乃四声之末，似去非去，似平非平，互相混杂。今特分为清浊，以胡霞时扶为浊平，其斛匣石伏乃浊入，俱归如声之内。又以动杜旱荠乃浊上，其谷质笃卓乃清入，俱归去声之内……其凿掔贼薄乃浊入共一百六十音，若不移平换入，则……何以着落？……所以不避疑论而添通用时俗之音，并无删削入声之说。"

"平上去入"四声不但由来已久，在徐孝生活的时代之普通读书音也仍然存在"入声"。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徐氏不敢公然宣称取消入声。作者虽"无删削入声之说"，却能"不避疑论而添通用时俗之音"，按当时语音的实际情况加以安排，足见当时北京口语中入声已经消失。以平换入符合语音实际。徐氏将全浊入声归入"如声"，次浊入声归到去声，同现代音大致相同；清入声归平声、上声的，跟今音也还大同小异；只有清入声字大部分归在去声，跟现代音有一定区别。

《中原音韵》的入声调在《等韵图经》中已经消失。

§2·4《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与《韵法横图》

2·4·1《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音系

作者李登，字士龙，江苏上元人，书成于万历丁亥年（1587）。《江南通志》传云："李登字士龙，自号如真生，上元人，官新野县丞。"他的著作还有《字学正讹》、《摭古遗文》、《六书指南》等，俱见《千顷堂书目》。

此书版本，据邵荣芬（1998）考查，"据赵荫棠《等韵源流》（211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赵说他曾见过万历丁亥（1587年）陈邦泰所刻《私编》的两个本子。其一前有姚汝循、焦汯、王兆云序及李氏自序，时均在万历丙戌。另一为故宫藏本，前无诸序。按前者今不知流落何处，后者现尚藏故宫，惟有漫漶处，盖是晚期印本。书前虽有一序，但作者及年代均无载。"

《私编》现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是据故宫博物馆图书馆藏明历万十五年陈邦泰刻本影印的，书前有一序。

《私编·例论》云："论字不出三项：一曰文，欲点画不乖；二曰音，欲所呼不谬；三曰义，欲训释有据。"

由此可知该书是一部包含形音义的文字学著作。

兹将该书所反映的音系简要描述如下：

（一）声母

它的声母分为平声字母与仄声字母两类。其平声字母为：

"见溪群疑晓匣影喻此八字为一类，皆喉音。

敷奉微此三字为一类，乃唇齿半音。

邦滂平明此四字为一类，皆唇音，内平字旧系並字。

端透廷尼来此五字为一类，皆舌头字，内廷字旧系定字。

照穿床审禅日 此六字为一类，正齿音。

精清从心邪此五字为一类，皆齿舌半音。

共三十一母，旧多'知''彻''澄''娘''非'五母。'知'重'照'，'彻'重'穿'，'澄'重'床'，'娘'重'泥'，'非'重'敷'，重母下字无非同音，不知其说，兹用三十有一而足。"

从他这一段话看起来，他的主张显系与《正韵》相同，然而他尚有下边一段话。他的《辨清浊》一条云：

"清浊者如'通'与'同'，'通'清而'同'浊；'荒'与'黄'，'荒'清而'黄'浊是也。三十一母中，'见''帮''端''照''精'五母，皆有清而无浊；'疑''微''明''尼''来''日'六母，皆有浊而无清；除此十一母外，其'溪'与'群'，'晓'与'匣'，'影'与'喻'，'敷'与'奉'，'滂'与'平'，'透'与'廷'，'穿'与'床'，'审'与'禅'，'清'与'从'，'心'与'邪'十项，皆一

清一浊，如阴阳夫妇之相配焉。然惟平声不容不分清浊，仄声止用清母悉可赅括，故并去十浊母，以从简便。

仄声字母：

见溪疑晓影　奉微邦平明　端透泥来　照穿审日　精清心共二十有一而足。”

他把清浊与阴阳视而为一，所以牵之声母之音值上。实际上，他在平声所分的只是阴阳而不是清浊，所以他的浊母实在是多余。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表明当时读书音之全浊声母行将消亡且处于清浊的对立正转变为音高对立的过渡阶段，故其把握不定也。若以其仄声字母而论，比《韵略易通》多一个疑母。

《私编》仄声 21 声母：

见 k　溪 kʻ　疑 ŋ　晓 x　影 ø

邦 p　平 pʻ　明 m　奉 f　微　w

端 t　透 tʻ　泥 n　来 l

照 tʃ/ tʂ　穿 tʃʻ/ tʂʻ　审 ʃ/ ʂ　日ʒ/ ʐ

精 ts　清 tsʻ　心 s

(二) 韵母

《私编》的韵谱与旧等韵不同。其编制与《韵略易通》相同。以韵为主，每韵上列声母，下列韵字。每母之下注以呼法，如见合、见撮之类。如某韵缺某母者，必阴梓于书头线外曰：某母无。

他的韵类，平、上、去各二十二韵，入声九韵，今录其平声及入声韵目于下：

上平声

一东兼旧韵冬　二支兼旧韵微齐　三灰　四皆兼旧韵佳内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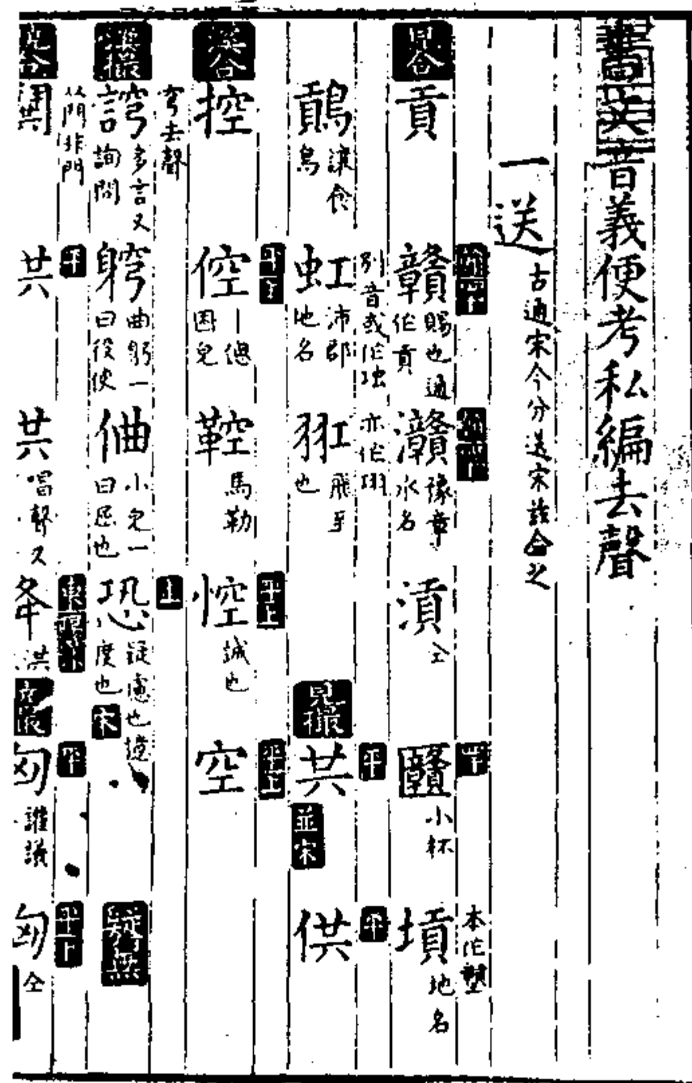
五鱼　六模旧系虞字　七真兼旧韵侵内自有辨　八谆自旧韵真分出

九文　十元　十一桓自旧韵分出　十二寒兼旧韵删覃咸内自有辨

下平声

一先兼旧韵盐内自有辨　二萧兼旧韵爻　三豪　四歌　五麻

六遮自旧韵麻分出　七阳兼旧韵江　八庚　九青兼旧韵蒸　十尤



書文音義便考私編去聲

一送　古通宋今分送宋韻合之

入声

一屋兼旧韵沃物　二质　三术自旧韵质物锡职等分出　四月　五屑

六药　七曷兼旧韵合　八黠兼旧韵合洽　九陌

编内於旧韵标目一一备载，故于目录下先著之；所谓兼者，大概言之，其实第一韵谱更互易置者甚夥也。

此中关于闭口韵（-m ），已有归并于（-n ）之象，虽云‘内自有辨，而这种归并不是无因的。

另外，李氏关于韵之开合的意见，也比兰氏进步。他说：“诸母所谓开者，开口呼也，呼毕而后开。闭者闭口呼也，呼毕而口闭。卷谓卷舌，舌卷上腭而为声，‘因烟’是也。抵谓抵齿，舌抵上齿而为声，‘之师’是也。撮谓撮口呼，唇聚而出，‘聚遇’是也，合谓合口呼，两颐内鼓，‘胡禄’是也。正谓正齿，别於抵齿也。为其同韵同母而有此分辨，不得不立此字，但一会意，即皆筌蹄。”

以上说明虽未必十分准确，但关于撮口呼、合口呼的描述简洁明了，李氏已经意识到韵母系统由开合洪细向开齐合撮的转变，表明官话音的撮口韵业已形成。

兹将《私编》韵母拟音如下：

一东今韵分东冬古通用 uŋ（公工功） yŋ（弓宫恭浓龙）

合口三等韵（唇音知庄章）变合口 uŋ，其余声组字为 yŋ。

二支今韵分支微齐又通灰韵下诸音古并通用

i（饥奇欺非肥知痴） ɿ（资咨雌思） ʅ（支之时而池师）

此韵中“知支”有别，“支”归“照抵”、“知”归“照正”。精组亦分“精抵”（资），“精正”（跻）。但止摄开口三等韵（知庄章）大部分字已混同变读舌尖元音，只有部分知组字尚未转变。

三灰古并通支微齐今各间通支微齐佳

uəi（归危灰杯裴枚）

此韵唇音保持合口。

四皆古叶通灰今分皆灰

iai（皆楷崖谐） uai（乖怀蛙洼）

ai（该咍牌斋哉）

五鱼古通模今分鱼虞

y/ iʉ（居渠鱼诸朱猪除书）

知章组合口三等韵仍归在鱼韵，鱼韵只能是 iʉ，也许其他声组字是 y，但知章组不可能是 y。

六模古通鱼今杂鱼虞二韵而在虞什九兹惟标出鱼韵即余皆虞韵耳

u（孤枯夫无奴初疏锄）

唇音、庄组合口三等韵并人一等韵。

七真古通淳通侵今合淳杂人文韵别为侵韵以皆闭口呼故也兹合侵韵但闭母下字旧俱在侵韵不悉著

in（巾银吟贫民林） ən（臻簪参岑莘森）

此韵中只有庄组三等侵、二等臻读 ən。

八谆古通真文今通真杂文兹依中古立本韵并撮口呼

un（伦轮谆春唇淳） yn（均群匀勋旬）

本韵中只来母和照组字读合口呼。

九文古通真谆今杂人元韵兹除敷奉微三母系本韵余皆自元韵分人

uən（昆昏魂分坟文奔吞孙） ən（痕根恩）

《四声通解・凡例》：“真韵中声 i ə u ju 而其呼成字不类一韵。古韵亦有真、文之分，故今亦分之；以 i 为真韵，以 ə u ju 为文韵。庶使后学便于类声求字而已，非敢以己见为是而擅改经文也。上去人三声仿此。”看来《私编》分真谆文三韵，当是时音使然，并非无据。

十元古通桓先今杂文兹自先分入

yæn（涓权渊全宣专川船）

十一 桓　古通元寒今通寒兹自寒分出

uɔn（官宽桓完般潘盘瞒端酸）

十二寒古通桓删覃咸今通桓分删杂元兹合并删覃咸而寒删皆开口呼，覃咸皆闭口呼，内凡卷舌音皆与先韵不同

an（干甘看含安班耽南） uan（关顽还烦凡）

ian（间艰颜咸）

此韵中轻唇音合口三等凡、元保持合口。

十三先古通元盐今杂元兹合盐凡先韵皆开口呼，凡盐韵皆闭口呼

iɛn（坚烟边眠颠连毡膻燃先 / 兼淹砭廉占探尖）

十四萧古通豪今更设肴而杂萧豪二韵兹各分出

iɛu（骄肴敲飘雕嘲抄梢焦萧）

此韵合效摄三 四等韵，唯三等章组转到豪韵而二等爻韵庄组和牙喉音并入三四等细音。

十五豪古通萧今杂萧肴兹各分出

ɑu（高敖豪包昭朝饶曹骚）

十六歌古叶音通麻今或合或分兹各为韵

ɔ（歌珂莪何阿波多罗搓梭）

uɔ（戈科禾讹窝）

果摄一等开合的分别，只牙喉音声组保持，余皆混同。

十七麻古叶韵通歌通遮今或分或合兹虽别立遮韵而叶韵通用者仍收入本韵

a（巴葩爬麻他拏茶沙）

ia（加牙涯虾鸦）

ua（瓜夸花蛙村）

牙喉音开口二等韵腭化。

十八遮古今叶韵并通麻兹自麻韵分出

iɛ（茄邪爷爹遮车奢蛇斜）

yɛ（瘸靴嗟）

麻韵三等字已从麻韵分出，归遮韵，但“些邪斜耶奢蛇”及“茄伽”等以旁注“叶音”的方式又收入麻韵。可见跟麻韵的关系仍很密切。

十九阳古通江今别出江韵兹合之

ɑŋ（刚康昂邦芒当郎章长商藏）

iɑŋ（江羌香央阳将详良）

uɑŋ（光匡荒汪窗床霜双）

三等阳、二等江（庄组）与合口三等阳并入合口一等韵，合口三等（唇音）变开口洪音，开口二等江（牙喉音）与开口三等韵混同。

二十庚古通青今复分青蒸而互相杂兹合而分之，本韵自晓至明诸母下音要与东韵诸音各各有辨勿混为一，见合母下亦然

əŋ（庚亨烹盲登能棱争瞠仍）

uəŋ（觥恒横泓轰）

yəŋ（扃琼兄荣莹）

二十一青见前

iŋ（京轻兴英并明停零精青星，贞正蒸声）

知章组曾梗开口三等韵保持细音。

二十二尤惟此古今并合一韵耳

iu（鸠求牛休幽彪缪丢留秋周抽收）

ou（勾枢喉讴浮抔谋楼邹愁搜）

此韵声母细音注卷，洪音注合，如“鸠”属“见卷”，“勾”属“见合”，故此韵应拟为 iu　ou 。知章组开口三等韵与庄组有别，庄组为抵齿，知章组为正齿，所以知章组三等尤韵可能仍是细音。

入声韵：

一屋古惟一音今分屋沃又有杂在他韵者兹悉归并

uoʔ（谷哭斛屋福不勿竹叔足俗）

yoʔ（菊曲畜郁）

此韵中牙喉音声母分别合撮，其他声组字不分，均为合口韵。物韵（唇音）和合口一等没韵，并入本韵。

二质本韵外今别分锡职缉韵又半杂入陌韵古并通兹悉并入

iʔ（吉戟乞一必的溺疾夕质叱失日）

（本韵声母均无特别说明，知 章组三等韵与其他声组字一样是 iʔ，尚未转化为 ʅʔ。

三术古通质今杂质勿等韵兹各分出

yʔ（橘崛恤聿役律出术卒恤）

本韵含合口三等术韵及物(见组)，昔韵(以母)，知章组读同yʔ。

四月古通屋今分月兼有屋黠等韵兹各分出

yæʔ（厥缺月血越劣拙说绝雪）

本韵含合口三等薛、月（牙喉音）、合口四等屑。

五屑古通葉今分屑葉又或杂入他韵兹并入

iɛʔ（结挈臬页别垤列哲彻设热屑葉）

咸摄开口三、四等韵与山摄开口三、四等韵混同，“紒拮姪”重见质韵。

六药古通觉曷药而相杂又杂黠韵兹各归本韵

iɔʔ（脚确岳学药略雀鹊削）

ɔʔ（卓捉浊踔娖朔）

本韵含宕摄开口三等药（不含知章组）和开口二等江（不含唇音），牙喉音开口二等江与三等韵混同。

七曷

ɒʔ（葛渴谔曷遏拔缚泊末诺酌绰烁若）

uɒʔ（聒阔活斡）

本韵含开口一等铎、合口一等铎、合口一等末、开三药（知章）、开二江（唇）及合三药（唇），只有牙喉音保持开合之别。

八黠古通合洽今分黠合洽而又或杂人他韵兹悉并人，内閤合匼沓等字皆押本韵为音与曷韵不同

aʔ（ 磕合发拔达纳扎察杀杂）

iaʔ（甲夹掐恰辖瞎轧押）

uaʔ（刮滑挖刷）

此韵含开二黠鎋、咸摄开口一等合盍、二等洽狎、山摄合口二等黠鎋、牙喉音开口二等韵腭化。

九陌古通屑今分陌又别立职韵皆半杂陌韵半杂皆韵兹各分出

əʔ（格客额赫厄百陌特勒泽宅策色啬贼塞）

uəʔ（国虢画或惑）

此韵含梗摄二等陌麦、曾摄一等德，及开三职韵（庄组）。合口

韵保持合口，牙喉音开口二等陌麦没有腭化。

韵母系统的特点：

(1) - m 尾韵并入- n尾韵。《私编》的- n 尾韵都注明兼该- m 尾韵，但又指出“内自有辨”，好象二者仍有区别，实已混同。

(2) 山摄合口一等与合口二等保持区别。

(3) 东与庚分韵，尚未合流。

(4) 支韵中部分知组字尚未转化为东省 ʅ,质韵也未分出 ʅʔ 韵。

(5) 牙喉音开口二等韵腭化（除梗摄外）。

(6) 入声韵变化。入声韵尾弱化混并为喉塞音，导致入声韵大归并。原先入配阳的格局已经打乱，但入配阴的新格局又尚未形成，整个韵母系统正处于从入配阳到入配阴转变的过渡阶段。《私编》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近代音韵母系统演化的极为珍贵的材料。《韵略易通》还维持着入配阳的格局，但稍后的《五方元音》则已是比较整齐的入配阴的格局了。

《私编》韵母系统共含 55 个韵母，其中阳声韵 20 个，阴声韵 20 个，入声韵 15 个。兹列表如下：

阳声韵	入声韵	阴声韵
真 in（ən）	质 iʔ	支 i ɿ ʅ
谆 un yn	术 yʔ	鱼 iɯ/ y
文 uən ən		尤 iu ou
元 yæn	月 yæʔ	皆 ai iai uai
桓 uɔn	曷 ɒʔ uɒʔ	歌 ɔ uɔ
寒 an ian uan	黠 aʔ iaʔ uaʔ	麻 a ia ua
先 iɛn	屑 iɛʔ	遮 iɛ yɛ
阳 ɑŋ iɑŋ uɑŋ	药 ɔʔ iɔʔ	豪 ɑu
庚 əŋ uəŋ yəŋ	陌 əʔ uəʔ	萧 iɛu
青 iŋ		灰 uəi
东 uŋ yŋ	屋 uoʔ yoʔ	模 u

（三）声调

《私编》分上平声、下平声、上声、去声、入声五个部分，上平声、下平声两卷所收均为平声韵，但韵中却按声母清浊安排，界限分明。“清浊者，如通与同，通清而同浊；荒与黄，荒清而洪浊是也。”实际上已将平声分为清平、浊平两类。浊上字已并入去声（“奉解愤”上去重见）。因此《私编》音系实含“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位。

关于《私编》音系的性质，有些学者认为它代表的是明代南京音系（江淮方音）。黎新第（1995）对这一观点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述，他的理由是：（1）李登既为明代上元人，自幼习染的便是当时南京话，而所谓“私编”，也正隐含着可能拿自己的家乡话作基点的意思。（2）寒、桓分韵。（3）仍有独立入声。（4）尚有全浊声母。我们认为凭这几点要证明《私编》代表的是南京音系或江淮方音，理由是不充分的。

寒桓分韵，这是元明时期一个特有的现象，不仅代表北音的《中原音韵》分寒山、桓欢，而且代表官话音的《韵略易通》也分山寒、端桓，只是到了《韵略汇通》（1642）才将端桓（阳声韵）并入山寒，而成书早于《韵略汇通》的《私编》仍保持寒桓合口韵的区别，实在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能说“只有南方系才具有寒、桓分韵的特点。”

《私编》不仅有独立入声，还有 9 部独立入声韵，这也不能证明《私编》代表的是南京音。明代中后期不仅南音保存入声，以读书音为基础的官话音也存在入声，而北音的入声大概也才刚刚消失（《等韵图经》的入声已消失，但作者徐孝尚不敢理直气壮地叙说，还解释说“并无删削入声之说”）。《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五方元音》以至于清代反映官话音的语音材料都保留入声和入声韵。当然官话音的入声韵与南音的入声韵还是不相同的。申叔舟《四声通考·凡例》云：“入声诸韵终声，今南音伤于太白，北音流於缓驰。……今以 k t p 为终声，然直呼以 k t p 则又似所谓南音，但微用而急终之，不至太白可也。”崔世珍《四声通解·凡例》（1517）亦云：

“入声 l k p 三音，汉俗及《韵会》、《蒙韵》皆不用之。唯南音之呼多有用者，盖韵学起於江左而入声亦用终声……”看来明代的南音入声韵很可能还保存不同的塞音韵尾，而《私编》的入声韵尾已混并弱化为喉塞音了。同时，《私编》入声韵虽已打破入配阳的格局，但入声韵的分化演变却极有规律，分韵相当整齐，与《广韵》一系韵书的内在联系明显，亦可见《私编》并非依据南音而作。

《私编》平声字声母有 31 类，保存全浊声母，而仄声“止用清母悉可该括，故并去十浊母”。李登为近代汉语语音史留下一份十分独特而弥足珍贵的材料，也给后人留下了一桩公案。我们以为，元明时期北音系统的浊音已经清化，尽管明初《洪武正韵》仍完整保存全浊声母，但传统读书音的全浊声母也已经趋于清化，只是较为缓慢而已。到了明代中期官话音的全浊声母行将消亡，已近尾声，李登的处理看是模棱两可，实际上应该说是比较谨慎客观的。事实上明代的官话韵书想要不受《洪武正韵》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且平声保存清浊也有助于清平、浊平的区分，与时音并无抵触。对此，既可认为当时官话音的全浊声母尚未完全清化，也可认为只是为了区别清平、浊平而在形式上保存全浊声母。这种情况与当时可能还保存全浊声母的南音是不同的。

此外，一般认为是南音主要特点的“泥来相混”、“产生鼻化韵”、“-ŋ 尾韵与 -n 尾韵相混”等在《私编》中并无反映。黎新第先生（1995）也说“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私编》反映了纯粹的南京话，它可能还包含着当时其他方言（甚至是北方系官话方言）的特点（如其真、庚、青三韵不混便颇为可疑）。”因此不能因为李登是上元人，《私编》就可能代表南京音，并以此为基点为前提来推论南京音的特点又反证《私编》是代表南京音的，这实在是不大合适。李登是南京人，他就不可能熟悉官话音，就不可能编官话韵书吗。实际上关于《私编》音系的性质，李登在该书《书文音义便考难字直音》的前言中说：“书以韵编，本取便考，但恐未得其音，不知何韵，犹未便于检寻。为是先音难字於前……盖於各韵又各分各音，

知切韵者自应契会，亦自知次第先后，不烦尽检，如不知者，无庸执泥，但以韵求之无不得也。若以韵求而或不得，必因常呼之为讹谬。此从正音，更当於声音相近字一广求之，未可以常呼而格之也。”李登明确告诉读者“此从正音”，“未可以常呼而格之也”。

《私编》音系与代表北音的《等韵图经》音系相比，差别也是十分显著的。《等韵图经》的声母系统不仅浊音清化而且疑母微母业已并入影母，知庄章三组已完全混同为舌尖后音。韵母方面，(1)《等韵图经》入声韵消失，入声韵并入阴声韵，而《私编》不仅保存入声韵而且尚处于入配阳向入配阴过渡的阶段。是否保存入声韵是官话音区别于北音的重要标志。(2)《等韵图经》-m 尾韵完全并入-n 尾韵。(3)《等韵图经》桓欢与寒山混同，《私编》元、寒、桓三韵分立。(4)《等韵图经》东与庚合，齐微（知庄章）与支思（知庄章）混同；《私编》东庚分立，齐微与支思区别明显，日母止摄开口三等韵也没有变为卷舌元音。(5)《等韵图经》牙喉音开口二等韵与三四等韵混合。声调方面，《等韵图经》入声消失，含“平、上、去、如”四声，《私编》保存入声，平声尚未明显分立，它以“平上去人”四声的形式隐含五声的内容。

相对而言，《私编》音系与《韵略易通》、《韵略汇通》较为相近，《易通》、《汇通》形式上保持入配阳的 格局，实际上关系已经打乱，《私编》入声韵单立，不配阳声韵，与阴声韵的关系也还不整齐。《易通》、《汇通》浊音清化，微母疑母消失，《私编》平声形式上保存浊音声母，疑母尚未消失。《易通》保留侵寻、缄咸、廉纤，《私编》-m 尾韵已与 -n 尾韵混并，但不彻底，《汇通》已完全混同。《易通》、《私编》寒与桓分，《汇通》合。从《易通》到《私编》再到《汇通》呈现一个演化过程。此外，《私编》真、文、谆分立，豪、萧分立，与《易通》、《汇通》也略有区别。《易通》、《汇通》含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 5 个调位，《私编》以四声的形式隐含五声的内容。

《私编》属于《洪武正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五方元音》一系韵书，它反映的是明代中后期的官话音而不是南京音。由于历史的原因，南音与魏晋时期的中州音及《切韵》音系较为接近，关系密切，而北音自六朝以来变化明显快于南音，其音系距《切韵》远，因此元明时期的南京音与官话音较为接近而与北京音的差异较为显著。这一现象往往导致一些学者将反映官话音的语音材料当作南音的材料，比如认为《洪武正韵》、《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韵法横图》等是代表南音的韵书，实在是一种误解。考查研究汉语近代音，官话音与南京音的区别，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

2·4·2《韵法横图》音系

此图为明人李嘉绍所作，李氏又名世泽，是《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作者李登的儿子。李嘉绍这部韵图，原名《切韵射标》，梅膺祚取以附于《字汇》之后，改称《韵法横图》。梅氏序云：“是为李嘉绍氏所作者也，曷为而有是作也？等韵自音和门而下，其法繁，其旨秘，人每惮其难而弃之。曰：吾取青紫，奚藉是哉！故世有穷经皓首之儒，而反切莫知，敝相仍也。嘉绍氏以四例该等韵之十三门。褫其繁以就于简，阐其秘以趋于明，令人易知易能，不有功于后学哉？……余先是得《韵法直图》，其字从上而下也；是图横列，则以横名，一直一横，互相吻合，犹《易》卦然，先天后天其图不同而理同也。韵法二图，盖仿诸此。甲寅春并属之梓。”

《直图》和《横图》都是最早由梅膺祚刊表的韵图。两书性质相近，都是教人根据反切以求字音的韵图。梅氏说他先得《直图》，即在万历壬子（1612），后得《横图》，因而一般认为《直图》的成书要早于《横图》，其实这是误解。邵荣芬（1998）认为，“比较两书，不难发现，至少在韵的归呼问题上，《直图》有明显抄袭《横图》的地方。因而实际上应该是《横图》在前，《直图》在后。如果这个判断不错的话，那么《横图》的成书年代应该在《私编》之后至梅氏发现《直图》之前，即 1586 年至 1612 年之间。”

此书正韵横列三十六字母，但端组与知组、帮组与非组、精组与照组俱并列，实为二十三行，与《四声等子》相同。纵列韵部，并分别注明各韵的呼类。纵横交合处列所切之字。平上去入四个调

类分别列图，平声列二图，上声列二图，去声列二图，入声列一图。平上去韵多，一图排不下，所以各列二图，如平一终于“皆”韵，平二终于“瓜”韵，分列二图并不是每个声调分成两类。

韻法橫圖
上元李世澤嘉紹識
等韻舊法精妙至矣但門法多端初學
難入茲妄不揣冗述其意而為此譜與
願學等韻者稍藉為階推願
高明夙德賜之裁校正其譌謬使不悖戾
先賢述誤後學是所望也

韻法橫圖

（一）声母

《横图》沿用36字母，形式上保存全浊声母，事实上从书中韵末的附注看，清浊声母已经混同。如：“士读如至音”，“示音至”，“阻即助上声”，“踝读如化音”，“曝仆音不”，“详　襄浊”“词思浊”等。《私编》也只是在平声字中形式上保留浊母。

《横图》照组二、三等不分，但知组与照组分列，从表面上看知照似乎有别，但是在具体列字时，二者往往相混。如“勺”《广韵》之若切，是照母三等字，却列入知母下，“转”《广韵》陟兖切，是知母字，却列人照母下。《私编》知照两组只立照穿审三母。

疑母与泥娘喻三母的关系，图中的附注也透露了一些消息，如：“仉宜一音”，“凝迎一音，不同宁盈”，“逆岌鷁并一音，异乎匿乞亦”，“臬业一音，异乎涅曳”。疑母细音部分字并入泥娘，部分并入影母，洪音字大概仍保留 ŋ-。

《横图》影喻分立，但也有相混之处。如入声甲韵把影母的“鸭”列入喻母之下。唯“非敷奉”之间未见相混之例，也许是唇齿音相混已久，无须特别注明（《私编》已并“非敷奉”为一母）。

《横图》声母与《私编》仄声21母大体相同。其形式上列36母，更多的是为了理清历史渊源关系，让读者知道原本是什么音。

（二）韵母

《横图》舒声分为42韵，入声单立，分为16韵，总共58韵。它对这58韵都一一作了分类标注，现开列于下。舒声韵目以平声第一字为代表，入声韵附在舒声之后，以斜线隔开。

合口	公裩光（限平声）规孤乖瓜戈官关/谷刮国郭
撮口	巩君怾（限平声）居涓。阙/菊橘厥镢
开口	庚根冈（限平声）该歌干高钩/阁革各
齐齿	京巾金基皆加结坚交骄鸠/吉甲结脚
齐齿卷舌	间
齐齿卷舌而闭	监

闭口　　　　兼甘

混　　　　肱 絅、光冈（上去声）、恍姜（上去声）　姜/角

从上列的分类可以看出，虽然大部分韵《横图》都纳入了四呼的框架，但还没有完全摆脱《私编》的影响，仍然把-m和-n尾掺入分类的标准之中去。比如间、监两韵归入齐齿呼本来是很正确的，但仍然要缀上“卷舌”或“卷舌而闭”一类字眼。所谓“闭”当是指-m尾而言，所谓“卷舌”大概指发-n时舌尖上翘而言。《横图》在监韵的附注中认为监韵的“音与间同，但旋闭口”。既然间韵为“卷舌”，监韵当然就是“齐齿卷舌而闭”了。

“混”呼也是《横图》首用之词。就其所辖的韵来看，大概是指两韵同列而言。如肱和絅是一合一撮；光和冈（上去声）是一合一开；恍和姜（上去声）是一撮一齐，平声姜既有古二等江韵字，又有古三等阳韵字；入声角韵虽基本上只有古觉韵字，但它的舌齿音是合口，因而也是开合两存的韵。值得注意的是，标为混的主要是光、恍、冈、姜、角五韵。它们在古韵图里属于江宕两摄。后来由于语音演变而互混。到了《四声等子》遂有“内外混等”，“江阳借形”一类说法。《横图》“混”呼之名大概是受《等子》影响而来，只不过略加扩展，延伸至肱、絅两韵而已。

（1）从表面看，《横图》有金、兼、甘、监四个-m尾韵，把它们叫做闭口呼，以与巾、坚、干、间四个-n尾韵相对立。不过就李氏的实际语音来说，-m尾已不复存在。这从其对-m尾韵一律指明其与-n尾韵同音，但只须闭口的附注中可以看出。比如金韵图中列在巾韵下一行，附注云：“音悉同上列，但旋闭口”；兼韵图中列在坚韵下一行，附注云：“音悉同上列，但旋闭口”；甘、监两韵之末的附注也类似。其它分立的韵不注明其区别，独对-m和-n尾韵注明区别，正是两者没有区别的证据。《私编》的-n尾韵都注明兼该-m尾韵，但又指出“内自有辨”。父子两人的意见大致相同。

（2）《横图》入声有近一半的韵古 -p　-t　-k 尾的字杂收。如古-k尾的谷韵收有“兀忽”等古-t尾字；郭韵收有“夺活”等-t

尾字；古-t尾的橘韵收有“逼役”等古-k尾字；吉韵收有“的直尺”等古-k尾字，又收有“及翕”等古-p尾字；结韵收有“怯业”等古-p尾字；古-p尾的閤韵收有“达喝”等古-t尾字；甲韵收有“八瞎”等古-t尾字。其中吉韵-p　-t　-k尾的字全有。这些都确证《横图》的入声韵已无-p　-t　-k尾之分。。

《横图》入声图末有附注云：“谱内凡入声俱从顺成，就其易也，如‘谷’字只曰‘孤古故谷’，顺转也。若‘公鞆贡谷’，又‘昆衮棍谷，钩苟姤谷皆拗纽也。不从”。“谷”字作“孤”入为“顺转”，而作有阳声韵尾的“公”入、“昆”入，或不同韵母的“钩”入均为“拗纽“，可见“谷”字已无-k尾。这也是《横图》入声收喉塞音的一个证明。

《横图》韵母系统实含62个韵母，其中入声韵17个。

公 uŋ　巩 iuŋ　庚 əŋ　京 iŋ（庚部分喉牙）肱 uəŋ　絅 iuəŋ

緄 uən　君 yən　根 ən（巾庄）巾 in　金 im

光 uaŋ（姜庄知）恍 yaŋ　冈 aŋ（姜邦）　姜 iaŋ

规 uəi　居 y　孤 u（居庄）　基 i ʅ ʅ

乖 uai（规部分庄）　该 ai（皆唇舌齿）　皆iai

瓜 ua　加 ia［唇舌齿］　阙 yɛ　结 iɛ

戈 uɔ　歌ɔ　官 uɔn　绢 yɛn　干an　坚 iɛn　兼 iɛm

关 uan　间 ian　（喉牙坚）　甘 am 监 iam

高 ɑu（交唇舌齿，矫教邦知庄）交矫教 iɑu　骄(平) ieu

钩 əu（鸠庄）　鸠 iəu

入声韵

谷 uʔ　菊 iuʔ　橘 yʔ　吉 iʔ　ʅʔ

刮 uaʔ　閤 ɑʔ（唇舌齿）　甲 iɑʔ

国uəʔ　厥 yəʔ　革 əʔ（吉庄）　结 iəʔ

郭 uoʔ（角舌齿）䦆 yoʔ　各 oʔ　脚 ioʔ　角 ɔʔ

《横图》肱、絅两韵合列，标为混呼。平声图末注云：“此列与公巩列同音，但旋开口。”上声注云：“此列与工巩列同音，但旋开

口。”去声注云：“此列与贡巩列同音，但旋开口。”东韵与合口庚韵音近，尚未完全混同。关与官分韵。

牙喉音开口二等韵普遍腭化，但与三四等韵保持区别。只有庚耕登开口二等保持开口，尚未腭化。开口二等庚耕登，《横图》标开口，并标注：“行音恒，非刑”，“杏幸并衡转、不依刑转。”另，交韵平声与骄韵分立，都标为齐齿，但到了上去声两韵却合并起来。二等知组与三等混列，如既有二等的“罩”、“铙”，又有三等的“超”、“兆”，这大概是三等失去腭介音的缘故。

看来，开口二等腭化韵与三、四等韵已有混同的趋势。

《横图》照二照三不分，但一韵之内，古三等字凡兼有庄、章两组字的每个声母下均并列两组字，先章组、后庄组，秩然不紊。庄组三等韵已转为洪音，而章组可能仍保持细音。

唇音合口韵保持合口，合口洪音标合口，合口细音标撮口。轻唇音合口三等韵标撮口，与合口韵并列，恐怕更多的是出于区分不同来源的考虑。

（三）声调

《横图》分平上去入四声。实际上平声是分阴阳的。这可以从他的图注中看出。君韵平声心母“荀”字后注云：“荀阴平”。这是因为“荀”字也跟今天的普通话或很多方言一样，读成了阳平，跟邪母所列的“旬”字变成了同音，所以李氏特地加以注明。这是平分阴阳的一个证据。

浊上也有变化。李氏在后序中提到射标的“浊声法”时写道：

“浊声法者上声内有十标，标下字尽似去声，盖浊音也。若作去声，即差，今除平上入三声外，但去声箭觉有乖张，即便向上声内觅之。如多动切董字，思兆切小字，奴罪切馁字，是也。”

“十标”指十个全浊声母。浊上字“尽似去声”，所以上声字若逢浊上字作切下字，势必切出去声字，与切字的目的不合，难免“觉有乖张”。这时则须“向上声内觅之”，才能得到要切的字。这段话可以说是当时浊上已经变去的生动表白。

2·4·3　明代南音的特点

汉语基础方言中南音的代表当是南京音系。

但南京方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属江东方言区，即吴语区。晋郭璞注《尔雅》《方言》，其中称“今江东人呼某为某”、“今江东呼某”，“今江东音某”等，共一百七十余条。南京当时称建康，是江东首府，地位非常重要，郭璞在区分方言时并没把这一地区另外处理，可见当时的建康话在吴语范围内。

南京方言，包括整个江淮方言，1000多年以来语音的发展变化，直接的语音材料极为难得，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间接材料加以推论。与语音的演变关系最密切的因素是人口的迁移变化。大批北方士民的南下，带来的北音与当地语音交会融合，多次人口结构的不断更新变动，加上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导致南京方音乃至于整个江淮方音逐渐北方化的根本原因。东晋南朝近三百年间，建康是京城，是南北士族和北方南来的民众聚居最多的地方，而且由于政治的原因，无论南北的士族都必须说“洛阳话”，读书要作“洛生咏”。建康一带土语受北方话的影响至为深远，为南音的北方化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坚实基础。

南京在六朝三百年间，经过历代的建设，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很发达的，到梁武帝（502—549年）时，建康都城已是方圆四十里，人口过百万的大都会，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城市。但是经过侯景之乱（梁武帝末年），建康遭到极大的破坏。《南史·侯景传》云：“围城之日，男女十余万人，贯甲者三万，至是疾疫且尽，守埤者止二三千人，并悉羸懦。横尸满路，无人埋瘗，臭气熏数里，烂汁满沟洫。”侯景败后，王僧辩又纵兵杀掠。“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老小相扶竞出，才渡淮，王琳杜龛军人掠之，甚于寇贼，号叫闻于石头。”后来陈后主大兴土木，建康又恢复了繁荣。但是离侯景之乱只有四十年，隋兵灭陈，隋文帝下令“建康城

邑，平荡耕垦”，把宫殿官署和其他一些建筑全部毁掉，改作耕地，把南朝偏安的基业彻底根除，以防再被人利用称帝。建康经这两次大破坏，居民也经历了两次大聚散，人口变动是很大的。

隋唐两代对金陵都采取抑制政策，但是由于金陵的重要地位，还是逐步恢复起来了。南唐建都金陵，经济文化都相当繁荣，居民中有不少是外来客户，五代时期北方大乱，南唐较为安定，金陵客户应多来自北方。但是南唐享国不长(937—975年)，宋兵南下，“金陵受围经岁，城中斗米者相救籍……百姓疫死，士卒乏食。”金陵人口又经历了一次大聚散，北方人参与其间，推动金陵话继续向北方话转变。

北宋末年，金人南侵，北方人民又大量南来，早期多集中于建康，元戚光《集庆路续志》云：“金陵山川浑深，土壤平厚，在宋建炎中城境为墟，来居者多汴洛力能远迁巨族士家，视东晋为又一变。岁时礼节，饮食市井负衒讴歌，尚作京城故事。”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破江宁，次年抢掠烧杀而去，建康遭毁灭性破坏，城内一片荒凉，建筑几乎全部化为灰烬，遗留下来的居民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这又是建康人民的一次大浩劫，浩劫之前有大批北方人逃来，浩劫之后仍有大批北方人逃来，而且多是汴洛人，后来建康又逐步繁荣起来。在这一人口聚散过程中，南京话自然又向北方话进一步转变。

元初金陵人口只有九万五千人，比南宋《景定建康志》所载四十三万人（上元、江宁两县合计）大为减少，可见人口变动之大。明初南京人口四十七万余人，比元代大大增加，居民五方杂处，结构复杂。据史书记载，明初南京人口变动很大，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三云：“初明太祖之下金陵也，虑反侧，尽迁其民于云南，而徙南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命户部籍天下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徙其家实京师，曰富户。”又“洪武十三年，徙苏浙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实京师，其壮丁发各工局充匠，作为编户。”《明史·太祖本纪》洪武二十四年：“秋七月庚子，徙富民实京师。”

“尽迁其民”极言迁走之多，实际上几十万人无法全部迁走。不过迁往云南、青海的人确实很多。迁来的富民史书记载数字有出入，但数量相当多是肯定的。这些富民不仅来自苏浙，全国各地都有，据说都是明太祖采取召见的形式硬要他们迁来的，他们来自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和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广德、徐州、滁州、和州等地，他们的语言是复杂的。又《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十五云：“明初濠泗不轨之徒，借什伍尺籍，错居闾左，习睹华奢，故其结庞而尚饰。彼淮一曲，为我鸩毒。”可知当时有不少明太祖朱元璋家乡的人迁来南京。永乐时又在南京居民中选其富者三千户为大兴、宛平二县厢长《明史·食货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成祖北迁，取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总起来看，明代南京人口的组成，经明初的调整，更加复杂了，如果富民当中苏浙人为多，再加上所谓“仓脚夫”，则南京话中吴语成分应有所增加。

南京话由吴方言转变为北方方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千多年来，应分为几个阶段，各个阶段的基本情况（具体音系）如何，因材料不足，现在都还无法论定，其语音演变的历史轨迹也只是根据推测略知大概而已。

考查北音可以《中原音韵》和《等韵图经》为对象，《中原音韵》虽是元代的作品，它所反映的音系大致上与明代前期的北音不会有大的差别，而徐孝的《等韵图经》更是不可多得的代表明代后期北京音的材料。考查明代南音，至今未能找到较为理想的材料。有些学者将《洪武正韵》、《琼林雅韵》、《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韵法横图》、《西儒耳目资》等当作记录反映南音的材料，这是不准确不合适的，理由已如前述。有些学者试图从这些材料中探寻发掘一些南音的特点，也只能找到一鳞半爪，或者从明代一些相关的资料中找到的也是零星的材料。我们现在还无法对明代南京音作较为具体而系统的描写。我们只能根据一些相关材料对明代南音的特点作些简

要说明，以供参考。南音特点的介绍参见黎新第（1995）《明清时期的南方系官话方言及其语音特点》，重庆师院学报，第四期。黎先生近些年来对明清语音，尤其是南音作了较多的研究，成果显著。

明代南音特点比较明显的大致有以下几点：

（1）明代或明代前期南音中的全浊声母可能尚未消失。从官话音来看，《洪武正韵》保存全浊声母，朝鲜译音系韵书《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及《四声通解》均沿用"洪武正韵三十一字母"，但清化的趋向已相当明显。据申叔舟《洪武正韵译训·序》："全浊之字，平声近于次清，上去入近于全清，世之所用如此。"说早在15世纪中期全浊声母已经接近清化。《书文音义便考私编》平声字母31类，仄声只有21类，也说明全浊声母的清化已经接近尾声。再对照浊音清化的《韵略易通》，也可能说《私编》平声保存清浊对立实是为了区分平声的阴阳，浊音实已清化。另一方面，从南音与吴方言的关系来看，二者关系密切，吴语至今保存浊音声母，据此看来，明代或明代前期南音仍保存全浊声母是可能的。南音受吴语的影响，浊音清化的进程慢于北音和官话音。

（2）寒、桓分韵。这是元明时期官话音、北音、南音共有的一种现象。《中原音韵》寒山与桓欢不同韵。《洪武正韵》《韵略易通》也保持区别，只是到了明代后期的《韵略汇通》二者才合流。南音这一特点一直保持到清代，直至清代后期胡垣（1866）《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所记的南京音系仍是寒、桓分韵。

（3）部分-ŋ 尾韵与-n 尾韵混同。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所记南京音，an 与 aŋ 不分，且已全读如 a，"金陵甘韵官韵开口合口二呼，皆如扬州之读冈韵，口甚张也。""金陵无甘官二韵，读甘韵如冈韵，读官韵如光韵。" en、eŋ 不分，"金陵读东韵蓬风为盆分"，"金陵读彭冯蓬逢皆合于根韵而不合于公韵。"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在明代江淮方言中已普遍存在。如陆容《菽园杂记》卷四："歙睦婺三郡人以兰为郎，以心为星，无寒侵二字韵。"袁子让《字学元元》亦谓："徽东读堂如檀，读郎如兰，读阳如延，读刚如干，

盖谬阳韵于寒韵也。"南音的这一特点至今在江淮方言中依然保存，如合肥、扬州仍皆以心为星，合肥还是读堂如檀。

（4）保存入声和独立入声韵，这是南音最主要的特点，它区别于北音，使南北音界限划然，也显得与官话音相当的接近，往往使人误解，以为南音就是官话音。明代中期北音入声已消失，入声韵已并入阴声韵。官话音保存入声和入声韵，入声韵尾已弱化混并为喉塞音，呈入配阴的格局。《四声通考·凡例》云："入声诸韵终声，今南音伤於太白，北音流於缓弛。……今以 k t p 为终声。然直呼 k t p 则又似所谓南音。但微用而急终之，不至太白可也。且今俗音虽不用终声，而不至如平上去之缓弛。"申叔舟的叙述应该是比较准确的，15 世纪中期北音入声消失，官话音（所谓"俗音"）入声韵尾已是喉塞音 ʔ，而不至如平上去之缓弛，亦不象南音伤於太白。明代南音的入声韵尾也许还是 k　t　p，从现代南京音（江淮方音）仍保留入声韵的情况来看，明代南音入声韵的演化比官话音还要慢一些，是可能的。

§2·5《耳目资》与《等韵图经》音系比较

《耳目资》音系与《等韵图经》比较相近，但也存在一定差别。这种差别正是官话音区别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标志所在。

（一）声母系统

	西儒耳目资	等韵图经
唇	p pʻ m f v	p pʻ m f
舌	t tʻ n l	t tʻ n l
齿	ts tsʻ s	ts tsʻ s
	tʂ/tʃ tʂʻ/tʃʻ ʂ/ʃ ʐ/ʒ	tʂ tʂʻ ʂ ʐ
牙喉	k kʻ ŋ x ø	k kʻ x ø

《西儒耳目资》声母系统与《等韵图经》相比，已经十分相近，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

（1）《耳目资》保留 v 母。《耳目资》音系中"非敷奉"已并为f（弗）母，但微母 v 物）仍然保留。尽管 v（物）已有从浊擦音进一步变成半元音 w 或纯元音 u 的倾向，但 v、u 有别，如：vu 无武务-u 吾误、ven 文吻问-uen 稳愠，van 晚万—uan 碗腕。《等韵图经》里微母已经并入影母，u、w 无别"文晚味问"都已归入影母。徐图中微母字的地位，除了第十图的"纹"字，全是空白。第九图把"味"字列在影母之下，第二十三图把"望"字列在影母之下。"或言王忘非一音者，因王往旺在韵图无形之中。学者经代难于通变，致以王往作阳养者亦有之矣。通不知惟独之惟与精微之微相并，洪武韵可考已明。惟字既入於微，则王字岂可不入於忘呼。"（第十九图图未引证）

（2）《耳目资》音系保留 ŋ 母。《耳目资》ŋ（额）类不但包含中古疑母字而且包含影母字："厄哀爱袄安欧恩"等以及少数喻母字："为伟"等，不过疑与喻影之间已经出现混读，已不是典型的浊鼻音，已处于消变的过程中。《等韵图经》已将疑母字置于影母之下。

（3）《耳目资》音系中"知章组"与"庄组"尚未完全混同。《耳目资》知章组三等韵已有部分转为洪音，但尚有相当多的三等韵（知章组）保持细音，如：chi（知）、chin（真）、chien（毡）等。这种情况表明部分知章组字声母已与庄组混同为 tʂ tʂʻ ʂ，另一部分与细音拼合的知章组仍是 tʃ tʃʻ ʃ。日母的变化比较积极，除 in 韵（日母）仍保持细音（"人仁忍认"）外，其余日母三等韵都已转变成洪音。《等韵图经》知庄章组已经完全混同为：tʂ tʂʻ ʂ，日母变成 ʐ（其中"儿而二"等转为零声母字）。

（二）韵母系统

（1）《耳目资》音系保留入声韵。《耳目资》入声韵已配阴声韵，入声韵与相应的阴声韵语音上也已比较相近：a-aʔ　iuɛ-iuɛʔ 等，但入声韵与阴声韵仍然相区别。《等韵图经》入声韵已经消失，完全并入阴声韵。是否存在入声韵，这是明清两代官话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北音）在韵母方面最重要的区别性标志。

（2）《耳目资》韵母系统大体仍是开合洪细的格局。《等韵图经》韵母系统基本上已是开齐合撮的局面，并与现代音韵母系统十分相近了。

（3）《耳目资》 uan 与 uɔn 并存，山摄合口一等韵与合口二等韵仍然有别。《等韵图经》里山摄合口一、二等韵已混并。

（4）《耳目资》里 iuŋ 已与 iuəŋ 并作 iuŋ，但 uŋ 与 uəŋ 仍然有别，《等韵图经》里原属《中原音韵》的东钟、庚青两部已经并作通摄 əŋ　iŋ　uŋ　yŋ，iuŋ 与 iuəŋ、uŋ 与 uəŋ 均已混并。

此外，《耳目资》第四 o 摄、第十五 io 摄，第二十四 uo 摄等，入声韵均有甚次分别（ɔʔ-oʔ，iɔʔ-ioʔ，uɔʔ-uoʔ）。《等韵图经》果摄 o、io、uo 已无这种区别，来自《中原音韵》的萧豪入声韵也已并入果摄。《耳目资》第三 i 摄（tʃ 组）尚未变成 ʅ 的韵，《等韵图经》里来自《中原》的齐微 i　iʔ（tʃ 组）已与支思韵（tʃ 组）混并为 tʂʅ。《耳目资》尚无 ei 韵，《等韵图经》垒摄已分 ei　uei 两韵。《耳目资》iuɛ　iuɛʔ（tʃ 组）保持合口细音，而且 iu-、iʉ 尚未变作 y，等等。

西儒耳目资				等韵图经			
开		合		开	齐	合	撮
洪	细	洪	细				
a aʔ	ia iaʔ	ua uaʔ		a	ia	ua	
ɛ ɛʔ	iɛ iɛʔ		iuɛ iuɛʔ	ɛ	iɛ	uɛ	yɛ
ɿ ɚ ɿʔ	i iəʔ			ɿ ʅ ɚ	i		
		uəi		ei		uei	
ɔ ɔʔ	iɔʔ	uɔ uɔʔ		o	io	uo	
oʔ	ioʔ	uəʔ					
		u uʔ				u	(iu)
		ʉ ʉʔ	iʉ iʉʔ			ʉ	y
ai	iai	uai		ai	iai	uai	
ao	iao			ɑu	iɑu	(uɑu)	
ɑŋ	iɑŋ	uɑŋ		ɑŋ	iɑŋ	uɑŋ	
an	iɛn	uan uɔn	iuen	an	iɛn	uan	yɛn
əu	iəu			əu	iəu		
əŋ	iŋ	uŋ uəŋ	iuŋ	əŋ	iŋ	uŋ	yŋ
en	in	uen	iun	ən	in	un	iun

（三）声调系统

《耳目资》音系共有/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位，《等韵图经》只有/平　上　去　如/四个调位。二者的差别主要有两点：

（1）《耳目资》音系保存入声，《等韵图经》入声已经消失。

（2）《耳目资》音系中大部分原全浊上声字仍旧列在上声，这种情况与《洪武正韵》相似。《等韵图经》已浊上归去。

综上所述，以《西儒耳目资》音系为代表的明代中后期的官话音与当时基础方言代表点的口语音已经比较相近。看得出来，这一阶段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势力与影响在不断增大，官话音受口语音影响而不断地向口语音靠近。《耳目资》音系的主要特点在于声母系统中微 v 母和疑 ŋ 母尚未完全消失，韵母系统中保存入声韵以及入声调位的保留。如果除去声韵调方面的这些特点，那末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基本相同，跟现代音也很相近了。

官话音与“北音”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好简单地根据作者的籍贯把这种差异归之于方言现象，也不好认为是由于作者的保守思想而产生的“存古”、“拟古”现象或者是由于作者迁就沿革的结果。《耳目资》音系不尽合于元明以来的“北音”，正好说明它所代表的确是当时的官话音。明代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两种音系并存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参考文献

罗常培（1930）《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本 3 分。
陆志韦（1946）《记毕拱辰韵略汇通》，《燕京学报》第 33 期。
陆志韦（1945）《记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燕京学报》第 32 期。
王力（1987）《汉语语音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赵荫棠（1957）《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
邵荣芬（1998）《韵法横图与明末南京方音》，《汉字文化》第三期。
黎新第（1995）《明清时期的南方系官话方言及其语音特点》，《重庆师院学报》第四期。
赵诚（1980）《中国古代韵书》，中华书局。
钱曾怡、刘聿鑫（1991）《中国语言学要籍解题》，齐鲁书社。

第三章　清代前期官话音

本章以《五方元音》、《音韵阐微》音系为代表描写清代前期官话音，同时介绍《诗词通韵》音系以为参证。以《谐声韵学》为代表，考查清代前期北音，并介绍《圆音正考》所反映的尖团音问题。通过《音韵阐微》与《谐声韵学》音系的比较，考查清代前期官话音与北音的联系与区别。

§3·1　《五方元音》音系

作者樊腾凤，字凌虚，直隶省唐山县西良村人（今河北省隆尧县西良村）。据前人考证，樊腾凤生于明万历辛丑（1601 年），卒于康熙三年（1664 年）。

《五方元音·自叙》云："予自童年，淡志功名，癖心韵学，浏览诸书，见《海篇》直音法穷而涉于粗浅，等韵门法错杂而又过于深微，学者苦于难知，置而弗讲。因按《韵略》一书，引而申之，法虽浅陋，理近精详，但从前老本，韵拘二十，重略多弊，声止有四，错乱无门，且母失次序，韵少经纬。余不辞僭窃，妄行删补，于韵之重叠者裁之，减二十为十二，以象时月世会与天地一元相配，而不可增损；于声之错者而叙之，添四声为五声，以象行数方音与天地之五位相当并无遗失。卷分上下，配两仪，前六韵入声俱无，轻清上浮以象天，后六韵入声全备，重浊下凝以配地，复韵复音，裁归简便，上平下平，叙循统属，删烦就简，韵有兼该，博收约取，音有同归，理出自然，法本天籁，归母入韵，不加勉强，横行直撞，各就经纬，未敢自以为是，同邑太学生魏大来，宗孔孟正传，犹精于韵学，余与之往复参订，共成《五方元音》一书。"

《五方元音》是以《韵略易通》为蓝本删补而成的，是继《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之后的又一部反映普通读书音的韵书。

赵荫棠先生认为，《五方元音》的成书年代在顺治十一年以后，康熙十二年以前（1654—1672）。根据樊氏卒年，成书时间当在顺治十一年至康熙三年之间（1654—1664）。

"繁然淆乱，不有正音，五方之失，焉能正之耶？噫知其说者从天地之道而不为私焉，始可与言声音矣。"（五方释）他的书名定为《五方元音》就是为了表明自己没有囿于一方之音。他是以当时的"正音"为标准的。我们不认为《五方元音》记录的是当时唐山一带的方音，它的语音基础是17世纪的普通读书音。

《五方元音》音系：

（一）声母

樊氏认为《韵略易通》的"早梅诗""母失次序"，所以他改依发音部位来排列声母。他所定的声母，在《凡例》中用二十个代表字表示：梆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丝云金桥火蛙。

p（梆）（冰）：奔班冰边	p‘（匏）（破）：盆攀平偏
m（木）（梅）：门蛮民绵	f（风）（风）：分番方否
t（斗）（东）：登单敦端	t‘（土）（天）：吞贪听天
n（鸟）（暖）：宁年能南	l（雷）（来）：林连龙兰
tʃ\tʂ（竹）（枝）：肫专真占	tʃ‘\tʂ‘（虫）（春）：春川参搀
ʃ\ʂ（石）（上）：申舌唇拴	ʒ\ʐ（日）（人）：仁然戎儿
ts（剪）（早）：精尖尊钻	ts‘（鹊）（从）：清千村残
s（丝）（雪）：新先孙宣	j（云）（　）：因言氲元
k（金）（见）：京坚根干	k‘（桥）（开）：轻牵坑堪
x（火）（向）：兴轩昏欢	ø（蛙）（　）：文晚恩安

以上声母与《韵略易通》早梅诗代表的声类基本相同，分别只在于早梅诗的"无"母被归入蛙母。云母和蛙母实际上只代表一个声母，在韵图中各韵的云与蛙都呈四呼互补的局面，基本上是云配齐撮两呼，蛙配开合两呼。所以《五方元音》的声母实为19个。樊氏将"无" v 母取消后，为了凑足二十之数，又将兰书的"一"母分为"云"和"蛙"。《凡例》："如（指南）之三十六，并之止该十九。……而云蛙二母相近而实相分，亦经纬所必至，理数不能无。"

中古知庄章声组在《五方元音》中已渐趋混同，但知三、章组出现在细音前仍是 tʃ 等，不像《等韵图经》知庄章三组已完全并作 tʂ等。

《韵略易通》"见开向" /k　k‘　x/与"早从雪" /ts　ts‘　s/相区别。《五方元音》"京坚干"同隶见图，见系也还没有分化。樊书用"金桥火"和"剪鹊丝"分别代表/k　k‘　x/和/ts　ts‘　s/。但当我们仔细分析《五方元音》韵图时，发现"金"、"剪"两组字已经潜藏着再分组的趋势，即"金、剪"两组中的绝大多数字均以等的不同分为两类。一是一等和二等合口字（洪音），二是三、四等和见组开口二等字（细音）。这种分类为出现在细音前的"金、剪"两组声母的分化准备了条件。

（二）韵母

《五方元音》的韵部用十二个标目字表示：一天二人三龙四羊五牛六獒七虎八驼九蛇十马十一豺十二地。这十二部是删并兰茂《易通》的二十部而成的。樊氏将《易通》的山寒、端桓、先全合为天韵，真文改称人韵，侵寻并入人韵，缄咸、廉纤并入天韵。江阳改称羊韵，东洪、庚晴合为龙韵，幽楼改称牛韵，萧豪改称獒韵，呼模改称虎韵，戈何改称驼韵，遮蛇改为蛇韵，家麻改为马韵，皆来改为豺韵，支辞、西微、居鱼合为地韵。

十二韵中前六韵不配入声，后六韵配入声。按等韵列图的格式把每一韵排成一个图，声母为经，开合齐撮四栏为纬，十二张图合称韵略，实为声韵配合表。

一天 an iɛn uan yɛn

an：番丹干堪酣安

iɛn：边颠连膻尖间牵

uan：端栾遄钻关宽欢

yɛn：挛镌娟圈喧

天韵含《易通》山寒、端桓、缄咸、先全、廉纤五部阳声韵，其入声韵已改配阴声（蛇、马、驼）

二人 ən in un yn

ən：根艮恳痕　　in：宾贫民邻真身人

un：奔盆门敦吞春　　yn：伦君群熏

此韵含《易通》真文、侵寻二部阳声韵，入声寄在地、虎韵。

三龙 əŋ iŋ uŋ yŋ

əŋ：蓬蒙风登滕能争生庚　　iŋ：冰平明丁贞称升京

uŋ：东通农中充　　yŋ：恭倾兄雄

此部含《易通》东洪、庚晴两部阳声韵，入声寄在地韵虎韵。来自“东钟”的唇音字已全变为 pəŋ 等，“登庚耕”的喉牙音合口字全变为 uŋ。“东钟”的喉牙三等字还是 iuŋ（yŋ），与兰书同。

四羊 aŋ iaŋ uaŋ

aŋ：邦方当张昌商仓桑冈康

iaŋ：娘良将枪江腔香相

uaŋ：庄床霜光匡荒

此部来自《易通》江阳韵，知章组开口三等韵已转为洪音。入声寄在驼韵。

五牛 əu iəu

əu：剖否偷楼抠邹愁搜

iəu：彪丢刘鸠丘周抽收（知章保持细音）

此韵与《易通》幽楼同。入声寄在虎韵。

六獒 au iau

au：包抛毛刀爪巢梢高糟

iau：标飘苗雕焦交昭超烧

与《易通》萧豪韵同，入声寄驼韵。

七虎 u uʔ iuʔ

u：逋铺夫都朱初书租孤

uʔ：不朴没目福突秃入

iuʔ：域国械玉育欲菊局鶪洫

此部含《易通》呼模 u，居鱼 iu（知章组），东洪入声，真文之文韵入声。

iuʔ 来自“屋烛（喉牙）字，兼收锡韵的“鶪”以及职韵的“或声”字（iwek），不配阴声。年希尧本将 kiuʔ iuʔ 改归地韵，与 yʔ 合并，樊书 iuʔ 只是过渡现象。

八驼 ɔ uɔ ɔʔ uɔʔ iɔʔ

ɔ：波坡磨多那罗左搓歌可何阿

uɔ：戈果科颗禾火卧

ɔʔ：剥泼莫缚掇脱桌捋

uɔʔ：着绰作郭霍

iɔʔ：略爵削角学

此部含《易通》戈何与江阳、端桓入声韵。这一韵的入声字在

《中原》属萧豪、歌戈二韵，此书的㙂韵不配入声，都归在本韵。

九蛇 iɛ yɛ ɛʔ iɛʔ yɛʔ

iɛ：乜遮者车赊蛇惹姐且斜爷瘸

yɛ：靴啤

ɛʔ：啧择宅泽策册瑟色蓛

iɛʔ：别瞥灭垤聂列哲彻舌热节切谒结

yɛʔ：绝蕝雪月越曰厥掘决阙缺血穴

此部含《易通》遮蛇 iɛ iuɛ，先全、廉纤入声。遮蛇 iɛ（知章组）仍保持细音，没有分出 ɛ，ɛʔ 来自开口二等陌麦（知庄）、三等职（庄）。竹虫石日四母下入声 ɛʔ、iɛʔ 两套小韵并存。yɛʔ 来自合口“薛屑月”，只有 tsyɛʔ syɛʔ yɛʔ kyɛʔ k'yɛʔ xyɛʔ 等音节。

十马 a ia ua aʔ iaʔ uaʔ

a：巴爬麻打大拿楂叉沙

ia：加家虾霞鸦牙涯

ua：抓瓜卦夸胯花划话画蛙

aʔ：八妺发达塌捺腊札察杀杂萨

iaʔ：甲夹恰瞎狎轧鸭

uaʔ：刮聒滑猾刖

含《易通》家麻，山寒、缄咸入声韵。

十一豺 ai iai uai æʔ uæʔ

ai：拜排埋歹泰乃来斋钗哉猜哀该开

iai：皆街楷鞋解崖

uai：枳嘬揣衰帅乖夬快怀歪

æʔ：粕麦陌摘谪测客吓额劾

uæʔ：率蟀虢掴获砉

此部含《易通》皆来，庚韵入声 əʔ uəʔ。此部入声来自“陌麦”和“职”（庄），此外又收德韵的“劾”，质韵的“率蟀”，铎韵的“粕”。喉牙音开口二等陌麦没有出现腭化韵 iæʔ。年希尧的修改本把此韵的入声字，除了 m- 母字外外，全部挪到驼韵和蛇韵（p p' k k' x ø 母字改归驼韵作 poʔ 等，ʂ-母字归驼作 ʂuoʔ，tʂ-/tʂ'-改归蛇韵作 tʂɛʔ tʂ'ɛʔ，只有 m 母字留在豺韵 mæʔ与驼韵 moʔ 重读）。这种情况表明将此部入声韵拟作 æʔ、uæʔ 是合适的，它们不可能是 ai 和 uaiʔ。从语音的演变来看《易通》庚韵 əʔ、uəʔ 到《五方元音》还不可能变成 ai uai（əʔ→æʔ→ai/ə(o)），从它们与驼韵、蛇韵的关系来看，也只有 æʔ 既与驼 ɔʔ 相近又与蛇 ɛʔ 相近，如是 aiʔ 则很难归到驼韵与蛇韵。

十二地 i ui ɿ ʅ y iʔ yʔ əʔ uəʔ

i：篦皮迷低梯尼梨知池妻西儿欺希衣

ui：背配妹推垂谁蕊罪啐岁鬼悔尾

ɿ：资子雌瓷思私死

ʅ：支止旨眵齿诗时而儿

y：女吕沮趋须居渠虚於鱼

iʔ：辟密滴溺栗质赤食日疾昔吉吸益

yʔ：律焌洫局曲域玉郁

əʔ uəʔ 来自“陌麦”，与豺韵重读。年希尧本把它们全都挪到驼韵和蛇韵。

“知”与“支”仍然有别，“知疵池耻世”等字《韵略易通》属西微，“止师时齿史至翅士”等《韵略易通》属支辞韵。可见西微与支辞的界限在《五方元音》中依然存在。地韵中“知”等仍保持 i，“支”等已变成 ʅ。

《韵略易通》二十部，《韵略汇通》并作十六部，《五方元音》又并作十二韵。其实《五方元音》韵母系统与《汇通》差别不大，-m 尾韵并入-n 尾韵以及端桓并入山寒等情况《五方元音》与《韵略汇通》相同。《五方元音》韵母系统比较大的变化有二点：

(1)开齐合撮的格局已基本形成。《洪武正韵》《韵略易通》以至《韵略汇通》仍基本上保持洪细开合的格局，《五方元音》撮口呼韵母已较完全，韵母开齐合撮四呼已基本配齐。

(2)入声韵改配阴声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韵略易通》和《韵略汇通》承《洪武正韵》入声韵配阳声韵，樊书将其改配阴声韵。樊氏认为入声本来是配阳声的，现在“寄”到阴声韵了。它导致入声韵的重新分类组合，同时表明入声韵已变得与阴声韵相近了，这意味着读书音又向基础方言口语音靠近了一步。“入配阳”还是“入配阴”元明以来一直是区分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的一个重要标志。《切韵》系韵书历来是入配阳的，可是代表基础方言口语音的《中原音韵》早已是“入配阴”了。不过，等到《五方元音》入声改配阴声时，代表口语音的《等韵图经》又前进了一步，入声韵已经与阴声韵混同了。

（三）声调

《五方元音》共分/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位。平声分为上平（阴平）、下平（阳平），大部分全浊上声字变读去声，如“部簿罢倍被婢抱鲍辨辩辫　伴蚌棒並父妇负范犯愤忿奉　舵惰堕杜待怠殆弟道稻淡诞断囤沌荡动　坐聚在罪皂造渐蕈践尽静　序绪叙似巳象像　柱雉痔峙赵兆肇纣朕　丈仗杖重　士俟撰馔　社竖是氏市恃绍受甚善贤上　巨拒距妓跪舅臼咎件圈近菌　祸下户沪亥汇浩皓后厚撼旱限项杏幸”。留在上声的只有：“牝肚盾苎峙俭技荷骇蟹混”等字。

有人认为，樊腾凤生活的时代，唐山方音里入声已经消失，《五方元音》的入声调类是拟古现象。我们不这样认为。明末清初，岂只唐山方音入声消失，《北游集》记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的话：“北京人说话独遗入声，盖凡遇入声字眼，皆翻作平上去耳。”同时《等韵图经》入声消失的事实亦可为证。然而方言口语音入声消失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普通读书音（官话音）也不存在入声。恰恰相反，入声的存在正是官话音区别于北音的重要标志之一。《洪武正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五方元音》存在入声和入声韵的事实并非拟古所为。

§3·2　《音韵阐微》音系

《音韵阐微》由大学士李光地奉敕承修（拟定条例节目），王兰生编纂，徐元梦校看。从康熙 54 年（1715）开始编纂，到雍正 4 年（1724）完成。《音韵阐微》是一部重要的官修韵书，也是清代重要的文化建树之一。

编纂者旨在编制一部足为一般士大夫读书作文时共同遵守的标准韵书，《音韵阐微》合等韵与韵书为一体，其“不遽变古”的思想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同时他们又努力在传统的语音框架中表达实际的音韵现象，正所谓“音虽从时而其部伍则犹仍旧”。本书韵部依照通行的诗韵（平水韵），惟文与殷、吻与隐、问与焮、物与迄、迥与拯、径与证都稍隔开，因为这些韵在《广韵》里本来是不能同用的，总共 112 韵，纽部则完全依照三十六母，声调仍存平上去入四声。本书的语音框架及反切注音表面上似乎不敢逾越中古语音范围，但事实上已将时音寄形其中。

本书“首列韵谱，定四等之轻重，每部皆从今韵之目而附载《广韵》之子部以存旧制，因以考其当合当分。其字以三十六母为次，用韩道昭《五音集韵》、黄公绍《韵会》之例，字下之音则备载诸家之异同，协者从之，不有心以立异，不协者改用合声，亦不迁就以求同。”（本书卷首案语）又《凡例》云：“韵部为经，字母为纬，等第呼法以别其音，今於能别者悉为剖析注释，其不能辨者则仍旧，以示存古之意。又如江韵之字古音与东冬韵近，今音与阳韵近；殷韵之字唐人多与真同用，宋以后乃与文同用，此声音部分之随韵而异者皆详於各韵按语中。若疑微喻三母，南音各异，北音相同；知彻澄三母古音与端透定相近，今音与照穿床相近；又泥母与娘母、

非母与微母古音异读，今音同读，此声音部分之随母而异者皆按旧谱列之，而古今南北之别庶按母可辨，不敢意为离合也。”“本朝字书第一头所对者乃‘歌麻支微齐鱼虞’七韵之音。此七韵者实声之元，万籁之所从出……是此七韵，允宜列为韵部之首，……今应否仍依一东二冬三阳，以存不遽变古之意。独於凡例中特发明本朝韵部之精当，使后人知唐虞三代之绝学，实嗣音於圣世，是否相合，乞圣裁。”（李光地《榕村集》卷二十九，P24）“古今音不同，如韵部中江字，古音读与东冬为类，今读与阳为类……此等近代元明韵书多混而一之，似非存古之意，故音虽从时而其部伍则犹仍旧。是否相合，乞圣裁。”（同上书，P26）

我们了解《音韵阐微》音系不能光看韵图，更重要的是根据该书凡例的说明和韵书中的按语和具体资料去考察传统语音框架中所包含的实际音系。我们以为《音韵阐微》实际上包含两个语音层次：（1）与平水韵相近的传统读书音；（2）当时的官话音（凡声、今音）。兹将《音韵阐微》音系简要描述如下：

（一）声母系统

本书之韵图与韵书都以三十六字母归字，每音标字母外亦注等第及呼法，声母的归属极有条理，尤其是反切用字更为严密，如同中古音系。但当时的实际读音并非如此。

《凡例》云：“……若疑微喻三母南音各异，北音相同；知彻澄三母古音与端透定相近，今音与照穿床相近，又泥母与娘母、非母与敷母古音异读，今音同读，……”

“等韵凡三十六，今云二十一者，以京师江宁府及中州之声为凡也。”（李光地《榕村别集》卷一，P9—10）李氏所论京师、江宁府、中州等地之凡声，应是当时的共同语标准音（官话音），就是说当时官话音的声母有二十一个。二十一声中“疑微”二母又是当时京音所无。“等韵有三十六母，邵韵有四十八行，以今音对之，则今音所缺者多。即如疑、微两母必不可缺者而今京音无之，故满字亦无之，则此两字无音可对。”（《榕村集》卷二十九 P13）

全浊声母清化这是近代音的一项重要变化，官话音的全浊声母清化在明代已经完成。《韵略易通》、《西儒耳目资》、《韵略汇通》、《五方元音》的声母系统中全浊声母均已并人相应的清音。而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变化则更早，《中原音韵》已经没有全浊声母，此项变化在《音韵阐微·凡例》中虽无直接说明，但还是有所反映。《凡例》云：“平声诸韵清浊之辨甚显，故收声之字必分清浊，至上去入其字较少而清浊之辨甚微。”所谓平声清浊之辨甚显者，因《音韵阐微》保持“平上去入”四声，未将平声分为阴平阳平两调，只好仍用清浊来体现平声内部的差别，而上去入之辨甚微则表明清浊对立已消失。书中关于浊上归去的按语，也说明浊音已经清化，否则浊上如何变读去声。三十六母中含“群定澄並奉从邪床禅匣”十个全浊声母，《音韵阐微》韵图韵书虽然皆按旧谱列之，但对于全浊声母字的反切用字极有讲究。凡原属“群定澄并从床”声母者，其反切上字皆按平仄分为二类不相系联，而原属“奉邪禅匣”者则其反切上字平仄可以系联为同类。编者这种安排正好与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清化分别变为相应的送气与不送气清音的条件相合，而浊擦音清化不分平仄，一律变相应清音，其反切上字自然不必严加分类。此种精心安排实为浊音清化的间接提示。

官话音二十一声母：

帮：帮、並（仄）p　滂：滂、並（平）pʻ　明：明　m
非：非敷奉　f　端：端、定（仄）t　透：透、定（平）tʻ
泥：泥娘　n　来：来 l　见：见、群（仄）k
溪：溪、群（平）kʻ　晓：晓匣　x
照：照知、床（仄）澄（仄）tʃ/ tʂ
穿：穿彻、床（平）澄（平）tʃʻ/ tʂʻ　审：审禅、床（仄）ʃ/ ʂ
日：日 ʒ/ʐ　精：精、从（仄）ts　清：清、从（平）tsʻ
心：心 邪 s　疑：疑　ŋ　微：微 v　影：影 喻 ø

几点说明：

1.全浊声母清化。

2.知组与庄组、章组混并，但内部仍有一些差异，与细音拼合的知、章组尚未转化为舌尖后音。

3.保留疑母微母。

4.见组、精组均未发生腭化。

与京音相比较差别在于：

1.京音“疑、微”已并人影、喻。

2.知、庄、章完全混同为舌尖后音。

3.见、精两组分出腭化音 tɕ tɕʻ ɕ。

（二）韵母系统

《凡例》云：“唐虞三代以及秦汉所传既无韵书，故古韵部分言者各殊，究无定论。今按其收声以别之。平声分为六部，上去二声与平声同，人声分为三部，皆与国书十二字头之部分相对。歌麻支微齐鱼虞为一部，皆直收本字之喉音，凡诸韵之声皆从此出，与十二字头‘阿厄衣’一部之音相对；佳灰与支微齐为一部，同收声於衣字，与十二字头‘艾厄矣’一部之音相对；萧肴豪尤与鱼虞为一部，同收声於乌字，与十二字头‘傲欧优’一部之音相对；东冬江阳庚青蒸为一部，收鼻音，与十二字头‘昂罂英’一部之音相对；真文元寒删先为一部，收舌齿音，与十二字头‘按恩因’一部之音相对；侵覃盐咸为一部，收唇音，与十二字头收声於母字者相对；至人声屋沃觉药陌锡职为一部，乃东冬江阳庚青蒸之人声，其音宜与十二字头上收声於克字者相对，以皆收声於鼻音也；质物月曷黠屑为一部，乃真文元寒删先之人声，其音宜与十二字头收声于忒字者相对，以皆收声于舌齿也；缉合葉洽为一部，乃侵覃盐咸之人声，其音宜与十二字头之收声於卜字者相对，皆收声於唇音也。至十二字头之收声于勒，收声于思，收声于尔者，其音为汉文所无，不能对音者也。夫分六部收声而三部有人，此古韵唐韵之要诀，讲究乐府者言之而考之秦汉以前之经书多依此为韵，即证之高丽回回各国

字书部分，亦大致相符而求其该括整齐则未有如十二字头者也。”

凡例按韵尾的异同将 112 韵分为九类（舒声 6 类、人声 3 类），并以清书十二字头之音近者相对，此项归纳与韵书中按语所说相符。此种语音框架显然是承袭旧制传统而来，虽然当时的实际语音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编纂者并不想只是单纯表达时音而是有意识保存旧韵之传统正音。其特点：

1.保留-m 尾韵（侵覃盐咸）。

2.整个韵母系统保持开合洪细的格局。“萧肴豪尤与鱼虞为一部，同收声於乌字”，三等合口细音尚未转化为撮口韵。

3.入声韵配阳声韵，保留人声韵尾 -p -t -k，人声韵与相应的阳声韵配搭整齐，完全保持《广韵》以来的传统模式。

《音韵阐微》韵目虽有 112 韵，但其韵母系统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考查《阐微》韵母系统，以下几点特别值得关注：

（1）韵母系统由开合洪细变为开齐合撮。这项变化的规律性较强，大体是原开口一二等变开口呼，合口一二等变合口呼，开口三四等变齐齿呼，合口三四等变撮口呼。这与开合洪细（二呼四等）的格局仍能相容。《音韵阐微》关于各韵开齐合撮四呼的注释说明十分详尽，由开合洪细转变为开齐合撮的脉络较为清楚。《凡例》云：“依韵辨音各有呼法，旧分开合二呼，每呼四集，近来审音者於开口呼内又分齐齿呼，於合口呼内又分撮口呼，……今於每韵内分注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各若干音，以为按母分音之据，乃呼法也。”而特殊变化者均于按语中予以说明，比如四支合口三等韵按语：“以上三十九音共分三等，其居第二等者为合口呼，居第三等第四等者按韵谱宜作撮口呼，今音读作合口呼。”五微合口三等韵按语：“以上十音韵谱例属撮口呼，今皆读作合口呼。”

（2）由人配阳转为入配阴。这是近代汉语韵母系统的又一重大变化。导致此项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人声韵尾的弱化混并，使人声韵变得与阴声韵相近。它不仅促使人声韵的全面混并而且导致韵母系统内部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项变化在基础方言口语音中发生

得比较早，《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已是入配阴了。官话音的变化相对慢些，《洪武正韵》、《韵略易通》乃至《韵略汇通》均保持入声韵配阳声韵的格局。《西儒耳目资》则明确将入声韵改配阴声韵，此书注重实际读音，对于迁就音韵沿革的传统观念并不大在意。尔后清初的《五方元音》也完成了这一转变，其“天人龙羊牛獒虎驼蛇马豺地”十二韵中前6部不配入声，后6部配入声。该书作者认为入声韵本来是配阳声韵的，现在“寄”到阴声韵了。尽管此书作者思想上仍未完全摆脱旧观念的束缚但实际上已将入声韵改配阴声韵了。这是语音的实际变化使然，个人是无法逆转的。此项重大变化《音韵阐微》的编者自然清楚，然而由入配阳转为入配阴的变化与《音韵阐微》所坚守的入配阳、开合洪细的传统语音框架格格不入，不能相容。编撰者无法在入配阳的框架内表现入声韵的具体变化，亦不便明言，实属无奈。如果要准确反映入声韵的变化，变入配阳为入配阴，则需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语音框架，而这与保存旧制的观念是相抵触的。编撰者处于两难的境地。结果他们为了保存旧制还是放弃了在这方面反映时音的努力。相比之下，《谐声韵学》却无此种束缚，编者根据北音的实际情况已将入声韵并入阴声韵。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认为《音韵阐微》所反映的时音系统中，入声韵仍带-p -t -k三套不同韵尾，入声韵仍配阳声韵，那也是错误的。

(3) -m尾韵并入-n尾韵。这也是近代音中一项规律性很强的重大变化。到了明末清初不论是北京音还是官话音，此项变化均已完成。《等韵图经》、《谐声韵学》、《西儒耳目资》、《韵略汇通》、《五方元音》都已将-m 尾韵并入相应的-n尾韵。《音韵阐微》编撰者对于此项重大变化自然是十分清楚的。“古人有闭口音，乃今诗韵侵覃盐咸四部，在满字则阿木额木依木一头是也。浙江、江西、闽广间，此音尚存，直隶及他省皆无之。邵子七声中后两行即是侵覃盐咸之韵，如对以京音，则与真寒删先等相复，似应以阿木额木依木一头之字对之。”又《音韵阐微》覃韵按语：“覃韵之音与寒韵相近，盐韵之音与先韵相近，咸韵之音与删韵相近。但寒删先收声於舌齿，覃盐咸收声於闭口。”就是说京音“侵覃盐咸”已与“真寒删先”混同，今音“覃盐咸”也已经变得与“寒删先”相近了。对于此项变化，编撰者惟恐读者不能分辨这两类音，因而主张侵覃盐咸似乎还是应该以阿木额木依木一头之字对之，使其有别于真寒删先，并且提醒人们寒删先收声于舌齿而覃盐咸收声于闭口，原本是不同的。此条按语表面上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既告诉人们变化已经发生又提醒人们不要混而不分，实在是颇费苦心。何以如此安排?为的是不悖古韵。如果我们还因此而认为清初官话音仍然保存-m尾韵则是不客观的。

(4)牙喉音开口二等韵腭化，变读齐齿呼。此项变化，《音韵阐微》于相关韵中均做了说明。比如，九佳开口二等韵(牙喉音)按语：“以上十一音，韵谱例属开口呼，今读作齐齿呼。”三江开口二等韵按语：“以上十七音，韵列於第二等者例属开口呼或合口呼，今音於江腔等字多读作齐齿呼。”

此外，四支开口三等韵按语：“以上三十一音共分三等，其居第二等者为开口呼，居第三等第四等者为齐齿呼，今于第四等齿头数音皆读作开口呼。”是说四支开口三等韵已分为 i ɿ ʅ 三韵。其居第二等者(庄组)为 ʅ，于第四等齿头音者(精组)今读 ɿ，余为齐齿呼，知组章组开口三等韵仍读 i。

以上几项重大变化表明18世纪初的官话韵母系统与《广韵》音系相比已有很大差别，跟本书韵谱所确定的语音框架也是大不相同的。兹将官话音韵母系统整理如下（总共48韵，其中入声韵13个)：

i ɿ ʅ u y iʔ uʔ yʔ

a ia ua o uo iɛ yo aʔ iaʔ uaʔ

oʔ ioʔ uoʔ/uəʔ yoʔ əʔ iɛʔ yɛʔ

ai iai uai uei au iau ou iou

an iɛn uan yɛn ən in uən yn aŋ iaŋ uaŋ əŋ iŋ uŋ yŋ

阴声韵：

i：四支开口三等韵（庄组、精组外）、五微开口三等韵，八齐开口三 四等

ʅ：四支开口三等（庄组）

ɿ：四支开口三等（精组）

《阐微》四支开口三等韵按语："以上三十一音共分三等，其居第二等者为开口呼，居第三等第四等者为齐齿呼，今于第四等齿头数音皆读作开口呼。"四支开口韵韵谱列于二等者（庄组）及列于四等的精组为开口呼，余为齐齿呼，知组、章组的韵母仍是 i。

u：六鱼合口三等（庄组）、七虞合口一等和合口三等（庄组非组）

y：六鱼合口三等、七虞合口三等（庄组、非组外）

七虞按语："……正韵以鱼虞并为一韵而模自为一韵，又将鱼虞内第二等正齿数音，第三等轻唇数音归于模韵，为得呼法之正。"

a：六麻开口二等韵

ia：六麻开口二等（牙喉音）

ua：六麻合口二等韵

o：五歌开口一等韵

uo：五歌合口一等韵

歌韵保持开合对立。

iɛ：六麻开口三等韵、五歌开三戈韵

六麻三等韵按语："以上十一音齐齿呼，又按广韵、集韵'遮车'等字原与嘉麻同韵而呼法不同，洪武正韵将遮车等字别为一韵。"五歌开口三等韵（迦呿茄）按语："以上戈韵三音齐齿呼，切韵指南与遮车等字合谱，故借遮耶二字切之。"

yo：五歌合口三等韵

五歌合三按语：（䯚、瘸、鞾、䏣、䑅）"以上戈韵五音撮口呼。"

ai：九佳开口二等韵（牙喉音外）、十灰开口一等韵

iai：九佳开口二等韵（牙喉音）

《阐微》按："以上十一音，韵谱例属开口呼，今读作齐齿呼。"

uai：九佳合口二等韵

uei：十灰合口一等韵、合口三等队韵，八齐合口三等、四等韵，四支合口三等韵，五微合口三等韵

四支、五微、八齐、十灰四部中原合口细音，今皆读作合口呼，且在唇音声母前保持合口呼，尚未分出 ei 韵。四支合口三等韵按语："以上三十九音共分三等，其居第二等者为合口呼，居第三等第四等者按韵谱宜作撮口呼，今音读作合口呼。"五微合口三等韵按语："以上十音韵谱例属撮口呼，今皆读作合口呼。"

au：五豪开口一等韵、四肴开口二等韵（牙喉音外）

iau：二萧开口三、四等韵，四肴开口二等牙喉音

ou：十一尤开口一等韵、开口三等韵（庄组）

iou：十一尤开口三等韵（庄组外）

入声韵：

iʔ：四质开口三等韵（庄组外）、开口三等迄韵，十一陌开口三等韵，十二锡开口四等韵，十三职开口三等韵，十四缉开口三等韵（庄组外）

知章组三等细音尚未变洪，知章组开口三等入声韵尚未明确转化成 ʅʔ 。

uʔ：一屋合口一等、合口三等（庄非组），二沃合口一等、合口三等（庄非组），六月合口一等、四质合口三等（庄）、五物合口三等（非组）

yʔ：一屋合口三等（庄非外）、二沃合口三等（庄非外）、四质合口三等（庄外）、五物合口三等（非组外）、十一陌合口三等昔韵、十二锡合口四等、十三职合口三等

aʔ：七曷开口一等、八黠开口二等（牙喉音外）、十五合开口一等、十七洽开口二等（牙喉音外）

iaʔ：八黠开口二等（牙喉音）、十七洽开口二等（牙喉音）

uaʔ：七曷合口一等、八黠合口二等、九屑合口三等（庄组）、六月合口三等（非组）、十七洽合口三等（非组）

oʔ：三觉开口二等（牙喉外）、十药开口一等

ioʔ：三觉开口二等（牙喉音）、十药开口三等（庄非组外）

uoʔ/ uəʔ：十药开口三等（庄非组）、合口一等，十一陌合口二等、十三职合口一等

yoʔ：十药合口三等

əʔ：十一陌开口二等、六月开口一等、四质开口三等（庄组）、十三职开口一等、开口三等（庄），十四辑开口三等（庄）

iɛʔ：六月开口三等、九屑开口三四等、十六叶开口三四等

yɛʔ：六月合口三等、九屑合口三四等

阳声韵：

an：十四寒开口一等、十五删开口二等（牙喉音外）、十三覃开口一等、十五咸开口二等（牙喉外）

iɛn：十五删开口二等（牙喉音）、十三元开口三等、十三盐开口三四等、十五咸开口二等（牙喉音）

uan：十四寒合口一等、十五删合口二等、十三元合口三等（非组）、十五咸合口三等（非组）

yɛn：十三元合口三等（非组外）、一先合口三四等

ən：十一真开口三等（庄）、十三元开口一等痕韵、十二侵开口三等（庄）

in：十一真开口三等（庄组外）、开口三等殷韵

uən：十三元合口一等魂韵、十一真合口三等（知章组）、十二文合口三等（非组）

yn：十一真合口三等（知章组外）、十二文合口三等（非组外）

aŋ：七阳开口一等、三江开口二等（帮组）

iaŋ：七阳开口三等（庄非组外）、三江开口二等（牙喉音）

uaŋ：七阳开口三等（庄非组）、合口一三等，三江开口二等（知庄组）

《阐微》三江按语："以上十七音韵谱列於第二等例属开口呼或为合口呼，今音於江腔等字多读作齐齿呼。"

əŋ：八庚开口二等、十蒸开口一等、开口三等（庄）

iŋ：八庚开口三等、九青开口四等、十蒸开口三等（庄组外）

uŋ：一东合口一等、合口三等（非组），二冬合口一等、合口三等（非组），八庚合口二等、十蒸合口一等

yŋ：一东合口三等（非庄组外）、二冬合口三等（非组外）、八庚合口三等，九青合口四等

几点说明：

1.入配阴、开齐合撮的格局已经形成。-m 尾韵并入相应的-n 尾韵；入声韵尾-p -t -k 混并为-ʔ，相应韵母归并，入声韵改配阴声韵。

本书关于各韵开齐合撮四呼的注释说明十分详尽，开合洪细转变为开齐合撮的脉络较为清楚，但是入配阳转变为入配阴的变化却与《阐微》入配阳、开合洪细的语音框架格格不入，编纂者很难在入配阳的框架中表现入声韵的具体变化，亦不便明言。因此我们归纳的入声韵与阴声韵配搭不甚整齐，这一方面可看作是韵母系统由入配阳变成入配阴转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韵书缺少明确说明和提供资料来证实入声韵的某些具体变化。

2.止摄开口三等韵已经分化为 i ɿ ʅ 但日母三等韵尚未演化为 ɚ。

3.唇音合口韵保持合口呼，轻唇音合口三等韵亦读合口呼。

4.庄组细音韵变洪音，知章组三等韵仍保持细音，但合口三等韵已变读合口呼。

5.牙喉音开口二等韵腭化、变读齐齿呼。

6.歌韵保持开合对立。

7.十药开口三等读齐齿呼 ioʔ，惟轻唇数音宜属合口呼 uoʔ，合口三等读撮口呼 yoʔ，三觉开口二等含 oʔ ioʔ uoʔ 三韵，它们与六月合口三等、九屑合口三 四等 yɛʔ 保持区别，ioʔ yoʔ yɛʔ 三韵尚未混同。

（三）声调

《音韵阐微》於韵谱、韵书中都只列"平上去入"四声，表面

上看与《广韵》、《切韵指南》等并无不同，实际上在其语音材料中已经反映了“平分阴阳”与“浊上归去”的变化。

(1)平分阴阳

18 世纪初无论是官话音还是基础方言口语音之平声都已分化，唯编书体例严守旧韵书、韵图的传统格局，不敢有所突破。编者只好采用新造反切来反映此项变化。凡反切上下字都以清声切者属阴平，以浊声切者属阳平，所谓“平声诸韵清浊之辨甚显，故收声之字必分清浊”。有时反切用字偶有例外者，即用协用反切予以矫正，例如：

匡，曲王切(今从《集韵》)，枯汪切(协用)。

黄，胡光切(今从《广韵》、《集韵》)，胡王切(协用)。

《音韵阐微》虽未明确提到平声的分化，但是读者可以根据平声反切用字清浊的安排，清楚地分辨阴平与阳平。如将平声明确分成阴平、阳平，变四声为五声，形式上突破“平上去入”的传统格局，这与编纂者保存旧制的原则不一致，故不为也。

(2)浊上归去

《音韵阐微》在上声董韵按语中明确指出：“上声浊母中字，今多读若去声，如动读如洞，杜读如渡之类是也。今於翻切第二字，多借清母中字用之，使人审切音而知其为上声。至所以辨其母之清浊者，专在翻切之上一字，仍不悖古人切法之旧也。”此条按语告诉读者，在韵谱、韵书中全浊上声字依据传统仍旧归在上声各韵中，而今多读若去声，全浊上声字是否变读去声，可根据反切下字的清浊加以辨别，反切下字为清母者变读去声，反切下字为浊母者仍为上声。如此处置既便于分辨又不违古法，可谓巧妙。

(四)《音韵阐微》音系的特点

《音韵阐微》是一部重要的官修韵书，也是清代重要的文化建树之一。由于编撰者存古观念浓重，刻意坚守传统的语音模式，其韵谱、韵书外表形式显得相当保守，因此极易使人产生错觉与误会，以为该书不过拟古之作。如何正确认识这部韵书，确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1) 音虽从时而其部伍则犹仍旧

《音韵阐微》韵母系统谨守中古开合洪细、入声韵配阳声韵的传统格局。声母则完全依照三十六母，声调仍按平上去入四声分类。其韵谱收图 38，格式大致模仿《切韵指南》。每图先列四大栏，代表一、二、三、四等，各等再别平上去入四声。各图除列该图韵目外并于各图左侧加列归并前的《广韵》韵目，以为对照。从形式上看，这种语音框架确实显得保守，编撰者为什么要刻意坚守这种传统的语音框架呢?这是因为编撰者极为重视历史音韵的传承性，试图将时音纳入传统的语音框架，编制一部古今南北之音可辨，足可垂范后世的经典；编撰者旨在阐发汉语音韵之精微，而不只是编制一部单纯表现时音的普通韵书。李光地在奏折中表达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康熙皇帝的意见，自然也是编撰《音韵阐微》的指导思想与原则。成书之《音韵阐微》的韵部排列仍依旧制，始东终洽，而未以“歌麻支微齐鱼虞”为序和将它们排在前边；江韵也未并入阳韵，可见其部伍则犹仍旧的原则得到了具体贯彻。《音韵阐微》江韵按语：“后人读江如姜，词曲家遂为江阳韵，而《洪武正韵》因之，乃时音非古也。今于协用翻切，如按时音，须用央阳汪王等字作切脚，其声方协，然恐与古韵相悖，故宁缺之也。”编撰者为了不悖古韵，仍保持江阳分立而且宁可不用央阳汪王等阳韵字作反切下字给江韵字注音。《凡例》云：“韵部为经，字母为纬，等第呼法以别其音，今于能别者悉为剖析注释，其不能辨者则仍旧，以示存古之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首列韵谱，定四等之轻重，每部皆从今韵之目而附载《广韵》之子部以存旧制，因以考其当合当分。其字以三十六母为次，用韩道昭《五音集韵》、黄公绍《韵会》之例，字下之音则备载诸家之异同，协者从之，不有心以立异，不协者改用合声，亦不迁就以求同。”

编撰者存古观念之浓重不仅溢于言表而且付诸实践之中。就其编撰旨趣而言，他们意在努力编制一部古今南北之音可辨，既不违

古又合今用的标准韵书。其编撰原则是保存旧制，在传统的语音框架内考其当合当分，不有心以立异(其不能辨者则仍旧)，亦不迁就以求同(能别者悉为剖析注释)，正所谓音虽从时而其部伍则犹仍旧。

本书表达时音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有关语音变化的重要问题多在凡例中加以说明，“独于凡例中特发明本朝韵部之精当”。(2)新造反切注音，“字下之音则备载诸家之异同，协者从之，不协者改用合声。”(3)韵中加注按语，“声音部分之随韵而异者皆详于各韵按语中。”《音韵阐微》的语音框架及反切注音表面上不敢逾越中古音的范围，事实上编撰者已将时音寄形其中。

（2）旧瓶装新酒，局部不免尴尬

与唐宋时期相比，清初的实际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编撰者试图将诸多变化都纳人传统语音框架之中，实属不易。由于语音演变具有较强的规律性和显著的历史传承性，大部分语音变化是可以在原有模式中加以描写说明的，比如声母系统的几项变化均可在36母系统中加以表达，如在凡例中予以说明，亦可通过反切注音来表现，种种变化均未超出36母的范围。“此声音部分之随母而异者皆按旧谱列之，而古今南北之别庶按母可辨”，如果只按时音21母排列分类则无“古今南北之别庶按母可辨”之功效，看来按36母排列比按 21 母排列实在更胜一筹。但也有部分变化与原有框架不相容，难以表达，比如-m尾韵的变化，入声韵的变化。遇上此类问题，编撰者处于两难境地，其尴尬与无奈在所难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韵书表达时音的准确性。

（3）《音韵阐微》音系既不是南音也不是北音

关于明清汉语标准音，学术界观点不尽一致。笔者以为明清汉语标准音既不是北音(中州音、北京音)也不是南京音(江淮方音)，而是以变化了的传统读书音为基础的官话音，它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又是不断变化的。它高于方音，具有超方言的特点。具体理由笔者在有关文章中已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音韵阐微》为此提供了一份很好的例证。考查《音韵阐微》音系有助

于我们正确认识清代汉语标准音。《音韵阐微》中“古音、今音、南音、北音(京音)”经常对举，相互间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其语音框架与中古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编者意在将唐宋以来的传统读书音当作清初语音直接的历史源头，在此基础上考其当合当分，而他们所表达的时音(今音)不过是以《广韵》为代表的传统读书音到了清初的变异形式而已，其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十分清晰的。如果我们再从共时的角度，将《音韵阐微》音系与南音、北音作一横向比较，其特点就会看得更清楚了。

§3·3《诗词通韵》音系

朴隐子《诗词通韵》据查有两种本子，一是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刻本，二是藏于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刻本。两种本子基本相同，只有“自叙部分版式不同以及文字内容略有出人”而已(花登 1988)。

朴隐子其人，籍履不详，何九盈（1985）据社科本自叙结尾“康熙二十有四年岁在乙丑三月榖口日　璞隐王山民书于石公山厂”字样，认为朴隐子是江苏人。其生卒年亦不可考，《诗词通韵·自叙》说：“余究心韵学，远历诸方，考校二十载，详知南北中州之辨。”如果假定他是从 20 岁左右开始“稽声律之学”的，到康熙 24 年时，他就是 40 岁左右的人了。这样推算，他的生年应当在崇祯末年或顺治初年。他与阎若璩、潘耒、刘献廷等是同辈人，比顾炎武、毛光舒要晚一些。

《诗词通韵·例说》：“以世传诗韵，稍删僻赘，改用通音。同音者汇列，不叶于词者，另为一韵，仍系原名。诗之近体分用，古体通用，词曲则循音合用。”又云：“韵目各系一音，收摄所归也。以音相从，自能和叶，如东冬二韵属翁音，萧肴豪三韵属麌音，凡

二十音，词韵之分合系此。”

其自叙（北图本）说：“余究心声韵，远历诸方，考较三十余载。斯知天下固有通音。其能播达九区，象译外国者，实惟中州。乃以韵书更定反切，略为分次而成是编。”

此书既用“通音”注记音节，取名“通韵”意谓诗词均应以通行的普通音为准则，虽是一本词曲韵书。但所记音系实与正音相近。何谓通音？《诗词通韵·例说》：“平上去声之通音，概用中州反切。”

北图本自叙又云：“词严声律，韵必中州。盖河洛当九域之中，其音可通于四方耳。”从此可以推论，他所说的中州音有可能是洛阳一带的音。（花登 1988） 而何九盈（1985）、林庆勳（1998）则认为，通音就是南曲所用的“中州音”，也就是《洪武正韵·凡例》所说“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斯为正音”的那种非南非北的正音，与开封、洛阳音无关。朴隐子“详知南北中州之辨”。从《诗词通韵》保存入声，有 31 个声母来看，它所记的音系自然不是北音。《诗词通韵·例说》第六条尚有：“北音异者旁注”的说明，书中朴隐子还把清初的“北音”（与通音不同的）用旁注的方式表达出来。但何九盈（1985）认为它是取舍于《中原音韵》（1324）与《洪武正韵》（1375）之间的一部曲韵书。似可商榷。

《诗词通韵》（北图本）全书包含以下内容：

（1）《诗词通韵·自叙》，文后题署“康熙二十四年（1685）岁在乙丑三月既望朴隐子书於石公山庵”。

（2）卷首《诗词通韵例说》十二条。

（3）卷首《诗词通韵目录》

（4）《诗词通韵》卷一，平声上，从一东至十五删。

（5）《诗词通韵》卷二，平声下，从一先至十五咸。

（6）《诗词通韵》卷三，上声，从一董至二十九豏。

（7）《诗词通韵》卷四，去声，从一送至三十陷。

（8）《诗词通韵》卷五，入声，从一屋十七洽。

（9）《诗词通韵·反切定谱》，有朴隐子《反切定谱自叙》和“字母说”、“旧传三十六字母”、“四呼七音三十一等字母全图”、“翁乌互反图”四个部分。

《诗词通韵》音系：

（一）声母

《诗词通韵》有声母标目三十一个，全书对声母的安排，各有类属及顺序，不标“字母”而改用五音“宫商角徵羽”，五音之下各加数字，表示不同类属的音节。

根据《诗词通韵·反切定谱·字母说》及全书实际归字来看，“五音”与“字母”关系如下：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宫（喉）	影	晓	匣	喻	
角（牙）	见	溪	群	疑	
徵（舌头）	端	透	定	泥娘	
变徵（半舌）	来				
变商（半齿）	日				
商（齿头）	精	清	心	从	邪
次商（正齿舌上）	照知	穿彻	审	床澄	禅
羽（重唇）	帮	滂	並	明	
次羽（轻唇）	非敷	奉	微		

五音的标目与内容跟《七音略》相同，跟《古今韵会举要》稍异：其中“变徵、变商”，《七音略》、《古今韵会举要》都做“半徵”、“半商”。“一二三四五”的实际作用在于分别声母之“清浊”（《诗词通韵·例说》称之为等）。

以上九组，共有声母 31 类。每类再分“开齐合撮”四呼，共 124 组，每组尽量选用平声字为代表，遇平声缺字，依次选用上去入三调字，据此编列“四呼七音三十一等字母全图”，以为反切交互取音的依据。

朴隐子取音的总原则：“二字相合成音，上字为反，下字为切。上字主出音，求之别韵，须对真音呼清浊，而独用平声。每韵先定

四声，由入声反起，如翁字入声屋字也，转平声读若乌，即以乌字为翁字之反，乌字、屋字并以翁字为反，全韵仿此，阙就近音借补。”（四呼七音三十一等字母全图）

根据反切上字的系联，124 组所反映的声母系统如下：

宫：伊ø　希h　何ɦ　阳 j

角：基 k　欺 k'　岐 g　昂 ŋ　宁 ȵ

徵：当 t　梯 t'　唐 d　难 n

变徵：离 l，　　变商：仍 ʑ

商：臧 ts　仓 ts'　桑 s　齐 dz　斜 z

次商：争 tʂ/tʃ　撑 tʂ'/ tʃ'　生 ʂ/ ʃ　雏 dʐ/ dʒ　绳 ʐ/ ʒ

羽：宾 p　批 p'　旁 b　迷 m

次羽：风 f　房 v　文 ɱ

几点说明：

（1）《诗词通韵》的声母实为 32 个，与《洪武正韵》及王文璧《中州音韵》（约 1508）的声母系统基本相同，突出特点是保存全浊声母，这与该书作为词韵曲韵的特点相一致。词韵尤其南曲韵书须要稳定性与通用性以便跟《正韵》《中州音韵》保持一致性。三部韵书平声均未分阴阳、声母的清浊对于区分平声字则是必要的，并非当时的“通音”还有全浊声母。

（2）关于疑母与泥母

《诗词通韵·字母说》：“疑通音读若移，与喻母同；俗读若泥，旧列群母下，是谓方音。……余尝以敖字代疑母。”真正属于疑母的，只剩下开口呼的字，即昂类，而合口呼、齐齿呼、撮口呼的字已并入阳类。书中一些疑母字与“以母、云母”相切，也说明了这种变化：阳，涯姜切；涯，阳家切；完，吴官切。

疑母与以母云母相混，《洪武正韵》已有此现象。

《诗词通韵·字母说》：“泥娘二母，南属牙音，北属舌音，未可专列定母下，改用囊字。”朴隐子所用反切，实际上将泥母分成宁、难两类（齐　撮前为 ȵ，开合前为 n）。并将宁类与昂类排在“角

四等”。其实宁、难是互补分布，合之亦无妨。

（3）《诗词通韵》的次商是正齿音和舌上音（知庄章组），能与开合齐撮四呼相拼，与齐、撮相拼的知章组只能是舌叶音 tʃ 等。如：“张赏上知耻逝真趁神毡缠善昭少邵遮者社征逞盛周丑售斟审甚詹谄闪”等均属齐齿呼；“诸著准春顺专喘篆　拙说”等均属撮口呼。

（4）雏类含“澄　崇　船　禅”，绳类含“船禅”，二者归字稍有重叠。

《诗词通韵·字母说》：“禅读如擅，亦读如廛，与床澄母混，改用神字。”为了区别作者把读擦音的船禅两母字，改用神字为代表。神，绳申切。（擅是禅母，廛是澄母，神是船母）。

（二）韵母系统

《诗词通韵》全书分“平上去入”四声 148 韵，每韵之内按“开齐合撮”四呼分列，每呼之下再依声母不同，顺序排列全部音节。每个音节起首“领字”以反切或直音注音。

148 韵标目，仍袭用诗韵旧名，不过每韵之中依照实际情况再分二类或三类，故用 148 韵。《诗词通韵·例说》：“以世传诗韵，稍删僻赘，改用通音、同音者汇列，不叶於词者别为一韵，仍系原名。”又云：“韵目各系一音，收摄所归也。以音相从，自能和叶，如东冬二韵属翁音，萧肴豪三韵属麈音，凡二十音，词韵之分合系此。”可见其 148 韵并非任意增益而成，而是按照“通音”加以划分的。其 148 韵目之下注音凡 20 类：“翁呋而伊纡乌鸦欸阿恩安嫣剜麈耶英讴阴谙淹”。类似《古今韵会举要》的“某字母韵”。148 韵实际上已被归并为 20 类。

兹将《诗词通韵》韵母系统整理如下：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撮口呼
翁音			uŋ	yŋ
呋音	aŋ	iaŋ	uaŋ	
而音	ʅ ɿ			

伊音	əʔ	i iʔ	ui uəʔ	
纡音				y yʔ
乌音			u uʔ	（yuʔ）
鸦音	a aʔ	ia iaʔ	ua uaʔ	
欸音	ai	iai	uai	
恩音	ən	iɔn	uən	yɔn
安音	an	（ian）	uan	
嫣音		iɛn		yɛn
剜音			（uɔn）	
鏖音	ɑu	iɑu		
阿音	o oʔ	ioʔ	uo uoʔ	
耶音		iɛ iɛʔ		yɛʔ
英音	əŋ	iəŋ	（uəŋ）	（yəŋ）
讴音	əu	iəu	uəu	
阴音	（əm）	（iəm）		
谙音	（am）	（iam）		
淹音		（iɛm）		

几点说明：

（1）呈开齐合撮格局，入声韵配阴声韵。

《正韵》保持开合洪细、入声韵配阳声韵的格局，《诗词通韵》已是开齐合撮，入声韵配阴声韵了，情况大致与《五方元音》相同。明末桑绍良、袁子让、叶秉敬等人已用四呼原理分韵，但那时虽有四呼之实而无确定的开齐合撮四呼之名，《韵法横图》的术语还不够准确规范。清初潘耒已用开齐合撮四呼分韵，但比《通韵》要晚一二十年。《诗词通韵》148 韵中含（一屋到十七洽）17 个入声韵，在 20 音中归在“伊、纡、乌、鸦、阿、耶”6 类，而“而、欸、鏖、讴”不含入声韵。“而”类只含止摄三等韵故无入声韵，“欸、鏖、讴”不含入声韵与《五方元音》、《音韵阐微》相同，是典型的官话音特点。

（2）庚青韵的合撮二呼与东钟混同。在《全图》中庚青韵合撮二呼已并入东钟韵，如合口呼“翁”字旁附注“泓”，“烘”旁附注“轰”，“公”旁附注“觥”，撮口呼“凶”旁附注“兄”，“容”旁附注“荣”“穷”音附注“琼”等，在东钟韵（翁音）字旁附注庚青（英音）字，《全图》中没有‘英音’合撮二呼的位置，表明二者已完全混同。

（3）-m尾韵消失。

《诗词通韵》保存的-m尾韵，主要是继承和照顾词曲韵书的传统。（保持桓欢与寒山的区别也是同样道理，清初《五方元音》已将桓欢并入寒山）。当时的通音-m尾韵已消失。他在《反切韵谱》中说：“侵韵与真文同反，覃咸韵与寒删韵同反，盐韵与先韵同反，各以本韵字为切。”同反就是同音。各以本韵字为切，主要是便于分辨历史来源的不同。其《字母全图》就是把它们当作同音字处理的。如：安字旁注谙/寒字旁注含/干字旁注甘/丹字旁注耽/巾字旁注今/亲字旁注侵，等。

（4）合口呼韵母未因唇音异化作用而改读开口呼。如：“崩朋蒙奉风（翁音），悲配妹（伊音），奔喷闷焚问（恩音），般潘满（剜音），波叵磨（阿音），烹彭猛（英音），剖谋否（讴音）等。《诗词通韵》唇音合口韵仍保持合口，显得古雅一点，这与曲韵特点有关。此类字至今闽东方言大部分仍读合口呼。《音韵阐微》唇音合口韵也保持合呼。

（5）知章组三等韵大部分没有转为洪音，这也与曲韵特点有关。其中如“日质失式石隻”仍读伊音 iʔ，而没有变读而音 ʅʔ。

（6）伊音开口呼只有入声韵 əʔ，来自古入声德陌麦诸韵及开口三等职韵（庄组）合口呼入声韵 uəʔ 来自合口一等德合口二等陌麦。入声韵与舒声韵主元音只是相近、并不相同，如此归并跟《五方元音》相同。《诗词通韵》而音ɿ ʅ + 伊音 əʔ i iʔ ui uəʔ + 纡音 y yʔ + 乌音撮口入声 yuʔ 相当于《五方元音》地韵，《五方元音》没有 yuʔ 韵，其余各韵两书完全相同。

（7）安音齐齿音 ian 来自山摄开口二等韵（牙喉音），与山摄开口三四等韵 iɛn 相区别，其实清初 ian 已併入 iɛn 。阿音齐齿呼只有入声韵 ioʔ，来自宕摄开口三等韵、江摄开口二等觉（牙喉音），耶音撮口呼只有入声韵 yɛʔ（合口三等薛、月、合口四等屑）。

（8）谙音齐齿呼 iam 来自咸摄开口二等韵，淹音齐齿呼 iɛm（咸摄开口三四等）。

作为词曲韵书，《诗词通韵》较多地考虑历史的传承性，保留更早一些时候的语音现象，分韵也较细。若减去已归并的韵母，清初通音韵母系统实际只有 49 韵，其中入声韵 13 个，与《五方元音》《音韵阐微》的韵母系统基本相同。

（9）伊音齐齿呼，轻唇音收“非肥尾费”等，这是全书中唯一一组轻唇音齐齿呼韵：fiui / fui fei/fi。

（三）声调

《诗词通韵》全书五卷，分“平上去入”四声，仿《切韵》系韵书编排，以平声字多，归入一、二卷，三、四、五卷依次为上、去、入。

《诗词通韵》书中列“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第五卷列屋至洽 17 个入声韵，且入声韵的收字，反切下字一律用入声字来切，入声韵与阴声韵界限分明，没有交叉的现象。

《诗词通韵》也没有象《中原音韵》那样直接在阴声韵之后列“入声作平声”、“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全书没有“入声作某声”的标注，只在卷首《凡例》第五条作以下说明：

（1）凡入声正、次清者，俱转上声。

（2）凡入声正、次浊者，俱转平声。

（3）凡入声次浊商音，并转去声。

（4）凡入声之二商次浊音，转平声。

入声为什么要转为平上，“盖入为痖音，欲调曼声，必归平上也。”（《诗词通韵·例说》）这是曲韵的特点使然，并非清初的通音已无入声。至于第五卷每个入声韵目下注明“某音”，同样关乎词、曲押韵，并不表明入声、入声韵已消失。

平声不分阴阳则是明清词、曲韵书的特点，同时与音系特点亦有关系，由于保存全浊声母，平声音节的差异可由声母来体现。实际上，清初通音平分阴阳已是不争的事实。

《诗词通韵》对于浊上归去有所反映。《例说》第七条：“浊上归去等字，中州并入去声，与北音同。”并在书中浊上字旁附记“北去声”或“北音某”。

从《诗词通韵》所反映的“通音”来看，与《五方元音》、《音韵阐微》音系大致相同，这有助于我们对清初官话音的认识，述此以为补充。

§3·4 《谐声韵学》与《圆音正考》

3·4·1 《谐声韵学》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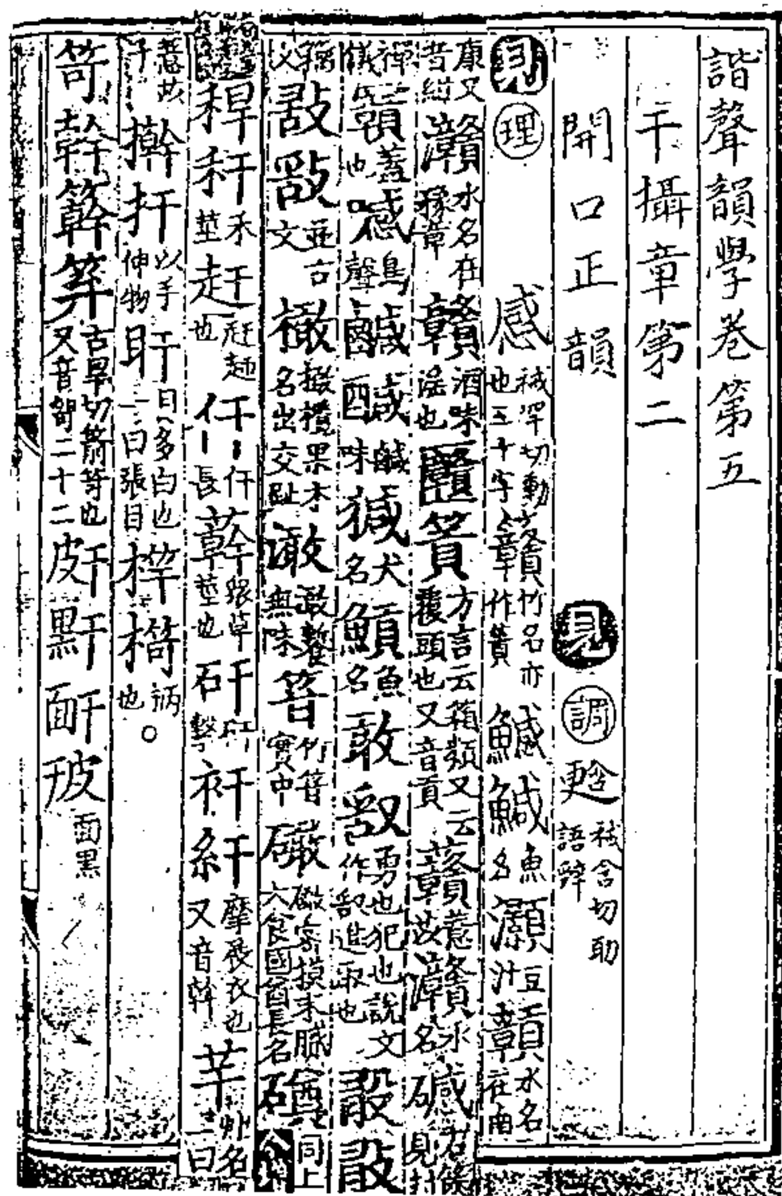
《谐声韵学》稿本十八册，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原本有清点编目卡片称其为“明刊本”恐不可信，或许因该书系以明刊本《五音集韵》剪贴而成，致有此误亦未可知。此书前后无序跋，不知成于何人之手。据林庆勳先生推测“王兰生在康熙 52 年纂辑的韵书也许是《谐声韵学》，而依据旧稿修订的可能性较大。”《谐声韵学》不易得见，本节内容主要参考林庆勳（1994）（《谐声韵学的几个问题》，《声韵论丛》第二辑，台湾学生书局）。

全书共十八卷分装为十八册，内容如下：

上套：

卷一吉，及摄一，开口正韵、开口副韵上。

卷二即，及摄一，开口副韵下。


諧聲韻學卷第五

干攝章第二

開口正韻

卷三古，及摄一，合口正韵。

卷四句，及摄一，开口副韵。

卷五干，干摄二，开口正韵。

卷六见，干摄二，开口副韵。

卷七官，干摄二，合口正韵、合口副韵。

卷八庚，庚摄三，开口正韵、开口副韵。

卷九工，庚摄三，合口正韵、合口副韵。

下套：

卷十罡，罡摄四，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

卷十一根，根摄五，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

卷十二该，该摄六，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

卷十三劫，杰摄七，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

卷十四高，高摄八，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

卷十五鉤，鉤摄九，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

卷十六裓，裓摄十，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

卷十七革，革摄十一，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

卷十八柰，柰摄十二，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

此书十二摄与《康熙字典》前之《明显四声等韵图》所列“迦结冈庚裓高该傀根干鉤歌”十二摄多有异同。前列各卷之后“吉即古句”等字，系该卷见母收字，书于各卷书脚下以资区别，并无特殊意义。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即开齐合撮之谓，就各摄收字多寡或合於一卷，或分散于数卷。惟各摄未必四呼整齐，有生造新字凑足该呼者，如鉤摄合口副韵收“[illegible]”八字显然是拼音需要所添加的。

李光地看过《谐声韵学》之后，曾有《复驳（谐声韵学）割子》一文：

臣李光地谨奏，南书房奉旨发下《谐声韵学》五册，交臣看阅，

钦此。臣看得等韵原有三十六字母，今此书删去其十五，只存二十一母。盖等韵备清浊之声，而此书不分清浊故也。声有清浊，自古已然，故宋艺祖《中原雅韵》、明太祖《洪武正韵》，虽韵部有归并，而清浊不改；邵子《皇极经世》，又增多至四十八母，虽并有音无字者，而兼收之略与等韵同异，然於清浊之辨，亦未尝稍浑也。此书清浊不分，可否通行，伏候圣裁。又每字母中所收平声多是入声，入声多是平声，盖此二声北人多不能辨，故有此误。若编为成书，似须用古今韵书参对，庶几平上去入不至讹错。又字样多系生造，似亦当六书所有之字乃可行远，至有音无字，则仿邵子之法，直空其位可也。统候圣裁。（《榕村集》，卷二十九，页二十九、三十）

李氏此文批评有三点：①三十六字母，只存二十一，而且不分清浊；②平声与入声收字相混；③字样多系生造。①②两点都是当时北方语音特有现象，李氏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如此反对，恐怕与康熙不太赞成编辑表现方音性质的韵书有关。

如果纯就《谐声韵学》的材料性质看，它的确反映了北音的某些特点，以下分别从声母、韵母、声调三方面说明。

（一）声母

此书声母标目共有二十一，依照原书排列顺序分类如下：

牙音：见、群、疑　k kʻ （ŋ）

舌音：端、透、娘　t tʻ （n）

唇音：邦、滂、明、奉、微　p pʻ m f（w）

齿音：精、从、邪、照、床、审　ts　tsʻ s　tʃ/ tʂ　tʃ/ tʂʻ　ʃ/ ʂ

喉音：影、晓 ø x

半舌：来　l

半齿：日 ʒ/ ʐ

（1）全浊清化

此书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全面表现于次浊声母之外的各类中，以下举塞音、塞擦音及擦音各组为例说明。

①见，调：及，见移切。极，渠力切。剧，奇逆切。（及摄章开口副韵）

②见，理：己，见矣切。几，居矣切。技，渠绮切。（同上）

③见，韵：计，见易切。冀，几利切。悸，其季切。（同上）

④见，音：吉，见乙切。鸡，古奚切。机，居依次。（同上）

⑤群，调：奇，欠移动。其，渠之切。祈，渠希切。（同上）

⑥群，理：起，欠矣切。企，丘体切。启，康礼切。（同上）

⑦群，韵：气，欠易切。契，苦计切。弃，诘利切。（同上）

⑧群，音：乞，欠乙切。泣，去急切。谿，苦奚切。（同上）

以上八组中古清浊声纽已经混而不别。中古的群母，平声归到送气的清声母，如⑤奇、其、祈三字；仄声则归入不送气的清声母，如②技、③悸。而①及、极、剧三字则是中古入声字，在此书虽读阳平（调），但不受上列变化限制。

⑨精，理：井，即影切。井，徂醒切。静，疾郢切。（庚摄章开口副韵）

⑩精，韵：净，即应切。静，疾郢切。 甑，子孕切。（同上）

⑪精，音：精，即英切。𪗰，即陵切。菁，子丁切。（同上）

⑫从，调：情，七盈切。缯，疾陵切。（同上）

中古的从母，平声读送气清音，如⑫情、缯二字；仄声读不送气清音，如⑨井、静，⑩净、静四字。

⑬晓，调：回，患韦切。或，胡国切。（裓摄章合口正韵）

⑭晓，理：悔，患苇切。贿，呼罪切。瘣，胡罪切。（同上）

⑮晓，韵：会，患位切。海，荒内切。慧，胡桂切。（同上）

⑯晓，音：灰，患威切。挥，许归切。麾，许为切。（同上）

中古匣母，清化后不论平声或仄声一律读成清擦音，⑬回是平声，⑭瘣，⑮会、慧三字则是仄声，同样读成晓母。⑬或字中古属入声，此书已变阳平，也读清声晓母。

综合上例所见，《谐声韵学》之全浊声母已经清化无疑。二十一声母中除次浊疑、娘、明、微、来、日六母外，其余十五个声母全是清声母，正是李光地所批评的“此书不分清浊”。

（2）非敷奉合并

《谐声韵学》有非系字的为：及摄、干摄、庚摄、罡摄、根摄、高摄、鉤摄、祴摄、革摄、尜摄十摄的合口正韵，与《音韵阐微》的非系收字几乎相同。其中高、革、尜三摄只收中古人声变来的阴声字，《音韵阐微》则仍收在人声韵。此外《谐声韵学》的及、干、庚、罡、根、该、杰、祴、革、尜十摄合口副韵，以及该、杰二摄合口正韵都有非系音节，所不同的是它们收的全是编者为填其空位而新造的生造字。

除生造的非系字可以不论外，《谐声韵学》将非、敷、奉合并为"奉"母。

⑰奉，调：扶，凡胡切。浮，缚某切。幞，房玉切。佛，符勿切。伏，房六切（及摄章）

⑱奉，理：府，凡府切。抚，芳武切。父，扶雨切。甫，方矩切。（同上）

⑲奉，韵：父，凡户切。妇，房久切。富，方副切。副，敷救切。（同上）

⑳奉，音：夫，凡忽切。敷，芳无切。福，方六切。弗，分勿切。（同上）

㉑奉，调：逢，夫红切。冯，房戎切。（庚摄章）

㉒奉，理：俸，夫贡切。覂，方勇切。捧，敷奉切。奉，扶陇切。（同上）

㉓奉，韵：奉，夫汞切。赗，抚凤切。凤，冯贡切。讽，方凤切。（同上）

㉔奉，音：风，夫烘切。丰，敷弓切。封，府容切。峰，敷容切。（同上）

⑰至⑳是阴声韵，㉑至㉔是阳声韵，中古的非、敷、奉三纽，《谐声韵学》都已无别读为清擦音，与今日普通话情况相同。⑰幞、佛、伏、福、弗五字，是中古人声变为阴声，与各组相同并无特别。

（3）泥娘合并

㉕娘，韵：匿，年易切。泥，奴计切。昵，乃吉切。腻，女利切。暱，尼质切。惄，奴历切。（及摄章开口副韵）

㉖娘，理：碾，尼演切。撚，乃珍切。赧，奴板切。辇，力展切。（干摄章　开口副韵）泥与娘合併，在全书中随处可见。㉖辇字属来母，除在干摄章娘母出现外亦收入来母，此字现代方言中只有南方的广州、厦门、潮州、福州仍然保存中古[l-]声母，其余都是读舌面音[ȵ-]或舌尖音[n-]，北方话中北京、太原读[n-]，可证编者据所谓北音编书应该可信。

（4）知系与照系合并

㉗照，理：整，支影切。程，文井切。澄，直拯切。盯，张梗切。（庚摄章开口副韵）

㉘照，韵：正，支应切。郑，直正切。倀，猪孟切。乘，实证切。净，侧进切（同上）

㉙照、音：筝，支英切。争，侧茎切。征，诸盈切。徵，陟陵切。（同上）

㉚床，调：呈，尺盈切。伧，助庚切。徵，直陵切。承，署陵切。绳，食陵切。成，是征切。（同上）

㉛床，韵：秤，尺应切。觊，丑证切。靚，楚敬切。丞，常证切。逍，丑郑切（同上）

㉜审，调：绳，失盈切。承，署陵切。成，是征切。（同上）

㉝审，韵：圣，失应切。盛，承正切。腾，诗证切。丞，常证切。（同上）

中古的知、彻、澄与照、穿、床、审、禅合并后，《谐声韵学》只读成照、床、审三音，但内部还有一些小的区别，与三等韵相拼的知章组还不是舌尖后音。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㉚承、成二字，也在㉜出现，反切全同。若依照中古条件承、成都是禅纽字，浊音清化后应归审纽读清擦音，也就是编者置于㉜部分，然而这两字在当时北方话，或许与现代音一样读送气清塞擦音，因此编者将之又编入㉚部分，以示当时实际

读音。现代北方话除北京外，济南、西安也是读[tʂ'əŋ]，仍保留清送气塞擦音。此类例子全书中不少，如㉛与㉝的丞字，根摄章 开口副韵有“辰，植邻切”、合口副韵有“纯，常伦切”，罡摄章开口副韵有“常，市羊切”，钩摄章开口韵有“雠，市流切”等，都是床、审二收。这些例字南方方言如广州、潮州、厦门等都保存擦音读[ʃ-]或[s-]，北方话如北京、济南、西安等则读送气塞擦音[tʂ'-]。由此可证《谐声韵学》除依照实际语音编书外，也保存了某些传统的读书音。

又如床纽字也有两收的情况，如及摄章开口副韵有“食，乘力切、“实，神质切”两字，既收于照纽调，又见于审纽调。前者读塞擦音，是依据中古床纽归并的旧读；后者才是当时北方话实际读音。

（5）影喻微疑同音

㉞影，调：吴，剜胡切。吾，五乎切。无，武夫切。（及摄章 合口正韵）

㉟影，理：舞，剜虎切。武，文甫切。五，疑古切。 隝，安古切。（同上）

㊱影，韵：误，剜户切。务，亡遇切。颵，王勿切。汙，乌路切。（同上）

㊲影，音：屋，剜忽切。颮，王勿切。兀页，乌没切。乌，哀都切。（同上）

由以上例子可证《谐声韵学》之影、喻、微、疑四纽同音，与现代读[ø]应无不同。但是书中二十一母仍分列影、微、疑三类，容易使人误认此书保存微、疑母。如果仔细对照全书影、微、疑在同摄中的收字，其实多有重复，如㉞无、㉟武、㊱务三字亦收入同摄微纽下；㉞吾（吴同音）、㉟五、㊱误三字同摄疑纽亦有收字。此类现象在全书中所以如此安排，其实是对传统与实际读音并存的有意安排。影纽下收喻、微、疑三纽字，是表示当时北方话的实在读法；独立微、疑二纽，让其与影纽并存，是对中古传统读音的保留。

若依此点所论，微、疑二纽只是空位，则《谐声韵学》实际只

含19声母。

（二）韵母

此书韵母有十二摄，依实际语音归并，[-m]已归入阴声[-n]，[-p]、[-t]、[-k]三类入声韵则分别并入阴声各摄中，因此，十二摄可分为阴、阳两类：

阴声：及、该、杰、高、钩、械、革、籴八摄。

阳声：干、庚、罡、根四摄

它们与中古音的关系，大致如下：

《谐声韵学》	《切韵指南》十六摄
及摄	止、遇摄，及臻梗曾通深摄入声。
该摄	蟹摄，及梗曾摄入声。
杰摄	果、假摄，及山咸摄入声。
高摄	效摄，及江宕摄入声。
鉤摄	流摄
械摄	止、蟹摄及臻梗曾通摄入声。
革摄	果、假摄及山江宕梗曾通咸摄入声。
籴摄	假摄，及山咸摄入声。
干摄	山、咸摄。
庚摄	梗曾通摄。
罡摄	江、宕摄。
根摄	臻、深摄

兹将各摄拟音如下：

及摄	i ɿ ʅ u y
该摄	ai iai uai
杰摄	ɛ iɛ yɛ
高摄	ɑu iɑu uɑu
钩摄	əu iəu
械摄	ei ui
革摄	o uo io/yo

佘摄 a ia ua

干摄 an iɛn uan yɛn

庚摄 iŋ əŋ uŋ yŋ

罡摄 ɑŋ iɑŋ uɑŋ yɑŋ

根摄 in ən uən yn

(1)塞音韵尾[-p]、[-t]、[-k]消失

㊳照，音： 支，占乙切。陟，竹力切。织，章移切。菑，侧持切。知，陟离切。稄，阻力切。职，之异切。窒，陟栗切。秩，直一切。栉，阻瑟切。质，之日切。縶，陟立切。戢，阻立切。执，之入切。 䅢，竹益切。集，之石切。（及摄章开口副韵）

㊴晓，调：何，黑何切。盍，胡臘切。纥 ，下没切。曷，胡葛切劾，故得切。覈，下革切。涸，下革切。（革摄章开口正韵）

㊵陟、稄、职、䅢、集、㊴劾、覈、涸八字中古收[-k]；㊳窒、秩、栉、质、㊴纥、曷六字中古收入[-t]；㊳縶、戢、执，㊴盍四字中古收[-p]；㊳㊴以上之外皆是中古阴声字。中古不同韵尾的收字，可以和阴声无尾字读成同音，可见当时塞音韵尾已经消失。塞音韵尾消失后，多数归入无尾的阴声及、杰、革、佘四摄中，少数才变成有[-i]或 [-u]尾的阴声该、高、裓三摄字，与中古音变成现代音的情况极相似。

(2)鼻音尾 [-m]消失

㊵晓，调： 贤，希延切。闲，户间切。咸，胡谗切。（干摄章开口副韵）

㊶见，音： 斤，吉音切。巾，居银切。金，居吟切。（根摄章 开口副韵）

㊵咸、㊶金两字，分别是中古咸、深摄字，都收[-m]，《谐声韵学》收入干、根摄，显然已读[-n]尾，必然是当时北方话的实际读音。在根摄章的收字，是深摄变来的，只有开口副韵有字；干摄章则是咸摄变来，有开口正韵与开口副韵，这些读音都与中古音变成现代音的情况相同。惟咸摄知照系如占、斩、谄、闪、以及日母冉、染等字，在干摄章仍读齐齿；咸摄非系字凡、范、梵等字，在干摄章读合口呼。二者都与现代读音有异，或许它们仍读成[tʃian]、[tʃ'ian]、[ʃian]、[ʒian]、[fuan]，尚未因异化作用变成现代的[tʂan]、[tʂ'an]、[ʂan]、[ʐan]、[fan]。

（三）声调

《谐声韵学》各纽之下以“调、理、韵、音”顺序排列声调，它们分别代表/阳平、上、去、阴平/四声。中古的入声消失后，分别变入阴平、阳平、上、去四声中，与现代北京音的情况类似，不像《中原音韵》入声只归入阴声的阳平调。

(1)中古平声分化

㊷端，调：毒，端胡切。突，陀骨切。独，徒骨切。（及摄章合口正韵）

㊸端，音：都，端忽切。咄，当没切。笃，冬毒切。㲘，丁木切。（同上）

㊹晓，调：红，户弘切。弘，胡肱切。硡，户冬切。宏，户萌切。洪，户工切（庚摄章合口正韵）

㊺晓，音：烘，户翁切。薨，呼肱切。諻，虎横切。（同上）

《谐声韵学》全书对阴平（音）、阳平（调）的分别，是阴平为清声字，阳平为浊声字，全书多数无例外。㊷毒字中古属定母浊声，为统一反切上字才改成端；㊺烘字情况相同，中古属晓母清声，此处也是统一反切上字改成户。平声分化的标准既然以清浊为条件，则次浊声类疑、娘、微、来、日、明六母，在理论上似乎没有阴平字，阴声摄则部份由中古入声字补足。

(2)全浊上声归去

《谐声韵学》安排全浊上声归去的办法是上、去两收，列于上声表示中古以来的传统声调，置在去声则代表实际声调。这种归字法与零声母字在影与疑或微二见的情况相似，恐怕归于上声的全浊字

是虚位，或者当时有上、去二读？如：

见：技，渠绮切 端：弟，徒礼切（理），弟，店易切（韵）

帮：陛，傍礼切 精：荠，阻礼切 照：豸，池尔切

审：士，钽礼切（理），士，山易切（韵）。舓，神币切。视，丞矢切

晓：溪，胡礼切

弟、士二字因去声做小韵，故其反切修改后与上声不同。全书读去声的全浊上声字，现代音亦多读去声。

综合以上声母、韵母及声调的讨论，可以看出《谐声韵学》除了在书中反映当时北方话的实际语音外，也记载了某些中古以来的传统读音。虽然二者并存，但是表现实际语音的状况仍然极为明显。

3·4·2《圆音正考》与尖团音问题

《圆音正考》一书，不知何人所撰，历来因为传本少，引述者或许未见原书，故常被误作《团音正考》。据冯蒸（1984）的考查，今见的《圆音正考》共有三种本子：（1）道光元年（1821）抄本《清汉圆音正考》，收在抄本《同音合璧》卷一，今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2）道光十年（1830 年）三槐堂书坊龚宜古刻本；（3）1929 年据刻本印行的石印本，惟序文行款与刻本稍有不同。林庆勳（1990）文所据，是藏于国立东京大学文学部汉籍室的刻本，书前载满州旗人乌札拉氏文通所撰序文，文通所署时间为"道光十年"（1830）岁次庚寅春月望日"。

序文云："庚寅春，三槐堂书坊龚氏宜古，持《圆音正考》一册欲付诸梓，请序於余，兼请校正其伪。斯《圆音正考》一书，不知集自何人？盖深通韵学者之所作也，前有存之堂一序，尚无刻本，都系手抄，未勉（免）有鲁鱼亥豕之讹。而所谓见溪群晓匣五母下字为团音，精清从心邪五母下字为尖音，乃韵学中之隅，而尖团之理，一言以蔽之矣。夫尖团之音，汉文无所用，故操觚家多置而不

讲，虽博雅名儒，词林硕士，往往一出口而失其音，惟度曲者尚讲之，惜曲韵诸书，只别南北阴阳，亦未专晰尖团。而尖团之音，繙译家绝不可废。盖清文中既有尖团二字，凡遇国名、地名、人名当还音处，必须详辨。存之堂集此一册，盖为繙译而作，非为韵学而作也。明矣。每遇还音疑似之间，一展卷而即得其真，不必检查韵书，是有裨益於初学者。今付诸枣梨，既免日久传写之讹，又省还音检查之苦。余细为之校其字母，正其讹谬，虽非韵学之全，於繙译家不无小补，即於度曲家亦不无小补云。"

据文通所述，三槐堂书坊的刻本，可能是《圆音正考》的第一次刻本，1830 年以前都是抄本。文通序文之后附有存之堂"原序"及"凡例"四条，存之堂原序撰于乾隆八年（1743）癸亥夏四月，早文通序文 87 年。如果存之堂原序是历来抄本所共有，而非某本所撰，则 1743 年可能就是《圆音正考》编述完成的年代。（林庆勳 1998）

"爰辑斯编，凡四十八音，为字一千六百有奇。每音各标国书一字於首，团音居前，尖音在后，庶参观之下，举目瞭然。"（存之堂原序）所谓四十八音，是指不同的韵母有四十八组，每组各分团音、尖音，（其中有十一组是只有团音而无尖音的）全书总计 1650 字。四十八组音依顺序每三组为一单元（属同一韵母），每组之前均标注满文，就是所谓"汉字无"的十一组尖音亦不例外。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国书广大精微，无音不备；而汉字中有音无字者多。然考之诸书，有叶韵，不可谓遂无其音。故仍标国书於上，以存其音也。"（凡例）

例如（为了说明方便，将 48 组依序编写，A 代团音，B 代尖音，各组之后的音标是原书所列满文对音）：

1A 其欺期旗棋……郗（收 74 字） k'i

1B 齐懠脐蛴妻……蹙（收 20 字） dʒ'i tʃ'i

2A 及级伋岌笈……乩（收 94 字） gi

2B 即堲鲫唧脊……辑（收 53 字） dʒi tʃi

3A 奚蹊谿傒騱……饩（收 64 字） hi

3B 析⑤晰晰淅……菥（收 46 字）　ʃi　ɕi
37A 邛笻蛩穹……穷（收 14 字）　k'ioŋ　k'ioŋ
37B（汉字无）　dʒ'ioŋ　tʃioŋ
38A 絅扃迥泂坰……冋（收 11 字）　gioŋ　gioŋ
38B（汉字无）　dʒioŋ　tʃioŋ
39A 匈胸汹恟讻……酗（收 11 字）　hioŋ　hioŋ
39B（汉字无）　ʃioŋ　ɕioŋ
（上例引自林庆勳 1990）

《圆音正考》告诉我们：

（1）编书者认为当时的北方话音（北音），见精两组腭化音已经混同，盖清文中既有尖团二字，凡遇国名、地名、人名当还音处，必须详辨，为了翻译的需要把它们分列清楚，以便展卷即得，省却检查韵书的麻烦。

(2)清初官话音见精两组声母尚未腭化，《五方元音》、《音韵阐微》均无腭化的表现，见精两组泾渭分明。然北人受方音影响，尖团不分，虽博雅名儒，词林硕士，往往一出口而失其音。故有分辨之必要。

（3）从汉语近代音演化的情况看，见组腭化先于精组，从而带动精组腭化，而满文则是精组先腭化，故汉文满文“尖团”之内容并不相同。

《圆音正考》所收集的舌面前音字含（1）三、四等细音，(2)开口二等韵（牙喉音见溪晓匣四母），(3)少量因类化而变读舌面前音者。

关于《圆音正考》的具体描述可参看林庆勳（1995）《刻本（圆音正考）所反映的音韵现象》，《声韵学论丛》第三辑，台湾学生书局。

§3·5 《音韵阐微》与《谐声韵学》音系比较

据林庆勳先生（1994）考查，成书略早于《阐微》的《谐声韵学》与《阐微》关系密切，“就该书的音韵系统分析，声母标目有21，其实疑微是虚位，真正的声类只有 19 个。韵母有十二摄，其中[-m]已归入[-n]韵中，[-p]、[-t]、[-k]尾字也混入阴声韵中。声调以音调理韵四字代表阴平、阳平、上、去四声。这些现象充分表示它是一部代表北方官话的韵书。”林先生认为《音韵阐微》“音韵系统与《谐声韵学》极为接近，加上李王二人都曾奉命校看《谐声韵学》，因此二书的关系颇为深厚。”我们认为，两书关系固然密切，二者音韵系统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一)声母系统

	音韵阐微	谐声韵学
唇	p p' m f v	p p' m f
舌	t t' n l	t t' n l
齿	ts ts' s	ts ts' s
	tʃ/tʂ tʃ'/tʂ' ʃ/ʂ ʒ/ʐ	tʂ/tʃ tʂ'/tʃ' ʂ/ʃ ʐ/ʒ
牙喉	k k' x ŋ ø	k k' x ø

（1）北音疑微喻已经消失，并入影母，少数疑母字变读泥母，《谐声韵学》声母虽然标目 21,实际上疑微是虚位，已与影母混同。《音韵阐微》音系疑微尚未消失。官话音疑微的消变慢于北音。

（2）北京音“知、庄、章”三组已完全混同为舌尖后音，而《音韵阐微》音系“知彻澄与照穿床相近”，尚未完全混同。

（3）北京音“见精”两组声母均已分出腭化音 tɕ tɕ' ɕ,而《音韵阐微》音系“见精”尚未腭化。

声母方面两书的差别主要在于（1），而（2)、(3）两点二者基

本相同。《谐声韵学》所反映的北音在（2）、（3）两方面亦不到位。

（二）韵母系统

音韵阐微				谐声韵学			
开	齐	合	撮	开	齐	合	撮
ɿ　ʅ	i iʔ	u uʔ	y/iʉ yʔ/iʉʔ	ɿ　ʅ	i	u	y
a aʔ	ia iaʔ	ua uaʔ		a	ia	ua	
ɛʔ/əʔ	iɛ/iɛʔ		yɛʔ /iuɛʔ	ɔ	iɛ		yɛ
o oʔ	ioʔ	uo uoʔ	yoʔ	o		uo	
ai	iai	uai		ai	iai	uai	
		uei		ei		uei	
ɑu	iɑu			ɑu	iɑu		
ou	iou	uou		ou	iou		
an	iɛn	uan	yɛn	an	iɛn	uan	yɛn
ən	in	un	yn/iun	ən	in	un	yn
ɑŋ	iɑŋ	uɑŋ		ɑŋ	iɑŋ	uɑŋ	
əŋ	iŋ	uŋ	yŋ /iuŋ	əŋ	iŋ	uŋ	yŋ

《谐声韵学》和《音韵阐微》音系均已完成从开合洪细到开齐合撮格局的转变，韵母四呼已经基本配齐，二者最突出的差别在于《谐声韵学》入声韵已经消失，并入相应的阴声韵（此项变化《等韵图经》已经完成）。《音韵阐微》不仅保存入声韵而且在形式上似乎还仍保留 -p　-t　-k 三套入声韵尾。事实上据我们考查，清初官话音入声韵已改配阴声韵，入声韵尾 -p　-t　-k 已弱化混并为-ʔ，但入声韵与阴声韵仍然保持区别，入声韵尚未消失。是否保存入声韵，这是明代中期以后官话音与北京音在韵母方面最重要的区别性标志。

据我们考查，明末清初的北京音知章组三等韵已全部变读洪音（开口呼、合口呼），但《谐声韵学》与《音韵阐微》知章组三等韵

大部分仍旧保持细音。

北京音庄知章三组止摄开口三等韵全部变 ʅ，日母字变读零声母卷舌韵；《谐声韵学》与《阐微》止摄开口三等韵虽已分化为 i ɿ ʅ 三韵，但知章组三等韵仍是 i，日母字尚未转化为零声母卷舌韵。

看来《谐声韵学》的韵母系统与北京音也有一些差别，并非完全吻合。

（三）声调系统

《音韵阐微》于韵谱、韵书中都只列“平上去入”四声，表面上看与《广韵》、《切韵指南》等保存四声并无不同，但实际上在其实际语音材料中已经反映了“平分阴阳”与“浊上归去”的变化，其音系实含/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5 个调位。《谐声韵学》的入声已经消失，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位。是否保存入声，也是清代官话音与北音的重要区别之一。

参考文献

陆志韦（1948）《记五方元音》，《燕京学报》第 34 期。

龙庄伟（1988）《略说五方元音》，《河北师院学报》第 2 期。

李光地《榕村集》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文渊阁影本）第 1324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榕村别集》卷一，《榕村全书》，清道光刻本。

林庆勳（1994）《谐声韵学的几个问题》，《声韵论丛》第二辑，台湾学生书局。

（1988）《音韵阐微研究》，台湾学生书局。

（1998）《诗词通韵及其音系》，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

何九盈（1985）《诗词通韵述评》，《中国语文》第四期。

［日］花登正宏（1988）《诗词通韵考》，《语言学论丛》第 15 集。

冯蒸（1984）《圆音正考及其相关诸问题》，《古汉语研究论文集》（2），北京出版社。

叶宝奎（1999）《音韵阐微音系初探》，《厦门大学学报》第四期。

第四章　清代后期官话音

清代的官话读本盛行于嘉庆——同治间。这是与当时的政府大力提倡乃至强制推行官话分不开的。顺治至康熙前期，清政府忙于战争，根本无暇顾及语文工作。康熙后期至乾隆时期，夺取全国政权的大规模战争刚刚结束，巩固政权的局部战争还时有发生，汉语虽然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由于满族的特殊地位，满语却成为官方使用的族际交际语，甚至在外交活动中也使用它。由于边疆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西、北少数民族的语言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于是，中央政府不可能、也不急需深入研究汉语的现状，而只是在整理、增订前代字书、韵书的基础上，颁行标准字书和韵书——《康熙字典》、《音韵阐微》等；另一方面则积极编制以满语为枢纽，以汉语为注释的语或多语的民族语文词典，以供需用。尔后，嘉、道、咸、同四朝，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这

时清朝政权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巩固下来，生产力得到发展。由于古老的人口最多的民族所创立的汉文化的优越性日益显示出来，由于内地满族的逐渐汉化，汉语恢复了它的官方、族际和外交用语地位。然而严重的方言分歧却大大妨害了汉语的交际作用。广东、福建籍的官员，在朝廷上“陈奏履历”都“不可通晓”，以致皇帝不得不亲自下令强制推行官话，“成遵道之休风，著同文之盛轨。”（《正音撮要》载《上谕》）。“官场定例，俱限正音”，“务期谐声会意，娴习语音”（《正音咀华·仇序·梁序》）

诸多的官话读本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有的一人编写了好几种，有的一书刻印了好几次。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官话读本有以下几种：

《正音撮要》三卷，南海高静亭著，嘉庆庚午（1810）撰成，同治丁卯（1867）重镌。

《正音辨微》“五本”，长白莎彝尊著，道光丁酉（1837）出书。

《正音咀华》，正编三卷、续编一卷，著者同上、咸丰癸丑（1853）付梓；咸丰庚申（1860）重镌，卷三及续编略有删移。

《正音切韵指掌》，著者同上，咸丰庚申（1860）刻成。

《正音再华旁注》，著者同上，同治丁卯（1867）刻成。

《正音通俗表》，闽县潘逢禧著，同治丁卯（1867）撰成，同治庚午（1870）开雕。

这些书，虽然成书最早的比最晚的早六十年，但所反映的语音却是共通的。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从作者来看，或是熟悉闽粤方言的北方人，或是熟悉北方话的闽粤人，而且都采取了严肃认真的著作态度。

《正音撮要》的作者高静亭，生于广东顺德县，十三岁随父去河北，在北京受学者“指示音韵，略通北语”，壮年返回广东，“入抚辕充当弁职。不时奉公入都”，“廿年奔逐南北”（《撮要·序》），有充分的机会接触、熟习两种方言。《正音咀华》的作者莎彝尊是满族人。“莎”是汉化了的满族姓氏（汉族无莎姓），又，清代满族人

说明籍贯时，往往自称“长白人”，因为东北长白山一带是满族的发祥地，莎氏在广东教了二十多年的书，因而也相当熟习北方、广东两种方言。这样的作者，能够对两种方言进行较深入细致的辨析和较精当的描写、解释。这是写好官话读本的优越条件。《正音通俗表》的作者潘逢禧，虽未见得有上述条件，但他采取了极为审慎严谨的写作态度。“凡经七易，始获脱稿，参用韵书约及十余种。今年……又复较数过”，并且有十二人“细为校对”。这些，都使官话读本有了较高的质量。

从内容和体例上看。第一，各书都把指导正确的发音放在首位。因为语音是语义的物质载体，只有发音正确（或大致正确）了，别人才能听得懂你的意思。否则，把词汇、会话背得滚瓜烂熟也是没有用的。“音不正，不足以达言”（《撮要》），“字音既正，然后可以研求字义，……进考古文，不正，不足以达言”（《撮要》），“字音既正，然后可以研求字义，……进考古文，……发为文章”（《咀华》），各书的作者们是认识到了这点的。《正音通俗表》、《正音切韵指掌》是专门的拼音音节表，《正音再华旁注》是注音百家姓和注音会话材料（以粤音注正音），自不必说；就是《撮要》、《咀华》这样的综合性读本，也都采用多种方法表音，在词汇、会话等部分也标注读音。

《撮要》、《咀华》二书，都包括序言、凡例、声韵母表、反切表、同音字表、按中心内容分类的会话材料、分类词汇等几个部分，而且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读者能从学习标准语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及方法，从语音（包括发音理论和方法）、词汇、语法、会话、官话文章等几个方面都得到认识和练习的机会，从而快速、全面、正确地掌握官话。这与现代学习语言的读本，特别是自修外语的读本的体例，已经很相似了，这里，《撮要》的开创之功尤其不可泯灭，因为《咀华》承袭了它的体例和大部分内容，当然也不乏订正、改易之处。

从各书的用途上看，由于体例得当，注解详细，有的还配套成龙（如《咀华》和《指掌》、《旁注》），所以，既可做为师生的教材、

课本，“为塾中课蒙而作”，“党庠术序，讲学师儒，人需一本”，又可做为自学读本，“公诸同好”（《咀华》、《通俗表》序）。

诸多的官话课本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和研究清代后期官话音的丰富资料。此外，由大英圣书会印制的《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采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音节，记录官话，记音准确，亦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官话音材料。

本章选取《正音咀华》、《正音通俗表》、《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为考查描写清代后期官话音的材料，并以日本《官话课本》为补充佐证。同时介绍李汝真《李氏音鉴》之北京音，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之南京音，通过《官话新约全书》音系与《李氏音鉴》之北京音、《古今中外音韵通例》之南京音的横向共时比较，揭示清代后期官话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区别与联系。

§4·1　《正音咀华》音系

《正音咀华》刊于清咸丰癸丑（1853 年），作者莎彝尊，字柜芗，长白人，本书原名《正音辩微》共分五本，于 1837 年至 1843 年间刊行过，1853 年再版时作了修订，分为三卷，又续篇一卷，改名《正音咀华》。

本书正文第一卷是语音部分。“是编专为正音者作也，其切音先要明白而后语音始可清楚。唇齿牙喉舌五音析为八音，其诀云：唇吻分轻重，舌尖卷上腟，喉腭居内外，牙齿定中旁，故将切法载於首，以便於初学也。”（凡例）作者运用等韵学方法，详细讨论“正音”的切音原理，列举了“正音”与“北音”，“正音”与“土音”的比较字汇，又以千字文为纲列出了“正音”的同音字表。第二卷是会话材料。第三卷是词汇部分，收集了“官话”的词语共一千多条。

例· 音韵》第三栏列“字母”六十字以为“助纽字”，第四栏再列二十个相应的助纽例字，清楚地表明了声母的类聚关系。第三栏“字母”六十字及第四栏二十字如下：

公 空 烘 翁 东 通 农 崩 彭 瞢 龙 戎 中 充 舂 宗 聪 松 风 嗡

京 倾 兴 英 丁 厅 宁 兵 俜 明 零 仍 征 称 升 精 清 星 ○ ○

坚 牵 掀 烟 颠 天 年 边 偏 眠 连 然 毡 尘 挺 笺 千 仙 ○ ○

冈 康 炕 佒 当 汤 囊 邦 滂 茫 郎 穰 章 昌 商 臧 仓 桑 方 亡

“字母六十字乃切音之要也，切字之法如玉出昆冈之冈字系戛佒切，调之之诀：戛佒戛佒戛京坚冈即冈字矣，又如康字系喀佒，喀佒喀佒喀倾牵康即康字矣。将字音、字韵、字母三款俱以习之烂熟则切音无不正矣。举此为式，余可类推。”（凡例）“凡平仄俱同一母，公属京坚，拱共谷亦是京坚，余仿此。”（新定切字捷法） 莎氏对声母系统（八类二十声母）的归并说明已十分清楚。兹将其声母系统描写如下：

邦 p　滂 pʻ　茫 m　方 f　亡 v/w　当 t　汤 tʻ　囊 n　郎 l

藏 ts　仓 tsʻ　桑 s　章 tʂ　昌 tʂʻ　商 ʂ　穰 ʐ　冈 k　康 kʻ

炕 x　佒 ø

这个声母系统与清代《李氏音鉴》（1810）之北京音相比，差别在于：（1）保留微母，（2）精组尚未腭化，（3）见组洪细已有区别但尚未分家，且见组细音与精组保持区别。

虽然《中原音韵》保留微母，但是基础方言口语音最迟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微母已消亡。代表北京音系的《等韵图经》（1606）已将微母字和喻母字、疑母字一道都列在影母下，《李氏音鉴》之北京音同样没有保留微母。

官话音中微母的保存与否，情况比较复杂。明代《洪武正韵》、《韵略汇通》均保存微母，《西儒耳目资》也保存微母，但微母已有从浊擦音进一步变成半元音 w 或纯元音 u 的倾向。《五方元音》的蛙母已把影微疑三母混而为一，《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音系的情况与《五方元音》相同，微母字除个别保留唇音 m（曼蔓）外，都变成

零声母。《正音咀华》却保留微母：“袜一发、无一梧一夫、亡一王一方”，从作者对轻唇音的含糊解说“用唇如轻轻吹火读”来看，“袜、无、亡”等微母字的声母可能已是接近 w 的音。

不只《正音咀华》保留微母，《正音通俗表》也保留微母（同时还保留疑母），在清代记录官话音（正音）的语音材料中，就声母系统而言，内部的差异主要在于微、疑两母的保存与否。取消微疑者侧重时音，较多地考虑北音的影响。保留微疑者侧重传统读音，不遽变古的观念较为明显。从语音实际情况看，清代北京音中微、疑已经消亡；清代官话音中微疑两母已处于消变的过程中但尚未完全消失，这从传统京剧保存微疑以及北方地区某些方音至今保留微疑读法的事实事可以证明。注重传统读音，不遽变古的观念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音韵阐微》。“若疑微喻三母南音各异，北音相同；知彻澄三母，古音与端透定相近，今音与照穿床相近；又泥母与娘母，非母与敷母，古音异读，今音同读。此声音部分之随母而异者，皆按旧谱列之，而古今南北之别、庶按母可辨，不敢意为离合也。”（《音韵阐微·凡例》）《阐微》的编者旨在制定一部足为一般士大夫读书作文时共同遵守的标准韵书，其眼界自然较为宽广，如果只以当时北音为对象，那么新编的韵书也就仅限于一隅，不免以偏概全之嫌，绝非这部官修韵书之所为。《阐微》所确定的以传统读书音为标准，又使古今南北之别可辨的语音框架，具有明显的历史传承性和突出的超越时空的性能，对后代影响很大，为编定正音材料者奉为圭臬，而微母与疑母的保留也说明了官话音的语音基础是传统的读书音不是北京音。

基础方言口语音中见精两组的腭化现象比官话音发生得早。虽然《等韵图经》音系的见组精组尚未腭化，但《李氏音鉴》之北京音中见精两组均已分化且两组腭化音业已合流。根据本书提供的材料，我们以为《正音咀华》音系见精两组尚未分化。字母表中“公京坚冈”同属见母，牙音口法是“用两腮内大牙力读”，显然不可能发成舌面前音；“宗精笺藏”同属精母，精组作者称为“齿缝音”，

其口法是“用舌尖松放顶出齿罅读”，应当发成舌尖前音。从切音上字看，精组与见组泾渭分明，没有交叉现象。至于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大多洪细一致以及反切下字多用零声母字，则“连读翻切之二字宛肖读本音之一字矣”（凡例），如：结杰，基掖切；金斤巾，基因切；国括，姑活切。这是自《音韵阐微》以来对反切的一种改进，使拼读快捷，并不能说明见组、精组已经分化。从历时情况看，见组的腭化先于精组，从共时情况看，基础方言口语音见精两组的腭化早于官话音。事实上清代中后期的官话音受北京音的影响，见组腭化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但《正音咀华》未将见组一分为二（作者将五音析为八音而牙喉音没有分化），略显保守，这与编者注重传统读音，不遽变古的观念相一致。《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音系也只是将见组的擦音分为 h　hs 两母。而《正音通俗表》的态度积极些，将见组细音字归入“驺钞狦”，让“驺钞狦”与洪音相拼，代表舌尖后音，与细音相拼，代表舌面前音，表明见组已经分化，但仍保持尖团区别。

保持尖团的区别以及微母疑母的保留，是清代中后期官话声母系统与北京音的主要区别，而见组的腭化则表明了官话音进一步向北京音靠拢的倾向。

（二）韵母系统

《正音咀华·音韵》第二栏列“字韵”三十五字，这是莎氏整理出来的韵母代表字，都是零声母平声字，也是莎氏所选的一套汉字拼音下字。三十五字韵抄录如下：

字韵　佒 安 湾 汪 央 渊 烟　阿　唉 歪　厓　哇 㜸　夭 呀 哟

直　鞥　　　　英　　　婀　　　　窝　　　爷

读　翁 恩 温 ㊯ 雍 溳 因　衣　饻　煨　(曳) 乌　欧 幽 於 腽

《(凡例)》解释说：“字韵三十五字直列为十六句，有三字一句者，首字是大开口音，次字是半开口音，三字合口音；二字一句者，首字开口音，次字合口音，如有一圈者有音无字也。”此处所谓“大

开口音、半开口音、合口音”实指韵母主要元音开口度的大小，相当于低中高音的区别，“开口音”、“合口音”即是主要元音舌位低与高的相对比较，如：快aŋ—翰əŋ—翁uŋ、安an—恩ən。

兹据字韵三十五字并参照字音八十字的读音及注音材料，将《正音咀华》韵母系统描写如下（字韵顺序重新排列）：

阿 a aʔ 哇ua uaʔ 呀 ia iaʔ 婀 ə əʔ 窝uə uəʔ 爷iə iəʔ

衣 i ɿ ʅ iʔ ʅʔ 乌 u uʔ 於y yʔ 哟 yɔʔ 㖞 yə yəʔ

唉 ai 歪uai 崖 iai 恢 ei 煨 uei 嫖 au 夭iau 欧əu 幽iəu

安 an 湾uan 烟ian 渊yan 恩ən 温uən 因iən 氤yən

快 aŋ 汪uaŋ 央iaŋ 翰əŋ 翁uŋ 英iəŋ 雍yŋ

三十五字韵实际上包含48个韵母(其中人声韵十二个)。《正音咀华》的韵母系统开齐合撮的格局已经形成，与《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的韵母系统基本相同，跟北京音也比较相近，差别主要在于官话音仍保留一套入声韵。

该音系入声韵配阴声韵且只有单韵母及后响二合元音韵母才配相应的入声韵，前响二合元音及三合元音韵母没有相应的入声韵。入声韵尾仅保留较微弱的喉塞音，入声韵除去韵尾则与相应的阴声韵基本相同。作者将入声韵归入相应的阴声韵部的作法是经济的，既表明了入声韵与相应的阴声韵相近的关系又不致混淆。只是我们在考查描写时切不可略去本应存在的入声韵。

衣部实含 i ɿ ʅ iʔ ʅʔ 5 个韵母。i ɿ ʅ 韵母字的拼音下字相同：基，加衣切；资，币衣切；知，渣衣切。iʔ ʅʔ 韵母字的拼音下字同是衣部入声字：的，搭益切；积，币益切；职，渣益切；尺，叉益切；食，沙益切。虽然 i 与 ɿ ʅ 读音不同，但 ɿ ʅ 不能单独成音节（没有零声母的音节），按“字韵”的体例，只有零声母字才能充当字韵的代表字，只好用“衣”部字来代替。从音位学的角度来考虑，将舌尖元音并入衣部也是合适的。

中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儿尔二”等，清代北京音已是卷舌元音 ɚ，《西儒耳目资》也已从《正韵》支部中分出 ul 摄，说明

官话音业已出现这种分化，但《正音咀华》没有反映这种变化。在字音八十字中“缛热儿儒”同属日母与“拉勒离卢”相对。又如：而，缛衣切；迩，儿纪切；二，缛异切；日，儿一切；如，儿於切；入，热屋切（儿与热声母相同）。“尔而二”当读作 ʐʅ 而不是 ɚ。《正音切韵指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与《正音咀华》一致，“儿而二日”均在衣韵，而且声母相同。《官话新约全书》将“儿尔二”记作 r ï，与《正音咀华》相同。可见中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官话音的变化明显慢于基础方言口语音，这与作者确定语音标准的态度可能也有一定关系。《正音通俗表》“儿尔二”等，“今以通俗之故，概移遮部翁母”，读作 ɚ 。

“哟、㖞”两部中舒声韵字数极少，主要是果摄三等戈韵（见组）字，哟与㖞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入声韵的不同（《正音切韵指掌》字韵三十五字将“哟㖞”改为“约曰”），来自宕摄开口三等药韵、江摄开口二等觉韵（见组）字与来自山摄合口三等薛韵月韵、合口四等屑韵（精、见组）字仍保持区别：乐岳约药，於觉切；月曰悦越，衣厥切。这种情况与《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音系相似：ueh（决缺雪悦月）— ioh（药约岳脚雀学）（开口二等觉韵见组腭化韵已与三等药韵混同，但尚未变成合口细音）。根据字韵三十五字排列，“哟”列首行是开口音，“㖞”在三行是合口音。哟韵主元音开口度应大于“㖞”韵。因此“哟”拟作 yɔʔ，㖞拟作 yə 以示区别。

蟹摄开口二等皆佳（见组），《咀华》保持“崖” iai 韵。

《耳目资》音系虽已将《正韵》的东 iuŋ、庚 iuəŋ 并作 iuŋ，但东 uŋ 庚 uəŋ 两韵仍然分立，《咀华》已将 uŋ、uəŋ 并作 uŋ(翁)：洪，呼翁切；东，都翁切。

（三）声调

《正音咀华》含：“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位。其特点是平分阴阳，浊上归去，保留人声。

作者在《土音同正音异》一节即按“上平、下平、上、去、入”五个调位列举例字，供学习者辨别学习。上平：牵轩、司师……下

平：贤延、详墙……上声：毁委、刊罕……去声：贵季、富库……入声：族俗、笔不……。

《凡例》云："汇注如崑字本姑浑切，音裩，读作坤音；巨字上声音矩，读作具音；淡字覃上声，音毯，读作澹音，如此之类系借音从俗读者而为言语相通也。"表明正音由于受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影响而出现从俗的倾向，较为重要的是阳上变读去声，如：淡诞旦但蛋弹澹，搭岸切；巨拒距句具锯，基遇切。《中原音韵》声调系统已将浊上并入去声、而官话音中"浊上归去"的变化则要晚得多。

《凡例》："字音范围内间有入声字借作上平声读，如戛字之类本系入声，此借作上平声读，是乃取其字音叶韵，非作如字读也。"作者提醒读者注意，此处只是将入声字借作上平声读、并非取消入声，并且在《同音汇注》中舒声字与入声字的拼音下字界限分明，入声字的拼音下字一定是入声字，如：律，离玉切；玉育，衣局切；吕旅，离宇切；立力栗，拉亦切；丽吏利，拉异切。

《正音咀华》音系不但存在入声，而且存在一套入声韵，这正是官话音与北京音的重要区别所在。

4·1·2 《正音咀华》音系基础

《正音咀华》音系的语音基础是什么？"正音"有没有标准？其音系是单一的还是杂凑的，是具体的还是虚构的？"正音"与北音、南音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正音咀华》音系和清代官话音至关重要，然而学术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在很有探讨之必要。

关于《正音咀华》所反映的音系，侯精一认为是北京音（1980），冯蒸认为（《正音切韵指掌》音系）很可能是下江官话（1990），岩田宪幸说是一种总体虚构部分实录的混合产物（1994），李新魁说他书中所描述的"正音"并不是当时的北京音而仍是中州音（1980），耿振生则认为，莎氏所说的"正音"是一个极其空洞的口号，纯粹

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没有一定的语音实体和它对应，它只存在于理论上而不存于实际生活中（1992）。

《正音咀华》音系跟北京音相比，声韵调诸方面均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声母系统：（1）北京音最迟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微母已消亡，《咀华》音系保留微母。（2）北京音见精两组均已分化且两组腭化音业已合流（尖团不分），《咀华》音系见精两组尚未腭化。韵母系统：（1）北京音的入声韵早已跟相应的阴声韵混同，《咀华》音系仍保持入配阴的格局，保留一套入声韵。（2）中古止摄开口三等韵（日母）北京音已是 ɚ 韵，《咀华》读作 ʐʅ。声调系统：北京音只含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位，入声已消失；《咀华》含阴平、阳平、上、去、入五个调位，保留入声。

以上情况表明，《咀华》记录的不是北京音。《咀华》作者关于"北音"的说明和所列"正北音异"的具体材料，亦可为证。莎氏"正北音异"，所列45字的正音与北音，许多字音保留下来成为普通话的文白异读，如：绿，正音罗屋切—北音离遇切；白，正音巴额切—北音巴孩切；熟，正音赊屋切—北音沙侯切；薄，正音巴额切—北音巴敖切，凿，正音租活切—北音租敖切；血，正音虚曰切—北音希也切；角，正音居哟切—北音基咬切……（莎氏《正音切韵指掌》正北音异的例字更多，情况相似）。这恰恰说明了清代官话音与现代普通话所依据的语音标准是不同的。

《咀华》音系的语音基础是什么呢？莎氏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的。"何为正音？答曰：遵依钦定《字典》、《音韵阐微》之字音即正音也"。（十问） 所谓《字典》《音韵阐微》之字音实乃传统读书音也。耿先生认为，"这个说法有点离奇，我们知道，《康熙字典》杂收《广韵》、《玉篇》、《集韵》、《正韵》等多种韵书的反切。自身并没有一个语音体系，怎么成为'正音'呢？……《音韵阐微》是韵书，有完整的音系，可是它的音系和《康熙字典》毫不相干。它们不可能同时都充当标准音的角色。……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看，莎氏所说的'正音'是一个极其空洞的口号，没有任何现实意义。"（1992）

所谓“正音”指的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明清时期“正音”实为官话的标准音，是近代变化了的北方话的传统读书音。代表传统读书音的《广韵》，宋元以来一直是重要的正音工具，此外还有《集韵》、《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等，清代《康熙字典》集古今韵书之大成，首列《唐韵》《广韵》，次列《集韵》、《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并旁及其他一些重要音切，正好反映了唐宋以来传统读书音的变化。《音韵阐微·凡例》云：“以韵部为经、以字母为纬，等第呼法以别其音。今於能别者悉为剖析注释，其不能辨者则仍旧，以示存古之意。”《音韵阐微》以三十六字母归字，每音标字母外亦注等第及四呼，声母的隶属极有条理且反切用字尤为严密。《音韵阐微》记录了 18 世纪初的传统读书音，它与《广韵》、《正韵》均有一定区别，但相互间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是十分清楚的。

《康熙字典》的反切及其直音反映了唐宋以来各个时期的读音，由于汉字所独有的超越时空的性能，使得反切亦具有很强的超越时空的性能，字典的反切及直音不仅适用于官话而且适合于各地方音，《咀华·凡例》明确指出：“此书之切音须从正音字切方是正音，若字典等书之切音由正音则切回正音，土音则切回土音。”“倘他书中遇有此书未收之字当以字典查其切音亦可类推。”因此即使是用现代方音根据字典反切亦能切出准确方音。正如《咀华·梁序》所言，“国朝声教暨讫，四海同文，字典一书逐字厘订，定以字母而调其音切，固已考核精微，推敲细致，尤为字学之津梁，音学之极轨，司正音者可无事他求矣。惟是五方之音语不同，南北之口腔各异，虽官场定例仅限正音而声口之清浊高下究难尽脱土音……今读莎彝尊先生正音一书见其逐字细求音切而又审其音之所自出……无不剖辨入微，可谓评审精密深切著明矣。证以字典不爽毫厘，参以正音自然吻合。”“证以字典不爽毫厘，参以正音自然吻合”并不单纯是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方音分歧，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教育不普及，一地方音难以在全国普及。我国自古以来一直十分注重文字，读书音具有很高的地位。隋唐以来韵书的不断出现，使读书音有了便于学习与传播的确定标准，而科举考试更大大强化了官订韵书音系的权威性与稳固性，《广韵》《礼部韵略》一系韵书的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只有传统读书音是全国通行的。清人王曰恭《增补韵法直图》蒋允奎序指出：“顾五方风土不一，每有诵读时杂以乡语，而失其本音，则信乎韵书反切之法不可少也”。林本裕《声位》说：“五方殊习，音韵不齐，……夫五土既各有所偏，即中州亦囿于方，安得为正？”杨世树《声律易简编·方音解》：“五方声气各偏，即中州之音亦未必全正也”。明人王伯良《方诸馆曲律》“论须识字”一节说：“识字之法，须先习反切。盖四方土音不同，故须本之‘中州’，而‘中州’之音，复以土音呼之，字仍不正，惟反切能该天下正音。”可见，莎氏关于“《字典》《音韵阐微》之字音即正音”，正音既非北音亦非南音的观点是正确的。

官话的使用者主要是官吏和读书人，官话作为官场用语具有极强的影响力，能对社会产生示范效应。清人潘逢禧《正音通俗表·凡例》云：“学之既熟，不独读书不至贻误，而且宦游服贾不至语言不习致受欺蒙。”可见学习正音具有现实意义，官话音（正音）并不单纯是读书人读书时的语音，同时也是他们在官场上，各种社交场合所使用的实际语音。这种情况是历史形成的并非某些个人的主观意愿所致。

到了清代中后期，由于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时间已达数百年，加上元明清三代北方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与普及，北京音的地位日隆，影响日益扩大，逐渐有人推崇北京音，提出当以北京音为正音，所谓“天下语音首尚京音”的观点，表明了这种倾向。从语音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明清时期的官话音几乎是跟着北京音走的，但是各个方面的变化均慢于北京音，直至清末民初，官话音与北京音相比仍有差别，北京音仍未取得汉语标准音的地位。民初制定的旧国音实际上仍是明清官话音的延续。只是到了三十年

代才明确规定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而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和北京音的真正结合，严格地说则是始自五十年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运动的开展。

附《正音咀华》“正北音异”以供参考。

正北音异

北：正音巴额切	百：正音巴额切	白：正音巴额切
北音巴每切	北音巴矮切	北音巴孩切
薄：正音巴额切	肋：正音拉额切	勒：正音拉额切
北音巴敖切	北音拉贺切	北音拉非切
贼：正音币额切	黑：正音哈额切	塞：正音萨额切
北音币微切	北音哈该切	北音萨孩切
择：正音渣额切	摘：正音渣额切	宅：正音渣额切
北音渣孩切	北音渣孩切	北音渣孩切
翟：正音渣额切	窄：正音渣额切	拆：正音叉额切
北音渣孩切	北音渣矮切	北音叉孩切
角：正音居哟切	觉：正音居哟切	脚：正音基哟切
北音基咬切	北音基咬切	北音基咬切
学：正音虚哟切	鹤：正音希哟切	药：正音於觉切
北音希尧切	北音哈敖切	北音衣教切
钥：正音於角切	雀：正音赍哟切	嚼：正音赍哟切
北音衣教切	北音妻咬切	北音赍尧切
略：正音驴哟切	削：正音须哟切	粥：正音渣屋切
北音离要切	北音西幽切	北音渣欧切
绿：正音罗屋切	续：正音萨屋切	熟：正音赊屋切
北音离遇切	北音西遇切	北音沙候切
着：正音朱活切	鑿：正音租活切	落：正音卢或切
北音渣敖切	北音租敖切	北音拉傲切
累：正音卢会切	泪：正音卢会切	类：正音卢会切
北音拉位切	北音拉位切	北音拉位切

瑞：正音书会切	雷：正音卢回切	谁：正音书回切
北音如会切	北音拉微切	北音沙微切
薛：正音西掖切	色：正音沙额切	血：正音虚曰切
北音西也切	北音沙矮切	北音希也切
更：正音戛翰切	硬：正音阿正切	给：正音戛益切
北音基英切	北音衣径切	北音戛尾切

§4·2　《正音通俗表》所记官话音

《正音通俗表》的作者潘逢禧，字澹如，闽县人。生平未详，闽侯县志无传，查闽侯县志选举表知其为清同治元年（1862）举人。潘逢禧《正音通俗表》卷首自序云：“是书原为塾中课蒙而作，童子齿牙爽利，日调数字，亦觉顺口朗朗。今年夏，连江郑君漱泉、邱君梅卿二同年至，索见此本，适触所好，因出其家藏韵书数种细为校对，且谓天下乡谈各异，每苦正音难学，况人声递变，历来韵书，代有更改。是书宜古宜今而又简明浅易，人人可学而能，洵艺林宝筏也，亟当付梓，以公同好。予愧其言而重违其意。爰取通俗表一册，并摘其源流大要，命及门录之，先付手民。至元音及南北音各表，尚容考索精详，实未敢卤莽贻误。庚午七月朔，闽县潘逢禧识。”庚午七月即1870年七月。《正音通俗表》是一份记录清代后期官话音的重要材料，也是后人了解清代学者音韵学水平及其语音观念的重要材料。

美籍学者薛凤生（1999）认为，“中国声韵学的研究史，可以说比西方长得多，所积累的资料也比较丰富；在理论与方法上也甚有贡献，但是其研究的动机与目标是比较具体的。……中国古代的声韵学家，比西方学者早好几个世纪就应用音位观念了，而等韵学家所用的方法，与‘区别性特征’说，精神上亦属暗合。”诚哉斯言。

4·2·1　潘逢禧的语音观念

传统音韵学发展到清代，不仅音系分析描写的方法渐趋细密，而且学者们的语音观念也有了很大变化。了解清代学者分析描写语音的方法及其语音观念对于正确认识和研究汉语近代音具有重要意义。

（一）南北音异，正音既不同于南音也不同于北音

南北音异，正音既不同于南音也不同于北音，这是汉语近代音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也是正确认识汉语近代音的关键所在。然而能正确认识这一特点的学者并不多见。《正音咀华》（1853）的作者莎彝尊曾有明确说明，潘氏的观点与莎氏大体相似，“钦定音韵阐微实为音学渊海，今以开齐合撮之例考之，则南北方音均有未合，但沿讹已久骤改之反碍通行，故通俗表中概从俗读。于北音取其七，南音取其三，而原音则均收之音韵表全书，容俟续刊问世。”（凡例二）　所谓于北音取其七南音取其三，说得极为通俗浅显，意在表明正音既不同于北音也不同于南音，而“沿讹已久骤改之反碍通行，故通俗表中概从俗读”则蕴涵着语音演变当以变化了的俗读（时音）为准的观念，这与莎氏相比又胜一筹。至于潘氏欲将原音（元本之音）收之音韵表全书，并编制南北音各表，以便参照对比，这些无疑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可惜未能问世。在潘氏看来，元音、今音、南音、北音都是不同的系统。

“南音北音不特平仄有异同，北音无仄，分配平上去三声。（按此处平仄当为舒促，北音无仄，当指北音无入声），即发音收音亦不能划一，如街字北读嗟，南读皆之类。”（论三十二部·考正）。“甚有同一字母而南北音迥然不同者，如中音三十六字母中见字北读箭，南读剑之类。”（论二十一字母）　北音见精两组（细音）已腭化混同，而南音 箭---剑 仍然有别。至于闽方言与正音的差别就更大了，“吾闽方言虽与正音迥别，然细心研究不过三数月间无不逼肖者，

且较之他省为更精更净，以土音不能夹杂也。”（凡例七）　潘氏还于“附论闽中音误”一节，谈闽音与正音的差异，指出学正音应该注意纠正的诸多问题。

（二）人声递变，代有更改，概从俗读

人声递变，历来韵书代有更改，潘氏认为正音也是不断变化的，描写正音的共时体系当以变化了的俗读为准，所谓“沿讹已久，骤改之反碍通行，故通俗表中概从俗读，”就是要承认已经变化了的既成事实，以实际读音为准（此处“俗读”指的是时音而不是某地方音）。本书取名《正音通俗表》，就在于作者认为当时的正音应当顺应与反映已经通行的俗读音（时音），不应一味固守历史上的元音，“是书既为通俗则不能概从元音”。（论二十一字母）　潘氏概从俗读以时音为准的观念极为鲜明而且贯彻到语音描写的各个方面，例如：

“喉牙齿舌唇五音也，而齿音则又分为正齿、齿头，唇音则又分为轻唇、重唇，是谓五音，实七音也。其辨之之法，凡读字之时，音甫出喉而腹微动者，喉音也；其出于喉而必隶于两旁牝齿间者，牙音也，亦曰腭音；其音由牙出而必悬舌向腭，使音从舌之两旁出者，正齿音也，亦曰卷舌音。……但正齿之中又分两音，其近于牡齿之左右者为正齿，其近于牝齿之左右者为咬齿，其音微有不同……；其发音由正齿而必以舌抵面前正中之牡齿，使力从舌尖出而以舌动为音者，舌音也。舌音本分舌头、舌上，今舌上音已亡皆并于正齿，是舌音仍只一类也；其以舌抵面前之牡齿而必使其音穿牙缝而出，力在齿头者，齿头音也；其音既出而必以上齿紧叩下唇而后发音者，轻唇音也；若以上下两唇相切成音者，则重唇音矣。此七音定例也。”（论源流·七音）

潘氏关于七音的说明与传统的分类不同，完全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说的。今舌上音已亡皆并于正齿，正齿音亦曰卷舌音，说明极为精当。正齿之中又分正齿、咬齿，其音微有不同，是说来自见组的腭化音虽并人正齿但与卷舌音还是不同的。

"翁耦二母，久已相并（耦母所剩不过数字，以有此一音，不得不立一母耳，且多混于鴐婺二母，酣母多混于㹶母，贯母多混于驺母，娉母多混于钞母，耦母亦有混于泥母，㹶母亦有混于钞母者，兹表中皆为移并而加圈，附于本音之后。"（论二十一字母·考正）

"凡人呼字之始，不过开口合口而已。而开口之中又分两门，曰开口，曰齐齿。合口之中又分两门，曰合口，曰撮口。故开齐合撮，谓之四呼。"（论源流·四呼）

"通俗表中有移易音纽者，如四支韵儿尔各字，本属伊部鴐母，今以通俗之故，概移遮部翁母。"（凡例三）

"是书於收音之不同者分之，收音同而四呼不同者又分之，缕析条分不使少有夹杂。惟中间有寄音者如周部之婺鄷二母，呼法不同，以所有轻唇之字多系合口音而此母字数最少，不能另为立部，故特为寄韵，要亦本同音类，非断鹤续凫也。"（论三十二部·举要）潘氏将轻唇音合口韵（uəu）"寄"（归）在周部 əu 韵，处理得当，实际上也是贯彻了概从俗读的原则，非断鹤续凫也。

"通俗表中有移缀上去二声者，如纸韵士是，麌韵户怙各字，本属上声，今人读之皆做去声，故表中均移之去声一类，以便俗呼。"（凡例四）

"自梁沈约著为四声切韵，始有平上去入之名……但凡音必有阴阳，故后世韵书于四声均分别阴阳而为八声，是较前古又加密矣。今以正音考之，则平声分阴阳而上去入三声之阴阳又无甚区别，故近世韵书，只载五声而不及八声，盖声之递变也。"（论源流·五声）

与同类著作相比，潘氏反映时音显得更为积极些。

（三）大凡人声之收发不过数声，交互而错综之则其变不穷

传统音韵学虽然没有建树系统的音位学理论，但有关音位学的一些观念与分析方法却是早已有之。潘氏虽然也没有明确提出一套音位理论，但音位的观念已经较为清楚而且从音系分析描写的实际情况看，一些基本方法的把握也已相当熟练。

"何谓收音，谓读字之尾音也。凡字有一音而得者，收音不待转喉，是谓直收本音，有合两音而得者，则前一字为发音后一字为收音，有合三音而得者，则前一字为发音后两字为收音。"（论源流·收音）　潘氏把复合韵母分为发音收音两部分（单韵母谓直收本音），虽然还不够精确，但已将韵母分成二音或三音，实际上已经切分到最小语音单位，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几个基本的语音单位。认为"大凡人声之收发不过数声，推而广之，交互而错综之则其变不穷。"（论源流·口法）

请看潘氏辨音总表：

鼻音：此穿鼻音，凡人从鼻出音，不外《通俗表》中翁酣二母。但认定翁母之鼻音即此音也。/ŋ/

开 1 音：此开口第一音。《通俗表》中沙部之翁母即此音也。/a/

开 2 音：此开口第二音。《通俗表》中遮部之翁母即此音也。/ə/

开 3 音：此开口第三音。《通俗表》中波部读字之尾音皆此音也。/o/

腭音：此抵腭音。出音与穿鼻同但必以舌抵上腭耳。按此辨甚微今已多有混者，姑识此以存饩羊之迹。/n/

齐 1 音：此齐齿第一音。按此音口法颇不易学。须仍做开 1 音而紧咬两旁牝齿则得此音矣。故又谓咬齿音。《通俗表》中知部之翁母是也。/ ï /

齐 2 音：此齐齿第二音。与噫字同。《通俗表》中伊部之翁母即此音也。/i/

合音：此合口音。与乌字同。《通俗表》中铺部之翁母即此音也。/u/

撮音：此撮口音。与纡字同。《通俗表》中须部之翁母即此音也。/y/

闭音：此闭口音。出音亦与穿鼻同，但读字讫必阖唇耳。按此音近来多有缺者，故亦与鼻音音易混。/m/

"右总表十音，凡读正音者发音收音皆不外此，各处乡谈互异多有出十音之外者，以非正音不录。"（辨音总表）

以上十音实际上就是从正音韵母系统中分析归纳出来的 10 个

音位，若除去/ŋ n m/ 三个辅音，余下的就是正音系统的 7 个元音音位。分析归纳得相当准确，与我们现在依据音位学的原理进行分析归纳所能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而且潘氏还准确地将以上十音当作注音符号给 32 部韵母注音，使得只表音类的韵目有了具体的读音。请看下表：

邀部：齐 2 音、开 1 音、合音；君部：撮音、鼻音；　登部：开 2 音、鼻音；　高部：开 1 音、合音；　山部：开 1 音、鼻音；　川部：合音、开 1 音、鼻音；　周部：开 2 音、合音；　遮部：开 2 音；花部：合音、开 1 音；　靴部：撮音、开 2 音；　铺部：合音；鸳部：撮音、开 2 音、鼻音；　阶部：齐 2 音、开 1 音、齐 2 音；　烟部：齐 1 音、开 2 音、鼻音；波部：合音、开 2 音；　昏部：合音、开 2 音、鼻音；　秋部：齐 2 音、合音；　沙部：开 1 音；　嗟部：齐 2 音、开 2 音；　哉部：开 1 音、齐 2 音；胸部：撮音、开 3 音、鼻音；中部：合音、鼻音；　悲部：开 2 音、齐 2 音；相部：齐 2 音、开 1 音、鼻音；　乖部：合音、开 1 音、齐 2 音；却部：齐 2 音、开 2 音；　知部：齐 1 音；伊部：齐 2 音；心部：齐 2 音、鼻音；须部：撮音；归部：合音、齐 2 音；　家部：齐 2 音、开 1 音

这与现代人用国际音标描写记录语音的方式一致。“譬如欲读邀部之字，即将邀部下所注齐 2 音、开 1 音、合音三音连属而急读之则邀部翁母阴平之字，即此音矣。”（论三十二部·辨音）

再从音表的安排来看也很有讲究，比如将见组腭化音归“驺钞狦”就很老到。正音系统见组已腭化，但精组尚未腭化，尖团有别，腭化音自然不能归入精组，刚从见组分化出来的腭化音虽与“贵嫔酣”呈互补分布，如果仍旧归在见组则音表难以体现这一新的变化，因此将它们归到“驺钞狦”也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另外，鴽母下安排零声母字，依据的也是互补分布的原理。“尔耳二”等寄在遮部翁母下，也十分巧妙。遮部舒声韵只有来自章组及日母的麻韵三等字，均为卷舌音，与 ɚ 语音相近。二者呈互补分布，“耳尔”等字数又少自然无须单独设韵。

音表中阳声韵的安排更是独具匠心。“又如穿鼻抵腭闭口三音，虽多相混而实不无分别，故于登山川心四部，每字母皆分三格，第一格穿鼻、第二格抵腭、第三格闭口，烟部每字母皆分二格，第一格抵腭、第二格闭口。此皆略示饩羊之意，俾学者得以习明口法，仔细寻求。”（论二十一母·考正）就福州音来说，阳声韵三套鼻音韵尾已经混同，但正音 -n　-ŋ 有别，正音 -m　-n 虽已混同，但古音有别。潘氏把同字母的阳声韵分三格排在一起，既经济（省去许多篇幅）又简明浅易，便于对照学习。潘氏将入声韵归在相应的阴声韵里，不予单独设立韵部，也显得经济简洁，互补性的安排既照顾了入声韵与阴声韵的联系又保持了二者的区别。

潘氏的语音观念及其分析方法跟现代音位学已相当接近。

从潘氏对二十一母、三十二部、五声的分析描写来看，其思路是十分清晰的，他的音位学理论几乎是呼之欲出了。由于中国学者注重实用，忽视理论建树的传统习惯的影响，阻碍了他进一步做理论的探讨与总结，诚为可惜。潘氏的语音观念以及语音分析的方法，对于正确认识和研究汉语近代音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

4·2·2 《正音通俗表》的声韵调系统

（一）声母系统

《通俗表》音系的声母有二十五个：

p 波把秘不	pʻ 坡癞皮否	m 模埋马茂	f 夫肥凡风	v 无亡温完
t 大爹导特	tʻ 天桃突达	n 那娘鸟臬	l 来犖脸栗	
ts 佐姐早再	tsʻ 猜财全雀		s 苏三邪旬	
tʂ 查知择仄	tʂʻ 车侦枢翅		ʂ 沙殊森瑞	ʐ 然戎刃日
tɕ 基件君娟	tɕʻ 奇鲸群畎		ɕ 喜雄现虚	j 宜夜云牙
k 戈高古括	kʻ 科侩狂况	ŋ 艾外岸额	h 孩很苛红	Ø 儿卧瓦翁

说明：

1.《通俗表》中有“二十一字母”：翁酣耦贵姱貆猵骀钞辚醲坫珽鬵䋎璨婺鄮岷闵抛。

二十一字都是声母代表字，按说，此书音系该有二十一个声母。我们认为，实有声母二十五个，因为骀、钞、猵、貆各字母都分别代表两个声母。

2. 古微母字《通俗表》均读 v。如“无武务物 vu，微尾未 vui，亡罔忘晚蔓vuan，文吻问vuən”等。有些字不是古微母，《通俗表》也读v：“威偎为危委位伪锐 vui　汪王 vuaŋ 湾完顽腕玩 vuan　温稳 vuən”等。

3. 古精组字《通俗表》读 ts　tsʻ　s，能拼开齐合撮四呼的韵母。如“子 tsʅ 操 tsʻau 西 si 租 tsu　旬 syn”等。《通俗表》精组细音字和见晓组同韵母的字不同音，即有尖团之别。例如“洗≠喜，焦≠交，需≠虚，全≠权”等。

4. 古知庄章三组《通俗表》均读 tʂ　tʂʻ　ʂ（船、禅二母在古谆韵合口字读 ʂ）。这类字《通俗表》拼开合二呼的韵母。有少数例外：古药韵开口字保留 i 介音，如“著灼绰烁芍（io）”等；古谆韵合口三等船、禅二母平声字读 yn 韵，如“唇醇纯莼”等（相配的上、入声字都读合口。去声字则《通俗表》未收），知章组的卷舌化尚不完全。

5. 古日母字《通俗表》拼开合二呼的韵母。有少数例外：古药韵字读齐齿呼，如“弱若”等；古稕韵字读撮口呼，如“闰润”等；古通摄三等字（限于舒声字）读撮口呼，如“戎茸冗”等；狝韵合口平声字读撮口呼，如“堧瞑”等（相配的上入声字读合口呼。去声字则《通俗表》未收）。

6. 古见晓组字《通俗表》逢细音韵母都读 tɕ　tɕʻ　ɕ，与精组韵母的字有别。

7. 古影母和疑母字《通俗表》逢细音韵母都读 j，如“移宜 ji、余鱼 jy　袁铅阮 jyen　融容 jyoŋ”等。有少数例外：“臬孽业邺 niɛ 牛 niu”等。

8. 古疑母《通俗表》逢开口韵母读ŋ，如“额 ŋəʔ”、敖傲 ŋau　皑艾 ŋai　昂 ŋaŋ　岸 ŋan　偶 ŋəu”等，还有两个古疑母字（合口韵）《通俗表》读 ŋ，如“外聩 ŋuai”。有些字不是古疑母《通俗表》也读 ŋ，如“坳奥 ŋau　哀爱 ŋai　安按 ŋan　庵暗 ŋam　鸥欧 ŋəu、恩 ŋən”等。（《耳目资》中已有这种情况）。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通俗表》读零声母，如“儿耳二”等。

（二）韵母系统

《通俗表》三十二部所代表的韵母如下：

知：ʅ ɿ ʅʔ 驰死刺日	伊：i iʔ 奚体寄匹	铺：u uʔ都无布竹
须：y yʔ虚徐虑旭	沙 a aʔ：巴打诧萨	家：ia iaʔ 雅牙驾轧
花：ua uaʔ 花瓦挂发	遮：ə əʔ ɚ 儿者舍热	嗟：iɛ iɛʔ 爹姐夜列
波：uo uoʔ 多歌我各	靴：yə yəʔ靴血辍决	却：ioʔ弱约略著
哉：ai开台海再	阶：iai街崖矮隘	乖：uai蛙怀揣快
悲：əi眉美被配	归：ui吹微匪累	高：au高茅少召
邀：iau焦遥表尿	周：əu抽浮肘茂	秋：iu彪牛酒谬
山：an删然满判	烟：iɛn轩闲免建	川：uan专船反贩
鸳：yɛn鸳玄圈券	登：ən吞神本刃	心：in欣贫紧印
昏 uən春轮准问	君：yn君旬允闰	山：aŋ邦长赏让
相：iaŋ江强饷相	川：uaŋ筐房罔创	登：əŋ生仍整横
心：iŋ惊情皿映	中：uŋ翁蒙浓中	胸：yoŋ雍戎雄用
山：（am）探覃坎占	烟：（iɛm）谦甜险念	川：（uam）凡泛范犯
登：（əm）森沈枕任	心：（im）音寻品赁	

《通俗表》三十二部的三十二字都是韵母的代表字，按说该是 32 个韵母，但实际上并不止 32 个。因为大部分阴声韵代表字里还包含入声韵，知部、遮部内部已经分化，而且登山川心四部都分别代表三个韵母，烟部代表两个韵。三十二部总共含 54 个韵母，减去 5 个-m 尾韵，《正音通俗表》音系实有韵母 49 个，其中入声韵 12 个。

《通俗表》韵母系统呈开齐合撮的格局，入声韵配阴声韵，牙

喉音开口二等腭化韵已与相应的三、四等韵混同，古咸、深两摄阳声韵，形式上保存-m韵尾，实际上已经与相应的-n尾韵混同。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变成零声母卷舌韵 ɚ，潘氏表现时音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此外还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

（1）古果摄开口和合口的一等见系字《通俗表》读为一个韵母 uo，如“河可”等。

（2）古蟹摄开口二等见系字《通俗表》读 iai，如“崖矮 jiai 街解 tɕiai”等。只有两个字读 ia：“佳涯 tɕia（涯又读 tɕiai）”。

（3）古流摄一等字《通俗表》均读 əu，如“浮 fuəu（轻唇音字《通俗表》均读为合口呼）、某拇亩牡贸茂 məu”等。有四个字例外：“母鹀戊姆 mu”。三等帮组字《通俗表》读为四个韵母：“浮蜉覆阜 fuəu，矛谋 məu，富副妇负 fu，彪 piu、谬 miu”等。

（4）古咸、山、宕三摄开口一等牙喉音入声字《通俗表》均读合口呼，如“欱 huo^{ʔ} 渴 huo^{ʔ} 割 kuo^{ʔ} 各 kuo^{ʔ} 恶 uo^{ʔ}”等。

（5）《通俗表》读 ioʔ 韵母的都是古入声字。古江摄二等见系和宕摄开口、合口三四等字（合口帮组字除外）《通俗表》均读 ioʔ，如“角觉鹊雀略若”等。只有一个例外：“削 syə”。

（6）合口一等末韵见组字《通俗表》读为两个韵母 ua^{ʔ} 和 uo^{ʔ}：“豁 hua^{ʔ} 括 kua^{ʔ}；活 huo^{ʔ} 阔 k'uo^{ʔ} 斡 uo^{ʔ}”等。

（三）声调系统

《通俗表》音系含/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5个调位。

§4·3　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音系

1888年伦敦大英圣书会印的汉语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分析清代官话音系的材料。本节根据该书所提供的语音材料，分析描写清代后期官话声韵调系统。

（一）声母系统

该书所代表的音系共有20个声母：

p p‘ m f t t‘ n l ts ts‘ s ch ch‘ sh r k k‘ h hs ø。

1888年前国际音标尚未制定，该书采用通行的拉丁字母标示记录汉语语音，与后来的国际音标大体相近。ch ch‘ sh r 代表舌尖后音[tʂ tʂ‘ ʂ ʐ]。声母 hs 实为的 h 的变体，只与细音韵母拼合，由于腭化作用，其实际发音已接近[ɕ]，与舌面后擦音 h 不同。

跟《西儒耳目资》声母系统相比较，其主要变化有以下几点：

（1）微母演化为零声母

《耳目资》音系里保留“微”母 v（物），但已有从浊擦音进一步变成半元音 w 或纯元音 u 的倾向。《五方元音》的蛙母已把“影微疑”三母混而为一，微母已经与“影云以”的变音混同。《官话新约全书》音系的情况和《五方元音》相同，如“忘亡网望微维尾未无巫武舞物勿文问晚万袜曼蔓”等，除个别保留唇音 m（曼蔓）外，都变成零声母。

（2）疑母消失

《耳目资》保留疑母，额类除了疑母字，还包含部分影母字以及少数喻母字，不过疑母与喻影之间已出现混读，疑母的鼻音色彩减弱，疑母消亡的征兆已经显露。

《官话新约全书》声母表

方法＼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前	舌面后
塞音	不送气	p			t			k
	送气	p‘			t‘			k‘
鼻音		m			n			
边音					l			
塞擦音	不送气			ts		tʂ		
	送气			ts‘		tʂ‘		
擦音	清		f	s		ʂ	ɕ/hs	x/h
	浊					ʐ		
半元音		（w）					（j）	

《五方元音》中疑母已经并入影母，转化为零声母，《官话新约全书》音系中疑母也已消失。

（3）知章组的变化

《耳目资》音系中尚有部分与细音拼合的知章组仍是tʃ tʃʻ ʃ。《五方元音》中“知庄章”已渐趋混同，但还不完全，出现在细音前的知章组仍是 tʃ 等。《官话新约全书》音系中“知庄章”三组声母已完全混同为 tʂ 等，但有少数庄组字变入精组，如：事 sï 生 seng 愁 tseo 梳 su，等。这种变化《耳目资》音系已经发生。

（4）日母的变化

《耳目资》音系中原与日母相配的三等细音多数已由细变洪，只有真韵字仍保持细音。《官话新约全书》音系中日母三等韵全部转为洪音，日母已是 ʐ。《耳目资》中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已变成零声母字，记作ul ；《官话新约全书》记作 rï（这样处理显得保守）。

（5）精见组的变化

《耳目资》音系精见两组声母均未腭化。《韵略易通》早梅诗以“见开向”代表[k kʻ x]，以“早从雪”代表[ts tsʻ s]；《五方元音》则用“金桥火”和“剪鹊丝”分别代表[k kʻ x]和[ts tsʻ s]，其中“金”读[kin]，“桥”读[kʻiau]，“剪”读[tsian]，“鹊”读[tsʻioʔ]都还没有演变为 tɕ tɕʻ。不过樊书“金”、“剪”两组字均以等的不同分为洪细两类，已经潜藏着分化的趋势。北方话口语中精见两组在细音前发生腭化而终于合流（尖团混同）的情况大概清代中叶已然，成书于 1743 年的无名氏《圆音正考》序文已经写着：“试取三十六字母审之，隶见溪群晓匣五母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五母者属尖，判若泾渭。”这是第一次从历史来源上辨别尖团音。为什么要强调分辨尖团？因为当时“虽博雅名儒，词林硕士往往一出口而失其音”（道光十年乌扎拉氏文通序），就是说当时北京口语里已经不辨尖团，把见精两组（齐撮韵前）都念成了[tɕ tɕʻ]。清初学者傅山曾说：“太原人语多不正……如酒为九，九为酒，见为箭，箭为见之类，不可能辨。”（见《霜红龛全集·咳唾珠玉补遗》）可见不仅北京，

太原一带也已不分尖团了。《官话新约全书》音系中精组仍记[ts tsʻ s]，见组仍记[k kʻ h]，这是因为官话音以读书音为基础较为守旧的缘故。不过在见组中已多出一个hs，用以记录原“晓匣”二母的细音字，而 h 只用于记录晓匣二母的洪音字。h 与 hs 的分立表明部分见组字已有腭化与非腭化的区别。如：希 hsi　下 hsia　兄 hsiong休 hsiu 献 hsien 香 hsiang 许 hsü　晓 hsiao 和 ho 孩 hai 胡 hu 红 hong。看来见组的腭化可能先于精组。

清代官话音的声母系统跟明代官话音和现代普通话都比较相近，但也都存在一定差别。

（二）韵母系统

《官话新约全书》音系共有 49 个韵母，其中 13 个入声韵：

a[a]：怕马他茶　　ah[ɑʔ]：八答法杂杀

ia[ia]：家牙下亚　iah[iɑʔ]：甲瞎压鸭

ua[uɑ]：瓜夸话花蛙　　uah[uɑʔ]：刮滑挖袜

æ[æ/ɛ]：这遮车赦奢惹　eh[ɛʔ]：百特热塞黑勒厄

ie[iɛ]：姐且些爹爷也　ieh[ieʔ]：别灭切列业铁

üe[yɛ]：瘸靴　　üeh[yɛʔ]：决缺雪悦月

中古开口三等麻韵（章组）在《西儒耳目资》中 tʂ 组字韵母是 ɛ，其他声母字韵母为 iɛ。清代官话音的 æ 大体与 ɛ 相当，为什么记作 æ 而不用 ɛ，原因不大清楚。也许 æ 是个常用符号，便于同 ɛ 等其他符号相区别。现代音由于卷舌声母的影响而变为中央元音 ə。

ï[ɿ ʅ]：儿是事子思　　ïh[ʅʔ]：直尺石日

i[i]：堤离泥妻义　　　ih[iʔ]：的给席必一逆

《耳目资》音系里《正韵》的陌 iək 质 iət 缉 ip（知章组）已变成 ʅʔ，但“支知”等仍然归在 i 摄。清代官话音“支”与“知”已混同为 tʂʅ，而且 i 韵不包括知章非组字。知章组的 i 转化为 ʅ，非母字由 i 变成 ei，微母字变成 uei 。《耳目资》已分出 ul[ɚ] 韵，《官话新约全书》“尔耳二”等仍寄在 ï韵。

ei[ei]：倍妹眉美废　ui（uei）[ui/uei]：对岁回为归推

《耳目资》音系里尚未分出唇音 ei，唇音字仍保留合口介音 u-。清代官话音在唇音条件下，由 uei 变作 ei。《官话新约全书》中 uei 韵（喉牙音）写作 uei，如：为 uei、回 huei、鬼 kuei，舌齿音写作ui，如：对tui，岁sui。

o[o]：我多和波左罗果火　oh[oʔ]：恶博沫说托乐渴合若

ioh[ioʔ]：药脚雀略学　ueh[uəʔ]：国或惑

《耳目资》里中古果摄一等韵（喉牙音）仍有开合分别，《官话新约全书》音系一律不分开合口，均是 o（我果火）。

u[u]：夫都枯朱书乳　uh[uʔ]：不福没六谷出读物

ü[y]：俱虚娶鱼与　üh，iuh[yʔ/iuʔ]：恤律屈狱域役疫

《耳目资》里知章组鱼韵的 iɯ 已与其他声组字分离，变作 ʉ，但尚未与 u 合流。知章组质韵 iuət 变为 ʉʔ，与 uʔ 并存。《官话新约全书》中 ʉ 与 u，ʉʔ 与 uʔ 已经混并为 u 与 uʔ。

《耳目资》 iu 韵清代已变为 y，清代 ü 韵已不含知章组字。《官话新约全书》里零声母入声字记作 iuh，其他声母字记作 -üh，这表明 iu 的单音化与声母的影响有关，而零声母韵的单音化相对慢一些。

ai[ai]：摆逮来太在该海　iai[iai/iæi]：街解芥鞋涯

uai[uai]：乖快块外怀衰

这三韵跟《耳目资》基本相同。

ao[ɑo]：宝造祷告召烧饶　iao[iɑo]：焦交标料苗小

《耳目资》里“梢捎蛸稍哨”等 xɑo　xiɑo 两读。《官话新约全书》里知章组三等韵全部转变为 ɑo 韵。

ang[ɑŋ]：帮忙章藏杭丈上　iang[iɑŋ]：将枪娘两降香央

uang[uɑŋ]：庄床双光黄筐

这组韵与《耳目资》基本一样。

an[an]：班凡满感南山安　ien[ien/iɛn]：边眠千坚乾烟

uan[uan]：关官还宽缓端算乱弯　üen[yɛn]：鹃劝喧全缘远

《耳目资》里iɛn（知章组）保持细音，如：“展闪然”，uɔn 与 uan 相区别。清代知章组 ien 韵转为洪音 an，uɔn 与 uan 混并（uɔn 韵唇音变为 an）。

eo[əo/əu]：勾口后头走漏周收手兽　iu[iu]：鸠丘牛休就羞有

《耳目资》里 iəu（ʃ母）字，əu、iəu两读，如：“收手兽”。

eng[əŋ]：崩朋梦曾生能仍正成升　ing[iŋ]：兵明灵定醒荆迎

ong[oŋ]：公空动从送中翁　iong[ioŋ]：穷兄恐用荣容

《耳目资》em、im、uem、um、ium 五韵并存，im韵知章组保持细音。《官话新约全书》已将 uem、um 两韵并为ong，知章组韵由细变洪。

en[ən]：奔肯根身壬人臻　in[in]：宾聘尽亲信民音因

uen[uən]：昆敦论尊村孙温文　üin[yin]：君群荀训孕云

《耳目资》ɛn 韵包含《正韵》的真 ən、uən（微母）和先 iɛn 盐 iɛm（知章组），uɛn 韵包含真 uən，iuən（tʃ组）、先 iuɛm（tʃ tʃ‘），《官话新约全书》en、uen 不包含先 iɛn、盐 iɛm、先 iuɛn 韵。《耳目资》in（知章组）保持细音，uɛn韵（唇音）保持合口。《官话新约全书》知章组细音变洪，唇音合口韵变开口，üin 韵犹存中古合口细音遗绪。

《官话新约全书》音系韵母表

舒声韵				入声韵			
开	齐	合	撮	开	齐	合	撮
a	ia	ua		aʔ	iaʔ	uɑʔ	
ɛ（æ）	iɛ		yɛ	ɛʔ	iɛʔ		yɛʔ
ʅ ʅ	i			ʅʔ	iʔ		
ei		uei					
o				oʔ	ioʔ	uəʔ	
		u	y			uʔ	yʔ
ai	iai	uai					
ao	iao						
ɑŋ	iɑŋ	uɑŋ					
an	iɛn	uan	yɛn				
əo	iu						
əŋ	iŋ	oŋ	ioŋ				
ən	in	uən	yin				

《官话新约全书》的韵母系统同《耳目资》韵母系统相比，又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差别有以下几点：

（1）《耳目资》韵母系统基本上还是开合洪细的格局；《官话新约全书》韵母系统开齐合撮的局面已基本形成，来自三等鱼虞的 iu 及来自中古合口三等细音的复合韵头 iu-，已结合成单元音 ü [y]，但 ioŋ、yin 两韵尚存合口细音之遗绪。

（2）唇音声母的合口韵变成开口韵。例如 uei（唇音）→ei（杯培梅）（《耳目资》尚无 ei 韵）、uən（唇音）→ən（奔喷门），只有原“微”母字例外。清代“微”母已经变成零声母，不再是唇音，因而合口呼韵头 u-可以保留下来，如：“文刎问”。

（3）《耳目资》里知章组三等韵还处在转变过程中，尚未完全变成洪音，《官话新约全书》音系中原知章组三等韵全部变成洪音。

（4）《耳目资》把官关分为 uɔn、uan 两摄（已有混同的趋势），《官话新约全书》里并为 uan 韵（唇音字转为 an）。

（5）《耳目资》虽已将《正韵》的东 iuŋ、庚 iuəŋ 并作 iuŋ，但东 uŋ、庚 uəŋ 两韵仍然分立。《官话新约全书》里 uŋ、uəŋ 两韵并作 oŋ 韵。

（6）《耳目资》里 u　u 有别，uʔ、uʔ 不同，《官话新约全书》已将它们并作 u　uʔ。

（7）《耳目资》的 ɔ　uɔ 被并为清代的　o，ɔʔ　iɔʔ　uɔʔ与oˀ ioˀ uəˀ被并作 oʔ　ioʔ　uəʔ。

（8）《耳目资》已从《正韵》支部中分出 ul 摄，中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的读音已与卷舌音 ɚ 十分相近。“儿尔二”清代音当是 ɚ，可是《官话新约全书》仍记作　r ï，颇使人费解。大概是作者认为 ɚ 韵字很少，单独立韵不够经济，而作的处理。

（三）声调

清代官话音系含/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位。该书音节拼写虽然没有标调，但是所有入声韵一律带有喉塞音韵尾-h[-ʔ]（采用常用符号 h 代表喉塞音韵尾-ʔ，便于印刷书写，当时尚无国际音标。而且它只出现在韵尾跟声母 h 出现的环境是互补的，并不矛盾），它本身也是入声调的一种标志。再对照《五方元音》和《西儒耳目资》的声调系统，可以确定《官话新约全书》音系包含以上 5 个调位。不过我们无法具体描写这 5 个调位所具有的音高对比模式，也无法确定每个调位的典型变体及条件变体的实际音高。

清代官话音声调系统与《耳目资》声调系统大体相同。但《耳目资》全浊上声字大部分仍旧列在上声，《官话新约全书》音系可能已将浊上并入去声，不过该书拼写音节不记声调，具体情况无法查证。

《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不易得见，摘录一段供参考：

Ih-ko ren iu̇ liang-ko r ï-ts ï:siao r ï-ts ï tui fu-ts‘in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
shoh. “Ts‘ing fu-ts‘in tsiang o ing teh-tih ch‘ an-ieh
说：“请父亲将我应得的产业
fen-kih o”. T ‘a fu-ts‘ in tsiu tsiang ch‘ an-ieh kih
分给我，他父亲就将产业给
t‘a-men fen-k‘ai. Ko-liao puh-to ki-r ï, siao r ï-ts ï tsiu
他们分开。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
pa t‘a so iu-tih shoe-sh h-k‘i-lai, uang ü en-fang k‘ ü ,
把他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
tsai na-li hao-u tsieh-tu, lan-fei ts ï-ts‘ ai, Hao-tsin-
在那里毫无节度，滥费资财耗尽
liao ih-ts‘ieh so iu-tih. Iu ü -kien na ti-fang ta-ta
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大大
ki-huang, tsiu k‘uen-k‘u k‘i lai, ü -sh ï t‘eo-k‘ao
饥荒，就困苦起来于是投靠
na ti-fang ih-ko ren;na-ren ta-fah t‘a uang t‘ien-li k ü
那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往田里去

K'an chu In-uei muh-iu ren kih t'a song ch'ih-tih, shen-
看 猪. 因 为 没 有 人 给 他 送 吃 的, 甚
ch ï iao tsiang chu so ch'ih tih teo-p'i ch'ong-ki Na sh ï
至 要 将 猪 所 吃 的 豆 皮 充 饥。那 时,
tsiu sing-u-ko-lai, shoh, o fu-ts'in iu hs ü -to kong-ren
就 醒 悟 过·来, 说, 我父 亲 有 许 多 工 人,
k'eo-liang iu ü , o tsiu o-sï-liao mo? O iao k'i-lai,
口 粮 有 余, 我 就 饿 死 了 吗? 我 要 起 来,
tao o fu-ts'in na-li k' ü , hsiang t'a shoh, "Fu-ts'in, O
到 我 父 亲 那 里 去 向 他 说:" 父 亲, 我
teh-tsui-liao" Tian, iu teh-tsui-liao ni, ts'ong-kin i-heo,
得 罪 了 天, 又 得 罪 了 你, 从 今 以后,
O pu-p'ei ch'eng-uei ni-tih r ï-ts ï;ts'ing ni tsiang o
我 不 配 成 为 你 的 儿 子; 请 你 将 我
tang-tsoh ih-ko ku-kong ren pa" . ü -shï k'i-shen, uang t'a
当 做 一个 雇 工 人 吧。 于 是 起 身, 往 他
fu-ts'in na-li k' ü .Siang li huan ü en, t'a fu-ts'in
父 亲 那 里 去。相 离 还 远。他 父 亲
k'an-kien, tsiu lien-min t'a, pao-shang-ts'ien-lai,
看 见。 就 怜 悯 他, 跑 上 前 来,
pao-choh t'a-tih king-hsiang, ü t'a ts'in-tsui.R ï-ts ï
抱 着 他 的 颈 项, 与 他 亲 嘴。 儿子
tui fu-ts'in shoh, "o teh-tsui-liao t'ien, iu the-tsui-liao
对 父 亲 说:"我 得 罪 了 天, 又 得 罪 了
ni, ts'ong-kin i-heo, o puh-p'ei ch'eng-uei ni-tih r ï-ts ï
你。 从 今 以 后 我 不 配 成 为 你 的 儿 子
liao" Fu-ts' in tsiu fen-fu p'uh-ren shoh, "Pa shang-hao
了。 "父 亲 就 吩 咐 仆 人 说: 把 上 好
-tih p'ao-ts ï na-lai kih t'a chuan;pa kiai-ch ï t'ao tsai

的 袍 子 拿 来 给 他 穿; 把 戒 指 套 在
t'a ch ï-teo-shang;pa hsiai,chuan tsai t'a kioh-shang:
他 指 头 上, 把 鞋 穿 在 他 脚 上,
k'ien ih-chi fei niu-tuh lai tsai-liao;o-men k'o-i ch ï
牵 一 只 肥 牛 犊 来 宰 了; 我 们 可以 吃
hoh k'uai-loh,in-uei o chæ-ko r ï-ts ï sh ï s ï-r ï-fu-hoh,
喝 快 乐。因为 我 这 个 儿 子 是 死 而 复 活,
Sh ï h r ï-fu-the tih." T'a-men tsiu k'uai-loh-k'i-lai.
失 而 复 得 的。 他 们 就 快 乐 起 来。

另, 鲍康宁 (F.W.Baller) 于1900年编纂出版的《汉英分解字典》(An Analytical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1900,Shanghai) 中有一张完整的声母表和韵母表, 所记声母、韵母及所采用的罗马字母拼写形式与《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完全一样, 兹抄录如下:

声母: p p' m f t t' n l k k' h hs ts ts' s ch ch' sh r
韵母: a ia ua an uan ang iang uang ao iao ai iai
uai æ en uen eng eo ui ei uei ie ue ien uen ï i in ü
in ing o ong iong u iu ü ah iah uah eh ueh ieh
ü eh ïh ih oh ioh uh iuh ü h

（四）《琉球白姓官话》与《官话课本》

92年11月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的濑户口律子教授来厦,送我两篇论文: (1)《从声调上推测〈琉球白姓官话〉的方言性质》, (2)《关于琉球官话课本的研究》。濑户口律子女士所介绍的情况及其考查的结果有助于我们认识清代官话音。兹简要介绍如下:

"琉球官话课本《白姓官话》是十八世纪中叶山东人白世芸(字瑞临) 飘泊到琉球国后为当地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一部课本。前有乾隆 5 年 (公元 1753 年) 林启超的序言。"

"《白姓官话》——根据课本的内容以及林启超的序文来判断, 它是乾隆 14 年到 16 年 (1749—1753) 之间编写的。"

“声调是推测方言性质的一种根据，当然不是全部根据。”“《白姓官话》的每个字都注有声调的调类，而且注得很严格。一个字无论在书中出现多少次，所注的调类是一致的。这对于推断全书的方言性质提供了方便。”“把全书的同一调类的字集中起来，进行归纳，不但可以知道有多少调类，某一调类有哪些字，而且再加以分析研究，还可以知道某种调类的字用的什么性质的声母，然后总合起来，和各种方言的调类相比较，就可以推断这部书从声调上看所根据的是哪一种方言。本书各字所注的声调：平声分为阴阳，上去不分阴阳。浊母上声字只变为一个去声，不分阴去、阳去。而且保留了入声。这些特征，对照上表，很显然地与南京话相吻合。既不同于北方方言的其他次方言，更与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语等方言大有差异。所以说《白姓官话》，从其声调上来看，是根据南京话写的，比较可信。”

濑户口律子的分析是可信的，但她的结论还值得商榷。根据声调的分析，证明《白姓官话》音系不是当时的北京话，也不是北方方言的其他次方言，更不是吴、闽、粤、客家方言的音系，这是正确的。但是仅仅根据声调来证明《白姓官话》是根据南京话来写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其实清代官话音与南京音岂止声调相吻合，声母系统、韵母系统也都很相近。即使这样，也还不能断定清代官话音就是南京音。作为琉球人学习汉语官话的课本，它所依据的应当是通行全国的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而不是一地方音。再者，《白姓官话》的作者白世芸是山东人，没有材料证明他在南京生活过多长时间并会说南京话，但是可以肯定他是有一定学问的读书人，对当时的官话音系是熟悉的。他要让外国人学习官话，既不以山东音为标准，自然也不可能以南京音为标准。他所依据的语音标准当是当时通行全国的官话音（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

《白姓官话》是一部为当地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课本，不是韵书。书中除了给每个字注明调类外，并没有给每个汉字注音，因此无法知道当时到底怎样发音。根据濑户口律子考证，认为 J.Edkin

编写的官话课本《 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1869 年出版）的音系与《白姓官话》音系是一致的。该书采用罗马字标记汉语语音，可供参考。这部书以当时的官话口语为主要内容，在声调方面定为“上平、上声、去声、入声、下平”五种，现摘录一节内容如下，其音系情况可见一斑。

LESSON 7

说谎 shwoh ,hwang , to lie

洗脸 'Si ‘lien , wash one‘s face

看 k‘an‘ , to see

走路 ‘Tseu lu’ ,to walk

查 .ch‘a , to seek　饭 Fan‘, rice

快 k‘wai‘ , sharp,quickly,soon

鞋子 .Hiai(hie) ts ï , shoes

好 'Hau , well,good,done

钉那个门 ting‘ na‘ ko‘,men , nail that door

天， Tien , heaven,day,weather

懂 ‘tung ,understand

慢慢走 man’ man’ ’tseu , walk slowly,wait little

刷 shwah , to brush

钉 ,Ting , a nail　钉 Ting’ , nail

洗好你的脸 ’si ‘hau ‘ni tih ‘lien , wash your face well

不好看 puh ‘hau k‘an’ , not good to see

不见 puh kien’ , to lose,lost

慢 Man’ , slow;slowly

刀 .Tau , knife;sword

吃饭 ch ï h fan’ , take a meat

学 hioh(hiau), to learn

地 Ti‘ ,earth, 上 shang‘ ,above

下 Hia‘ ,below

东西不见了 .tung . si puh kien‘ ’liau , things are lost

刷这个衣服 shwah che‘ ko‘ .i fuh , brush these clothes

走路快 ‘tsèu lu’ kwai’ , he walks fast

刷鞋子 shwah hiai’ ts ï’ ,brush shoes

拿快刀来，.na kwai‘ ,tau lai , bring a sharp knife

他来快了,t‘a lai k‘ wai‘ ’liau , he will come soon

没有学 muh ‘yeu hioh, I have not yet learned

懂不懂 ’tung puh ’ tung , do you understand or not?

此书标调：阴平“,”标在左下角，阳平“.”标在左下角，上声“,”标在左上角，去声“‘”标在右上角，入声不标。从以上词语的记音来看，该书音系与《官话新约全书》音系几乎完全相同，只有个别地方略有些差异。比如“这”《官话课本》记作 che，《官话新约全书》记作 chæ；“学、下”《官话课本》记作 hioh、hia，《官话新约全书》记作 hsioh、hsia；“好”两书均记作 hau 。

根据《白姓官话》和 J.Edkin《官话课本》这两份材料成书时间早而音系却几乎与《官话新约全书》完全相同的情况，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出版时间虽在清末，但该书音系实际上代表了清代中后期的官话音。

§4·4　《李氏音鉴》之北京音

《李氏音鉴》作者李汝真(约 1763—1830)，字松石，大兴（今北京市人)。余集《李氏音鉴·序》：“大兴李松石少而颖异，读书不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李汝真的少年时代是在大兴度过的，乾隆 47 年（1782 年）随其兄前往海州板浦定居，在那里写下了一部颇有“独到之处”的《李氏音鉴》和一部“博识多通”的《镜花缘》。

《李氏音鉴》共六卷，一至五卷以问答的方式谈古今音韵、南北方音、等韵字母和击鼓射字等问题，并着重介绍了他自制的“松石字母谱”；第六卷是他的“字母五声图”，这图实际上就是以他的三十三字母为纲的声韵调配合总表。从余集为该书写的序言来看，《音鉴》是于 1805 年（嘉庆 10 年）或比这略早一点完稿，于 1810 年刊行的。关于《音鉴》的著述本意，卷四第 28 问作了明确说明：“珍之所以著为此篇者，盖抒管见所及，浅显易晓，俾吾乡初学有志于斯者，籍为入门之阶……”可见《音鉴》实是一部为童蒙初学者而写的音学入门书。李氏认为“语言各有方域，声音时有变迁”（卷五），因此他所定的字母、韵类、反切特别注重反映“时音”、“方音”，跟等韵的传统大相径庭，以致被视为“未窥等韵门径”（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篇》），其实李书最大的特色正在于它反映了时音与方音。

《音鉴》以 18 世纪中后期的北京音为基础兼列当时海州音与北京音相异的部分。在音系安排上，兼列部分只是在北京音系之外重出，并未影响北京音系的完整性。海州板浦古属江南省，在李氏看来，板浦音也就成了南音，所谓“此编兼列南北”，实际上是以北京音为基础，而兼列的南音主要是板浦音。因此从《音鉴》中可以获得 18 世纪中后期北京音系的完整记录。我们只要将《音鉴》中的“南音”成分剥离出去，就可求得当时的北京音系。此外，《音鉴第二十五问·北音入声论》所记录的七百多个古入声字的北音读法，实际上就是二百年前北京话的读音。而且从这 700 多个古入声字的读音中归纳出来的声韵调系统（韵母不含阳声韵）跟从《音鉴》音系中剥离出来的北京音系基本相同。可见李氏北音所依据的语音基础确是当时的北京音。

1931 年白涤洲写《北音入声演变考》（女师大《学术季刊》二期，1931 年 8 月）曾对《音鉴第 25 问北音入声论》中 700 多个古人

声字读作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情况作了分析。1948 年陆志韦写了《国语入声演变小注》认为《入声论》中的切音,代表了当时的顺天话,但他们的分析研究都只限于入声声调的演变方面。王力、赵荫棠曾从介绍明清等韵学的角度,简略地论及《音鉴·字母五声图》的声母、韵母，而且王力先生还指出李书是以大兴语音为根据的（王力《汉语音韵学》P160—163,赵荫棠《等韵源流》P243—246)。近年来关于《音鉴》音系及其粗细理论、反切特点等问题,杨亦鸣、杨自翔等人均有较为细致的考查与分析,杨亦鸣《李氏音鉴音系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是一部考查研究《音鉴》的力作,可资参考。

底下根据《五声图》并参照《入声论》等材料，分析《音鉴》音系。

（一） 声母

《五声图》跟传统的等韵图不同，它不是以韵摄为纲来分图，而是以字母为纲。三十三个字母就列了三十三图，每一图中排列同母的二十二音（即二十二个韵部)，每一韵部再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五个声调。图中每一个音节，不管有字无字都列出反切。

《五声图》的三十三字母，李氏称为“松石三十三字母”，以一首《行香子》词来代表:“春满尧天，溪水清涟，嫩红飘粉蝶惊眠，松峦空翠，欧鸟盘旋，对酒陶然，便博个醉中仙。”

李汝真自云其三十三字母和二十二韵是“本华严字母参以时音，别为考订者”（卷五，第 33 问），实际上他的字母和韵部与华严经 42 字母妙陀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的三十三字母是由中古三十六母删并而成的，二十二韵是分析平水韵的结果。

《五声图》三十三字母与中古三十六母的关系如下：

一春（昌彻初澄崇禅）：嗔车串超钗陈传床酬

二满（明）：茫门毛美马没

三尧（影疑云以）：秧因郁银语圆运爷药

四天（透、定（平））：桃体铁条田庭

五溪（溪、群（平））：羌钦巧去庆强穷权

六水（书生船禅）：商首失山史刷神时杀

七清（清、从（平)：枪妻且七秦齐全，囚（邪）

八涟（来）：良林了领利略

九嫩（泥娘）：农奴南乃闹讷

十红（晓匣）：烘欢花杭何很恨合

十一飘（滂、並（平））：批片匹篇贫骈，牝

十二粉（非敷奉）：方分放否翻帆冯凤乏

十三蝶（端、定（仄））：雕低顶电笛，爹（知）

十四惊（见、群（仄））：江金居九窘郡及

十五眠（明）：民苗未面命蜜

十六松（心、邪（平））：桑苏三酸四，松隋，搜（生）

十七峦（来）：郎劳鲁冷沦辣

十八空（溪）：康枯宽坤哭，葵（群）

十九翠（清、从（平）、崇（平）、初）：仓粗草寸，曹财惭，崇雏，参测，蹩错（精）。

二十鸥（影、疑、云、微）：恩翁乌安昂我玩王围文万物，完(匣),歪（晓）

二十一鸟（泥娘）：尼年女钮尿溺，鸟（端）

二十二盘（滂、並（平））：喷普破怕盆排婆勃，捧（敷）

二十三旋（晓、匣）：香欣许血，虾闲蟹现辖，熊（云）

二十四对（端、定（仄））：当都斗妒得，断豆独夺

二十五酒（精、从（仄））：将津姐节，咀就绝，峻（心）

二十六陶（透、定（平））：汤通讨叹退，唐徒团突

二十七然（日）：仁茸如软让日热

二十八便（帮、並（仄））：宾标扁毕便别

二十九博（帮、並（仄））：帮奔波巴宝北，耙备

三十个（见）：岗根高庚管各，鹄（匣）

三十一醉（精、从（仄））：宗资早左造赠杂，邹簪（庄）

三十二中（知章庄，澄（仄））：张中竹真专主斋渣爪壮仲赚

三十三仙（心邪）：厢新些小性雪旋旬

关于声类音值的构拟，我们同意杨亦鸣从分不从合的意见，凡是南北有别的声母均拟两套音，尽可能反映《音鉴》声母系统的原貌。南音标在括号里，南音与北音同者不另注。

春 tʂʻ（tsʻ）　满 m　尧 ø　天 tʻ

溪 tɕʻ（kʻ）　水 ʂ（s）　清 tɕʻ（tsʻ）

涟 l　嫩 n（l）　红 x　飘 pʻ

粉 f　蝶 t　惊 tɕ（k）　眠 m

松 s　峦 l　空 kʻ　翠 tsʻ　鸥 ø

鸟 n（l）　盘 pʻ　旋 ɕ（x）　对 t

酒 tɕ（ts）　陶 tʻ　然 ʐ　便 p　博 p

个 k　醉 ts　中 tʂ（ts）　仙 ɕ（s）

声母的"粗细"是由介音决定的。李氏的声母包括介音，相当于后人所说的声介合母。同一声母与介音 i 或 y 相结合称为"细音"，与u或零介音结合称为"粗音"。据李氏意见，声母分粗细是为了方便反切，方便反切自然是为了能切出正确的读音。三十三字母中象博便、盘飘、满眠、对蝶、陶天、嫩鸟、峦涟、欧尧的分立。只是同一声母与不同介音拼合的问题，若不论开合与齐撮的不同，就

《五声图》北音声母			《入声论》北音声母	
字母	拟音	例字	拟音	例字及反切、直音
博 便	p	本班补 兵标边丙	p	八班洼切　卜本伍切 博补娥切 必秉移切　璧并异切音避　逼兵伊切
盘飘	pʻ	喷铺破怕盆 批篇聘平	pʻ	粕怕卧切音破 扑喷污切音铺 劈偏伊切音批　匹品以切 僻聘异切
满眠	m	闷磨暮孟 面米苗谜	m	默孟饿切音磨，木闷务切音慕 密面艺切音谜，灭面夜切
粉	f	夫方放扶冯	f	发方蛙切，福冯吴切音扶
对蝶	t	等东都 爹低丁定	t	德等娥切　督东污切音都 滴丁兮切音低 跌丁嗟切音爹
陶天	tʻ	拖透通 梯题厅挺	tʻ	特透贺切　脱通窝切音拖 铁挺野切　踢厅奚切音梯
嫩鸟	n	耐怒奴懦 年腻女	n	讷奈大切　诺怒卧切音懦 聂念夜切　匿念异切音腻
峦涟	l	浪路卢砻利 亮离吕虑令	l	勒浪个切　络路卧切 录砻务切 列利夜切：律令豫 彻音虑
醉	ts	宰租资左子	ts	杂宰牙切 卒左吴切 则子娥切
翠	tsʻ	次粗寸仓	tsʻ	策次个切　蹴粗阿切音搓 错寸饿切音锉
松	s	思苏桑髓锁	s	萨思鸦切 索髓我切音锁 塞思皆切
中	tʂ	知珠掌真	tʂ	闸掌牙切 烛肿吴切音珠 汁真诗切音知
春	tʂʻ	穿痴昌差	tʂʻ	出穿书切音初 吃昌诗切音痴
水	ʂ	沙诗书霜商山	ʂ	湿商知切音诗 叔霜诸切音书 杀山鸦切音沙
然	ʐ	仁如瓤	ʐ	日认智切　入认误切
惊 酒	tɕ	景军居肌举 金煎将	tɕ	决举爷切 吉景移切 鞠军淤切音居 绝举爷切 积金医切音肌
溪 清	tɕʻ	钦区圈 趋妻枪	tɕʻ	乞强以切音起 屈圈迂切音区 缺区靴切 七羌医切音欺 鹊劝卧切 切钦嗟切
旋 仙	ɕ	虚掀训休 须荀厢	ɕ	吸掀衣切音希 学嘻尧切音枵 续训御切　惜掀衣切音希
个	k	岗孤歌锅	k	郭孤窝切音锅　鸽岗婀切音哥
空	kʻ	康枯科	kʻ	磕康婀切音科　哭空污切音枯
红	x	呼烘豪	x	鹤寒鳌切音豪　笏烘乌切音呼
鸥 尧	Ø	五汪昂 医御院秧	Ø	额昂和切音娥　挖汪花切音哇 一秧肌切音医　育院去切音御

《五声图》的北音声母与从《入声论》中归纳出来的声母系统完全相同。（上表引自杨自翔《李氏音鉴所反映的北京语音体系》）18 世纪中后期北京音系的声母系统与现代北京音已经完全相同。与《中原音韵》音系虽有较大距离，但与《等韵图经》的声母系统也已基本相同，差别仅在于《等韵图经》的精组、见组尚未分化，而《音鉴》之北京音见精两组均已分化，而且两组腭化音业已合流。至此。北京音声母系统趋向稳定，一直保持到现代，或者说现代北京音的声母系统早在 18 世纪中后期已经定型。

（二）韵母

《音鉴》的韵母系统李汝真定为 22 韵，并在凡例中标出了每韵对平水韵的离析情况和粗细情况。韵母的粗细也是由介音决定的（但与声母的粗细不同），凡是有介音 u-或 y-的韵母是粗音，有介音 i-或没有介音的韵母是细音。或者说，合口呼、撮口呼韵母是粗音，齐齿呼、开口呼韵母是细音。

《五声图》的韵部，就是李氏所谓的“同母二十二音”。（音鉴 •第 24 问初学入门总论）：“或曰：吾观同母二十二音，以南音辨之，第二似与十六、十七同，十三似与十九同；以北音辨之，第九似与十同，十一似与十八同，今皆双列而不删其复。苟不谙南北音者，将何以读之耶？对曰。吾欲删南音之复，则不备于北；欲删北音之复，则不备于南，所以双列者，期于赅备方音耳。”

22 韵的拟音我们遵循两个原则：（1）根据实际音节拟音（无字音节不拟）；（2）根据李氏原意将某些韵拟为两套，且从分不从合（南音标在括号里，南音与北音同者不另注）

《音鉴》二十二韵部之粗细情况、所含平水韵目和拟音列表如下：

韵部	粗细情况	含平水韵目	拟音
一韵	细，与 22 分	三江　七阳	ɑŋ　iɑŋ
二韵	细，与 16 分	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十二侵	ən　in（əŋ　iŋ）
三韵	粗，与 17 分	一东 二冬	uŋ yŋ əŋ
四韵	粗，无细音	六鱼 七虞	u y
五韵	细，无粗音	二箫 三肴 四豪	ɑu　iɑu
六韵	细，与 21 分	四支 九佳　十灰	ai　iai
七韵	细，与 15 分	四支　五微　八齐	ʅ　ʅ　i
八韵	细，无粗音	六麻	ɛ iɛ
九韵	细，与 18 分	十三元　十四寒 十五删十五咸十六覃	an　iɛn（æ̃　iæ）
十韵	细，与 11 分	一先 十四盐	an，iɛn（ie）
十一韵	粗，与 10 分	十三元　十四寒 一先	uan yɛn an（õ　yo）
十二韵	细，无粗音	十一尤	ou　iou
十三韵	细，与 19 分	五歌	o
十四韵	细，与 20 分	六麻	a　ia
十五韵	粗，与 7 分	四支五微八齐九佳十灰	ei　uei
十六韵	粗，与 2 分	十一真　十二文 十三元	un yn（oŋ　ioŋ　əŋ）
十七韵	细，与 3 分	八庚 九青 十蒸	əŋ　iŋ
十八韵	粗，与 9 分	十五删 十五咸	uan　yɛn　an（uæ̃　æ）
十九韵	粗，与 13 分	五歌	uo yo（o，iɣɯ）
二十韵	粗，与 14 分	六麻	ua
二十一韵	粗，与 6 分	四支　九佳　十灰	uai
二十二韵	粗，与 1 分	三江 七阳	uɑŋ

几点说明：

（1）二十二韵拟音参见杨亦鸣《李氏音鉴与十八世纪末的北京音系》（1991）。

（2）李氏对他的字母和韵部都规定了粗细，实际上也就规定了介音，而这个介音系统完全是根据北京音而定的。李汝真在《凡例》中已有明确说明："此亦北音而言。"李汝真的粗细理论已为《音鉴》北京音的韵母划定了基本格式。比如第一韵与二十二韵分，一韵是细音，二十二韵是粗音，这表明一韵与二十二韵腹韵尾相同，只是介音有别。至于为什么一韵为 ɑŋ、iɑŋ，二十二韵只有 uɑŋ，则是根据列字而定，事实上没有 yɑŋ 这样的韵母。

（3）第三韵是粗音，本应拟为合口呼 uŋ 和撮口呼 yŋ，十五韵也是粗音且不与细音声母拼合，本应拟为合口呼 uei，现在第三韵多了一个 əŋ，十五韵多了一个 ei，这是专为唇音声母字而设的。因为与唇音声母拼合的声母"音皆一律，粗细不分"。就是说与粗音的唇音声母相拼，其韵母一律是开口呼。

（4）第六韵属细音韵母，有粗音声母字和细音声母字的分别。故拟为 ai 与 iai 两个韵母。"崖揩皆谐"等与第八韵的细音声母字"爷且爹些"相区别。

（5）第七韵主要来自中古止摄开口各韵，在《中原音韵》中分属支思、齐微两部。《五声图》将它们归在一起并不是语音已经混并，而是李氏的巧妙安排。因为 与舌尖元音出现的环境是互补的，并不会混淆。

（6）十三韵属细音韵母，十九韵是相应的粗音韵母，它们的主要元音同是 o。十三韵只与粗音声母相拼，有"摩何科娥婆波哥"几个音节，喉牙音与唇音同归一类。可见《音鉴》音系中果摄喉牙音尚未分化，仍读 o。十九韵粗细对立，粗音声母字："挪火梭罗　窝多锅"——细音声母字："瘸靴"；说明"瘸靴"韵母的主元音也是 o 不是 ɛ，因此十九韵母应是 uo　yo。

我们只要把兼列的"南音"剥离出去，并补入凡例及正文中因

受《五声图》图式的限制而无法反映的北音材料，就可以得到当时北京音的韵母系统了（《入声论》共列古入声字 716 个，并逐个音节注出时音的反切，可以弥补《五声图》之不足）。

《音鉴》之北京音韵母共有 39 个：

ɿ 资思　ʅ 知日　ɚ 儿二　i 医毕　u 乌木　y 居律
a 沙八　ia 鸦夹　ua 瓜刷
o 歌拨　uo 窝脱　yo 瘸学　ɛ 遮热
iɛ 爷别　yɛ 月绝　ai 哀白　iai 崖皆
uai 歪乖　ei 悲黑　uei 威雷　ɑu 刀郝
iɑu 腰削　əu 欧肉　iəu 尤六　an 安般
iɛn 天前　uan 端晚　yɛn 远全　ən 恩分
in 因贫　un 温顿　yn 云窘　ɑŋ 昂帮
iɑŋ 秧娘　uɑŋ 王庄　əŋ 彭哼　iŋ 英平
uŋ 翁董　yŋ 雍穷

关于韵母的两点补充说明：

（1）应属第七韵的"儿耳二"等字《五声图》未列，但在凡例八说："同母二十二音所收各字，如非经书常见，抑或音异南北者，多不载本字。即如'儿'字，古皆甗移切，以近时南北方音辨之，昂移切……"又卷三第 23 问中提到，"试以阴平切之，一秧，秧也。一与秧同母，秧与秧同韵，故为秧。二秧，昂阴平也。二秧古音切之，为甗阴平，今切昂之阴平者，非不遵古也，盖此篇悉指初学而言，姑从时音，庶学者可免音异滋惑之患焉。"看来李氏未将"儿二"等字列进图里是因为他认为古今和南北各地读音不同。北京音"昂移切"（昂属鸥母），由日母变成零声母，与《等韵图经》"耳儿二"等列在影母之下，情况相同，说明"儿"已读 ɚ。

（2）《五声图》中无 yɛ韵。此韵据卷四古入声字的反切拟出。现代北京音 yɛ 韵，属古舒声字的，当时读音为 yo：瘸（权罗切）、靴（史窝切），其反切上字为撮口呼，下字是 o 或 uo 韵母字。属古入声字的则已发生分化，其中大部分为 yo，但有一部分喉牙音

合口三四等字已读作 yɛ，其反切上字为撮口呼，下字是 ɛ 或 iɛ 韵母字。例如，yo：薛（虚梭切音靴）、约（雍窝切）、曰（迂靴切）、阙缺（区靴切）、角觉爵（举娥切）、雪（许琐切）、虐（女饿切）、蓄畜（训卧切）、岳乐（用破切）——yɛ：决诀缺厥谲掘绝，举爷切，月刖悦阅阈域越，遇遮切。

《音鉴》反映的 18 世纪中后期北京音的韵母系统与《等韵图经》基本相同，变化只有（1）《等韵图经》止摄合口韵（tʂ 组）与祝摄（tʂ 组）仍有区别，如：tʂʻʉ（除杵出）—tʂʻu（初锄楚）等。《音鉴》北京音 ʉ 与 u 已混同，《等韵图经》的止摄合口 iʉ 韵和祝摄 iu 韵也已并为 y。徐孝将《中原》鱼模 iʉ 韵字归在止摄作为i的合口，已预示 y 的产生。《图经》里祝摄 iu 与 u 并立，iu 还不是 y，因为u　y 不能同摄。但作为韵头的 iu- 已有变 y 的趋势，也许 iu-、y- 两读均可。《音鉴》北京音里都已并为 y。（2）《等韵图经》果摄 io 韵（《中原》 ioʔ（喉牙及来母），《音鉴》北京音变作 yo。拙摄 iuɛ 韵（“瘸靴”），《音鉴》归 yo 韵。

《音鉴》北京音韵母与现代北京音相比也有一定差别。

（1）o 韵喉牙音尚未变为 ɣ ə，ɛ（tʂ 组）也没完全变成 ɣ ə，现代北京音的 ɣ ə 来自中古果摄喉牙音和开口三等麻韵（章组），《音鉴》北京音中，麻开三章组为 ɛ，果摄喉牙音仍是 o。

（2）yo 尚未完全变作 yɛ。中古戈韵合口三等和“薛月屑药觉”等部分入声韵，现代北京音为 yɛ。但在《音鉴》中，只有部分合口三四等喉牙音入声韵读 yɛ，其余大部分仍读 yo。

（3）iai 尚未变作 iɛ。《音鉴》中已有 iɛ 韵，来自中古麻韵开口三等和部分入声韵，但蟹摄开口二等皆佳两韵（喉牙音）仍是 iai。

（4）“翁瓮……”《五声图》归-uŋ 韵，今北京音读作 wəŋ。

（三）声调

《音鉴》声调，《五声图》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类。《音鉴·卷四·二十五问·北音入声论》：“或曰：‘前言北无入声，其义可得闻乎？’对曰：‘夫屋者韵列一屋乃入之首也，而北音谓之曰乌，此以入为平矣。余如七发之类皆以阴平呼之，十斛之类皆以阳平呼之，铁笔之类皆以上声呼之，若木之类皆以去声呼之。”说明北京音已无入声。《五声图》入声字的排列基本上与平水韵平入相配的情况相符，仍是“入配阳”的格局。关于《五声图》入声的具体安排，李氏解释说：“图内入声悉照等韵载入，其中各音或与今时迥不相侔者，则参以指南诸书易之，至粗细微异不甚悬殊者，未敢妄加更易，皆仍其旧，以俟考证。”（《音鉴》卷六）《音鉴》是为故乡初学童蒙而作的，《音鉴》设置入声一类实与诵读、写作诗赋有关。目的在于帮助口语中已失去入声的人们辨识入声，为学习、创作诗赋而掌握入声，分清平仄。

无独有偶，比《音鉴》略迟的《入声便记》跟李汝真设置入声的目的可谓异曲同工。“石桥先生以乌兰名宿司铎吾邑与余订莫逆之交，令其子从余游。先生虑其不辨入声也，作入声便记授之。读其词，偶其韵，谐其文，从而字顺，洵良匠之苦心，后生之宝鉴也。”（刘志芳《入声便记·叙》）

以上材料表明，当时北京口语中入声确已消失，但为了学习和创作诗赋的需要（童生同时也为了应试的需要），又必须识别入声以便分清平仄。可见李汝真《音鉴》设置入声一类，并非当时北京音还有入声存在。

《音鉴》北京音的声调系统与现代北京音一样，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调，跟《等韵图经》的“平上去如”，大体相同。

（1）平分阴阳，李氏说：“……又或飞肥、分焚不为阴阳各成一音者，不惟与北音迥然不侔，即质与南人，亦多此同彼不同者。”（《音鉴·凡例》）这说明《五声图》中飞肥、分焚按阴平阳平分列，体现了当时的北京音。

（2）浊上归去，《音鉴·卷一·第八问·平仄音论》。“余如上去与今音不同者，不只什伯於斯矣。敢问可得闻乎。对曰：即如动静二音，以今音辨之莫不呼为去声也。而前人韵书动列一董，静归

二十三梗，是以去为上矣。他如二肿所列奉重也，……二十九所列范犯湛也。今时莫不俱以去声呼之。而前人列之上声矣。”李氏在此处共列了180多个全浊上声字，指出均已读作去声了，但李氏认为前人韵书是以去为上则不对。

（3）入声派入“阴　阳　上　去”。

关于《音鉴》入声字分派的比率，已有人作过研究统计，具体情况如下表：

声母	全清				全浊				次清				次浊			
归调	阴	阳	上	去	阴	阳	上	去	阴	阳	上	去	阴	阳	上	去
比率	23.6	51.4	12	13	4.8	80.1		14.9	38.2	11.6	6.9	43.3	4.6	1.3		94.1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时北京音系中全清全浊声母的古入声变阳平为多，次清次浊声母的古入声变去声为多。这与古入声字在现代北京音中归调的特点大致相同。

关于调值，《音鉴》没有详细记载，只是在卷二第十五问“平分阴阳论”中，对阴平与阳平有一个描述。“阴者平声之低也，阳者平声之高也。”看来阴平、阳平的调型、调值可能与现代北京音有一定差别。

§4·5　清代后期的南京音

清代后期曾有几个西方传教士因传教需要曾对南京话作过较为全面的描述，但这些材料已不易得。而此前比较系统全面记录南音的材料更加难觅（至今尚未发现此类材料）。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总算还能看到几份记录清末南音的材料，借此我们还能大致了解清代后

期南音的基本面貌。本节简要介绍胡垣（1866）《古今中外音韵通例》之南京音。K·Hemelino（1902）《Nanking kuan hua》音系、劳乃宣（1905）《增订合声简字谱》之南音、赵元任（1929）《南京音系》。这几份材料所记音系一致性很显著，记音应是较为准确的。

4·5·1　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之南京音

胡垣（约1810—1880）字紫庭，南京浦口人，《古今中外音韵通例》自序云：“为今人居中国一郡一邑方隅，言且难通而欲通千百年前相传之音且欲通千万里外相语之音，不已妄乎？然而彼人也，此亦人也。有阴阳五行具於中即有音呼声韵发於外，虽使气或有殊，要可以理之一者，衡之不泥古自无背古，不徇今自能证今。惟就经典及各字书求其所由异，斯得所由通矣。垣自髫年承庭训解翻切四十年来留心此道，乃觉世所难道之音皆得通以我之方音也。爰分类为例以质诸知音者。光绪丙戌七月朔，浦口胡垣紫庭氏自识于冶山崇文经塾。”

其序文作于光绪十二年（1866），简要叙说了该书创作的缘由，及何以取名《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实际上是想以其家乡方音为例来贯通古今中外音韵也。

罗常培（1932）、张世禄（1938）、赵荫棠（1957）、应裕康（1972）、李新魁（1983）、鲍明炜（1986）、竺家宁（1991）、陈贵麟（1989、1993）等学者都对《通例》有所研究，其中陈贵麟的研究尤为细致。

《通例》列22个声母、15个韵部、5个声调，声韵调纵横列为15个韵图，即每韵之音节表。胡氏欲以十五韵概括各地方音，因此不尽合于南京音。不过胡垣在总谱题下加注，目的是要说明方言间转读的情形，因此实际上其音韵结构并非杂凑各地方音的产物，十五韵图所表现的基础音系应是清代后期的南京音。

兹据胡氏所列声韵调拼合表和有关说明，将其音系整理如下：

（一）**声母**

《通例》在每图上方横列 22 个声母：见溪晓影端透来穰照穿审日精清心耶邦滂明微非喻。胡垣把 22 个声母分为“喉腭齿牙唇”五音，另外还附了轻唇：

喉音	根（见） 极重	铿（溪） 次重	亨（晓） 次轻	恩（影） 极轻
腭音	登（端） 极重	吞（透） 次重	能（来） 次轻	仍（穰） 极轻
齿音	真（照） 极重	称（穿） 次重	申（审） 次轻	人（日） 极轻
牙音	增（精） 极重	层（清） 次重	僧（心） 次轻	颖（耶） 极轻
唇音	奔（邦） 极重	喷（滂） 次重	扪（明） 次轻	闻（微） 极轻
轻唇音			分（非） 次轻	文（喻） 极轻

《通例》形式上列 22 声母，但穰与日、耶与影、微与影、喻与微，界限都不清楚，实际上南京音声母仅有 18 个：

k（见）歌该工　k‘（溪）丘开空　x（晓）侯禾恒　ø（影）哀思衣乌迂　t（端）刀多登　t‘（透）偷胎吞　l（来）老乃弄　tʂ（照）周酌中　tʂ‘（穿）抽钗充　ʂ（审）收蛇申　ʐ（日）如若日人　ts（精）糟栽宗　ts‘（清）愁猜丛　s（心）数星松　p（邦）巴波奔　p‘（滂）坡铺蓬　m（明）马毛门　f（非）分风法。

稍后劳乃宣于 1905 年编的《增订合声简字谱》所记南京音和赵元任《南京音系》的声母系统仅多出一组从见组分出的腭化音 tɕ　tɕ‘　ɕ，余并相同。

南京音声母特点：

（1）n、l 不分　“金陵牛倪读为留泥，而人绒穰不读为灵龙郎。”腭音中来母例字是“能”，“牛倪留泥”四字声母相混，证以今音，当时南京音都读 l；人绒穰不读为灵龙郎，表明 ʐ　l 有别。

（2）部分庄组字转入精组　“金陵评事街读为评侍街，及读事字仍为四。”“愁、雏”等中古庄组二等字转入精组。官话音、北京音中均有此类情况，只是南京音中变读精组的字更多一些。

（3）“金陵读坚沾尖分为喉齿牙三音”，胡氏喉音指 k　k‘　x，齿音指 tʂ　tʂ‘　ʂ，牙音指 ts　ts‘ s。见精二组声母均未腭化，劳乃宣、赵元任所记南京音亦只有见组分出腭化音而精组尚未腭化，尖团仍然有别。

（二）韵母系统

《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共列“根公冈甘坚官支基该家孑歌钩孤”十五韵。每韵一图，每图中又分横向四栏：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每呼又分阴平、阳平、上、去、入”五行。每个音节标注代表字和反切，空位画〇（南京音无此音）亦注反切。每图开头右上方均有语音描写说明，并于题下加注，如第一图根韵：“根韵舌向上”下注：统工冈甘坚官五韵卷舌通支韵，扬州读根韵入声最清，福建读根韵如工韵，沔阳读根韵如坚韵，徽州读庚韵如冈韵，崇明读庚韵如甘韵。”

南京音系实含韵母 45 个，其中 13 个入声韵：

i 衣低　iʔ 敌击　ɿ 资思　ʅ 知池　ʅʔ 直日　u 乌猪　uʔ 读谷　y 迂居　yʔ 菊玉　o 我波　oʔ 作恶　ioʔ 药却　e 遮姐　ye 靴瘸　eʔ 洁　ueʔ 国脱　yeʔ 月血　ɑ 他巴　iɑ 鸦家　uɑ 花蛙　ɒʔ 八抹　æʔ 百麦　iaʔ 甲恰　uaʔ 刮刷　əi 悲飞　uəi 回威　əu 讴周　iəu 由酒　ɑu 袄照　iɑu 条苗　æ（ai）哀摆　iæ（iai）皆鞋　uæ（uai）歪怪　iẽ 坚烟　yẽ 涓冤　ã 甘冈　iã 奸央　uã 官光　ən 恩能　in 因京　un 昏温　yn 云群　oŋ 翁东　ioŋ 雍穷　ɚ 儿耳

几点说明：

（1）“金陵无甘官二韵，读甘韵如冈韵，读官韵如光韵。”“金陵官宽欢匑如光筐荒汪。”根据胡氏说明和较老的南京话读音，当时南京音甘官冈三韵已并作 ã　iã　uã。

（2）“金陵读东韵蓬风为盆分”，“金陵读彭冯蓬逢皆合于根韵

而不合于公韵”。依据胡氏说明，当时南京音只有 ən 韵，没有əŋ 韵。

（3）坚与奸（甘）不同韵，山摄开口二等韵（牙喉音）与三四等细音尚未合并。

（4）“歌韵无合撮二呼”，歌与锅同音，何与禾同音。“镇江扬州徐州至北直（今河北）读高韵皆笼口，有似金陵之读歌韵者。”“歌锅多我”同在歌韵，韵母都是 o。

（5）“姐且写”等假摄开口三等字为孑韵的开口字，读 e。

（6）“扬州读八、抹张口，百、麦笼口。金陵读八、抹笼口，百、麦张口。”根据胡氏描写和现在老南京话，八、抹笼口应是 ɒʔ，百、麦张口应是 æʔ。

（7）“金陵读冈韵卷舌如根韵”、“支韵卷舌通根”。这种卷舌韵都是儿化韵。胡氏未将止摄开口三等韵（日母）单独设韵，但劳乃宣、赵元任所记南京音均有 ɚ 韵。

胡氏认为方言不同，舒促声韵相配的系统也不同，他说“扬州读之，可以温、文、吻、问、勿直下，金陵温、文、吻、问不能直下到勿字，则勿字必为乌之入声。”他认为可以四声或五声直下的：呵和伙贺合、渊元远愿月、支〇止志质、基〇己记击、该〇改盖隔。零星相配的：支掷、迷幂、涓饊、居桔、迂嗢、书束、朱筑、珂邝、罗掠、打妲、杂囋（杂字胡氏不读入声）、怕帕、敖鳌、该魄伯、坐凿作、蚪鹊错、护务获鹜，等。胡氏表现入配阴的格局还不彻底，认为有的入声韵还是配阳声韵的。

（三） 声调

胡氏所定南京音声调系统与劳乃宣、赵元任的记录相符，共分5个声调。其5声分阴阳上去入：平声阴亨依悠、平声阳痕移游、上声很抵起、去声恨纵送、入声赫足束。

4·5·2 K.Hemelino《南京官话》

《NANKING KUAN HUA》（by K.HEMELINO,Chinese Imperial

Marttime Customs Service,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1902）

此份材料是南京大学鲁国尧先生送给我的。书前有一简短序言，全书内容共分三个部分：（1）南京话与北京话的主要差异，（2）南京音声韵调音节表，列 347 个音节，并作简要说明，（3）南京音同音字表，列字 4000 多个。此书注音采用拉丁字母拼写。

（一） 声母系统

本书音节按韵母排列，未专列声母表。实际共有声母 21 个：

p 疤　p‘ 扒　m 妈　f 非　t 呆　t‘ 胎　l（n）蜡纳

k 该　k‘ 开　h 哈　ch（tʂ/tɕ）渣/鸡　ch‘（tʂ‘/tɕ‘）叉/欺

sh（ʂ）收　j（ʐ）如　hs（ɕ）希　ts 跻　ts‘ 妻

s 西　ø 哀安

该书用 ch ch‘ 兼表 tʂ tʂ‘ 与 tɕ tɕ‘，hs表 ɕ，见组已分化出腭化音，但精组尚未腭化，尖团有别。

泥母来母混同，泥母读同来母。

（二）韵母系统

该书共列 347 个音节（阳声韵含 4 声、阴声韵分 5 声内含入声韵），很明显是入声韵配阴声韵，而且入声韵尾多用-h 表示，当是喉塞音。含韵母 66 个，其中入声韵 19 个，兹将其韵母抄列如下：

a叉/察（aʔ）　ai 哀/额（æʔ）　ia 家/夹（iaʔ）　iai 皆

ua 花/或（uaʔ）　ao 熬　iao 交标　ê 遮 蛇/设（əʔ）　ieh结（ieʔ）

i 鸡/吉（iʔ）　ih知/直（ʅ ʅʔ）　o 多/桌（oʔ）　io 觉却（ioʔ）

iu 鸠谬　ou周楼　u 猪/竹（uʔ）　uai 拽/拙（uæʔ）　ui追灰

ü 居/局（yʔ）　üeh 瘸/缺（ye yeʔ）　êrh 儿耳二（ɚ）　ei 非悲

u 夫/佛（uʔ）　ŭ 资此（ɿ）　wa挖/袜（waʔ）　wai 歪　wei 威

ya 涯/压（ja/jaʔ）　yai 挨（jai）　yao 腰（jao）　yeh 爷/业（je/jeʔ）

yo哟/约（joʔ）　yu忧（ju）　yü 迂（jy）　an/ ang 章站

ên/ êng 真正　ien 奸见　in/ ing 斤景　iung 窘兄

uan/ uang 专狂　un 谆春　ung 中充　üan 捐权　ün 君润

iang 凉娘 yen 烟（jen）　yin/ ying 阴应　yung 雍永

y ü en 元愿　y ü n 云允

音节中的　w　y 当是半元音［w　j］。

韵母系统实际上可以归并为(阴声韵 23，入声韵 12，阳声韵 11)：

a　aʔ　ia　iaʔ/ jaʔ　ua/ wa　uaʔ/ uæʔ　ai　iai/ jai

uai/wai　i　iʔ　ɿ　ʅ　ʅʔ　ə　əʔ/æʔ　je　ieʔ/jeʔ　ye　yeʔ　o

oʔ　jo　joʔ/ioʔ　u　uʔ　y/jy　yʔ　ou　iu/ju　ui/uei　ei　ao

iao/jao　ɚ　an/aŋ　ien/jen　uan/uaŋ　yen/jyen　iaŋ　ən/əŋ

in/iŋ　un　yn/jyn　uŋ　iuŋ/juŋ

韵母系统入声韵配阴声韵，阳声韵 an 与 aŋ 并，uan 与 uaŋ 并，ən 与 əŋ 并，in 与 iŋ 并。该书音节标注没有表示阳声韵转化为鼻化韵。

（三）声调系统

此书音节中阴声韵含入声韵共分 5 个调类，实含/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位。

4·5·3　劳乃宣《增订合声简字谱》

劳乃宣（1843—1921 年）浙江桐乡人，生于河北广平县，主张推行拼音简字，进而统一读音，曾在南京创设简字学堂。他以王照的《官话字母》为基础，增加字母，于 1905 年编成《增订合声简字谱》，即南京话拼音简字课本。其《例言》云：

“原本（《官话字母》）五十音母为京音而设，京音轻齿母之齐齿撮口呼与牙音无异，故用 tɕi、tɕ‘i、ɕi、tɕy、tɕ‘y、ɕy（原字都采用汉字偏旁，不便书写和印刷，为方便起见，都用国际音标代替，下同）六母已足。南音则不能不分，故于牙音之外别增轻齿音 tsi、ts‘i、si、tsy、ts‘y、sy六母以配之，共为五十六母。”

南京音五十六母：

i 衣　u 五乌　y 于迂　k 戈　k‘ 科　x 禾

tɕ 基　tɕ‘ 其欺　ɕi 希　ku 孤　k‘u 刳枯　xu 乎呼

tɕy 居　tɕ‘y 趋祛　ɕy 须虚　t 德　t‘ 特　l 勒

ti 低　t‘i 题梯　li 离　ni 尼　tu 都　t‘u 土　lu 卢　nu 奴

ly 吕　ny 女　tʂ 之　tʂ‘ 迟痴　ʂ 诗

tʂu 朱　tʂ‘u 初枢　ʂu 书　ʐu 入　ts 姿　ts‘ 辞疵　s 丝　ʐ 日

tsi 祭　ts‘ i 妻　si 西（京音无）　tsu 租　ts‘u 粗　su 苏

tsy 咀　ts‘y 趋　sy 须（京音无）　pi 必　p‘i 皮披　mi 米

pu 卜逋　p‘u 扑铺　mu 木　fu 夫

原字母都是单一的，如tɕy字母是“尸”，取居字之偏旁，因此居是尸母的例字，又是尸母的形体来源。i　u　y 被认为是声母，如前有辅音则作为声母的一部分。

劳氏云：“tɕi、tɕ‘i、ɕi、tɕy、tɕ‘y、ɕy与tsi、ts‘i、si、tsy、ts‘y、sy，tʂ、tʂ‘、ʂ、tʂu、tʂ‘u、ʂu与ts、ts‘、s、tsu、ts‘u、su，金陵分而扬州不分，江、安各属或分或不分，各不相同，其向有分别者，自当分用，其向无分别者，可以随便，然总以心知其故为尤善。”

“原本十二喉音，即韵也。北音元寒删先覃盐咸韵之字，收音俱相同，用一[an]韵已足。南音如关与官、间与坚之类，收声俱不同，而官与坚又不同，故于[an]韵外增一［iæ̃］韵、一[iẽ]韵。又江宁扬州等处有穿鼻一音，其音如苏州之吴字，复增一[ŋ]韵，共为十五韵。”（《例言》）所谓南音是泛指下江官话，不专指南京一地，故说关与官、间与坚、官与坚收声不同。南京话关与官、间与坚是同韵的，江北的下江官话才不同韵。

南京音十五韵

	阴	阳	上	去	入
a 啊					
o 痾	痾	俄			
ε 哀	哀	唉	矮	爱	匃
ei厄非					厄
ɔu 鏖	鏖	敖		奥	

əu 欧　　欧　　偶　怄
a 映　　　咉　昂　泱　盎
oŋ 厄翁
an 安（北音）安　　暗　按
əŋ 恩　　恩
ə 厄奢
ər 儿　　　　儿 耳　二
iæ̃ 安（南音）
iẽ　　　烟　延　偃　燕
ŋ 吴（苏州音）

这十五个韵母中，南京音只用十三个，[an][iæ̃]两韵不用。劳氏说南京话“我”是[ŋ]，但他在为“我”字注音时仍是[o]，则读[ŋ]是口语音。这十五韵没有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因为介音都放在声母里了。

4·5·4　赵元任记录的南京音系

赵元任《南京音系》发表于1929年，根据的材料是1927年调查所得和他在1907年到1910年居住南京时听到的音。赵先生说：“南京本来外路人比本地人多，街上听起来，听了好几个带外路口音的人，才听到一个纯粹南京口音的人。但是南京人虽少而南京音在这少数人当中仍旧还暂保一种内部大体一致的系统。这种现状或者不能很久保持下去，现在城北已经有许多扬州话的倾向（如aæ读如e，跻妻西拼入基欺希之类），但在城南还可以找出一个独立的南京音系来。”当时的南京正在迅速发展，南京话受到外路话的包围，正在迅速消变，向北方话靠拢。赵先生发表了声韵调系统、与普通话对应关系和单音字表，记录了南京音的面貌，是南京方言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南京话声韵调系统如下：

声母二十一个：
p 白　p‘ 拍　m 墨　f 拂　t 得　t‘ 忒　l 勒
k 格　k‘ 克　x 黑　tɕ 基　tɕ‘ 欺　ɕ 希
tʂ 知　tʂ‘ 蚩　ʂ 施　ʐ 日　ts 兹　ts‘ 雌　s 思　ø 衣
韵母四十个：
ʅ ɿ 施思　i衣　u乌　（y）迂　ɒ他　　iɒ鸦　uɒ蛙
o痾　　io药　ɔ恶　ə舍　　yə靴
ɛ厄　　uɛ国　　　yɛ月　e爹　　ie爷
aæ哀　iaæ鞋　uaæ歪　əi杯　　uəi威
au嗷　iau腰　　əu欧　iəu幽　ẽ天　iẽ烟　yẽ冤
ã安　iã央　uã汪　　ən恩　in因　uen温　yin氲
oŋ翁　ioŋ雍　ər 儿
声调五个：
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

赵先生说：“南京五声的调值大略是阴平低降，阳平低升至高，上声半低横，去声非高横，入声高横促。”其相对音高是：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衣 31　移 14　椅 22　意 43　— 45

劳乃宣《增订合声简字谱》、赵元任记录的南京音两节内容参见鲍明炜（1996）《南京方言历史演变初探》。

§4·6　官话音与北音、南音比较

本节以《官话新约全书》音系为代表，与《李氏音鉴》之北京音和《古今中外音韵通例》之南京音进行比较，揭示清代后期官话音与北音、南音的联系与区别。

4·6·1《官话新约全书》与《音鉴》北京音的比较

《官话新约全书》音系与《李氏音鉴》之北京音，就总体而言二者已经比较相近（时间也大体相当）。然而它们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音系，前者是官话音，后者是汉语基础方言代表点的口语音，因此二者在声韵调诸方面都还存在着一定差异。

（一）声母系统比较

	《官话新约全书》	《李氏音鉴》之北京音
唇音	p pʻ m f	p pʻ m f
舌尖前	ts tsʻ s	ts tsʻ s
舌尖中	t tʻ n l	t tʻ n l
舌尖后	tʂ tʂʻ ʂ ʐ	tʂ tʂʻ ʂ ʐ
舌面前	hs/ ɕ	tɕ tɕʻ ɕ
舌面后	k kʻ h/x Ø	k kʻ x Ø

清代官话音系的声母系统与北京音声母系统已经十分相近，差别仅在于官话音精见组声母还没有腭化（只有见组的擦音已分成 h 与 hs 两母，表明见组业已现出腭化的端倪），《正音通俗表》的见组已分出腭化音，而《音鉴》之北京音见精两组均已分化并且两组腭化音业已合流。从历时的观点看，官话音见精两组声母的变化正好比北京音的变化慢了一步。《官话新约全书》的声母系统与《等韵图经》的声母系统基本相同。

（二）韵母系统比较

《官话新约全书》				《李氏音鉴》之北京音			
开	齐	合	撮	开	齐	合	撮
a aʔ	ia iaʔ	ua uaʔ		a	ia	ua	
æ/ɛ ɛʔ	iɛ iɛʔ		yɛ yɛʔ	ɛ	iɛ		yɛ
ɿ ʅ ʅʔ	i iʔ			ɿ ʅ ɚ	i		
o oʔ	ioʔ	uoʔ		o		uo	yo
		u uʔ	y yʔ			u	y

入声已经消失。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清代官话音比明代官话音更积极地向基础方言口语音靠拢，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差别进一步缩小了。精见两组声母尚未腭化，保存入声韵和入声调，既是清代官话音区别于基础方言口语音的重要标志也是清代官话音的主要特点。

4·6·2　《官话新约全书》与《通例》南京音的比较

就总体情况而言，官话音与南京音也比较相近，但仍有一定差别。

（一）声母系统的差异

官话音的声母系统与南京音基本相同，差别有二：（1）官话音n、l有别而南京音n、l不分，（2）官话音见组多出一个hs母，胡氏记音虽然见精两组均未腭化，但稍后的南京音见组已经腭化。

（二）韵母系统的差异

官话音与南京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阳声韵上：

（1）官话音 an、aŋ 分立，南京音 an、aŋ 两韵不分，全读 ã。

（2）官话音坚奸同韵，读 iɛn，南京音坚 iẽ 与奸 iã 分立。

（3）官话音 ən、əŋ 有别，in、iŋ 不同；南京音 ən、əŋ 混同。in、iŋ 混同。

官话音与南京音声调系统相同。

上述情况表明，官话音与南京音确实比较相近，但也有一定差别，二者是不同的音系。有人仅凭官话音的声调系统与南京音相同来推测官话音的基础是南京音，看来证据不足。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南京音比北京音更接近官话音这一事实呢？实际上，官话音与南京音同样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只不过关系更为密切一些罢了。

南京方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隶属吴语。东晋建都南京（建康），永嘉之后大批北方人民南迁，中原旧族多侨居江左，东晋时期南京官

场上南北士族之间通行的官话正是由洛阳一带移植过来的洛阳话，而当地居民仍讲当地方言。古代南京话处在吴语区的边沿，濒临北方话区，一千多年来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动荡变迁，南京人口变动频繁，经历过好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定居金陵。他们带来的北方话一次又一次与土语交融，南京话在与北方话的交会融合中逐渐转向北方话，其间也包含南方方言特别是吴语的影响。明清时期的南京音带有明显的综合色彩，既有中古汴洛语音的传统成分又兼具南北方音的特征；而明清官话音实际上也就是由魏晋隋唐时期的读书音演变而来的变异形式，因此南京音与官话音比较相近也就不奇怪了。

官话音以规范的读书音为标准，与基础方言口语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上分析表明，官话音与北京音、南京音虽然比较相近，但都有一定差别。相近表明它们同源，差异则表明它们异流，是不同的系统。为什么基础方言代表点的口语音在明清时期还不可能成为共同语的标准音呢？这种状况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方言复杂、方音分歧。封建社会经济落后，教育不普及，一地方音难以推广普及。宋元以来北方地区社会动荡多变，北京、南京等地人口迁移变动频繁，语音一直处于频繁的交会融合过程中，变化较快。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文字的国度，自秦代书同文之后，文字一直是全国统一的通用的，书面语也是统一的，且汉字不是表音文字，并不单独记录一地方音，以及共同语所具有的超方言特点等，均不利于一地方音上升为共同语标准音。传统读书音具有较强的历史传承性和稳定性及超越时空的性能。它借助韵书得以保存与传播，特别是《切韵》《广韵》（礼部韵略）等韵书将中古音定型化规范化，影响极其深远，再加上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更加强化了传统读书音的地位与影响。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以规范的读书音为基础，这是由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当然以规范读书音为标准的官话音跟方言口语音，特别是基础方言代表点的口语音的关系十分密切：（1）基础方言是共同语赖以生存的基础，共同语标准音不可能脱离基础方言口语音而独

立存在，更不可能摆脱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影响与制约。（2）二者相互影响长期并存。官话音是历史形成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宋元以来由于白话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基础方言口语音借助新文学的力量逐渐向四方传播，影响愈来愈大。受通俗文学和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双重影响，官话音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变俗倾向，伴随着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变化而变化。到了清代后期，二者的差别已经不大，但官话音与北音、南音仍有区别，官话音仍带有传统的成份和因袭的色彩，二者并存的局面一直维持到 20 世纪上半叶。

参考文献

吕朋林（1986）《清代官话读本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三期。
侯精一（1980）《清人正音书三种》《中国语文》第一期。
岩田宪幸（1994）《清代后期的官话音》，京师大学人文科研所。
（1994）《正音通俗表的韵母体系》，龙谷纪要，第 15 卷，第 2 号。
冯　蒸（1990）《关于正音切韵指掌的几个问题》，《汉字文化》第一期。
耿振生（1992）《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
李新魁（1980）《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第一期。
薛凤生（1999）《汉语音韵史十讲》，华语教学出版社。
应裕康（1972）《清代韵图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论文。
杨亦鸣（1991）《李氏音鉴与 18 世纪末的北京音系》，《语言研究》增刊。
杨自翔（1990）《李氏音鉴所反映的北京语音系统》，南京大学《语言研究论丛》（4）。
白涤洲（1931）《北音人声演变考》，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二期。
鲍明炜（1986）《南京方言历史演变初探》，《语言研究集刊》（1），江苏教育出版社。
罗常培（1932）《中原音韵声类考》，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 4 分。
竺家宁（1991）《声韵学》，台湾五南出版社。
陈贵麟（1989）《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所反映的官话音系》，台湾师大国文所硕士论文。
（1993）《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总谱十五图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第五章　明清官话音的历史沿革

以上四章的具体剖析表明，明清两代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官话音）是以传统读书音为基础的，具有十分明显的历史传承性；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长期并存，这种并存的局面一直维持到 20 世纪 30 年代；官话音与方言口语音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特别是官话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关系更为密切；元明以来汉语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势力与影响不断扩大，官话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俗倾向，逐渐向口语音靠拢，随着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变化而变化，从语音演变的角度来看，官话音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比基础方言口语音缓慢一些。

本章拟在前四章具体分析描写的基础上对明清官话声韵调三方面的情况作个小结。

§5·1 明清官话声母

(一)基本情况

宋元以来以《礼部韵略》为代表的读书音数百年间一直保持着正统的地位，影响深远。南宋时期南北分治，北方为少数民族政权，元代蒙古帝国疆域辽阔，定蒙古语为国语，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制定推广规范的汉语标准音并不重视。而元明之际汉语语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初为了解决官韵音系与实际语音脱节的矛盾而编纂的《洪武正韵》旨在确定一个新的规范的读书音标准。《正韵》音系受传统读书音的影响而带有一些因袭的色彩是不可避免的。声母方面，比如保留全浊声母，方（非敷）f、符（奉）v、武（微）ɱ并存，所（审）ʃ时（禅）ʒ而（日）ʑ并立等等，整个声母系统与《礼部韵略》差别并不大。《韵略易通》成书只比《正韵》晚60多年，可是其声母系统浊音已经清化。看来《正韵》的声母系统作为国家规定的标准，仅代表明初官话的状况。自《韵略易通》开始至清末，数百年间官话声母系统基本上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其间的变化不大。早梅诗的二十字母与《耳目资》的21声母、《五方元音》的二十字母、《官话新约全书》音系的20声母都是大致相同的。

明代官话声母二十一个（含 v ŋ），清代官话声母中的微母和疑母渐趋消亡。（《官话新约全书》音系的二十个声母（其'h与hs实可并成一类）。

（二）明清官话声母表

部位 方法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叶/舌尖后	舌面后
塞音	不送气	p			t		k
	送　气	p‘			t‘		k‘
鼻音		m			n		(ŋ)
边音					l		
塞擦音	不送气			ts		tʃ/tʂ	
	送　气			ts‘		tʃ‘/tʂ‘	
擦音	清		f	s		ʃ/ʂ	x
	浊		(v)			ʒ/ʐ	
半元音							ø

（三）明清官话声母的历时变化

明清官话声母的主要变化有以下几点：

(1)清浊对立消失（全浊声母清化）

明初《洪武正韵》的声母系统包含10个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擦音均有清浊对立。这种情况既是中古音系全浊声母的保留与延续，也是汉语官话音保存全浊声母的尾声。《韵略易通》中全浊声母已经全部并入相应的清音声母。李登《书文音义便考私编》沿用31声类，只是因为平声没有分成两调才在平声中保留清浊的对比，故有"平则三十一母，仄则二十一母"之说，至于《韵法直图》等保留全浊声母则与《洪武正韵》的影响有关。

（2）疑母的变化：ŋ→ɡ→ʔ→ø

《洪武正韵》音系中部分疑母字已与喻母并为以类，但五类（部分疑母字）与以类并存，仍然保存ŋ母。《韵略易通》中疑母已与影母混并，变成了零声母。

《耳目资》声母的额类除了疑母字还包含影母洪音字以及少数

喻母字。表面上看好象是疑母的范围扩大了，更稳固了，实际上这正是疑母弱化与影母混同的征兆。影母洪音字在实际发音中音节开头往往带有轻微的喉塞音ʔ-，如“爱”可能读成 ʔai。《耳目资》将“爱”等影母字并入额类，说明原疑母的鼻音色彩减弱变得与 ʔ-相近了（疑母已不是原先的浊鼻音 ŋ），并且疑母和影喻之间已经出现混读，比如“吾、误”复见 u、gu 两处，“痿、为”复见 uei、goei 两处。罗常培先生认为“明季的普通音，已然有从[ŋ]变[g]；从[g]丢掉的倾向。”“我断定金氏的 g 声至多不过是舌根的带音摩擦音[g]，已经不能保持很清楚的鼻音[ŋ]了。”（罗·1930）。种种迹象表明，明代官话音中的疑母已经处在最后消变的过程中，清初《五方元音》中“影、疑、微”已混同，并入云和蛙。

（3）微母的变化：ɱ→v→w→Ø

《洪武正韵》声母系统中“方（非敷）、符（奉）、武（微）”三类并存，微母与奉母有别，大体还是 ɱ 音，但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韵略易通》声母系统中“非敷奉”混并为 f，微母已是v音。《耳目资》声母系统中“弗”f 与“物”v 对立，但 v 母已有从浊擦音进一步变成半元音 w 或纯元音 u 的倾向，微母与喻母出现混读，v、u 两音的分别已经不很清楚。《五方元音》中微母已与影喻疑完全混同。清代官话音中微母和疑母的情况较为复杂，它们受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影响而渐趋消亡的事实毋庸置疑，但传统读书音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实际上微疑两母尚未完全消失，如清代潘逢禧《正音通俗表》音系仍保存微母和疑母，莎彝尊《正音咀华》音系还保留微母，传统京剧亦保留微疑，甚至民初国音也保留微母和疑母，足见传统读书音影响之深远，同时也表明官话音的语音基础确是读书音而不是北京音。

（4）知庄章的变化

明初官话音“知庄章“三组已经合流，但略有区别。《洪武正韵》中庄组三等韵大部分已转为洪音，只有尤侵两韵仍读细音，而知章组三等韵保持细音不变。明初官话音“知庄章”基本上是舌叶

音tʃ等。“知庄章”声组晚至明末清初仍是洪细两配的。《韵略易通》中庄组三等韵已全部变成洪音，但知章组三等韵基本上仍保持细音。《耳目资》中知章组“遮、鱼、萧”诸韵已由细变洪，知章组其余三等韵仍读细音。这表明部分知章组已同庄组一样变成 tʂ 等，但还有一部分与细音拼合的仍是舌叶音 tʃ 等。《韵略汇通》《五方元音》音系中出现在细音前的知章组也还是舌叶音。大体上明代官话音 tʃ、tʂ 作为同一音位的两个条件变体而存在，清代音系中伴随着介音 i- 的丢失，知章组三等韵渐次转为洪音，清代后期，“知庄章”三组内部的细微差别消失，它们不再与细音拼合，全部变读舌尖后音。

日母的变化大致与章组相同：ʒ→ʒ/ʐ→ʐ。但其中“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变读零声母 ɚ 韵。《耳目资》记作ul，寄在影母下。

（四）与基础方言口语音比较

明初《正韵》声母系统与代表基础方言口语音的《中原音韵》相比，最显著的差别就在于《正韵》保留十个全浊声母。其次，《正韵》非（敷）f、奉 v、微 ɱ 并存而《中原》‘非敷奉’并作 f，微母已是 v 且有进一步演化成 w 的趋势。第三，《正韵》审 ʃ 禅 ʒ 日 ʑ 并立，日母还是 ʑ，而《中原》已将禅母并人审母，日母已是 ʒ。

《易通》声母系统已与《中原》相近，唯一的差别是疑母已被并入影母。《易通》成书只比《正韵》晚六十多年，看来明初以后读书音受基础方言口语音影响而向口语音靠拢的倾向是相当明显的。

《耳目资》声母系统与《等韵图经》声母系统已经比较相近，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

（1）《耳目资》保留 v 母。《耳目资》弗（非敷奉）f 与物（微）v 并存，尽管 v 已有从浊擦音进一步变成半元音 w 或纯元音 u 的倾向但 v u 有别：vu 无武务、u 吾误、ven 文吻问、uen 稳愠、van 晚万、uan 碗腕。《等韵图经》微母已并入影母，u w 无别，‘文晚味问’都已归入影母。徐图中微母字的地位，除了第十图的纹，全

是空白。第九图把‘味’字列在影母下，第二十三图把‘望’字列在影母下。

（2）《耳目资》额类不但包含疑母字而且包含影母洪音字：‘恩厄哀安欧’等以及少数喻母字：‘为伟’等，不过疑与影喻之间界限已不甚分明，出现混读。额类已不是典型的浊鼻音，疑母处于消变的过程中，而《等韵图经》已将疑母字置于影母之下。

（3）《耳目资》音系知章组尚未与庄组完全混同。《耳目资》知章组三等韵已有部分转为洪音，但尚有相当多的三等韵保持细音。这种情况表明尚有部分与细音拼合的知章组仍是舌叶音，还没有与庄组完全合流。日母的变化积极些，除 in 韵（日母）仍保持细音（‘人仁忍认’）外，其余日母三等韵都已转为洪音。《等韵图经》知庄章三组已经完全混同为舌尖后音（tʂ tʂʻ ʂ），日母变读 ʐ（其中“儿而二’等转为零声母字）。

清代官话声母系统与北京音已经相当相近，《官话新约全书》声母系统与《李氏音鉴》之北京音的差别仅在于官话音精见组声母还没有腭化（只有见组的擦音已分成 h 与 hs 两母，表明见组业已出现腭化的端倪），《正音通俗表》见组已腭化。而《音鉴》之北京音见精两组均已分化并且两组腭化音已经合流。从历时的观点看，官话音见精两组声母的变化正好比北京音的变化慢了一拍。

《李氏音鉴》北京音的声母系统已经跟现代北京音基本相同，而《官话新约全书》的声母系统只与《等韵图经》的声母系统基本相同，《耳目资》的声母系统大体与《中原音韵》相当。就总体情况而言明清官话声母系统的演化正好比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变化慢一步，而且是伴随着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变化而变化的。

§5·2 明清官话韵母

（一）基本情况

明清官话的韵母系统，情况较为复杂，前后变化较大，难于综合概括成一个平面系统．着眼于历时变化，明清两代官话的韵母系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认识。第一阶段（14—15 世纪）以《洪武正韵》和《韵略易通》的韵母系统为代表，其主要特点：（1）阳声韵三套韵尾 -m -n -ŋ 并存，（2）入声韵配阳声韵，入声韵保留 -p -t -k 三套塞音韵尾（《易通》已有混并趋势），（3）《正韵》喉牙音开口二等韵尚未腭化（《易通》已经出现腭化韵）。第二阶段（16—17 世纪）以《耳目资》、《韵略汇通》、《五方元音》的韵母系统为代表，其主要特点：（1）保持开合洪细格局，（2）-m尾韵并入-n尾韵，（3）入声韵改配阴声韵，入声韵尾已混并为喉塞音-ʔ（《韵略汇通》入声韵仍配阳声韵），（4）喉牙音开口二等腭化韵与相应的三、四等韵混同，（5）止摄开口三等韵（日母）从 ʅ 韵中分化出 ɚ 韵。第三阶段（18—20 世纪初）以《正音咀华》《正音通俗表》《官话新约全书》的韵母系统为代表，其主要特点：（1）开齐合撮的局面已基本形成，iʉ→y，iu→y-出现了一套撮口呼韵母，四呼已基本配齐，（2）韵母进一步调整归并，唇音合口韵变开口，知章组三等韵变成洪音，官关混并，东庚合流，ʉ 与 u 并，ɔ 与 o 合，等等。

（二）明清官话音韵母表

舒声韵				入声韵			
开	齐	合	撮	开	齐	合	撮
a	ia	u a		aʔ	iaʔ	uaʔ	
ɛ	iɛ		iuɛ/ yɛ	ɛʔ	iɛʔ		iuɛʔ/ yɛʔ
ʅ ʅ ɚ	i			ʅʔ	iʔ		
ei		uei					
ɔ o		uɔ		ɔʔ oʔ	iɔʔ ioʔ	uɔʔ uoʔ	
	（iɯ）	u ʉ	iʉ/ y			uʔ ʉʔ	iʉʔ/ yʔ
ai	iai	u a i					
ɑo	iɑo （iɛu）						
əu	iəu						
an（ɔn） （am）	iɛn （iɛm）	uan uɔn	yɛn	（at） （ɔt） （ap）	（iɛt） （iɛp）	（uat） （uɔt）	（iuɛt）
ɑŋ （ɒŋ）	iɑŋ （iɒŋ）	uɑŋ （uɒŋ）		（ɑk）	（iɑk）	（uɑk）	
ən	in（iən） （im）	uən	yn （iuən）		（iət） （ip）	（uət）	（iuət）
əŋ	iŋ（iəŋ）	oŋ uəŋ uŋ	ioŋ （iuəŋ） iuŋ	（ək）	（iək）	（uək） （uk）	（iuək） （iuk）

加（ ）的是后来已经归并了的早期韵母。

（三）明清官话韵母的历时变化

明清官话韵母系统内部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喉牙音开口二等韵腭化：k （ ）ʲ→k /（i-）ʲ

牙音开口二等转化为腭化韵。《正韵》韵母系统尚未出现喉牙音开口二等腭化韵，《韵略易通》出现的喉牙音开口二等腭化韵与三等韵并存（只有喉牙音开口二等江与三等阳已经混并），《韵略汇通》《耳目资》音系中二等腭化韵均已同三等韵混同。

(2) 闭口韵的变化：-m→ -n

收-m韵尾的闭口韵（包括新产生的腭化韵）一律并人相应的-n尾韵。《洪武正韵》和《韵略易通》韵母系统保存-m尾韵，《耳目资》音系中闭口韵已经消失；《韵略汇通》中“侵寻”并人“真文”，“廉纤”并人“先全”，“缄咸”并人“寒山”。

(3) 入声韵尾的变化：-p/-t/-k/→-ʔ

人声韵尾-p　-t　-k混并为喉塞音-ʔ。《洪武正韵》人声韵配阳声韵，保留塞音韵尾-p　-t　-k，基本上保持《广韵》以来的传统模式。《耳目资》音系入声韵已改配阴声韵，入声韵尾并为-ʔ。《韵略汇通》虽然保持入声韵配阳声韵的局面，但入声韵尾也已并为-ʔ。这大概跟阳声韵尾-m　-n的混并有关。由于-m　-n的混并，原先-m配-p　-n配-t　-ŋ配-k的搭配关系已被打乱，引起-p　-t的混并，进而导致-p　-t　-k的混同。入声韵尾的混并弱化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它不仅直接引起入声韵的混并（原先仅韵尾不同的入声韵变得相同了），而且韵尾的变化还带动韵腹的变化，并使入声韵变得与阴声韵相近了，结果导致入声韵改配阴声韵，改变了入声韵配阳声韵的传统模式，整个韵母系统为之大变。

(4) 舌尖元音的演化：ï→ʅ / ʅ / ɚ

止摄开口三等韵（精庄章知）变为舌尖元音ʅ与ʅ，日母字变读ɚ韵。《洪武正韵》虽然支ï与齐i分立，但支ï韵还不是舌尖元音（精庄章组已有向舌尖元音转化的趋势）。《韵略易通》支辞韵（精组）已是ʅ，庄章组也已是接近ʅ的音，《韵略汇通》、《五方元

音》的情况与《易通》大致相同，庄章组已是 ʅ，但“知”与“支”仍然有别。《官话新约全书》音系止摄开口三等韵以及蟹摄开口三等祭韵（知庄章日）均为 ʅ，“知”、“支”同音。《耳目资》音系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已从 ʅ 韵中分出 ɚ 韵（ul），《正音通俗表》也反映了这一变化。

（5）遇摄合口三等韵的变化：iɯ→iʉ→y

　　　　　　　　　　　　　|

　　　　　　　　　　　　　ʉ→u（tʂ组）

遇摄合口三等韵由 iɯ 变 y，知章组变 u。《正韵》音系遇摄合口三等韵除庄、非组归模韵外，其余归鱼韵 iɯ，《易通》属居鱼韵 iʉ，《五方元音》归地韵，已是接近y的音。《耳目资》音系知章组由 iʉ 变 ʉ，与庄组 u 并存。《官话新约全书》音系中遇摄合口三等韵（知庄章非）均为 u，其余声组字为 y。

（6）庄知章日三等韵的变化。tʃ（i-）→tʂ（-）

“庄知章日”三等韵变为洪音。《洪武正韵》庄组三等韵（除尤侵外）均已转为洪音，而知章日三等韵均为细音。《易通》《汇通》知章组三等韵仍保持细音，《五方元音》已有部分变成洪音。《耳目资》音系知章组三等韵大部分变洪，一部分洪细两读，《官话新约全书》音系庄知章日三等韵全部变成洪音。

（7）知章组三等入声韵的变化：tʃiʔ→tʂʅʔ

知章日三等入声韵（质、缉、职、昔）“直汁尺赤实失日入”等，《韵略易通》、《韵略汇通》还是 tʃiʔ 等，《耳目资》音系已是 tʂʅʔ 等。

此项变化道理与第六项相同。随着知章日声母的卷舌化，细音韵母 i-介音因为与卷舌声母的不协调而丢失，至于 i　iʔ 韵由于无介音可丢则顺势转变为舌尖后元音 ʅ ʅʔ。

（8）唇音合口韵的变化：p/（u-）→p/（）

唇音合口韵变为开口韵。这是一种异化现象，唇音声母与合口韵相拼，其介音 u- 也是唇音，结果导致 u- 介音的丢失。这种现象《韵略易通》《耳目资》等均已发生，但不普遍，清代官话音中唇音合口韵全部变成开口韵，如 uei（唇音）→ei（杯培梅）（《耳目资》音系尚无 ei 韵）。至于轻唇音合口三等韵变开口洪音的变化则发生得更早些，《洪武正韵》《韵略易通》已然。

（9）山摄合口一等桓韵的变化 ɔ→a/-n

端桓并人寒山。《韵略易通》音系山寒、端桓分立，《韵略汇通》已将端桓并入山寒。《耳目资》把“官关”分为 uɔn、uan 两摄（但已有混同的趋势）。《五方元音》天韵含《易通》山寒、端桓、缄咸、先全、廉纤五部阳声韵。《官话新约全书》音系“官关”并为 uan（唇音并入 an）。

（10）果摄一等歌戈及入声“末铎药屋”等韵的变化：ɔ→o

ɔ 并入 o，这是官话音后期的变化。《洪武正韵》、《韵略易通》音系 ɔ 与 o 并不对立，其典型变体是 ɔ。《正韵》中果摄开口一等歌韵为 ɔ，合口一等戈韵为 uɔ，其本上保持开合对立。《韵略易通》戈何韵仍为 ɔ　uɔ，但只有喉牙音保持开合对立，其他声组字均混并为 uɔ。入声韵情况复杂些。《正韵》音系曷韵为 ɔt　uɔt，药韵为 ɒk　iɒk　uɒk，屋韵为 uk　iuk，《韵略易通》中“端桓”入声韵为 uɔʔ，“江阳”入声韵为 ɒʔ　iɒʔ　uɒʔ　“东洪”入声韵为 uʔ　iuʔ。《耳目资》音系韵分甚次，ɔ　o 有别，如第 4 摄分 ɔ、ɔʔ（甚）、oʔ（次）三韵，第 15 摄分iɔʔ（甚）ioʔ（次）二韵，第 24 摄分uɔ、uɔʔ（甚）　uoʔ（次）三韵。《耳目资》音系中《正韵》的曷韵与药韵已经合并，屋韵一部分转为 oʔ　ioʔ。《官话新约全书》音系又将《耳目资》的 ɔ　uɔ 并作 o（不分开合），ɔʔ　iɔʔ uɔʔ 与 oʔ　ioʔ uəʔ 并为 oʔ　ioʔ　uoʔ。

《中原音韵》《等韵图经》和《李氏音鉴》北京音中果摄一等歌、戈韵的主元音均是 o，看来官话音由 ɔ 变 o 或 ɔ 并入 o 的变化与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影响有关。

（四）与基础方言口语音比较

《正韵》韵母系统与《中原音韵》的差别主要有：

（1）《正韵》入声韵配阳声韵，保留塞音韵尾 -p　-t　-k，归并配搭都相当整齐，基本上保持《广韵》的传统模式，《中原音韵》入声韵尾已是较弱的喉塞音-ʔ，且入声韵改配阴声韵，打破了《广韵》入配阳的传统模式，预示入声韵行将消亡。

（2）《中原》喉牙音开口二等韵已普遍腭化，新出现的腭化韵与来自开口三、四等的细音韵并存，其中江阳韵变得快一些，二等腭化韵已经跟三等韵合流，如江和姜同音、腔和羌同音。《正韵》中出现腭化的只有开口二等江韵（尚不完全）和开口二等耕韵影母字，别的喉牙音开口二等韵均未腭化。

（3）《中原》庄组三等韵已普遍转为洪音。《正韵》庄组三等韵由细变洪尚不普遍，尤侵两部仍保持细音。

（4）合口三等凡韵《中原》已并入寒山韵 an，《正韵》归覃部 am 韵。

此外，《正韵》支部与《中原》支思韵，鱼部与鱼模韵，寒部与桓欢韵，萧爻与萧豪韵，歌部与歌戈韵之间均有一定差别。从语音史的角度着眼，《正韵》韵母系统比《中原》更接近中古音。

《耳目资》韵母系统与《等韵图经》相比主要差别有：

（1）《耳目资》入声韵已配阴声韵，入声韵与相应的阴声韵在语音上已比较相近。但入声韵与阴声韵仍然有别。《等韵图经》入声韵已经消失，完全并入阴声韵。是否存在入声韵，这是明初以后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在韵母方面最重要的区别性标志。

（2）《耳目资》韵母系统大体仍是开合洪细的格局，《等韵图经》韵母系统基本上已是开齐合撮的局面。

（3）《耳目资》 uan 与 uɔn并存，山摄合口一等韵与合口二等韵保持区别。《等韵图经》山摄合口一、二等韵已混并。

（4）（耳目资） iuŋ 已与 iuəŋ 并作 iuŋ，但 uŋ 与 uəŋ 仍然有别。《等韵图经》已经将《中原》的东钟、庚青两部并作通摄 əŋ　iŋ　uŋ　yŋ，iuŋ 与 iuəŋ、uŋ 与 uəŋ 均已混并。

此外，《耳目资》第四 o 摄、第十五 io 摄、第二十四 uo 摄等，

入声韵均有甚次分别，《等韵图经》果摄 o　io　uo 已无这种区别，原《中原》萧豪入声韵也已并入果摄。《耳目资》第三 i 摄（ tʃ 组）尚未变成ʅ韵，《等韵图经》里来自《中原》的齐微韵i　iʔ（tʃ 组）已与支思韵（tʃ 组）混并为 ʅ 韵。《耳目资》尚无 ei 韵，《等韵图经》垒摄已分 ei　uei 两韵。《耳目资》iuɛ　iuɛʔ（tʃ 组）保持合口细音，而且 iu-　iu 尚未变作 y，等等。

清代官话音的韵母系统与北京音的最大差别，在于官话音保留一套入声韵，而北京音的入声韵早已跟阴声韵合流了。

其次，《音鉴》北京音的韵母系统开齐合撮四呼已经配齐，而《官话新约全书》音系开齐合撮的格局尚不完全，比如 oŋ　ioŋ 尚未变 uŋ　yŋ，yin 韵也还带有中古合口三等细音之遗绪。

此外，中古止摄开口三等韵（日母），北京音已分出 ɚ 韵，而《官话新约全书》仍寄在 ʅ 韵，记作 rʅ。中古戈韵合口三等以及‘薛药月屑觉”等部分入声韵，官话音读 yɛ　yɛʔ，《音鉴》北京音为 yo（大部分）yɛ（小部份）。

清代官话的韵母系统与北京音的差别已经不大。不难看出，明清官话的韵母系统与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关系同样是十分密切的，而且官话音的韵母系统也是伴随着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变化而变化的。

§5·3 明清官话声调

明清官话的声调系统比较稳定，变化不大。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始终保存入声。

明初《正韵》声调系统保持《广韵》以来传统的平上去入四声。平声尚未分化成阴阳两调，这大概与《正韵》音系保存全浊声母有关，平声字的分别仍主要依靠声母清浊的对比，而不是音高的对比差别。浊上字仍旧列在上声。

《易通》虽承《正韵》平上去入四声，但平声字清浊已有区别。其平声字根据声母的清浊分列，清音字与浊音字之间用○隔开，只是名义上尚未分成两个调位。《易通》声母的清浊对立已经消失则平分阴阳势在必然。《汇通》的声调系统已明确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调，大部分浊上字已变读去声。清代官话音声调系统一直保持“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5个调位。

从基础方言口语音的情况来看，其声调的演化也明显快于官话音。《中原音韵》音系含/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位。中古的平声《中原》分为阴阳两调，浊上变读去声。《等韵图经》音系分/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四位个位。徐图每四字一组：第一平声、第二上声、第三去声、第四如声，如声相当于阳平，其平声实为阴平，浊上变读去声，入声分别并入‘平上去如’，因此，‘平上去如’实际上与‘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相当。《音鉴》北京音的声调系统已与现代北京音相同，分别‘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调，跟《等韵图经》的‘平上去如’也基本一样。

§5・4　从“入配阳”到“入配阴”

从“入配阳”到“入配阴”，由“开合洪细”到“开齐合撮”，这是近代汉语韵母系统演化的两项比较突出且值得关注的现象，尤其是入声韵与阳声韵、阴声韵之间关系的转变（从入配阳到入配阴到入声韵消失的过程）实际上代表了近代汉语韵母系统演变的基本趋向而且脉络十分清晰。

（一）基础方言口语音的演化快于官话音

《广韵》以入声韵配阴声韵的系统，到刘鉴作《切韵指南》时，已经渐渐打破，所以他拿屋沃烛兼承通遇流三摄，铎药兼承果宕两摄，觉兼承江效两摄，没质迄兼承臻止蟹（三四等）三摄，曷末薛

月承山假蟹（一二等）三摄。可见刘鉴的时代，入声韵尾-k -t -p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入声韵与舒声韵之间的关系已有了微妙以至让人捉摸不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到了元代渐趋明朗，《中原音韵》率先完成由入配阳到入配阴的转化，《中原音韵》含阳声韵十部、阴声韵九部，入声韵根据主元音的不同被分别派入阴声韵。从表面上看，好象入声韵已经消失，其实不然。作为曲韵，《中原音韵》反映了元曲押韵的情况。元曲押韵较宽而且是用来演唱的，把入声韵拖长就与相应的阴声韵相似了，因此入声韵可以与阴声韵通押。“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起例》）而且入声派入三声，应该“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在周德清看来入声韵与相应的阴声韵还是有别的。《中原音韵》入声字两韵并收的现象就是很好的证据，如“屋烛”等韵的字互见于鱼模和尤侯，歌戈韵中“薄缚铎浊凿着杓学萼略若虐岳幕诺落”等16个小韵又见于萧豪韵。两韵兼收只是由于叶韵的关系，如果入声韵已与相应的阴声韵混同，就不可能两韵兼收了。且《中原音韵》音系中仍有部分入声韵与相应的阴声韵不仅韵尾不同而且韵腹也有一定的差异，如，皆来：ai　iai　uai --æʔ　iæʔ　uæʔ，萧豪：au、iau-- ɒʔ　iɒʔ　uɒʔ。此外，《等韵图经》将入声韵并入阴声韵的情况与《中原音韵》的分派归类有着明显的差异亦可证明。如《等韵图经》将《中原》皆来（阴声韵）归蟹摄而将其入声韵并入拙摄，将萧豪（阴声韵）归效摄而将其入声大部并入果摄，这种情况再次表明《中原》入声韵与相应的阴声韵确实有别，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入声韵在《等韵图经》中会发生这样的分化改组。因此，我们以为《中原音韵》入声韵依然存在，入声韵派入阴声韵只是表明《中原音韵》将入声韵改配阴声韵。然而，这已经是自《切韵》以来韵母系统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它打破了旧的传统模式，意味着入声韵及其与舒声韵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入配阳的传统格局一经打破，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变化愈发显著。明末《等韵图经》比《中原音韵》又进了一大步，入声韵与相应的

阴声韵已经完全混同，韵母系统进一步简化。《等韵图经》的韵母系统与现代北京音的差别已经不大。

相对而言，近代汉语标准音的变化明显慢于基础方言口语音。明初《洪武正韵》根据“其音谐韵协者并入之，否则析之”的原则将《广韵》206韵归并为76部，平上去各22部，入声10部，仍然严守入配阳的传统格局，显得较为保守。稍后的《韵略易通》虽已破除了一些因袭的思想，努力适合当时通行的实际音读，与《正韵》相比已有一定变化，但仍未改变入配阳的格局。

《韵略汇通》是继《韵略易通》之后又一部反映官话音的重要韵书。该书将《韵略易通》的二十韵并作十六韵：东洪、江阳、真寻、庚晴、先全、山寒、支辞、灰微、居鱼、呼模、皆来、萧豪、戈何、家麻、遮蛇、幽楼。前6韵有入声，后十韵无入声。与《韵略易通》相比，《韵略汇通》》的韵母系统最主要的变化在于，(1) -m尾韵并入-n尾韵(侵寻并入真文，廉纤并入先全、缄咸并入寒山)，(2) 虽然《韵略汇通》承《韵略易通》入声韵配阳声韵的格局，但在入声韵的分配上已有很大不同。比如将晴韵入声派入真寻，文韵入声派入东洪，端桓入声派入江阳，完全打乱了“-ŋ: -k，-n: -t，-m: -p”的分配模式，表明入声韵尾已经混并为喉塞音。此外，《韵法直图》的情况与《韵略汇通》相似。它虽然也沿袭《正韵》入配阳的格局，但已经不能严守传统的搭配关系，比如在公韵下误列收-t的没韵字，京韵下误列收-t的质韵字，光韵下误列收-t的末韵字，昆韵下误列收-k的麦韵字，坚韵下误列收-p的帖韵字，艰韵下误列收-p的狎韵字，甘韵下误列收-t的曷韵字，而且根巾两韵不配入声并自乱其例地把吉韵列在基韵底下，等等。诸多现象表明，明代中后期官话音入配阳的局面已经难以维持了。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编的《西儒耳目资》(1625)已经明确将入声韵改配阴声韵。该书注重当时的实际读音，对于迁就音韵沿革的以入配阳说自然不大在意。在他的《音韵经纬全局》里只有阴声韵 a　e　o　u　ia　ie　in　oa　ua　uo

iue 11 摄有相应的入声韵，并且特别分出 io　oe　ue 三摄和次音 ȯ　iė　iŏ　uŏ 四韵专收独立的入声。《耳目资》记音相当精确，特别是韵母，作者是按严式标记的。金氏的描写已经超出了音韵学的范围而涉及语音学的领域，给我们留下一份了解明末官话音的极可宝贵的材料。尔后清初的《五万元音》也完成了这一转变。《五方元音》(1654—1664)是继《易通》《汇通》之后的又一部反映普通读书音（官话音）的韵书。其“天人龙羊牛獒虎驼蛇马豺地”十二部是删并《易通》二十部而成的。十二部中前6部不配入声、后6部配入声。樊氏认为入声韵本来是配阳声的，现在“寄”到阴声韵了。尽管樊氏思想上仍未完全摆脱旧观念的束缚，但实际上已将入声韵改配阴声韵了。值得注意的是其“牛獒”两韵也不配入声，通常情况下只有单元音韵母和后响二合元音韵母才配相应的入声韵，前响二合元音、三合元音韵母不配入声韵，因为在近代音中入声韵本身不能既有元音韵尾又有入声韵尾。此书与豺韵（ai、iai、uai）相配的入声韵应是 æʔ　uæʔ 而不是 aiʔ　uaiʔ。这或许与先前入配阳的传统有关，原先的入声韵都没有两个韵尾并存的。

入声韵改配阴声韵，表明官话音的入声韵也已变得与阴声韵相近了，同时也意味着官话音又向基础方言口语音靠近一步。入配阳还是入配阴，一直是元明时期区分官话音与基础方言与口语音的一个重要标志。到了《耳目资》、《五方元音》将入声韵改配阴声韵时，代表北京音的《等韵图经》又前进了一步，其入声韵已经与阴声韵混同了，而官话音直至清末民初依然保留入产韵，维持入配阴的格局。

（二）韵母系统趋向简化

从入配阳到入配阴的转化，意味着近代汉语韵母系统逐渐趋于简化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其间虽然也有部分韵母的分化，但是伴随着韵母系统基本格局的根本变化，入声韵混并，阳声韵混并以至于入声韵并入阴声韵，韵母系统的归并简化已是大势所趋。

入声韵改配阴声韵的基本条件是入声韵尾-p　-t　-k 的弱化混并。而入声韵尾的混并自然引发入声韵大规模的混并，原先韵尾

不同而韵腹相同的入声韵，由于韵尾的混并而趋同。比如原“臻曾深梗”开口三四等入声韵混同，咸山一二等入声韵合并，咸山三四等入声韵合流，臻摄合口三等入声韵与通摄合，臻摄合口一等入声韵与山摄合，等等，在《中原音韵》、《西儒耳目资》、《韵略汇通》、《五方元音》音系中情况都是大致相同的。

近代音的又一重大变化是-m尾韵并入-n尾韵。这一变化与入声韵改配阴声韵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入声韵尾的弱化归并，打乱了原先入声韵与阳声韵之间传统的对应关系，它不仅导致入声韵的混并，而且促使阳声韵伴随入声韵的归并而归并。从基础方言口语音的情况看，《中原音韵》虽然保存侵寻、监咸、廉纤三部，但入声韵尾已经弱化混并为喉塞音，入配阳的传统对应关系已不复存在，-m尾韵的存在也就难以持续了。从官话音的情况看，《韵略汇通》虽然形式上承《韵略易通》入配阳的格局，但在入声的分配上已经完全打乱了原先的关系，如真寻含真韵入声、侵寻入声、晴韵入声，东洪含东洪入声、庚韵合口入声韵、文韵入声，先全含先全入声和廉纤入声，山寒含山寒入声和缄咸入声，端桓入声并入江阳，等等。而且《韵略汇通》已将-m尾韵并入-n尾韵。该书音系中入声韵尾已弱化混并为喉塞音，入声韵与相应的阴声韵已经较为相近，已成事实。然而作者仍然守着旧的传统格局，实在显得保守。相比之下，《西儒耳目资》、《五方元音》则显得简洁明了切合实际。从《韵略易通》的20部到《韵略汇通》的16部到《五方元音》的12部，其间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十分显明，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入声韵的归并和阳声韵的归并。我们以为，在汉语近代音的演变过程中，-m尾和 -p　-t　-k尾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而紧密的。无论是 -m尾韵的消亡还是-p　-t　-k尾的弱化混并，它们相互间的交互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m与-p共存亡的关系更为明显。这从现代汉语方言中亦可找到证据。比如厦门话、广州话，由于阳声韵保持-m　-n　-ŋ，则入声韵尾-p　-t　-k才得以保存，而其他-m尾韵已消失的方言音系中绝不可能完整保留-p　-t　-k。

入声韵改配阴声韵，其结果必然导致入声韵的消亡（入声韵并入相应的阴声韵）。入配阴意味着入声韵尾的弱化归并，入声韵与阴声韵变得相近了。入声韵尾进一步弱化以至脱落，那么并入相应的阴声韵就是入声韵的必然归宿。其结果必然导致韵母系统的进一步简化、从基础方言口语音看，明代中后期已经完成这一变化。《等韵图经》、《李氏音鉴》之北京音已经没有入声韵。它们的韵母系统跟现代北京音已经相当接近，而跟中古音的差别之大，不言而喻。然而官话音却始终没有完成这一变化。是否保存入声韵成了明末清初以来官话音与北京音的最大区别。

§5·5　老国音与明清官话音的终结

老国音指的是民国初年制定的国语标准音。据黎锦熙（1934）《国语运动史纲》、方师铎（1965）《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的记载，民国元年十二月，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先于部中设筹备处，由主任吴敬恒具函延揽会员八十人。次年二月，读音会正式开议，有44位委员与会。按《章程》第5条规定，讨论“（一）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二）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核定所有音素总数，（三）采定字母，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当时的情况是，“其审音办法，先依清李光地的音韵阐微各韵（合平上去，入声另列）之同音字，采取其较为常用者，名为‘备审字类’，隔夜印发各会员，以便分省商定其应读之音，而用会中预备之‘记音字母’注于其上——此‘暂摄’之‘记音字母’，即后来变为‘真除’之注音字母也；——次日开会，每省为一表决权，推一审音代表交出已注之音单，由记音员逐音公较其多寡，而以最多数为会中审定之读音——此多数票决之读音，即后来公布国音字典之蓝本也。”（黎锦熙 1934）。

所通过的国音字母（注音字母）于民国七年由教育部正式公布。

由于其声韵母排列次序不尽理想，次年部令又公布《注音字母音类次序》。当时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议决增加ㄜ母。

民国二年读音统一会曾编辑《国音汇编草》一本，五年后该会会长吴敬恒又依已审定的六千多字音，增补了六七千未审定的字音，命为《国音字典》，民国六年出版。同时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也对字典进行修订，完成《修正国音字典之说明及字音校勘记》，并做为《国音字典附录》。民国十年，《字典》暨《附录》正式出版，定名为《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

民国九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字典》时曾引用国语统一筹备会来函称：

“查读音统一会审定字典，本以普通音为根据。普通音即旧日所谓官音，此种官音，即数百年来全国共同遵用之读书正音。亦即官话所用之音……取作标准，允为合宜。北京音中所含官音比较最多，故北京音在国音中适占极重要之地位，国音字典中所注之音，什九以上与北京音不期而暗合者，即以此故。”（黎锦熙 1934）

此函叙述官话音、北京音与国音的关系，可见国音与官话音关系密切，而与北京音还有一定区别。

兹将民初国音声韵调系统转录如下：

国语音系的声母、韵母列表如下（注音字母不便打印，只注国际音标）：

方法＼部位		双唇	唇齿	舌尖前	舌尖中	舌尖后	舌面前	舌面中	舌面后
塞音	不送气	p			t				k
	送气	p'			t'				k'
鼻音		m			n			ɲ	ŋ
边音					l				
塞擦音	不送气			ts		tʂ	tɕ		
	送气			ts'		tʂ'	tɕ'		
擦音	清		f	s		ʂ	ɕ		x
	浊		v			ʐ			
半元音		(w)						(j)	ø

国音共有 25 个声母，同《正音通俗表》声母系统基本一致，即见组腭化，精组尚未腭化，保持尖团差别，保留疑母、微母（尚未完全消失）。

此外，ɲ 母实为 n 母的变体，二者可以合一。

国语音系保存入声，意味着原有的入声字读音仍较短促，甚至可能存留喉塞音韵尾-ʔ。

国语音系声调含“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类。

从声韵调的情况看，国语音系也是属于明清官话音系列的，它的语音基础还是传统的读书音而不是当时的北京音。直至 1932 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才指定北京音为标准音，并对国语音系做了以下几点改正：（1）入声并入阴阳上去四声。（2）精系齐撮口归入见系齐撮口，（3）v 母取销，（4）ŋ 母取销。（5）ɲ 母并入 n 母。（关于国语音系的基本情况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P534—539）

韵母表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撮口呼
a	ia	ua	
ɤ（ə）	iɛ		yɛ
ɿ ʅ ɚ	i	u	y
ei		uei	
o		uo(uə)	
ai	iai	uai	
au	iau		
aŋ	iaŋ	uaŋ	
an	iɛn	uan	yɛn
ou	iou		
əŋ	iŋ	uŋ　uəŋ	yŋ
ən	in	uən	yn

保存入声始终是官话音的重要特征之一。

客观上由于清代中后期以来北京音地位日隆，影响不断增大，时代和人民都在呼唤言文一致，“首尚京音”的呼声不断，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已是大势所趋。当老国音公布后，曾引发了所谓“京国问题”，即以北京音还是以老国音为标准音之争，同时亦导致教师在传授上的困难。据当时江苏省的记载，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大打出手。同一户人家的兄弟各学到京、国不同的音，家长去质问校长，校长回答说“都不错！都不错！”（黎锦熙 1934）

这个问题迁延到民国十三年才获得解决。当时国语统一筹备会开会议定北京音为标准音。从此国音开始步人“新国音”时代。老国音做为明清官话的尾声，它的终结亦是明清官话音的终结。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确立北京音系为现代汉语的标准音，基本实现言文一致，标志着现代汉语步入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考查明清官话音及其历史沿革，弄清楚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同源异流’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了解明清汉语语音，正确认识和研究汉语语音史，特别是普通话语音的历史。以往有的学者简单地把明清语音当作单一音系处理的做法之所以错误，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确认识这种同源异流的关系。那种简单地将现代普通话音系看成是明清官话音的延续，或者认为元明以来的北京音一直是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看法值得商榷。我们认为明清时期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官话音）并非一时一地之方音，官话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状况，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造成的。北京音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被正式规定为国语标准音，而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和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的真正结合，严格地说则是始自五十年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全国范围内大力普及推广普通话运动的开展。

参考文献

叶宝奎（1998）《明清官话音系》，《汉语研究》，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黎锦熙（1934）《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

方师铎（1966）《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台北，国语时报社。

王力（1956）《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

徐芳敏（1997）《老国音与切韵音》，《声韵论丛》第六辑，台湾学生书局。

主要参考书目

周德清（1324）《中原音韵》，《四库全书》（文渊阁影本）1496册。
乐韶凤等（1375）《洪武正韵》，《四库全书》（文渊阁影本）239册。
兰茂（1442）《韵略易通》，李棠馥校刊本。
本悟本《韵略易通》，《云南丛书》本。
卓从之（1351）《中州乐府音韵类编》，铁琴铜剑楼藏本。
金尼阁（1626）《西儒耳目资》，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影印本。
毕拱辰（1642）《韵略汇通》，掖海丛书本。
朱权（1398）《琼林雅韵》。
李登（1587）《书文音义便考私编》，明万历15年陈邦泰刻本。
李世泽《韵法横图》及《韵法直图》附于梅膺祚《字汇》 后，《字汇·字汇补》（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
樊腾凤（约1654—1662）《五方元音》，上海广益书局。
李光地、王兰生（1726）《音微阐微》，《四库全书》（文渊阁影本）240册。
沙彝尊（1853）《正音咀华》咸丰癸丑，天平街维经堂。
李光地《榕村集》，《四库全书》（文渊阁影本）第1324册。
潘逢禧（1870）《正音通俗表》，逸香斋稿。
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1888），伦敦大英圣书会印。
李如真（1810）《李氏音鉴》，清光绪戊子刻本。
胡垣（1866）《古今中外音韵通例》。
王力（1982）《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
（1987）《汉语语音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黄典诚（1993）《汉语语音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张世禄（1938）《中国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

赵荫棠（1936）《中原音韵研究》
（1957）《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
薛凤生（1986）《北京音系解析》，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9）《汉语音韵史十讲》，华语教学出版社。
李新魁（1983）《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
（1986）《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
张玉来（1995）《韵略汇通音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韵略易通音系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朴秋铉（1991）《韩国韵书与中国音韵学之关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姜信沆（1973）《四声通解研究》，汉城新雅社。
耿振生（1992）《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
杨耐思（1981）《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近代汉语音论》，商务印书馆。
林庆勳（1988）《音韵阐微研究》，台湾学生书局。
（1998）《诗词通韵及其音系》，台湾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
杨亦鸣（1992）《李氏音鉴音系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濑户口律子（1994）《琉球官话课本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赵诚（1980）《中国古代韵书》，中华书局。

后　记

我做汉语近代音是从 1991 年开始的，记得有一天导师黄典诚先生把香港教会朋友送给他的一本《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拿给我，嘱我将其音系整理出来，说这是一本探讨官话历史的极好的语音材料。适逢新加坡国立大学陈重瑜教授来函邀请参加第一届汉语语言学国际会议，因此写了《清末官话音系考查》一文。不久即发觉此文尚嫌幼稚，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且汉语近代音的研究历来是十分薄弱的环节，因而萌发了考查近代音的想法。真正做起来，才知道考查近代音并不容易，几年来因为不能给先生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复与交待而深感愧疚。经过几年的艰苦探索，现在总算有了初步成果，以慰先生之灵。本书虽经反复斟酌，但限于学识水平，书中疏漏不足处，定当不少，敬请批评指正。

几年来，我的工作得到了校内外、海内外众多师长朋友的关心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指导与热情支持，此项工作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感谢黄典诚先生、李如龙先生、何耿丰先生、黄景湖先生、周长楫先生、许长安先生、鲁国尧教授、陈垂民教授、梁玉璋教授诸位老师的指导鼓励。

感谢宁继福研究员、杨亦鸣教授、黎新第教授、崔羲秀教授、张玉来教授、刘晓南教授、孙华先博士和台湾师大陈新雄教授、姚荣松教授、中山大学林庆勳教授、中正大学竺家宁教授、辅仁大学李添富教授、新竹师院董忠司教授，台湾大学陈贵麟教授、屏东师院张屏生教授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姜信沆教授、安东大学金鐘讚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岩田宪幸教授、东京大东文化大学濑户口律子教授、神户外国语大学太田斋教授等师长朋友所给予的关心帮助。他们或惠赠专著、论文，或帮助搜寻、提供资料，或关心指点、切磋交流心得，使我获益良多。

李如龙老师、鲁国尧老师在百忙中审阅书稿，悉心指导并为本书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文，给我莫大鼓励与鞭策。二位老师无私奉献和热情扶持奖掖后进的大家风范，使我深受教育。

多年来内人周淑真女士的关心支持，使我能够专心致志工作，此书的出版当有她的一份功劳。厦大中文系研究生李焱、王宏剑、罗家国、余桂林等同学帮忙校对书稿等，做了许多工作。陈宝礤女士打印、编排书稿，工作相当认真、辛苦。在此一并致谢。

承蒙校、院领导和出版社领导的关心与厚爱，使拙著得以出版，值此谨致谢意。谨以此书献给母校 80 周年华诞。

叶宝奎
2001 年 3 月